

斯人獨憔悴

冰 心 等 著

三 聯 出 版 社 刊 行

斯人獨憔悴

冰 心 等 作

三 聯 出 版 社 刊 印

目錄

斯人獨憔悴	冰心	一
超人	冰心	八
寂寞	冰心	一四
悟	冰心	二四
別後	冰心	四〇
海濱故人	廬隱	五二
貓	鄭振鐸	九七
書之幸運	鄭振鐸	一〇一
遺音	王統照	一一一
一欄之隔	王統照	一一九
技藝	王統照	一二五
車中	王統照	一三四
舟中	黎烈文	一四一
決裂	黎烈文	一五一

紅腫的手·····	趙景深·····	一六〇
燒餅·····	趙景深·····	一六六
嫵娜·····	敬隱漁·····	一七二
疲憊者·····	王任叔·····	一八五
長閒·····	夏丏尊·····	一九六
怯弱者·····	夏丏尊·····	二〇二
一隻破鞋·····	徐玉諾·····	二一一
祖父的故事·····	徐玉諾·····	二二〇
在澹靄裏·····	羅黑芷·····	二二九
無聊·····	羅黑芷·····	二三五
心野雜記·····	潘訓·····	二四三
晚上·····	潘訓·····	二五一
鄉心·····	潘訓·····	二五五
三天勞工底自述·····	利民·····	二六二
編輯室的風波·····	李劫人·····	二七五
守夜人·····	燕志儔·····	二八一

斯人獨憔悴

冰 心

一個黃昏，一片極目無際絨絨的青草，映着半天的晚霞，恰如一幅圖畫。忽然一縷黑烟，津浦路的晚車，從地平線邊蜿蜒而來。

頭等車上，憑窗立着一個少年。年紀約有十七八歲。學生打扮，眉目很英秀，只是神色非常的沉寂，似乎有重大的憂慮，壓在眉端。他注目望着這一片平原，却不像是在玩景色，一會兒微微的嘆口氣，猛然將手中拿着一張印刷品，撕得粉碎，揚在窗外，口中微吟道：『安邦治國平天下，自有周公孔聖人。』

站在背後的劉貴，輕輕的說道：『二少爺，窗口風大，不要儘着站在那裏！』他回頭看一看，便坐了下去，臉上仍顯着極其無聊。劉貴遞過一張報紙來，他搖一搖頭，却仍舊站起來，靠在窗口。

天色漸漸的暗了下來，火車漸漸的走近天津，這二少爺的顏色，也漸漸的沉寂。車到了站，劉貴跟着下了車，走出站外，便有一輛汽車，等着他們。嗚嗚的響聲，又送他們到家了。

家門口停着四五輛汽車，門楣上的電燈，照耀得明如白晝。兩個兵丁，倚着鎗站在燈下，看見二少爺來了，趕緊立正，他略一點頭，一直走了進去。

客廳裏邊有打牌說笑的聲音，五六個僕役，出來進去的伺候着。二少爺從門外經過的時候，他們都笑着請了安，他却皺着眉，搖一搖頭，不叫他們聲響，悄悄的走進裏院去。

他姊姊穎貞，正在自己屋裏燈下看書。東廂房裏，也有婦女們打牌喧笑的聲音。

他走進穎貞屋裏，穎貞聽見籬子響。回過頭來，一看，連忙站起來，說，「穎石，你回來了，穎銘呢？」穎石說，「銘哥被我們學校的幹事部留下了，因為他是個重要的人物。」穎貞皺眉道，「你見過父親沒有？」穎石道，「沒有，父親打着牌，我沒敢驚動。」穎貞似乎要說什麼，看着他弟弟的臉，却又咽住。

這時化卿先生從外面進來，叫道，「穎貞，他們回來了麼？」穎貞連忙應道，「石弟回來了，在屋裏呢。」一面把穎石推出去。穎石慌忙走出廊外，迎着父親，請了一個木強不靈的安。化卿看了穎石一眼，問，「你哥哥呢？」穎石吞吞吐吐的答應道，「銘哥病了，不能回來，在醫院裏住着呢。」化卿咄的一聲道，「胡說！你們在南京做了什麼代表了，難道我不曉得！」穎石也不敢做聲，跟着父親進來。化卿一面坐下，一面從懷裏掏出一封信來，擲給穎石道，「你自己看罷！」穎石兩手顫動着，拿起信來，原來是他們校長給他父親的信，說他們兩個都在學生會裏，做什麼代表和幹事，恐怕他們是年幼無知，受人脅誘。請他父親叫他們回來，免得將來懲戒的時候，玉石俱焚，有礙情面，等等的話。穎石看完了，低着頭也不言語。化卿冷笑說：「還有什麼可辯的麼？」穎石道：「這是校長他自己誤會，其實沒有什麼大不了的事情。就是因為近來青島的問一題，很是緊急，國民却仍然沉睡不醒。我們很覺得悲痛，便出去給他們演講，並勸人購買國貨，盼望他們一齊醒悟過來，鼓起民氣，可以做政府的後援。這並不是作奸犯科……」化卿道，「你瞞得過我，却瞞不過校長，他同我是老朋友，並且你們去的時候，我還託他照應，他自然得告訴我的。我只恨你們不學好，離了我的眼，便將我所囑咐的話，忘在九霄雲外，和那些血氣之徒，連在一起，便想犯上作亂，我真不願意有這樣偉人英雄的兒子！」穎石聽着，急得臉都紅了，眼淚在眼圈裏亂轉，過一會子說，「父親不要誤會！我們的同學，也不是血氣之徒，不過國家危險的時候，我們都是國民一分子，自然都有一定的熱腸。並且這愛國運動，絕對沒有一點暴亂的行爲，極其光明正大；中外人士，都很讚美的。至於說我們要作英雄偉人，這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現在學生們，在外面運動的多着呢，他們的才幹，勝過我們百倍，就是有偉人英雄的頭銜，也輪不到……」

：「這時穎石臉上火熱，眼淚也乾了，目光弈弈的一直說下去。穎貞看見她兄弟熱血噴薄，改了常度，話語漸漸的激烈起來，恐怕要惹父親的盛怒，十分的擔心着急，便對他使個眼色……」

忽然一聲桌子響，茶杯花瓶都摔在地下，跌得粉碎。化卿先生臉都氣黃了，站了起來，喝道，「好！好！率性和我辯駁起來了！這樣小小的年紀，便眼裏沒有父親了，這還了得！」穎貞驚呆了。穎石退到屋角，手足都嚇得冰冷。廂房裏的姨娘們，聽見化卿聲色俱厲，都攔下牌，站在廊外，悄悄的聽着。

化卿道：「你們是國民一分子，難道政府裏面，都是外國人？若沒有學生出來愛國，恐怕中國早就滅亡了！照此說來，虧得我有你們兩個愛國的兒子，否則我竟是民國的罪人了！」穎貞看父親氣到這個地步，慢慢的走過來，想解勸一兩句。化卿又說道，「要論到青島的事情，日本從德國手裏奪過的時候，我們中國還是中立的地位，論理應該歸與他們。況且他們還說和我們共同管理，總算是仁至義盡的了！現在我們政府裏一切的用款，那一項不是和他們借來的？像這樣緩急相通的朋友，難道便可以隨隨便便的得罪了？眼看着這交情便要被你們鬧糟了，日本兵來的時候，橫豎你們也只是退後，仍是政府去承當。你這會兒也不言語了，你自己想一想，你們做的事合理不合理？是不是以怨報德？是不是不顧大局？」穎石低着頭，眼淚又滾了下來。

化卿便一連疊聲叫劉貴，劉貴慌忙答應着，垂着手站在簾外。化卿罵道：「無用的東西！我叫你去接他們，爲何只接回一個來？難道他的話可聽，我的話不可聽麼？」劉貴也不敢答應。化卿又說，「明天早車你再走一遭，你告訴大少爺說要是再不回來，就永遠不必回家了。」劉貴應了幾聲「是」，慢慢的退了去。

四姨娘走了進來，笑着說：「二少爺年紀小，老爺也不必和他生氣了，外頭還有客坐着呢。」一面又問穎石說，「少爺穿得這樣單薄，不覺得冷麼？」化卿便上下打量了穎石一番，冷笑說，「率性連白鞋白帽，都穿戴起來，這便是「無父無君」的證據了！」

一個僕人進來說，「王老爺要回去了。」化卿方站起走出，姨娘們也慢慢的自去打牌，屋裏又只剩姊弟二

人。

穎貞嘆了一口氣，叫，「張媽，將地下打掃了，再吩咐廚房開一桌飯來，二少爺還沒有吃飯呢。」張媽在外面答應着。穎石搖手說，「不用了。」一面說，「哥哥真個在醫院裏，這一兩天恐怕還不能回來。」穎貞道，「你剛才不是說被幹事部留下麼？」穎石說，「這不過是一半的緣由，上禮拜六他們那一隊出去演講，被軍隊圍住，一定不叫開講。哥哥上去和他們講理，說得慷慨激昂。聽的人愈聚愈多，都大呼拍手。那排長惱羞成怒，拿着鎗頭的刺刀，向哥哥的手臂上扎了一下，當下……哥哥……便昏倒了。那時……」穎石說到這裏，已經哭得哽咽難言。穎貞也哭了，便說：「唉，是真……」穎石哭着應道，「可不是真的麼？」

明天一清早，劉貴就到裏院問道，「張姐，你問問大小姐有什麼話吩咐沒有。我要走了。」張媽進去回來了，穎貞隔着玻璃窗說，「你告訴大少爺，千萬快快的回來，也千萬不要穿白帆布鞋子，省得老爺又要動氣。」兩天以後，穎銘也回來了，穿着白官紗衫，青紗馬褂，腳底下是白襪子，青緞鞋，戴着一頂小帽，更顯得面色慘白。進院的時候，姊姊和弟弟，都坐在廊子上，逗小狗兒玩。穎石看見哥哥這樣打扮着回來，不禁好笑，又覺得十分傷心，含着眼淚，站起來點一點頭。穎銘反微微的慘笑。姐姐也沒說什麼，只往東廂房努一努嘴。穎銘會意，便伸了一伸舌頭，笑了一笑，恭恭敬敬的進去。

化卿正臥在床上吞雲吐霧，四姨娘坐在一旁，陪着說話。穎銘進去了，化卿連正眼也不看，仍舊不住的抽烟。穎銘不敢言語，只垂手站在一旁，等到化卿慢慢的坐起來，方纔過去請了安。化卿道：「你也肯回來了麼？我以為你是「國爾忘家」的了！」穎銘紅了臉道，「孩兒實在是病着，不然……」化卿冷笑了幾聲，方要說話。四姨娘正在那裏燒烟，看見化卿顏色又變了，便連忙坐起來，說，「得了！前兩天就爲着什麼「青島」「白島」的事，和二少爺生氣，把小姐屋裏的東西都摔了，自己還氣得頭痛兩天，今天纔好了，又來找事，他

兩個都已經回來了，就算了，何必又生這多餘的氣？」一面又回頭對穎銘說：「大少爺，你先出去歇歇罷，我已經吩咐廚房裏，替你預備下飯了。」化卿聽了四姨娘一篇的話，便也不再說什麼，就從四姨娘手裏，接過烟鎗來，一面臥下。穎銘看見他父親的怒氣，已經被四姨娘壓了下去，便悄悄的退了出來，徑到穎貞屋裏。

穎貞問道：「銘弟，你的傷好了麼？」穎銘望了一望窗外，便捲起袖子來，臂上的綳帶裹得很厚，也隱隱的現出血跡。穎貞滿心的不忍，便道：「快放下來罷！省得招了風要腫起來。」穎石問：「哥哥，現在還痛不痛？」穎銘一面放下袖子，一面笑道：「我要是怕痛，當初也不肯出去了！」穎貞問道：「現在你們幹事部裏的情形怎麼樣？你的缺有人替了麼？」穎銘道：「劉貴來了，告訴我父親和石弟生氣的光景，以及父親和你吩咐我的話，我那裏還敢逗留，趕緊收拾了回來。他們原是再三的不肯，我只得將家裏的情形告訴了，他們也只得放我走。至於他們進行的手續，也都和別的學校大同小異的。」穎石道：「你還算僥倖，只可惜我當了先鋒，冒冒失失的正碰在氣頭上。那天晚上的光景，真是……從我有生以來，也沒有捱過這樣的罵！唉，處在這樣黑暗的家庭，還有什麼可說的，中國空生了我這個人了。」說着便滴下淚來，穎貞道：「都是你們校長給送了信，否則也不至於被父親知道。其實我在學校裏，也辦了不少的事。不過在父親面前，總是附和他的意見，父親便拿我當做好人，因此也不攔阻我去上學。」說到此處，穎銘不禁好笑。

穎銘的行李到了，化卿便親自出來逐樣的翻檢，看見書籍堆裏有好幾束的印刷物，並各種的雜誌；化卿略一過目，便都撕了，登時滿院裏紙花亂飛。穎銘穎石在窗內看見，也不敢出來，只急得悄悄的蹣腳，低聲對穎貞說：「姊姊：你出去救一救罷！」穎貞便出來，對化卿陪笑說：「不用父親費力了，等我來檢看罷，天都黑了，你老人家眼花，回頭把講義也撕了，豈不可惜。」一面便彎腰去檢點，化卿才慢慢的走開。

他們弟兄二人，仍舊住在當初的小院裏，度那百無聊賴的光陰。書房裏雖然也磊着滿滿的書，却都是制藝、策論、和古文、唐詩等等。所看的報紙，也只有「公言報」一種，連消遣的材料都沒有了。至於學校裏朋

友的交際和通信，是一律在禁止之列。穎石生性本來是活潑的，加以這些日子，在學校內很是自由，忽然關在家內，便覺得非常的不慣，背地裏嚙聲歎氣。悶來便拿起筆亂寫些白話文章，寫完又不敢留着，便又自己撕了，撕了又寫，天天這樣。穎銘是一個沉默的人，也不顯出失意的樣子，每天臨幾張字帖，讀幾遍唐詩，自己在小院子裏，澆花種竹，率性連外面的事情，不聞不問起來。有時他們也和幾個姨娘一處打牌，但是他們所最以爲快樂的事情，便是和姊姊穎貞，三人在一塊兒，談話解悶。

化卿的氣，也漸漸的平了，看見他們三人，這些日子，到是很循規蹈矩的，心中便也喜歡；無形中便把限制的條件，鬆了一點。

有一天，穎銘替父親去應酬一個飯局，回來便悄悄的對穎貞說，「姊姊，今天我在道上，遇見我們學校幹事部裏的幾個同學，都騎着自行車，帶着幾卷的印刷物，在街上走。我奇怪他們爲何都來到天津，想是請願團中也有他們，當下也不及打個招呼，汽車便走過去了。」穎石聽了便說：「他們爲什麼不來這裏，告訴我們一點學校裏的消息？想是以爲我們現在不熱心了，便不理我們了，唉，真是委屈！」說着覺得十分激切。穎貞微笑道：「這事我却不成。」穎石便問道「爲什麼不成？」穎貞道「外交內政的問題，先不必說。看他們請願的條件，那一條是辦得到的？就是都辦得到，政府也決然不肯應許，恐怕啓學生干政之漸，這樣日久天長的做下去，不過多住幾回警察廳，並且兩方面都用柔軟的辦法，回數多了，也都覺得無意思，不但沒有結束，也不能下臺。我勸你們秋季上學以後，還是做一點切實的事情，穎銘，你看怎樣？」穎銘點一點頭，也不說什麼。穎石本來沒有成見，便也贊成兄姊的意思。

一個禮拜以後，南京學堂來了一封公函，報告開學的日期。弟兄二人，都喜歡得吃不下飯去，都催着穎貞去和父親，要了學費，便好動身。穎貞去說時，化卿却道，「不必去了，現在這風潮還沒有平息，將來還要搗亂，我已經把他兩個人都補了辦事員，先做幾年事，定一定性子，求學一節，日後再議罷！」穎貞呆了一呆，

便說，「他們的學問和閱歷，都還不彀辦事的資格，倘若……」化卿搖頭道，「不要緊的，那裏使用得着他們去辦事？就是辦事上有一差二錯，有我在還怕甚麼！」穎貞知道難以進言，坐了一會，便出來了。

走到院子裏，心中很是游移不決，恐怕他們聽見了，一定要難受。正要轉身進來，只見劉貴在院門口，探了一探頭，便走近前說，「大少爺說，叫我看小姐出來了，便請過那院去。」穎貞只得過來。穎石迎着姊姊，伸手道，「鈔票呢？」穎貞微微的笑了一了，一面走進屋裏坐下，慢慢的一五一十都告訴了。兄弟二人聽完了，都半天說不出話來。過了一會，穎石忍不住哭倒在牀上道，「難道我們連求學的希望都絕了麼？」穎銘眼圈也紅了，便站起來，在屋裏走了幾轉，仍舊坐下。穎貞也想不出甚麼安慰的話來，坐了半天，便默默的出來，心中非常的難過，只得自己在屋裏彈琴散悶。等到黃昏，還不見他們出來，便悄悄的走到他們院裏，從窗外往裏看時：穎石蒙着頭，在牀上躺着，想是睡着了。穎銘斜倚在一張籐椅上，手裏拿着一本唐詩「心不在焉」的只管往下吟哦。到了「出門搔白首，若負平生志，冠蓋滿京華，斯人獨憔悴……」似乎有了感觸，便來問的念了幾遍。穎貞便不進去，自己又悄悄的回來，走到小院的門口，還聽見穎銘低徊欲絕的吟道：「……」

滿京華，斯人獨憔悴」

超人

冰心

何彬是一個冷心腸的青年，從來沒有人看見他和人有什麼來往。他住的那一座大樓上，同居的人很多，他却都不理人家，也不和人家在一間食堂裏吃飯，偶然出入遇見了，輕易也不招呼。郵差來的時候，許多青年歡喜跳躍着去接他們的信；何彬却永遠得不着一封信。他除了每天局裏辦事，和同事們說幾句公事上的話；以及房東程姥姥替他端飯的時候，也說幾句照例的應酬話，此外就不開口了。

他不但是和人沒有交際，凡帶一點生氣的東西，他都不愛；屋裏連一朵花，一根草，都沒有，冷陰陰的如同山洞一般。書架上却堆滿了書。他從局裏低頭獨步的回來，關上門，摘下帽子，便坐在書桌旁邊，隨手拿起一本書來，無意識的看着，偶然覺得疲倦了，也站起來在屋裏走了幾轉，或是拉開簾幕望了一望，但不一會兒，便又閉上了。

程姥姥總算是他另眼看待的一個人；她端進飯去，有時便站在一邊，絮絮叨叨的和他說話，也問他爲何這樣孤零。她問上幾十句，何彬偶然答應幾句說，『世界是虛空的，人生是無意識的；人和人，和宇宙，和萬物的聚合，都不過如同演劇一般，上了台是父子母女，親密的了不得；下了台，摘了假面具，便各自散了。哭一場也是這麼一回事，笑一場也是這麼一回事。與其互相牽連，不如互相遺棄；而且尼采說得好，愛和憐憫都是惡……』程姥姥聽着雖然不很明白，却也懂得一半，便笑道：『要這樣，活在世上有什麼意思？死了，滅了，豈不更好，何必穿衣吃飯？』他微笑道：『這樣，豈不又太把自己和世界都看重了。不如行雲流水似的，隨他

去就完了。」程姥姥還要往下說話，看見何彬面色冷然，低着頭只管吃飯，也便不敢言語。

這一夜他忽然醒了。聽得對面樓下淒慘的呻吟着，這痛苦的聲音，斷斷續續的，在這沉寂的黑夜裏只管顫動。他雖然毫不動心，却也攪得他一夜睡不着。月光如水，從窗紗外瀉將進來，他想起了許多幼年的事情，——慈愛的母親，天上的繁星，院子裏的花……他的腦子累極了，極力的想擯絕這些思想，無奈這些事只管奔湊了來，直到天明，纔微微的合一合眼。

他聽了三夜的呻吟，看了三夜的月，想了三夜的往事。

眠食都失了次序，眼圈兒也黑了，臉色也慘白了。偶然照了照鏡子，自己也微微的吃了一驚，他每天還是機械似的做他的事。然而在他空洞洞的腦子裏，憑空添了一個深夜的病人。

第七天早起，他忽然問程姥姥對面樓下的病人是誰？程姥姥一面驚訝着，一面說：「那是廚房裏跑街的孩子祿兒，那天上街去了，不知道爲什麼把腿摔壞了，自己買塊膏藥貼上了，還是不好，每夜呻吟的就是他。這孩子真可憐，今年纔十二歲呢，素日家勤勤懇懇極疼人的……」何彬自己只管穿衣戴帽，好像沒有聽見似的，自己走到門邊。程姥姥也住了口，端起碗來，剛要出門；何彬慢慢的從袋裏拿出一張鈔票來，遞給程姥姥說，「給那祿兒罷，叫他請大夫治一治。」說完了，頭也不回，徑自走了。——程姥姥一看那鉅大的數目，不禁愕然，何先生也會動起慈悲念頭來，這是破天荒的事情呵！她端着碗，站在門口，只管出神。

呻吟的聲音，漸漸的輕了，月兒也漸漸的缺了。何彬還是朦朦朧朧的——慈愛的母親，天上的繁星，院子裏的花……他的腦子累極了，竭力的想擯絕這些思想，無奈這些事只管奔湊了來。

過了幾天，呻吟的聲音住了，夜色依舊沈寂着，何彬依舊「至人無夢」的睡着。前幾夜的思想，不過如同曉月的微光，照在冰山的峯尖上，一會兒就過去了。

程姥姥帶着祿兒幾次來叩他的門，要跟他道謝；他好像忘記了似的，冷冷的抬起頭來看了一看，又搖了搖頭，仍去看他的書。祿兒仰着黑胖的臉，在門外張着，幾乎要哭了出來。

這一天晚飯的時候，何彬告訴程姥姥說他要調到別的局裏去了，後天早晨便要起身，請她將房租飯錢，都清算一下。程姥姥覺得很失意，這樣清淨的住客，是少有的，然而究竟留他不得，便連忙和他道喜；他略略的點一點頭，便回身去收拾他的書籍。

他覺得很疲倦，一會兒便睡下了。——忽然聽得自己的門鈕動了幾下，接着又聽見似乎有人用手推的樣子。他不言不動，只靜靜的臥着，一會兒也便渺無聲息。

第二天他自己又關着門忙了一天，程姥姥要幫助他，他也不肯，只說有事的時候再煩她。程姥姥下樓之後，他忽然想起一件事來，繩子忘了買了。慢慢的開了門，只見人影兒一閃，再看時，祿兒在對面門後藏着呢。他躊躇着四圍看了一看，一個僕人都沒有，便喚「祿兒，你替我買幾根繩子來。」祿兒趑趄的走過來，歡天喜地的接了錢，如飛走下樓去。

不一會兒，祿兒跑的通紅的臉，喘息着走上來，一隻手拿着繩子，一隻手背在身後，微微露着一兩點金黃色的星兒。他遞過了繩子，仰着頭似乎要說話，那隻手也漸漸的回過來。何彬却不理會，拿着繩子自己便進去了。

他忙着都收拾好了，握着手周圍看了看，屋子空洞洞的——睡下的時候，他覺得熱極了，便又起來，將窗戶和門，都開了一縫，涼風來回的吹着。

「依舊熱得很。腦筋似乎很雜亂，屋子似乎太空沉。——累了兩天了，起居上自然有些反常。但是爲何又想起深夜的病人。——慈愛的……不想，煩悶的很！」

微微的風，吹揚着他額前的短髮，吹乾了他頭上的汗珠，也漸漸的將他煽進夢裏去。

四面的白壁，一天的微光，屋角幾堆的黑影。時間一分一分的過去了，慈愛的母親，滿天的繁星，院子裏的花。不想了，——煩悶……悶……

黑影漫上屋頂去，什麼都看不見了，時間一分一分的過去了。

風大了，那壁廂放起光明。繁星歷亂的飛舞進來。星光中間，緩緩地走進一個白衣的婦人，右手擦着裙子，左手按着額前。走近了，清香隨將過來；漸漸的俯下身來看着，靜穆不動的看着，——目光裏充滿了愛。

神經一時都麻木了！起來罷，不能，這是搖籃裏，呀！母親，——慈愛的母親。

母親呵！我要起來坐在你的懷裏，你抱我起來坐在你的懷裏。

母親呵！我們只是互相牽連，永遠不互相遺棄。

漸漸的向後退了，目光仍舊充滿了愛。模糊了。星落如雨，橫飛着都聚到屋角的黑影上。——

『母親呵，別走，別走！……』

十幾年來隱藏起來的愛的神情，又呈露在何彬的臉上；十幾年來不見點滴的淚兒，也珍珠般散落了下來。

清香還在，白衣的人兒還在。微微的睜開眼，四面的白壁，一天的微光，屋角的幾堆黑影上，送過清香

來。——剛動了一動，忽然覺得有一個小人兒，蹣手蹣腳的走了出去，臨到門口，還回過小臉兒來，望了一望。他是深夜的病人——是祿兒。

何彬竭力的坐起來，那邊細好了的書籍上面，放着一籃金黃色的花兒，他穿着單衣走了過去，花籃底下還壓着一張紙，上面大字縱橫，藉着微光看時，上面是：

『我也不知道怎樣可以報先生的恩德。我在先生門口看了幾次，桌子上都沒有擺着花兒。——這裏有的是

賣花的，不知道先生看見過沒有：——這籃子裏的花，我也不知道是什麼名字，是我自己種的，倒是香得很，我最愛他。我想先生也必是愛他。我早就要送給先生了，但是總沒有機會。昨天聽說先生要走了，所以趕緊送來。

我想先生一定是不要的。然而我有一個母親，她因為愛我的緣故。也很感激先生。先生有母親麼？她一定是愛先生的。這樣我的母親和先生的母親是好朋友了。所以先生必要收母親的朋友的兒子的東西。

『祿兒叩上』

何彬看完了，捧着花兒，回到床前，什麼定力都盡了，不禁嗚嗚咽咽的痛哭起來。

清香還在，母親走了！——窗內窗外，互相輝映的，只有月光，星光，淚光。

早晨程姥姥進來的時候，只見何彬都穿着好了，帽兒戴得很低，背着臉站在窗前。程姥姥陪笑着問他用不用點心，他搖了搖頭。——車也來了，箱子也都搬下去了，何彬淚痕滿面，靜默無聲的謝了謝程姥姥，提着一籃的花兒，遂從此上車走了。

祿兒站在程姥姥的旁邊，兩個人的臉上，都堆着驚訝的顏色。看着車塵遠了，程姥姥纔回頭對祿兒說：

『你去把那間空屋子收拾收拾，再鎖上門罷，鑰匙在門上呢。』

屋裏空洞洞的，牀上却放着一張紙寫着：

『小朋友祿兒：

我先要深深的向你謝罪，我的恩德，就是我的罪惡。你說你要報答我，我還不知道我應當怎樣的報答你呢！

你深夜的呻吟，使我想起了許多的往事。頭一件就是我的母親，她的愛可以使我止水似的感情，重要蕩漾起來。我這幾十年來，錯認了世界是虛空的，人生是無意識的，愛和憐憫都是惡德，我給你那醫藥費，裏面不

含着絲毫的愛和憐憫，不過是拒絕你的呻吟，拒絕我的母親，拒絕了宇宙和人生，拒絕了愛和憐憫。上帝呵！這是什麼念頭呵！

我再深深的感謝你從天真裏指示我的那幾句話。小朋友呵！不錯的，世界上的母親和母親都是好朋友，世界上的兒子和兒子也都是好朋友，都是互相牽連，不是互相遺棄的。

你送給我那一籃花之先，我的母親已經先來了。她帶了你的愛來感動我。我必不忘記你的花和你的愛，也請你不要忘了，你的花和你的愛，是借着你的朋友母親帶了來的！

我是冒罪叢過的，我是空無所有的，更沒有東西配送給你。——然而這時伴着我的，却有悔罪的淚光，半弦的月光，燦爛的星光。宇宙間只有他們是純潔無疵的。我要用一縷柔絲，將淚珠兒穿起，繫在弦月的兩端，摘下滿天的星兒來盛在弦月的圓凹裏，不也是一籃金黃色的花兒麼？他的香氣，就是悔罪的人呼籲的言詞，請你收了罷。只有這一籃花配送給你！

天已明了，我要走了。沒有別的話說了，我只感謝你，小朋友，再見！再見！世界上的兒子和兒子都是好朋友，我們永遠是牽連着呵！

何彬草

我寫了這一大段，你未必都認得都懂得；然而你也用不着都懂得，因為你懂得的，比我多得多了！又及

「他送給我的那一籃花兒呢？」祿兒仰着黑胖的臉兒，呆呆的望着天上。

寂寞

冰心

小小在課室裏考着國文。他心裏有事，匆匆的綴完了幾個句子，便去交卷。剛遞了上去，先生擡頭看着他，說：「你自己再看一遍有錯字沒有，還沒有放學呢，忙甚麼的！」他只得回到位上來，眼光注在卷上，卻呆呆的出神。

好容易放學了，趙媽來接他。他一見就問：「嬌嬌和妹妹來了麼？」趙媽笑說，「來了，快些家去罷，你那妹妹好極了。」他聽着便自己向前跑了，趙媽在後面連連的喚他，他只當沒聽見。

到家便跑上臺階去，聽母親在屋裏喚說：「小小快來，見一見嬌嬌罷。」他掀開竹簾子進去，母親和一個年輕的婦人一同坐着。他連忙止去鞠了躬，嬌嬌將他攬在懷裏，沒有說什麼，眼淚卻落了下來。母親便說，「讓嬌嬌歇一歇，你先出去和妹妹玩罷，她在後院看魚呢。」小小便又出來，繞過廊子，看見妹妹穿着一身淡青色的衣裳，一頭的黑髮散垂着，結着一條很寬的淡青緞帶；和趙媽站在魚缸邊，說着話兒。

趙媽推她說：「哥哥來了。」她回頭一看，便拉着趙媽的手笑着。趙媽說：「小小哥！你們一起玩罷，我還有事呢。」小小便過去，趙媽自己走了。

小小說，「妹妹，看我這幾條魚好不好？都是後面溪裏釣來的。」妹妹只看着他笑着。小小見她不答，也便伏在缸邊，各自看魚，再不說話。

飯桌上母親，嬌嬌，和他兄妹兩個人，很親熱的說着話兒，妹妹和他也漸漸的熟了。飯後母親和嬌嬌在廊

外乘涼，小小和妹妹却在屋裏玩；小小搬出許多玩具來，燈下兩個人玩着。小小的話最多，說說這個，說說那個；妹妹只笑着看着他。

母親隔窗喚道：「你們早些睡罷，明天……」小小連忙應道：「不要緊的，我考完了書了，明天便放假不上學去了。」妹妹却有了倦意，自己下了椅子，要睡覺去；小小只得也回到屋裏，——牀上他想明天一早和妹妹釣魚去。

絕早他就起來，趙媽不讓他去攪妹妹，他只得在院子裏自己玩。一會兒纔聽得嬌嬌和母親在屋裏說話，又聽得妹妹也起來了，便推門進去。妹妹正站在窗前，嬌嬌替她梳着頭。看見小小進來，嬌嬌說：「小小真是個好學生，起的這樣早！」他笑着上前道了晨安。

早飯後兩人便要出去。母親囑咐小小說：「好生照應着妹妹，溪水深了，掉下去不是玩的，也小心不要弄溼了衣裳！」小小答應着，便和妹妹去了。

開了後門，一道清溪，橫在面前，夾溪兩行的垂柳，倒影在水裏，非常的青翠。兩個人先走着。揀着石子，最後便在水邊揀一塊大石頭坐下，談着話兒。

妹妹說：「我們那里沒有溪水，開了門只是大街道，許多的車馬，走來走去的，晚上滿街的電燈，比這裏熱鬧多了，只不如這里涼快。」小小說：「我最喜歡熱鬧；但我在這里好釣魚，也有螃蟹。秋天看農夫們割麥子，都用大車拉着。夏天的晚上，母親和我更常常在這裏樹下，聽水流和蟬叫。」一面說着，小小便站起來，跳到水中一塊大溪石上去。

那石塊微微的動搖。妹妹說，「小心！要掉下去了。」小小笑道，「我不怕，我掉下好幾次了。你看我腿上的疤痕。」說着便褪下襪子，指着小腿給妹妹看。妹妹搖頭笑說，「我怕，我最怕晃搖的東西。在學校裏我打秋千都不敢打的太高。」小小說：「那自然，你是個女孩子。」妹妹道，「那也未必！我的同學都打得很

高。她們都不怕。」小小笑道，「所以你更是一個怯弱的女孩子了。」妹妹笑了一笑，無話可說。

小小四下裏望着，忽然問道，「昨天嬸嬸爲什麼落淚？」妹妹說，「萱哥死了，你不知道麼？若不是爲母親儘着難受，我們還不到這裏來呢。」小小說，「我母親寫信給叔叔，說要接嬸嬸和你來玩，我聽見了——到底萱哥是爲什麼死的？」妹妹用柳枝輕輕的打着溪水，說：「也不知道是什麼病，頭幾天放學回來，還好好的，我們一塊兒玩着。後來他晚上睡着便昏迷了，到醫院裏，不幾天就死了。那天母親從醫院裏回來，眼睛都紅腫了，我纔知道的。父親去把他葬了，回來便把他的東西，都鎖了起來，不叫母親看見——有一天我因爲找一本教科書，又翻出來了，母親哭了，我也哭了半天……」妹妹說到這裏，眼圈兒紅了。小小兩手放在禱袋裏，凝視着她，過了半天，說：「不要緊的，我也是你的哥哥。」妹妹微笑說：「但你不是我母親生的，不是我的親哥哥。」小小無可說，又道：「橫豎都是一樣，你不要難過了！你看那邊水上飛着好些蜻蜓，一會兒一要下雨了，我捉幾個給你玩。」

下午果然下雨，他們只在餐室裏，找了好幾條長線，兩頭都繫上蜻蜓；放了手，蜻蜓便滿屋裏飛着，却因彼此牽來扯去的。只飛得不高。妹妹站在椅上。喜得拍手笑了。忽然有一個蜻蜓，飛到妹妹臉上，那端的一個便垂掛在袖子旁邊，不住的鼓着翅兒。妹妹嚇得只管喊叫。小小却只看着，不住的笑。妹妹急了，自己跳下椅子來。小小連忙上去，替她捉了下來，看妹妹似乎生氣，便一面哄着她，一面開了門，扯斷了線，把蜻蜓都放了。

一連下了幾天的雨，不能出去，小小和妹妹只坐在廊上，看雨又說故事。小小將聽過的故事都說完了，自己只得編了一段，想好了，便說：「有一個老太太，有兩個兒子，小的名叫豬八戒，大名叫土行孫……」妹妹笑道：「不對了，豬八戒沒有母親，他的哥哥不叫什麼土行孫，是孫行者；你當我沒有聽過西遊記呢！」小小也笑道，「我說西遊記是另一個豬八戒，不是西遊記上的豬八戒。」妹妹搖頭笑道，「不用圓謊了，我知道你

是胡編的。』小小無聊，便道，『那麼你說一個我聽。』妹妹也想了一會兒，說，『從前……從前有一個國王，他有一個女兒，叫雪花公主，長的非常好看……』小小道，『以後有人來害她是不是？』妹妹看着他道：『是的，你聽見過，我就不說了。』小小忙道：『沒有聽過，我猜着是那樣子，往下說罷！』妹妹又說：『以後國王的王后死了，又娶了一個王后，名叫……那名字我忘記了……這新王后看雪花公主比自己好看，就生氣了，將她送到空山裏去，叫一個老太太拿有毒的蘋果哄她吃……』小小連忙問，『以後有人來救她沒有？』妹妹笑道，『你別忙，——後來也不知道怎樣雪花公主也沒有死。那國王知道新王后不好，便攆她出去。把雪花公主仍接了回來，大家很快樂的過日子。』妹妹停住了，小小還問，『往後呢？』妹妹說，『往後就是這樣了，沒有了。』

小小站了起來，伸一伸腰，說：『我聽故事，最怕聽到快樂的時候，一快樂就完了。每次趙媽說故事，一說到做財主了，或是做官了，就是快完了，真沒意思！』妹妹說：『故事總是有完的時候，沒有不完的，反不如那結局不好的故事，能使我心裏想好幾天……』小小忽然想起一段，便說：『我有一個說不完的故事——有一個國王……』他張開兩臂比着：『蓋了一間比天還大的倉房，攢了比天還多的米在裏面。有一天有一陣麻雀經過，那麻雀多極了，成羣結隊的飛着，連太陽都遮住了。他們看見那些米粒，便尋出了一個小孔穴，一隻一隻的飛進去……』妹妹連忙笑道：『我知道了！第一個麻雀進去，啣出一個米粒來；第二個麻雀又進去，又啣出一個米粒來；這樣一隻一隻儘著說，是不是？我聽見盧哥說過了。』小小道，『是的，編這故事的人真巧，果是一段說不完的。』妹妹說，『我就不信！我想比天還多的米，也不過有幾萬萬粒，若黑夜白日不住的說，說幾年也就完了。』小小正要答應，屋裏母親喚着，便止住了，一同進去。

夜裏的雨更大了，還時時的聽見輕雷。小小非常的懊喪；後門的小溪，是好幾天沒有去了，故事說盡了，家裏沒有什麼好玩的，想來想去，漸漸入夢——夢見帶着妹妹，走進很深的樹林子裏，林中有一個大湖。湖邊

迎向走來一個白衣的女子，似乎是雪花公主。她手裏提着一個大籠子，裏面有許多麻雀。正要上前，眼前一亮，便不見了。

開了眼，陽光滿室，天晴了！他還不信，起來一看，天青得很，枝上的小鳥不住的叫着；庭中注着很深的雨水，風吹得粼粼的，他心裏喜歡，連忙穿起衣裳，匆匆的走出去——夢也忘了。

妹妹自己坐在廊上，揉着眼睛發怔，看見他便笑說，「哥哥，天晴了！」小小拍手笑道「可不是！你看院子裏這些雨水，——我敢下去。」妹妹笑着看他，他便脫鞋和襪子，輕輕的走入水裏，一面笑道：「涼快極了，只是底下有青苔，滑得很。」他慢慢的跑起來，只聽見腳下水響。妹妹走到廊邊道，「真好玩，我也下去。」小小俯着身子，撩起褲腳，說，「你敢你就下來，我們在水裏跳圈兒。」妹妹笑着便坐在廊上，剛脫下一隻襪子，母親從屋裏出來看見，便道，「可了不得！小小，快上來罷，你只管帶着妹妹淘氣！」妹妹連忙又將襪子穿上。小小却笑着從廊上拿了鞋襪，赤着腳跑到浴室裏去。

飯後母親說大家出去散心，嬭嬭只懶懶的，禁不住妹妹和小小的攛掇勸說，只得隨同出去。——先到了公園，母親和嬭嬭進了一處「售品所」；小小和妹妹却遠遠的跑開去，在水邊看了一會子的浴鴨，又上了小山。雨後的小山和樹林都青潤極了；山後籬內的野菜莉，開得蘩蘩，望去好似彩雲一般。池裏荷花也開遍了，水邊繫着一隻小船。兩個人商量着，要上船玩去；正往下走，只見母親在山下亭中招手叫他。

到了亭前，只見嬭嬭無力的倚着亭柱坐着，眼中似有淚痕。妹妹連忙走過去，一聲兒不響的倚在嬭嬭懷裏。母親悄聲說，「我們回去罷，嬭嬭又不好過了。」小小只得啾啾的隨着一同出來。

車上小小輕輕的問，「嬭嬭爲什麼又哭了？」母親道：「嬭嬭看見我替你買了一頂小草帽，看那式樣很好，也想要買一頂給萱哥。忽然想起萱哥死了，便又落淚，我們轉身就出來了。——你看母親愛子的心，是何等的深刻！」母親說着深深的歎了一口氣，小小也默然無語。

前面嬌嬌的車，停在糖菓公司門口，嬌嬌給妹妹買了兩瓶糖，又給他兩瓶。小小連忙謝了嬌嬌，自己又買了一瓶香蕉油。妹妹問，「買這個作甚麼？」小小笑道，「回家做冰激凌去！」

到家嬌嬌又只懶懶的，妹妹便跟嬌嬌睡覺去了。小小自己一人跑來跑去，尋出冰激凌的桶子來，預備着明天要做。

黃昏時妹妹醒了，睡得滿臉是汗，只說熱；母親打發她洗了澡，又替她洗了頭髮，小小便拿過一把大扇子，站在廊上用力的替她搨着。妹妹一面撩開拂在臉上的頭髮，一面笑說，「不要搨了，我覺得冷。」小小道，「如此我們便到門外去，樹下有風，吹一會兒就乾了。」兩個人便出來，坐在樹根上。

暮色裏，新月掛在柳梢——遠遠地走來一個綠衣的郵差。小小看見便放下扇子，跑着迎了上去，接過兩封信來。妹妹忙問，「誰來的信？」小小看了，道，「一封是父親的，一封許是叔叔的。你等着，我先送了一封去。」說着便進門去了。

一轉身便又出來；妹妹說，「我父親來信，一定是要接我們走了。」小小說：「我不知道——你如走了，我一定寫信給你，我寫着「宋妹妹先生，」好不好？」妹妹笑說：「我的學名也不是叫妹妹，而且我最不喜歡人稱我「先生」。我喜歡人稱「女士」。平日父親從南邊來信，都是寄給我，也是稱我「女士」。」小小說，「那也好，你的學名是什麼？」妹妹不答。

小小兩手弄着扇子的邊兒，說：「我父親到英國去了一年多了，差不多兩個禮拜就有一封信，有時好幾封信一齊送來。信面上寫着外國字，我不認得，但母親說，上面也都是我的名字。」妹妹道，「你什麼不跟伯伯到英國去？」小小搖頭道：「母親不去，我也不去。我只愛我的國，又有樹，又有水。我不愛英國，他們那裏盡是些黃頭髮藍眼睛的孩子！」妹妹說，「我們的先生常常說，我們也應當愛外國，我想那是合理的。」小小道，「你要愛你就愛，橫豎我只有一个心，愛了我的國，就沒有心再去愛別國。」妹妹一面撫着頭髮，說：

『一個心也可以分作多少份兒，就如我的一個心，愛了父親，又愛了母親，又愛了許多的……』這時小小忽然指着天上說，『妹妹！快看！』妹妹止住了，擡頭看時，一個很小的星，拖着一片光輝，橫過天空，直飛向天末去了。

天漸漸的黑了，他們便進去。搬過兩張矮櫥子，和一張大椅子，在院子裏吃着晚飯。母親在後面替妹妹通開了頭髮，鬆鬆的編了兩個辮子。小小便道，『有頭髮多麼麻煩！我天天早起就不用梳頭，就是洗頭也不費工夫。』妹妹一面吃飯，說，『但母親說頭髮有一種溫柔的美。』小小點頭說，『也是，不過我這樣子，即或是有頭髮，也不美的。』說得嬉嬉也笑了。

第二天早起，小小便忙着打發趙媽洗那桶子，買冰和鹽要做冰激凌。母親替他們調好了材料，兩個人便坐在院裏樹下搖着。

小小一會一會的便揭開蓋子看看，說，『好了！』一看仍是稀的。妹妹笑道，『你不要性急，還沒有凝上呢，儘着開蓋，把鹽都漏進去了！』小小又舀出一點來，嘗了嘗說，『沒有味兒，太淡了，不如把我的糖，也拿幾塊來放上。』妹妹說好，於是小小放上好些的橘子糖，又把那一瓶香蕉油都倒了進去。末了又怕太甜了，便又對上些開水。

妹妹扎煞着兩隻溼手，用袖子拭了臉上的汗，說，『熱得很，我不搖了！』小小說，『等我來，你先坐在一邊歇着。』

搖了半天，小小也乏了，便說，『一定好了，我們舀出來吃罷。』妹妹便盛了出來，嘗了一口，半天不言語。小小也嘗着，却問妹妹說，『好吃不好吃？』妹妹笑道，『不像我們平常吃的那味兒，帶點酸又有些鹹。』小小放下杯子，拍手笑道，『什麼酸鹹？簡直是不好吃！算了罷，送給趙媽吃。』

胡亂的收拾起來，小小用衣襟自己扇着，說：『還是釣螃蟹去有意思，我們搖了這半天的冰激凌，也熱

了，正好樹陰底下涼快去。』妹妹便拿了釣竿，挑上了餌，出到門外。小小說，『你看那邊樹下水裏那一塊大石頭，正好坐着，水深也好釣；你如害怕，我扶你過去。』妹妹說，『我不怕。』說着便從水邊踏着一塊一塊的石頭，扶着釣竿，慢慢的走了上去。

雨後溪水漲了，石上好像小船一般，微風吹着流水，又吹着柳葉。蟬聲聒耳。田隴和村舍一望無際。妹妹很快樂，便道，『這裏真好，我不想回去了！』小小道，『這塊石頭就是我們的國，我做總統，你做兵丁。』妹妹道，『我不做兵丁，我不會放槍，也怕那響聲。』小小說，『那麼你做總統，我做兵丁——以後這石頭隨水飄到大海上去，就另成了一個世界。』妹妹道，『那不好，我要母親，我自己不會梳頭，』小小道，『不會梳頭不要緊，把頭髮剪了去，和我一樣。』妹妹道，『不但爲梳頭，另一個世界也不能沒有母親，沒有了母親就不成世界。』小小道，『既這樣，我也要母親，但這塊石頭上容不下。』妹妹站了起來，用釣竿指着說，『我們可以再搬過那一塊來……』

上面說着，不提防雨後石上的青苔滑得很，妹妹沒有站穩，一交跌了下去。小小趕緊起來拉住，妹妹已坐在水裏，釣竿也跌折了。好容易扶着上來，衣裳已經溼透，兩個人都嚇住了。小小連忙問，『碰着了那裏沒有？』妹妹看着手腕說，『這邊手上擦去了一塊皮——這倒不要緊，只是衣裳都溼了，怎麼好？』小小看她驚惶欲涕，便連忙安慰她說，『你別怕，我這里有手巾，你先擦一擦；我們到太陽底下曬着，一會子就乾了。如同家換去，嬌嬌一定要說你的。』妹妹想了一想，只得隨着他到岸上來。

小小站在樹陰下，看妹妹的臉，曬得通紅。妹妹說，『我熱極，頭都昏了。』小小說，『你的衣裳乾了沒有？』妹妹扶着頭便說，『那能這麼快就乾了！』小小道，『我回家拿傘去，上面遮着，下面曬着就好了。』妹妹點一點頭，小小趕緊又跑了回來。

四下裏找不着傘，趙媽看見便說，『小小哥！你找什麼？媽媽和嬌嬌都睡着午覺，你不要亂翻了！』小小

只得悄悄的說與趙媽，趙媽驚道，『你出的好主意！曬出病來還了得呢！』說着便連忙出來，抱回妹妹去，找出衣裳來給她換上。摸她額上火熱，便沖一杯綠豆湯給她喝了，挑些「解暑丹」給她聞了，抱着她在廊下靜靜的坐着，一面不住的抱怨小小。妹妹疲乏的倚在趙媽肩上，說，『不干哥哥的事，是我自己摔下去的。』小小這時只呆着。

晚上妹妹只是吐，也不吃飯。嬸嬸十分着急。母親說一定是中了暑，明天一早請大夫去。趙媽沒有說什麼，小小只自己害怕。——明天早上，妹妹好了出來，小小方放了心。

他們不敢出去了，只在家裏玩。將扶着牽牛花的小竹桿兒，都拔了出來，先紮成幾面長方的籬子。然後一面一面的合了來，在樹下牆陰裏，蓋了一個小竹棚，也安上個小門。兩個人忙了一天，直到上了燈，趙媽催吃晚飯，纔放下一齊到屋裏來。

母親笑說，『妹妹來，小小可有了伴兒了，連飯也顧不得吃，看明天叔叔來接了妹妹去，你可怎麼辦？』小小只笑着，桌上兩個人還不住的高議作棚子的事。

第二天恰好小小的學校裏開了一個「成績展覽會」，早晨先有本校師生的會集，還練習唱校歌。許多同學來找小小，要和他一塊兒去。小小惦着要和妹妹蓋那棚子，只不肯去。同學一定要拉他走。他只是囑咐了妹妹幾句。又說：『午後我就回來，你先把頂子繕上。』妹妹答應着，他便和同學去了。

好容易先生們來了，唱過歌，又亂了半天；小小不等開完會，自己就溜了出來。從書店經過，便買了一把綢製的小國旗，興興頭頭的舉着。進門就喚，『妹妹！我買了國旗來了，我們好插在棚子上……』趙媽從自己屋裏出來，笑道，『妹妹走了。』小小瞪她一眼，說，『你不必哄我！』一面跑上廊去，只見母親自己坐在窗下寫信，小小連忙問，『妹妹呢？』母親放下筆說，『早晨叔叔自己來接，十點鐘的車，嬸嬸和妹妹就走了。』小小呆了，說，『怎麼先頭我沒聽見說？』母親說：『昨天晚上不是告訴你了麼？前幾天叔叔來信，就說已經告

了五天的假，要來把家搬到南邊去——我也想不到他們走的這麼快。妹妹原是不願意走的，嬸嬸說日子太短促了，他們還得回去收拾去，我也留他們不住。『小小說，『怎麼趙媽也不到學校裏去叫我回來？』母親說，那時大家都忙着，誰還想起這些事！』說着仍自去寫信。小小站了半天，無話可說，只得自己出來，呆呆的在廊下拿着國旗坐着。

下午小小睡了半天的覺，黃昏纔起來；胡亂吃過飯，自己悶悶的坐在燈下——趙媽進來問，『我的那把剪刀呢？』小小道：『我沒有看見！』趙媽說，『不是昨天你和妹妹編籬子，拿去剪繩子麼？』小小想起來，就說：『在那邊牆角的樹枝上掛着呢，你自己去拿罷！』趙媽出去了，母親便說：『也沒見你這樣的淘氣！不論什麼東西，拿起來就走。怪道昨天那些牽牛花東倒西歪的，原來竹子都讓你拔去了。再淘氣連房子還都拆了呢！妹妹走了，你該溫習溫習功課了，整天裏只顧玩，也不是事！』小小滿心裏惆悵抑鬱，正無處着落，聽了母親這一番話，便借此伏在桌上哭了，母親也不理他。

自己哭了一會，覺得無味，便起來要睡覺去。母親跟他過來，替他收拾好了。便溫和的撫着他說，『好好的睡罷，明天早起，我教給你寫一封信給妹妹，請她過年再來。』他勉強抑住抽咽答應着，便自己臥下，母親在牀邊坐了一會，想他睡着，便捻暗了燈，自己出去。

他重新又坐了起來，——窗外好亮的月光呵！照見庭院，照見滿地的牽牛花，也照見了牆隅未成功的竹棚。小門還半開着，頂子已經編上了，是妹妹的工作……

他無聊的掩過窗簾，重行臥下。——隱隱地聽見屋後溪水的流聲淙淙，樹葉兒也響着，他想起好些事。枕着手腕……看見自己的睡衣和枕衾，都被月光映得潔白如雪，微風吹來，他不禁又伏在枕上哭了。

這時月也沒有了，水也沒有了，妹妹也沒有了，竹棚也沒有了。這一切都不是——只宇宙中寂寞的悲哀，瀰漫在他稱弱的心靈裏。

悟

冰 心

這封信，他翻來覆去的足足的看了三十遍。他左手支頤，身子斜靠着椅背；燈光之下，一行行的瘦稜稜的字，似乎都從紙上森立了起來，他咬着脣兒沉默有二十分鐘，猛然的將這封信照原痕疊起，望桌上一擲，手按着前額，疲緩的站了起來——這時纔聽得窗外下了一天的秋雨，竟未曾停住。

他撩開窗簾一看，樹叢下透出零亂的燈光，光影中襯映出雨絲風片。凝立了片刻，回頭又頹然的坐下，不一期然的又從桌上拿起那封信來，慢慢的展開，聚精凝神的又讀了一遍。

『星如兄：

屢屢聽得朋輩談到你，大會中的三天，不期遇到你；得接清談，自謂有幸！

新月在天，浪花飛濺之夜，岩上同坐，蒙你懇切的糾正了我的人生哲學。三日的相交，推誠若此，我心中未嘗不受極大的感動；然而我的意思，你又豈能了解知道？你是一個生活美滿完全的人，一切世界上成問題的事，在你都不成問題。似你這麼一個天之驕子，安能不覺得人世如天國！我呢，不到五歲，就亡過了我不幸的母親；到了十三歲，我的父親又棄我而逝。從那一年起，我半工半讀，受了十年的苦，流離顛沛，在芒刺的世界上度過。如今我是完全孤立的，世上沒有一個親我愛我之人，我的人生哲學，絕不是出於一時之怨憤；二十三年的苦日子，我深深的了解人生！世界是盲觸的，人類都石塊般的在其中顛簸，往深裏說，竟是個劍林刀雨的世界！不知有多少青年，被這紛落的刀劍，刺透了心胸，血肉模糊的死亡呻

吟在地上。你不過是一個鋒鏑餘生，是刀劍叢中一個倖免者，怎能以你概括其餘的呢？

說到「自然」的慰藉，這完全由於個人的心境。自我看來，世界只是盲觸的，大地盲觸而生山川，太空盲觸而生日月星辰，大氣盲觸在天爲雨雪雲霞，在地爲林木花草。一切生存的事物，都有他最不幸最痛苦的歷史，都經過數千萬年的淘汰奮鬥。「天地不仁，萬物芻狗，」若真以此爲慰藉，不知更有若干的感憤了！無數盲觸之中，有那一件是可證明「愛」之一字呢？

不提人類便能，提起人類，不知我要迸出若干血淚！制度已定，階級已深，自私和自利，已牢牢的在大地上立下根基。這些高等動物，不惜以各種卑污的手段，或個人，或團體，或國家，向着這目的鼓勵奔走。種種虛偽，種種殘忍，「當面輸心背面笑，翻手作雲覆手雨，」什麼互助，什麼同情，這一切我都參透了！——天性之愛，我已幾乎忘了，我不忍回想這一步——如今我不信一切，否認一切，我所信的只是我自己！

因此，我堅確的信人生只有痛苦，只有眼淚，在無聊賴無目的底求學之中，我也專攻數理，從百，千，萬，億，呆板枯燥的數目中討生活。我的人生哲學……打開天籟說亮話，不求利益人羣，不求造福社會，我只求混一碗飯喫，救自己於飢渴死亡。澈底說，我直是沒有人生哲學，我厭恨哲學文藝等等高超玄怪的名詞！我信世界上除了一加一是二，二加二是四，是永無差錯的天經地義之外；種種文藝哲理，都是泡影空花，自欺欺人的東西！世界上的事物，不用別的話來解釋，科學家枯冷的定義，已說盡了一切。

話雖如此，我對你卻仍不能不感謝，尤願你能以你的心靈之火，來燃起我的死灰。——此外有一句枝節的話，前日偶同幾位朋友提起我們的談話；一個朋友笑說，「奇怪呢，他只管鼓吹愛的哲學，自己卻是一個冷心冷面的人。」又有一個朋友說：「他這個人很不容易測度，乍看是活潑坦易，究竟是冷冷落落。」談了一會，對於你的了解竟是言人人殊。前幾天訪你不遇，順便去探問孝起；在他桌上無意中看見

了你的一篇長詩甯可我愛天下人，似抒情，似敘事，絕好的題目，而詩中充滿了「不可天下人愛我」的意思，詞句清麗而詞意凝冷，反覆吟誦之下，我更不了解你了！原不應這般相問的，不過我仍是從活潑坦易這一方面認得你，或肯以赤子之心相告。

祝你快樂！

你的朋友鍾悟」

他神經完全的錯亂了，片晌——勇決的站起，將信折放在袋裏，從複室裏取了雨衣和氈子，一逕的走了出去。

穿過甬道，一個室門開着，燈光之下，案頭書紙凌亂，孝起只穿着襯衣，正忙着寫字。聽見腳聲，擡頭看見他，停了筆轉身問道：『外面很——的雨，你要到那里去？』他站住了，右手扶在門框上，頭靠着右臂，無力的說：『我麼，頭痛得很，想出去換一換空氣。』孝起道，『何至於冒雨而走，多開一會窗戶就好了，再不然在廊上小立也好。』他慢慢的穿起雨衣，悄然微笑低頭便走，孝起望着他的背影，搖首笑歎道：『勸你不聽，早晚病了纔罷，總是這樣幽靈般的行逕！』

開了堂門，已覺得雨點撲面，泥濘中他茫然的隨着腳蹤兒只管走了下去。只覺得經過了幾處樓臺燈火，又踏着溼軟的堆積的落葉……猛擡頭，一燈在雨絲中凄顫，水聲潺潺，竟已到了湖畔。他如夢方醒，『這道不近呵！真是念茲在茲。』原來他又到了一天臨照幾次的湖上來！

一時驚悟，又低着頭，兩手放在衣袋裏，憑着遠處燈火的微光，曲曲折折的只願沿着湖岸走。只覺得地下一陣陣的溼冷上來，耳中只聽得水聲雨聲。……忽然覺得從沉黑中，繞進了砌花的短牆，白石的層階，很清晰的呈現在脚下。一步一步疲緩的走了上去，已進入紅瓦紅欄的方亭子裏。他一聲微歎，摘下雨帽，往石桌上擲，走向亭前，兩手緊扶着欄杆。縱目望處，亭下綠絨似的層列的松樹，小峯般聳立在濛濛的白霧裏。湖是完全看不見了，只對岸一星星的燈光，在雨中閃爍……

他猛憶起剛才的信來，又頹然退坐在石椅上，兩手扶着頭。那瘦稜的字，又浮現在他的眼前，在幻影中他重讀了一遍，他神魂失了依據——他伏在石几上沈沈如睡的過了有幾十分鐘。

漸覺得雨聲住了，慢慢的睜開眼，忽見一片光明，湖山起舞！驚詫的站了起來，走出亭外，果然的，不知何時雲收雨霽，滿湖都是月！

他凝住了，湖上走過千百回，這般光明的世界，確還是第一次；疊錦般的湖波，漾着溶溶的月。雨過的天空，清寒得碧琉璃一般。湖旁一叢叢帶雨的密葉，閃爍向月，璀璨得如同火樹銀花。地下溼影參差，湖石都清澈的露出水面。……

這時他一切的煩惱都忘了，脫下雨衣，帶着氈子，從松影掩映中，翻身走下亭子，直到了水畔。他堅凝的立着，看着醉人的湖水，在月下片柔然無聲。他覺得一身浸在大自然裏，天上，地下，人間，只此一人，只此一刻。忽然新意奔注入他的心裏，他微笑着慢慢的脫下外面的衣服，登立在短牆上，張手向着明月。微微的一聲歡呼，他舉臂過頂，燕子般自牆上縱身一躍，掠入水裏。

柔波中浮沉了數回，便又一躍到水面來；他兩臂輕輕的向後划着，在水中徐徐翻轉，向着湖心前進。口裏悠緩的吹着短歌……湖月臨照着，湖樹環繞着，山半的亭子，水邊的斷橋，都悄悄的停在涼景之中。湖旁幾點燈光仍舊遙遙遠射，萬籟靜寂，只有在他周圍的湖波，一片慧光流轉。

他又慢慢的划轉來，仰望天上涼雲漸生。脚蹠着了湖岸，便在石上站了起來，走到牆邊，將氈子往身上一裹，臥在沙上，凝注天空，默然深思。

雨點漸漸又從雲中灑來，明月漸漸隱去。……

孝起早晨到寢室裏，不會看見他下樓用飯。桌上卻有一封他的信，是從國內來的，隨手檢起。飯後一逕上

樓來，敲了門進去，只見他蓋着氈子半倚的坐在牀上，溼亂的短髮，垂在額上，雙頰飛紅，而目光卻清澈如水，如有所悟。

孝起道：「怎麼一回事？昨夜直到了十一點半鐘，還不見你回來，要去找你，又不知你到底在那裏，我只得先睡下了。這般炯炯的雙眸，又這般狼狽，難道你竟在一刻未停的雨中走了一夜？」他微笑道，「昨夜十二時至二時之間，明月滿天，有誰知道？」孝起驚道：「如此你竟是二時以後纔回來的了！我早就說了，你早晚病了纔罷！」他欠身坐好了，說，「我並不覺得怎樣，只是微微的發熱，頭昏口渴，不想起來。」孝起道，「依我說竟是到醫院裏去罷，到底有個完全的照應休息。」他想了一想說，「這個到不必，飯後也許好些，何必爲些些小病，又逃幾天學！」孝起道，「也好，你少歇着罷，我吩咐樓下送飯來，我也就來伴你，你也太嬌貴了，一點涼都受不住。」說着已走到門邊，看見壁上掛着的綠漆的雨衣上的水，還時時下滴，地下已汪着一大片，不禁回頭向他笑吟着，「慘綠衣裳年幾許，怎禁風日怎禁雨！」兩句，他嗤的笑了，又蕭然倚枕，仰天不語。

孝起忽然又退了回來，從衣袋中掏出一封信遞給他，說，「幾乎忘了，這裏有一封國內的信——好娟秀的字！」他接了過來，喜動顏色，先在封面上反覆的看了日月，一面笑道，「我算着也該有信了？娟秀麼？這字的確比我的好，是我妹妹的筆跡。」孝起沒有話說，便走了出去，他探身道了一聲謝。

珍重又急忙的拆開了，硃光箋上濃墨寫的又大又扁的字，映到眼裏，立時使他起了無限的喜悅。他急急的讀，慢慢的想，將這兩張紙看完了。

「星哥：

最愛讀你日記式的長信！我奇怪你那有工夫寫這許多，但這卻大大的慰安了雙親和我。

前兩天叔叔來了一封信說，自你去國後，他只得你一張明信片，他極願得你的消息。我便將你的來信

和詩文，都寄去給他看，他回信說：「星姪信敘事極詳，使我喜慰，惟詩文太無男子氣，去國剛三月，奈何聲哀以思若此？」

哥呵！我不許你再寫些戀別的文字了！你也太柔情了，自己偏要往淒清中着想，自作自受，我不替你可憐，但母親看到時，往往傷心，真是何苦來！母親不是你一個人的，我不許你隨便使她受感觸。

你到底自己怎樣？生活當然適意，美的環境，可曾影響了你的思想？——家中自你行後，一切都沒有更變，只是少了你一個人，多了一件事，就是天天希望得你的長信。雙親和我，一天念你念到好幾遍。我自然覺得寂寞，又少個人談笑，學業上也少得些教益。只盼這兩年光陰，如飛的過去，你早早歸來，那時真是合家歡慶。

你應許我的琴兒怎樣了？可記着在我的生日以前寄給我！

深深的祝你身心安泰。

妹。重陽節

他看了又看，心中思量着「自作自受，我不替你可憐，但母親看到，往往傷心，真是何苦來！」一句話，不覺得深深的歎了一口氣，倚枕支頤呆坐了一會。侍者送進飯來，他無心的看他來了，又走了。他又無心的端起水杯來正飲着，孝起也來了，一面問「怎麼樣？好一點麼？」一面便自己坐下。他沉思着答道：「不覺得好，頭更沉沉的了，送我到醫院去罷。」孝起道，「這個最好，但你爲何又改了意思了？」他用叉子輕輕的敲着盤子，微笑道，「爲病的緣故倒不至於，但我要解決一個大問題，打出一個思想的難關，軀殼交給人家照應去，讓出全副腦子來思索。」孝起笑着起身道：「你又來了，總是思想過度！也能，你自己收拾，我打電話叫車子送你去。」

看護取出了他口中的寒暑表，放下了窗簾，囑咐他靜靜的寧一寧神，便微笑着帶上門出去。這時室中沉

蔭，他覺得腦熱如焚，反身取了牀邊几上的水瓶，滿滿的飲了一瓶水，纔又臥下。閉上眼，耳中只聽得千樹風生，漸漸的昨夜的月下的湖光，又湧現眼前；他靈魂漸漸寧貼，昏昏沉沉的睡了一大覺。

醒來正是半夜，漆黑裏似乎一身在曠野之中，又似在高峯之上，四無依傍，周圍充滿了陰黑與虛涼。窗外葉上的雨聲，依然不止，頭已不痛了，只是倦極。他不能思索，只聽許多往事，流水般從他腦中過去。迷惘惆悵之中，到了天明，忽然雨止。

赤足起來捲上簾子，臥看朝陽從樹梢上來，一片一片的彩霞，絞綃一般的舒卷。橫在窗前的湖水，倦而不流，也似濃睡初醒，惺忪的眼波中，含漾着餘夢……

正懨然的看着，醫生已推門進來。看護抱着一大束花，和一本書，隨在後面。大家向他微笑，醫生近前來，摸了摸他的前額，問他作了什麼辛苦的事，他忸忸的將雨夜遊湖的事告訴了。醫生看着他笑了一笑，又在空中環視了一週，便點頭出去。

這時看護已將花插在瓶裏，捧來供在他的牀前，接過那張片子來，是孝起寫的：

「這束花帶去了幾個東西半球朋友的愛！大家都懸掛着你，願你在院不久。附上飲水詞一卷，供你消遣。我已告訴醫生了，你全愈時給我們一信，大家到院接你！」

他重新臥下，拿起書來，且不看着，只對着這無數濃紅的花瓣出神。

花香中，他看着淡綠色的牆壁，白漆的牀几，一室很簡單潔淨。太陽慢慢的移過窗櫺。他微微覺煖，放下書，掀開一層氈子，坐了起來，用鉛筆在一張明信片上寫幾個字：

「妹鑒：

昨得重陽節來書，極慰！數日內當大忙，或未能作長信，身心均安好，勿掛。

哥草」

按了鈴交給了看護，從此無言偃臥，至於夜間。

夜中熱度又高，看護聽見他嗚咽嚶語。進去一看，只見他頭垂在枕旁，夢中淚流滿面；喚醒了問時，他只強笑不語，那茫然的眼光，燒紅的雙臉，都看出他昏熱非常。看護默然的退了出去，同醫生進來，裝了冰袋，放在他額前，他腦冷心熱，昏然的失了知覺。

三天的模糊昏熱之中，他卻一靈不昧。他知道境由心生，便閉了目只當是母親時時刻刻坐在他的牀前，一念牢牢的噙住，到了第四天的早晨，他纔完全的清醒了。

只覺得同隔世一般，牀前堆滿了花和信——看護欣然的告訴他，這幾天之中他的朋友們怎樣不斷的探問，他自己怎樣的昏沉，如今可是大好了！他也十分喜悅，探身撥了撥几上重疊的信封，忽然中間一行瘦稜稜的字，觸了他的眼簾，連忙拿起拆開一看：

『星如兄：

一別十日，音問杳然，孝起纔函告我，你已病在醫院。當下即從鎮上趕來，正在你熱極之時，看護拒我入見。再三婉商，只從門隙中看你一眼。你睡容清減，而迷惘之中，神氣尙完。出院時一路嗟嘆，山上走了半天，摘得野花一束，和你牀前的濃豔的玫瑰及清麗的菊花，自然比不起；但的確是我自己秋風中辛苦尋來的，願他代我伴你慰你，看着你早早復原，切祝康健！

鍾梧』

他呆呆的拿着這一張紙，得了永久的勝利似的，簌簌的落下淚來。

晚上臨睡之前，他忽然悄然的對看護說，『推我的牀到窗前去罷；也不要放下簾子來，我要看一看星辰。』看護笑着依從了他。

病中的心情，本是易感的，他今夜對於天上萬靜中滴滴的光明，更不能不戀慕讚美。『假如地上沒有花

朵，天上沒有星辰，人類更不知寂寞到什麼地步！』他兩手交握着放在額上，從頭思索。太空穆然，衆星知道這青年人要在這末一夜的印證，完成了他永久的哲學，都無聲的端凝的揚光躍彩……四面繁花的溫香，暗中圍拂着，他參禪似的，肅然的過了一夜。

出乎意外的，醫生告訴他，明天早上便可出院了，他的朋友們預備了一個茶會，卻要在今夜來接的。他點首無語，『原該轉身出去迎接世界了，而這光明肅靜的光陰，何其太短！』

這天的下午，他起來將四面的窗簾都放下了，只留下面湖的一扇，要看晚霞。取出一捲紙，一管筆，拉過椅子來，便坐在窗前。

『鍾梧兄：

爲着你的一封書，我冒雨感病，我住院七天。只是一封書，何至使我如此。然而你的哲學，震撼了我的信仰，讀信之下，我進退無依。我本是一個富於悲觀思想的人，也曾從厭世主義裏，打過轉身。近兩三年來，纔彷彿認出了人生之真意義。無端你的幾百字飛來，語語投入我懷疑的心坎。感謝上帝！我以雨中之一走，病中的七日，重重的證實了我原來的與你相反的主義。現在的我，已是曠劫功圓，光滅心死！

鍾梧兄！待我來與你細細分割。

我接到你的信，反覆沉思了三日，第三日之夜，我無目的底冒雨出走。當時只爲寸心如焚，要略略的解除軀殼上的苦痛，不想大自然竟輕輕的從月光中逗露我以造化的愛育！——沉黑的雨中，我上了亭子，我猛望見對岸的一靈不滅的燈光，我如受棒喝！讓我來告訴你這燈光的歷史罷：湖岸上一個人家，只有母親和兒子。一夜母親暴病，這兒子半夜渡湖去請醫士，昏黑中竟墜水不返。悲痛欲絕的垂危的母親，在病榻上立下誓願，願世世代代，自那時起，夜夜在她窗口點着一盞燈，指示她兒子以隔湖的歸路。不論她的兒子以靈魂，或肉體歸來，這一盞燈是永永臨照的，——這故事已過百年了，我也是一夜遊湖，無意中聽

友人談到的。這兒子的形骸已沉泥土，母親的骨髓也已化灰塵；誰知這一盞百年來長明不熄的愛的燈光，竟救了那夜那時，立近懸崖已將墜落的我！

自此起此心定住，又猛覺到一身所在的亭子，也是友誼的愛的紀念建築——這故事你已知道，我不贅述——這茫茫的世界上，竟隨處留下了愛的痕跡！自此我如沉下酒池，如躍入氣海，如由死入生，又如由生入死。中夜以後，光景愈奇妙，苦雨之後，忽然明月滿天，造物者真切的在我面前，展開了一幅萬全的「宇宙的愛」的圖畫，那夜的湖山，清極，秀極，燦爛極，莊嚴極，造物者怎知我正在歧路徘徊，特用慧力來導引，使我印證，使我妙悟？因着金字塔，而承認埃及王，因着萬里長城，而追思秦皇帝。對於未曾目視的和我們一般的人物，以他們的工作的來印證，尙且深信不疑地讚美了他們的豐功偉烈；何況這清極，秀極，燦爛極，莊嚴極的宇宙，橫在眼前，量我們怎敢說天地是盲觸的，沒有絲毫造物的意旨？

我遊泛於自然的愛裏，月明下一片湖山，只我一人管領，我幾疑是已羽化登仙。直等到雲積雨來，纔又從沉黑中歸去，歸途中恍惚如夢。感謝上帝！這一瞥的光明，已抵我九年面壁！

我還不自足，拚卻七日讀書的光陰，來到此痛苦呻吟的世界裏，孝起知我爲潛心思索而來，他在送我到此的臨行之前，珍重的握我的手說：「願你有大定力！醫院中往往使人生煩惱，因爲目中所見，耳中所聞，無非呻吟痛苦」。鍾悟兄！豈知此中更見出人類的愛！不提人類便罷，提起人類，使我感泣！如你所說，我是生活美滿完全的人，不知人情甘苦。我爲着這一層更自十分歉愧，覺得有情溢乎詞的苦楚，因爲我沒有痛苦的經驗。慰安你，我評駁你，都不能使你心服。然而即是你的經驗，你所謂的二十三年的苦日子，也不能證明人類是不愛的！

先從宇宙說起罷，你說，「天地不仁，萬物芻狗」；然而爲何宇宙一切生存的事物，經過最不幸最痛苦的歷史，不死滅盡絕？天地盲觸爲何生山川？太空盲觸爲何生日月星辰，大氣盲觸爲何在天生雨雪雲

霞，在地生林木花草？無數盲觸之中，卻怎生流轉得這般莊嚴璀璨？依你說爲「盲觸」，不如依我說爲「化育」。科學家枯冷的定義，只知地層如何生成，星辰如何運轉，霜露如何凝結，植物如何開花，如何結果。科學家只知其所當然，而詩人，哲士，宗教家，小孩子，卻知其所所以然！世界是一串火車，科學家是車上的司機，他只知只顧如何運使機力，載着一切衆生，向無限的前途飛走。詩人，哲士，宗教家，小孩子卻如同乘客，雖不知如何使這龐然大物不住的前進，而在他們怡然對坐之中，卻透澈的了解他們的來途和去路。科學家說了枯冷的定義，便默退拱立；這時詩人，哲士，宗教家，小孩子却含笑向前，合掌叩拜，歡喜讚歎的說：「這一切只爲着『愛』！」

慚愧我沒有什麼精深的理解，來燃起你的死灰，我只追根溯源，從我入世的第一步着想，就已點着了熊熊的心靈之火！病中昏沉三日，覺得母親無一刻離我身旁，不絕的愛絲纏繞之中，鍾梧兄，就是從此我深深的承認了世界是愛的，宇宙是大公的，因爲無論何人，都有一個深懸極愛他的母親。

我的環境和你的不同，說別的你或不懂，而童年的母愛的經驗，你的卻和我的一般。自此推想，你就可了解了世界。茫茫的大地上，豈止人類有母親？凡一切有知有情，無不有母親。有了母親，世上便隨處種下了愛的種子。於是溪泉欣欣的流着，小鳥欣欣的唱着，雜花欣欣的開着，野草欣欣的青着，走獸欣欣的奔躍着，人類欣欣的生活着。萬物的母親彼此互愛着；萬物的子女，彼此互愛着；同情互助之中，這載着衆生的大地，便不住的紆徐前進。懿哉！宇宙間的愛力，從茲千變萬化的流轉運行了！

這條理，恐怕你也不忍反對。——十歲以前的你，是天真未漓的，十歲以後的你是昏昧墮落的。鍾梧兄！我敢如此說！你爲着要扶持你的人生哲學，即能使你理論動搖的天性之愛，竟忍心害理不去回想追求，只用「幾乎忘了」一語，輕輕遮掩過去。然而你用了萬牛回首之力，也只能說到「忘了」兩字，不敢直斥爲「沒有」！可憐的朋友，你已戰敗了！

固然的，天性之愛，我所身受的，加倍豐富濃厚；而放眼塵世，與我相似的，又豈乏其人？在院的末三日，我憑窗下望，看見許多的父母，姑姨，伯叔，兄弟，姊妹，朋友，來探視他們病中的闊切的人。那些病勢較重的人的親屬，茫然的趨進進出。雖然憂喜不一，而死生一髮之間，人類不能作絲毫之虛假，愛感於心，如嚮斯應。我看那焦惶無主的面龐，淚隨聲墮的樣子，更使我遽然驚悟，遍地球上下千萬年，人同此心，心同此理，鍾梧兄！誰道世界是不愛的！

感謝你的又一封書，繫鈴解鈴。我知道你的人生哲學是枯冷的，又與我只是三日的新交！你便不來，也不為負我。然而你又何必「當下即從鎮上趕來」？何必「出院時一路嗟歎」？何必「秋風中辛苦奔走」？你既痛恨虛假的人類，你必不肯也不屑做那「當面輸心背面笑，翻手作雲覆手雨。」的自欺欺人的事。你來時不自知，歎時不自覺。可憐的朋友，我替你說了罷，你縱矯情，卻不能泯滅了造物者付與你的對於朋友的愛。

因此，假如世界是盲觸的，是不愛的，你於世界有何意思？便單生你一人在世上，天不降雨露，地不生五穀，洪水猛獸來圍困侵逼，山巔地穴去攀走飄流，世界也不為負你。然而你竟安穩穩的，有工可作，有書可讀的過了二十三年。我說這話，不免有殘忍的嫌疑。然而你試平心靜氣的回想，不是世界上隨處有愛，隨處予人以生路，你的脆弱的血肉之軀，安能從劍林刀雨的世界中，保持至於今日呢？

再退一步，辯論至此，已如短兵相接！縱使世界如你所說，是劍林刀雨淋漓刺人的世界；而因着還有一個鋒鏑餘生的我，便仍舊不能證明他是完全不愛的。一日有我在，一日你的理論便不能成立，我要化身作一根砥柱，屹立在這苦海的亂流中，高歌頌揚這不完全的不愛！

再退一步，已是退無可退，縱使我的理論完全是假的，你的理論完全是真的，為着不忍使衆生苦中加苦，也寧可叫你棄你的真來就我的假。不但你我應當如此信，而且要大聲疾呼的勸衆生如此信。

我的朋友！你的理論也不是完全可以棄置的，自私自利的制度階級，的確已在人類中立下牢固的根基。然而如是種種，均由不愛而來。斬情絕愛，忍心害理的個人，團體，和國家，正鼓勵着向這毀滅世界底目的上奔走。而你在迸出血淚之後，僅僅退守飯碗主義，在虛偽殘忍的人類中，只圖救自己於飢渴死亡，這豈是參透一切的你所應做的卑怯的事！

攜起手來罷，青年有爲的朋友！願與你一邊流迸着血淚，一邊肩起愛的旗幟，領着這一當面輸心背面笑，翻手作雲覆手雨」的人類，在這荆棘遍地的人生道上，走回開天闢地的第一步上來！

我的話到此已盡！你試自向第一步心中去印證，可知是千真萬實，沒有半句虛假。七日的思想瀟過了秋雨滴瀝之夜，秋風撼窗之夜，星辰滿天之夜，皓月當空之夜，夢影憧憧之夜，對花讀信之夜。自問自答，自證自疑，心潮幾番漲縮起落，僅而得此，請你不要當作自欺欺人的話語看！

現在再來回答你的一句枝節的話，寧可我愛天下人是三年前一時有感而作。孝起何時拿去，我竟然不知，以致呈露於你的眼前，這是我極引以為悲惋歉仄的事。那篇不成文字，也更不是詩——是我的不幸，是天下人的不幸——願你忘了他。至於說對我的了解，竟是言人人殊，那更不足為怪，連我都未曾十分了解我自己。我只是赤子之心，笑啼間作。你既是從活潑坦易方面認得我，就請你從這一方面認識我到底。

明天回校去了，盼望不久能和你相見！

星如

這時湖面已漾着霞光，——他靜沉沉的疊起這幾張紙來，放在袋裏，眼光直穿出霞外。夕陽要下去了，要從東半球他屋前的樹杪上來，照見他的一切親愛的人！他凝望着天末，明天起要重新忙碌了，他決意在這時把妹妹的信也寫完：

「妹妹：

我病了七天，現在已經全愈，明天便出院了。病中未曾寫信，我不願以目前的小疾，累我的雙親和妹妹，數萬里外月餘日後的憂思。

重讀你的信一遍，妹妹！我心已碎。生平厭惡「心碎」「腸斷」這類被人用濫的名詞，而爲着直覺，爲着貫穿天地的大愛，我不肯違心，不惜破二十年的舊例，今朝用他一遭！

誠然，母親不是我一個人的，往玄裏說，也不是我們兩個人的，是天下人的。你不許我隨便使她受感觸，妹妹，我甘作囚人，你爲獄吏，我願屈服於你的權威之下，奉你的話爲金科玉律，天經地義！往者不可諫，題起來，我要迸出痛悔的淚，然而又豈是得已！

「去國之音哀以思，」叔叔責我太無男子氣，我何嘗不也覺得羞愧？然而我的去國，不是譴逐，不是一放流，是我自己甘心情願，爲求學而去的。白衣如雪的登舟之日，送者皆自巖而返，我不曾流下一滴眼淚！我反覆讀了叔叔的「去國剛三月」之語，更了解了自已。足見我原不是喜歡寫這類文字的，去國以後之音，纔哀以思。然而去國之前的我的生活，與去國之後的我的生活，至多只有一兩分的更變，所不同的，就是離了雙親。

惟其如此，這男子氣纔拋擲得有價值，纔拋擲得對得起天地萬物，嬰兒上帝。雙親呵！我深幸二十年來，在萬事上作剛強的大丈夫，珍重的留下這一段氣概，爲你們拋擲！

爲着雙親，失了男子氣。妹妹，我願普天下男子都將這一段氣概拋擲了罷！我發這絕叫時，我聽得見神靈讚歎，我看得見天地萬物，在我足下俯伏低頭！

雖然是可以剖肝瀝膽，究竟如你所說，不應使雙親傷心。我每次寫信，總是十分小心謹慎，而真性情如洪水，往往沒過我的筆端，我自恨爲何自己不能控制！——我要說我想家，寫得太真切了，一定使雙親

深深的受了激觸。要說我不想家，雙親一定不信，或反疑到我不言的幕後，有若干的感傷。幾番停筆躊躇，至終反寫上些陳陳相因遊子思家的套話，我的心從來那有如此的百轉千迴過？你只以為我任意揮毫，我的苦心有誰知道？也許只有母親能夠知道罷，我反覆地讀她的來信，看她前後字句之中，往往矛盾，往往牽強，處處發現了與我同經驗的痕跡，自慰我的言語中，含蓄着無限淒黯的意緒，最親密的話，竟說到最漠然的地步。然而，妹妹，究竟彼此都瞞不住，我知母親，母親知我，——彼此都能推測得到呵！前日病中臥讀飲水詞，看到「關心芳字淺深難！」及「不禁辛苦況相關？」等句，見得我跳將起來！古人的詩詞，深刻處那有一字虛設？不過應用於天性方面，我卻是第一人！

在最美的環境之中，時時的懷念最親愛的人，零碎的抒情文字，便不由自主地續續產生了。淒惻的情緒，從心中移到了紙上，在我固然覺得舒解了蘊結的衷腸。而從紙上移到雙親的心中時，又起了另一番衷腸的蘊結。在聰明正直的妹妹前，我自知罪無可逭，我無可言說，從今後，只願你能容我改過自新！

你也許更要說我太柔情了，怎知和你的信同時放在桌上的一個朋友的信，還說到人家批評我孤冷呢！我難道有二重人格？我只是我，隨着人家說去，無論是攻擊，是讚揚，我都低頭不理。我靜默的接受任何種批評，我自以為是謙恭，而夷然不顧的態度中，人家又說我驕傲。然而我并不求人們的諒解！天文家擡頭看着天行走，他神移目奪於天上的日月星辰，他看不見聽不見人世間的一切，在他茫然仰天的步履之中，或許在人間路上，衝撞踐踏了路人，起了路人的怨懟，然而專注的他，又豈……

我應許你的琴兒，自然不至於失約。你的芳辰近了！我祝你在那天晨光晴朗，花香鳥語之中，巾幘飄揚的拜過雙親之後，轉身便來開視你萬里外的哥哥珍重贈送的禮物！妹妹，我如和你一般具有音樂的天才，則退隱的時間內，更不嫌寂寞了。病中七日，日日不同，夜夜不同，度盡了星月風雨。我心中無限柔靜與悲哀的意緒，更託與琴絲。而自去國後，就沒有像你的這麼一個人，能低頭舒腕，在我窗前揮奏！天

下家人骨肉的結合，完全的何止千萬？而我們的家庭，對於我，似乎特別的自然而奇妙，然而也……只換了「別離」兩字！不許再說了，上帝助我！我須揮去額前的幻想，結束了縹渺的生涯，奮然轉身，迎接工作……」

的確底，斜陽已成碧，要再寫時也看不見了。他猛然的站起來，左手握着右腕，低頭看着几上沒有寫完的信，似乎想續下去，——一轉念，下了決心，忽然將手中的一枝金管的筆，激箭似的從窗內擲將出去。自己驚覺時，已自太晚！那枝數年來助他發揮思想的筆兒，在一逝不返的空間路上，閃閃的射出留戀的金光之後，便驚鴻似的無聲的飛入湖裏，漾起了幾圈溶溶的波紋——

他最後的寫不出的文字，已宛轉縈迴的寫在水上了！波紋漸漸平了，化入湖水。他仍癡立窗前不動，湖上被碧霞上下遮住的一抹夕陽，作意的粲然淒豔。霞光中，一輛敞蓬的汽車，繞着湖岸，對着他緩馳而來。車上彷彿坐滿了人，和司機並坐，向着樓窗揮手的黑髮的青年，似乎便是孝起。

「生命路上英勇的同伴，已從明光中攜手來迎接了！」——他忽然如受日的雪人一般，無力的坐了下去，雙手抱着頭兒，起了無名的嗚咽。

竟於一九二四年，一月，青山大風雨之夕。

別後

冰心

舅母和他送他的姊姊到車站去。他心中常常摹擬着的離別，今天已臨到了。然而舅母和姊姊上車之後，他和姊姊隔着車窗，只流下幾點泛泛的眼淚。

回去的車上，他已經很坦然的了，又像完了一件事似的。到門走入東屋，本是他和姊姊兩個人同住的小屋子。姊姊一走，她的東西都帶了去，顯得寬綽多了。他四下裏一看，便上前把糊在玻璃上，代替窗簾的，被爐烟薰得焦黃的紙撕了去，窗外便射進陽光來。平日放在窗前的幾個用藍布蒙着的箱子，已不在了，正好放一張書桌。他一面想着，一面把窗臺上許多的空瓶子都檢了出去。——這原是他姊姊當初盛生髮油雪花膏之類的——自己掃了地，端進一盆水來，挽起袖子，正要抹桌子。王媽進來說，『大少爺，外邊有電話找你呢，』他便放下抹布，跑到客室裏去。

『誰呀？』

『我是永明，你姊姊走了麼？』

『走了，今天早車走的。』

『我想請你今天下午來玩玩。你姊姊走了，你必是很悶的，我們這里很熱鬧……』

他想了一會子。

『怎麼樣？你怎麼不言語？』

『好罷，我喫完飯就去。』

『別忘了，就是這樣，再見。』

他掛上耳機，走入上房，飯已擺好了。舅母和兩個表弟都已坐下。他和舅母說下午要到永明家裏去，舅母只說，『早些回來。』此外，飯桌上就沒有聲響。

飯後待了一會子，搭訕着向舅母要了車錢，便回到自己屋裏來。想換一件乾淨的長衫，開了櫃子，卻找不着；只得套上一件袖子很瘦很長的馬褂，戴上帽子，匆匆的走出去。

他每天上學，是要從永明門口走過的。紅漆的大門，牆上露出灰色石片的樓瓦，但他從來沒有進去過。

到了門口，因為他太矮，按不着門鈴，只得用手拍了幾下，半天沒有聲息。他又拍了幾下，便聽得汪汪的小狗的吠聲，接着就是永明的笑聲，和急促的皮鞋聲到了門前了。

開了門，僕人倒站在後面，永明穿着一套櫻色絨繩的短衣服，抱着一隻花白的小哈巴狗。看見他就笑說，『你可來了，我等你半天！』他說，『那有半天？我喫過飯就來的。』一面說，兩人拉着便進去。

院子裏砌着幾個花臺，上面都覆着茅草。牆根一行的樹，只因冬天葉子都落了，看不出是什麼樹來。樓前的葡萄架也空了。到了架下，走上臺階，先進到長廊式的甬道裏。牆上嵌着一面大鏡子，旁邊放着幾個衣架。

永明站住了，替他脫下帽子，掛在鉤上，便和他進到屋裏去。

這一間似乎是客室，壁爐裏生着很旺的火。爐臺上放着一對大磁花瓶，插滿了梅花。靠牆一行紫檀木的椅桌。回過頭來，那邊窗下一個女子，十七八歲光景，穿着淺灰色的布衫，青色裙兒，正低頭畫那鋼琴上擺着的一盆水仙。旁邊一個帶着輪子的搖籃正背着他。永明帶他上前去，說，『這是我的三姊瀾姑。』他欠了欠身。瀾姑看着他，略一點頭，仍去畫她的畫。永明笑道，『你等一等，我去知會我們那位了事的小姐去！』說着便開了左方的門，向後走了。

他只站着，看着壁上的字畫，又看瀾姑。側面看去。覺得她很美，橢圓的臉，秋水似的眼睛。作畫的姿勢，極其閒散，左手放在膝上，一筆一筆慢慢的描，神情蕭然。

他看着忽然覺得奇怪，她畫的那盆水仙，卻是已經枯殘了的，他不覺注意起來。——瀾姑如同不知道屋裏有人似的，仍舊蕭然的畫她的畫。

後面聽見笑聲，永明端着一碗漿糊，先走進來。後面跟着一個女子，穿着青蓮紫的綢子長袍，襟前繫着一條雪白的圍裙，手裏握着一大捲的五色紙。永明放下碗，便道，「這是我的二姊宜姑。」他忙鞠躬。宜姑笑着讓他坐下，一面挽起袍袖，走到窗前，取了一把裁紙刀；一面笑道，「我們要預備些新年的點綴品，你也來幫我們的忙罷。」她自己便拉過一張椅子來，坐在中間長圓桌的旁邊。

他忸怩的走過去，站在桌前。永明便將宜姑裁好了的紙條兒，紅綠相間的黏成一條很長的練子。他也便照樣的做着。

宜姑閒閒的和他談話。他覺得她那紫衣，正襯她嫩白的臉。頰上很深的兩個笑渦兒。濃黑的頭髮，很隨便的挽一個家常髻。她和瀾姑相似處，就是那雙大而深的眼睛，此外竟全然是兩樣的。——他覺得從來不曾見過像宜姑這樣美麗溫柔的姊姊。

永明喚道，「瀾小姐不要儘着畫了，也來幫我們！」瀾姑只管低着頭，說，「你黏你的罷，我沒有工夫。」宜姑看着永明道，「你讓她畫罷，我們三個人做，就發了。」回頭便問他，「聽說你姊姊走了，誰送她去的？」他連忙答應說，「是我舅舅送她去，等她結婚以後，舅舅就回來的。」永明笑問，「早晨你哭了麼？」他紅了臉只笑着。宜姑看了永明一眼，微微的一笑，笑裏含着禁止的意思。

他不覺感激起來。但永明這一句話，在他並沒有什麼大刺激，他便依舊黏着紙練子。搖籃裏的嬰兒，忽然哭了，宜姑連忙去挪了過來，放在自己座旁。他看見裏面臥着的孩子，用水紅色的小

被裹着，頭上戴一頂白絨帶纓的小帽，露出了很白的小臉。永明笑說，「這是娃娃，你看他胖不胖？」他笑着點一點頭。——宜姑口裏輕輕的唱着，手裏只管裁紙花，足卻踏着搖籃，使他微微動搖。

他忽然想起，便低低的問道，「你的大姊呢？」永明道，「我沒有大姊。」他看了宜姑又看瀾姑，正要說話，永明會意，便說：「我們弟兄姊妹在一塊兒排的，所以我有大哥，二姊，三姊，我是四弟——娃娃是哥哥的女兒。」

娃娃的頭轉側了幾下，便又睡着了。他注目看着，覺那小樣兒非常的可愛，便伸手去摩她嫩紅的面頰。娃娃的眼皮微微的一動，他連忙縮回手去，宜姑看着他溫柔的一笑。

一個僕婦從外面進來，說，「二小姐，老太太那邊來了電話了，」宜姑便站起。走了出去。

永明笑道，「我們這位二小姐，就是一位宰相。上上下下的事，都是她一手經理。母親又寵她……」瀾姑正洗着筆，聽見便說：「別怪母親寵她，她做事又周全又痛快，除了她，別人是辦不來的！」永明笑道，「你又向着她了！我不信我就不會接電話，更不信我們一家子捧鳳凰似的，只捧着她一個！」瀾姑擡頭看着永明說：「別說昧心話了，難道你就不捧她？去年她病在醫院裏，是誰哭的一夜沒有睡覺來着？」——永明笑道，「我不知道——不要提那個了，我看除了她之外，也沒有一個人能得你的心悅誠服……」

宜姑進來了，笑向瀾姑說：「外婆來了電話，說要接母親和我們兩個今晚去吃飯。我說嫂嫂不在家，娃娃沒人照應，母親說叫你跟着去呢。」瀾姑皺眉道：「我不喜歡去！外婆倒罷了，那些小姐派的表姊妹們，我實在跟她們說不到一塊兒！」宜姑笑道：「左右是應個景兒，誰請你去演說？一會兒琴姊和翠姊要親自來接的。」永明忙問，「請我了沒有？」宜姑道，「沒有。」永明笑道：「我一定問問外婆去，一到了請吃飯，就忘了我；到了我們學校裏開遊藝會，運動會，怎麼不忘了問我要入場券？……」瀾姑道：「既如此，你去罷。」永明道：「人家沒有請我，怎好意思的！就是請我，我也不去，今晚我自己還請人喫飯呢！」說着便看他一笑。

宜姑又問：『妹妹，你倒底去不去？』瀾姑放下筆，伸一伸懶腰，抱膝微笑道，『忙什麼的，她們還沒來呢。』宜姑道：『等到她們來，豈不晚了，母親又要着急的。』瀾姑慢慢的說：『那你爲什麼不去？』宜姑坐下，仍舊剪着紙，一面說，『我何曾不想去？娃娃的奶媽子又是新來的，交給她不放心。而且這兩天往往有送年禮的，那一家的該收下，那一家的該璧回，你自己想如能了這些事，我就樂得去，你就留在家裏，享你的清福。』瀾姑想了一想，道，『這樣還是我去罷，』宜姑笑道：『是不是！你原是名士小姐的角色，還是穿上衣服，在母親身旁一坐，比甚麼都舒服……』

娃娃又哭了，這回眼睛張得很大，笑得也很急促。宜姑看一看手錶，俯下去親一親她，說，『真的，忘了叫娃娃喫奶了，別哭，抱你找奶媽去。』一面輕輕的將娃娃連被抱起，這時奶媽子已經進來，宜姑將娃娃遞給她，替她開了門，說，『到娃娃屋裏去罷，別讓她多喫了。』奶媽子連聲答應着，就帶上門出去。

話說未了，外面人來報道，『老太太那邊兩位小姐來了。』宜姑連忙脫下圍裙，迎了出去。——他十分瑟縮，要想躲開，永明笑道，『你怕什麼？我們坐在琴後，不理她們就是了。』說着兩個人從長椅上提過兩個靠枕，忙跑到琴後抱膝坐下。

她們一邊說笑着進來，琴後望去不甚真切，只彷彿是兩個頭髮燙得很卷曲，衣服極華麗的女子。又聽得瀾姑也起來招呼了。她們走到爐邊，伸手向火，一面笑說，『宜妹今天真俏皮呵！怎麼想開了穿起這紫色的衣服？』宜姑笑道，『可不是，母親替我做的，因爲她喜歡這顏色。去年做的，這還是頭一次上身呢。』一面忙着按鈴叫人倒茶。

那個叫翠姊的走到琴前，——永明搖手叫他不要作聲，——拿起瀾姑的畫來看，回頭笑道，『瀾妹，你怎麼專愛畫那些頹敗的東西？』瀾姑只管收拾着畫具，一面說，『是呢，人家都畫，我就不畫了，人家都不畫的，我才畫呢！』翠姊也走過來，說，『你的脾氣還是不改——上次在我們家裏，那位曾小姐要見你，你爲什

麼不見她？」瀾姑道：「但至終也見了呵！」琴姊笑說，「她以後對我們評論你了。」瀾姑擡頭道，「她評論我什麼？」琴姊過來倚在琴姊肩上，笑說，「說了你別生氣！」她說你真是滿可愛的，只是太猖傲一點。」琴姊道，「論她的地位，她又是生客，你還是應酬她一點好。」瀾姑冷笑道：「猖傲？可惜我就是這樣的猖傲麼！她說我可愛，謝謝她！人說我不好，不能貶損我的價值；人說我好，更不能增加我的身分！我生來又不會說話，我更犯不着爲她的地位去應酬她……」

琴和翠相視而笑。宜姑端過茶來，笑說，「姊姊們不要理她，那孩子太矯癆了，母親在樓上等着你們呢。」她們端起杯來，喝了一口，就都上樓去。

永明和他從琴後出來，永明笑道：「瀾小姐真能辯論呵！連我聽着都覺得痛快！那位曾小姐我可看見了，這種妖妖調調的樣子，我要有三個眼睛，也要挖出一個去！」宜姑看了永明一眼，回頭便對瀾姑說，「妹妹，不要太立厓岸了，同在人家作客，何苦來……」瀾姑站了起來說，「我不怪別人！只是琴二位太氣人了，好好的又提起那天的事作什麼？那天我也沒有得罪她，她們以爲我聽說人批評我驕傲，我就必得應酬她們，豈知我更得意！」宜姑笑道：「得了，上去打扮罷。母親等着呢。」瀾姑出去，又回來，右手握着門鈕，說，「今天熱得很，我不穿皮襖，穿駝絨的罷。」宜姑一面坐下，拿起疊好的五色紙來，用針縫起，一面說，「可別凍着玩，穿你的皮襖去是正經！」瀾姑說，「不，外婆屋裏永遠是煖的。只是一件事，我不穿我那件藕合色的，把你的那件魚肚白的給我罷。」宜姑想了一想道，「在我窗前的第二層櫃裏呢，你要就拿去罷——只是太素一點了，外婆不喜歡的。」說完又笑道：「只要你樂意就好，否則你今天又不痛快。」永明笑道，「你要盼望她顧念別人，就不對了，她是「拔一毛利天下而不爲」的！」瀾姑冷笑道，「我便是楊朱的徒弟，你要做楊朱的徒弟，他還不要你呢！」說着便自己開門出去了。

宜姑目送着她出去，回頭對永明說，「她脾氣又急，你又愛逗她……」永明連忙接過來說，「說得是呢。」

她脾氣又急，你又總順着她，慣得她菩薩似的，只拿我這小鬼出氣！」宜姑笑道：「罷了！成天爲着給你們勸架，落了多少不是！」一面拿起剪刀來，在那些已經好的紙上，曲折的剪着，慢慢的伸開來，便是一朵朵很燦爛的大繡毯花。

這時桌上的紙已盡，永明說，「都完了，我該登山爬高的去張羅了！」一面說便挪過一張高椅來，放在屋角，自己站上，又回頭對他說，「你也別閒着，就給我傳遞罷！」他連忙答應着，將那些紙練子，都拿起掛在臂上，走近椅前。宜姑過來扶住椅子，一面仰着臉指點着，椅子漸漸的挪過四壁，紙練子都裝點完了。然後宜姑將那十幾個花毯，都懸在紙練的交結處，和電燈的底下。

永明下來，兩手又着看着，笑道，「真輝煌，電燈一亮，一定更好……」這時聽得笑語雜沓，從樓上到了廊下，宜姑向永明道，「你們將這些零碎東西收拾了罷，我去送她們上車去。」說着又走出去。

他們兩個忙着將桌上一切都挪開了，從琴後提過那兩個靠枕來，坐在爐旁，宜姑已抱着小狗進來，永明又起來，替她拉過一張大沙發，說，「事情都完了，你也該安生的坐一會子了。」宜姑笑着坐下，她似乎倦了，只懶懶的低頭撫着小狗，暫時不言語。

天色漸漸的暗了下來，爐火光裏，他和永明相對坐着，談得很快樂。他尤其覺得這閃閃的光焰之中，映照着紫衣絳頰，這屋裏一切，都極其綿密而溫柔。這時宜姑笑着問他，「永明在學校裏淘氣罷？你看他在家裏跳盪的樣子！」他笑着看着永明說，「他不淘氣，只是活潑，我們都和他好，」永明將頭往宜姑膝上一倚，笑道，「你看如何？你只要找我的錯兒。可惜找不出來！」宜姑摩擦着永明的頭髮，說，「別得意了！人家客氣，你就居之不疑起來。」

這時有人推門進來，隨手便將幾盞電燈都捻亮了。燈光之下一個極年輕的婦人，長身玉立。身上是一套淺藍天鵝絨的衣裙，項下一串珠鍊，手裏拿着一個白狐手籠。開了燈便笑道，「這屋裏真好看，你們怎麼這樣安

靜？——還有客人。」一面說着已走到爐旁，永明和他都站起來。永明笑說，「這是我大哥永琦的夫人，琦夫人今天省親去了一天。」他又忸怩的欠一欠身。

宜姑仍舊坐着，拉住琦夫人的手，笑說，「夫人省親怎麼這早就回來？你們這位千金，今天真好，除了喫就是睡，這會子奶媽拌着，在你的屋裏呢。」琦夫人放下手籠，一面也笑說，「我原是打電話打聽娃娃來着，他們告訴我，娘和瀾妹都到老太太那邊去了，我怕你悶，就回來了。」

那邊右方的一個門開了，一個僕人垂手站在門邊，說，「二小姐，晚飯開好了，」永明先站起來，說，「做了半天工，也該喫飯了，」又向他說，「只是家常便飯，不配說請，不過總比學校的飯菜好些。」大家說笑着便進入餐室。

餐桌中間擺着一盆水仙花，旁邊四付匙箸。靠牆一個大玻璃櫃子，裏面錯雜的排着掛着精緻的杯盤。壁上幾幅玻璃框嵌着的圖畫，都是小孩子，或睡或醒，或啼或笑。永明指給他看，說，「這都是我三姊給娃娃描的影神兒，你看像不像？」他擡頭仔細端詳說，「真像！」永明又關上門，指着門後用圖釘釘着的。一張白橡皮紙，寫着碗大的「靠天喫飯」四個八分大字，說，「這是我寫的。」他不覺笑了，就說，「前幾天習字課的李老師，還對我們誇你來着，說你天分高，學那一體的字都行。」這時宜姑也走過來，一看笑說，「我今天早起才摘下來，你怎麼又釘上了？」永明道，「你摘下來做什麼？難道只有瀾姑畫的胖孩子配張掛？誰不是靠天喫飯？假如現在忽然地震，管保你飯喫不成！」琦夫人正在餐桌邊，推移着盤盃，聽見便笑道，「什麼地震不地震，過來喫飯是正經。」一面便拉出椅子來，讓他在右首坐下。他再三不肯。永明說，「客氣什麼？你不坐我坐。」說着便走上去，宜姑笑着推永明說，「你怎麼越大越沒禮了！」一面也只管讓他，他只得坐了。永明和他并肩。琦夫人和宜姑在他們對面坐下。

只是家常便飯，兩湯四肴，還有兩碟子小菜，卻十分的潔淨甘香。桌上隨便的談笑，大家都覺得快樂，只

是中間連三接四的僕人進來回有人送年禮。宜姑便時時停箸出去，寫回片，開發賞錢。永明笑說，「這不是靠天喫飯麼？天若可憐你，這些人就不這時候來，讓你好好的喫一頓飯！」琦夫人笑說：「人家忙得這樣，你還拿她開心！」又向宜姑道，「我喫完了，你用你的飯，等我來罷。」末後的兩次，宜姑便坐着不動。

飯後，淨了手，又到客室裏。宜姑給他們端過了兩碟子糖果，自己開了琴蓋，便去彈琴。琦夫人和他們談了幾句，便也過去站在琴邊。永明忽然想起，便問說，「大哥寄回的那本風景畫呢？」琦夫人道，「在我外間屋裏的書架上呢，你要麼？」永明起身道，「我自己拿去，」說着便要走。宜姑說，「真是我也忘了請客人看畫本。你小心不要攪醒了娃娃。」永明道，「她在裏間，又不礙我的事，你放心！」一面便走了。

琴側的一圈光影裏：宜姑只悠暇的彈着極低柔的調子，手腕輕盈的移動之間，目光沉然，如有所思。琦夫人很嬌慵地，左手支頤倚在琴上，右手弄着頂下的珠練，兩個人低低的談話，時時微笑。

他在一邊默然的看着，覺得琦夫人明眸皓齒，也十分的美，只是她又另是一種的神情，——等到她們偶然一回過頭來，他便連忙擡頭看着壁上的綵結。

永明抱着一個大本子進來，放在桌上說，「這是我大哥從瑞士寄回來的風景畫，風景真好！」說着便拉他過去，一齊俯在桌上，一版一版的往下翻。他見着每版旁都註着中國字，永明說，「這是我大哥翻譯給我母親看的，他今年夏天去的，過年秋天就回來了。你如要什麼畫本，告訴我一聲。我打算開個單子，寄給他，請他替我採辦些東西呢。」他笑着，只說，「這些風景真美，給你三姊作圖畫的藍本也很好。」

聽見那邊餐室的鐘，鏗鏘的敲了八下。他忽然驚覺，該回去了！這溫暖甜適的所在，原不是他的家。這時那湫湫黯黯的屋子，以及舅母冷淡的臉，都突現眼前，姊姊又走了，使他實在沒有回去的勇氣。他躊躇片晌，只無心的跟着永明翻着畫本……至終他只得微微的歎了一口氣，站起身來，說，「我該走了，太晚了家裏不放心。」永明拉住他的臂兒，說，「怕什麼，看完了再走，才八點鐘呢！」他說，「不能了，我舅母吩咐過的。」

宜姑站了起來，說，「倒是別強留，寧可請他明天再來。」又對他說，「你先坐下，我吩咐我們家裏的車送你回去。」他連忙說不必，宜姑笑說，「自然是這樣，太晚了，坐街上的車，你家裏更不放心了。」說着便按了鈴，自己又走出甬道去。

琦夫人笑對他說，「明天再來玩，永明在家裏也悶得慌，橫豎你們年假裏都沒有事。」他答應着，永明笑道，「你肯再坐半點鐘，就請你明天來。否則明天你自己來了，我也不開門！」他笑了。

宜姑提着兩個蒲包進來，笑對他說，「車預備下了，這兩包果點，送你帶回去。」他忙道謝，又說不必。永明笑道，「她拿母親還沒過目的年禮做人情，你還謝她呢，趁早兒給我帶走！」琦夫人笑道，「你真是張飛請客，大呼大喊的！」大家笑着，已出到廊上。

琦夫人和宜姑只站在階邊，笑着點頭和他說，「再見。」永明替他提了一個蒲包，小哈巴狗也搖着尾跳着跟着。門外車上的雨盞燈已點上了。永明看着放好了蒲包，圍上氈子，便說，「明天再來，可不能放你早走！」他笑道，「明天來了，一輩子不回去如何？」這時車已拉起，永明還在後面推了幾步，才喚着小狗回去。

他在車上聽見掩門的聲音，忽然起了一個寒噤，樂園的門關了，將可憐的他，關在門外！他覺得很恍惚，很悵惘，心想：怪不得永明在學校裏，成天那種活潑笑樂的樣子，原來他有這麼一個和美的家庭！他冥然的回味着這半天的經過，事事都極新穎，都極溫馨……

車已停在他家的門外，板板的黑漆的門，橫在眼前。他下了車，車夫替他提下兩個蒲包，放在門邊。又替他敲了門，便一面拭着汗，拉起車來要走。他忽然想應當給他賞錢，按一按長衫袋子，一個銅子都沒有，躊躇着便不言語。

裏面開了門，他自己提了兩個蒲包，走過漆黑的門洞。到了院子裏，略一思索，便到上房來。舅母正抽着水煙，看見他，有意無意的問，「付了車錢麼？」他說，「是永明家裏的車送我來的。」舅母忙叫王媽送出賞

錢去。王媽出去時，車夫已去遠了，——舅母收了錢，說他糊塗。

他沒有言語，過了一會，說，『這兩包果點是永明的姊姊給我的——留一包這里給表弟們喫罷。』他兩個表弟聽說，便上前要打開包兒。舅母攔住，說，『你帶下去罷，他們都已有了。』他只得提着又到廂房來。

王媽端進一盞油燈，又拿進些碎布和一碗漿糊，坐在桌子對面，給他表弟們黏鞋底，一邊和他作伴。他呆呆的坐着，望着這盞黯黯的燈，和王媽困倦的臉，只覺得心緒潮湧。轉身取過紙筆，想寫信寄他姊姊，他沒有思索，便寫：

『親愛的姊姊：

你撇下我去了，我真是無聊。我真是傷心！世界上只剩了我，四圍都是不相干的冷淡的人！姊姊呵，家庭中沒有姊妹，如同花園裏沒有香花，一點生趣都沒有了！親愛的姊姊，紫衣的姊姊呵！……』

這時他忽然憶起他姊姊是沒有穿過紫衣的，他的筆兒不覺頹然的放下了！他目前突然湧現了他姊姊的黃瘦的臉，顴骨高起，無表情的近視的眼睛。行前兩三個月，匆匆的趕自己的嫁衣，只如同替人作女工似的，不見一煩惱，也沒有喜歡。她的舉止，都如幽靈浮動在夢中。她對於任何人都很漠然，對他也極隨便，難得牽着手說一兩句喚問寒暖的話。今早在車上，呆呆的望着他的那雙眼睛，很昏然，很木然，似乎不解什麼是別離，也不推想自己此別後的命運……

他更呆了，眼珠一轉，看見了紫衣的姊姊！雪白的臂兒，燦然的笑頰，澄深如水的雙眸之中，流泛着溫柔的愛……這紫衣的姊姊，不是他的，原是永明的呵！

他從來所絕未覺得的：母親的早逝，父親的遠行，姊姊的麻木，舅家的淡漠，這時都兜上心來了！——就是這一切，這一切，深密縱橫的織成了他十三年灰色的生命！

他慢慢將筆兒靠放在墨盒蓋上。呆呆的從潤溼的眼裏，凝望着燈光。覺得焰彩都暈出三四重，不住的凄顫

——至終他淚落在紙上。

王媽偶然擡起頭來看見，一面仍舊理着碎布，一面說，『你想你姊姊了！別難過，早些睡覺去罷，要不就找些東西玩玩。』他搖着頭歎了一口氣，站了起來，將那張紙揉了，便用來印了眼淚。無聊的站了一會，看見桌上的那碗漿糊，忽然也要糊些紙練子掛在屋裏。他想和舅母要錢買五色紙，便開了門出去。

剛走到上房窗外，聽得舅母在屋裏，排揎着兩個表弟，說，『那來這許多錢，買這個，買那個？一天只是喫不穀玩不穀的！』接着聽見兩個表弟咕咕唧唧的聲音。他不覺站住了，想了一想，無精打采的低頭回來。

一眼望見椅上的兩個蒲包——他無言的走過去，兩手按着，片晌，便取下那上面兩張果店的招牌紙。回到桌上，拿起王媽的剪子，剪下四邊來。又勻成極仄的條兒，也紅綠相間的黏成一條紙練子。

不到三尺長，紙便沒有了。他提着四顧，一轉身躊躇着便掛在帳鉤子上，自己也慢慢的臥了下去。王媽不會理會他，只睜着困乏的眼睛，疲緩的黏着鞋底。他右手托腮，歪在枕上。看着那黯舊的灰色帳旁，懸着那條細長的，無人讚賞的紙練子，自己似乎有一種淒涼中的怡悅。

林中散步歸來，偶然打開詩經的布函，發見了一篇未竟的舊稿。百無聊賴之中，頓生歡喜心！前半是一九二一年冬季寫的，不知怎樣傾塌下了。重看一遍之後，決定把他續完。筆意也許不連貫，但似乎不能顧及了。

六，二，一九二四。沙穰。

（以上五篇原載冰心小說集，北新版）

海濱故人

廬隱

一

呵！多美麗的圖畫！斜陽紅得像血般，照在碧綠的海波上，露出紫薔薇般的顏色來，那白楊和蒼松的蔭影之下，她們的旅行隊正停在那里，五個青年的女郎，要算是此地的熟客了，她們住在靠海的村子裏；只要早晨披白絹的安琪兒，在天空微笑時，她們便各拿着書跳舞般跑了來。黃昏紅裳的哥兒回去時，她們也必定要到。

她們到是什麼來歷呢，有一個名字叫露沙，她在她們五人裏，是最活潑的一個。她總喜歡穿白紗的裙子，用雲母石作枕頭，仰面睡在草地上默默凝思。她在城裏念書，現在正是暑假期中，約了她的好朋友——玲玉，蓮裳，雲青，宗瑩住在海邊避暑，每天兩次來賞鑑海景。她們五個人的相貌和脾氣都有極顯著的區別，露沙是個很清瘦的面龐和體格。但却十分剛強，她們給她的贊語是『短小精悍』，她的脾氣很爽快，但心思極深，對於世界的謎髮髯已經識破，對人們交接，總是談諧的。玲玉是富於情感，而體格極瘦弱，她常常喜歡人們的贊美和溫存。她認定世界的偉大和神祕，只是愛的作用，她喜歡笑，更喜歡哭，她和雲青最要好。雲青是個智理比感情更強的人。有時她不耐煩了，不能十分溫慰玲玉。玲玉一定要背人偷拭淚。有時竟至放聲痛哭了。蓮裳爲人最週到，無論和什麼人都交際得來，而且到處都被人歡迎，她和雲青很好，宗瑩在她們裏頭，是最嬌豔的一個，她極喜歡豔妝，也喜歡向人誇耀他的美和她的學識，她常常說過分的話。露沙和她很好，但露沙也極反

對她思想的近俗，不過覺得她人很溫和，待人很好，時時的犧牲了自己的偏見，來附和她，她們樣樣不同的朋友，而能比一切同學親熱，就在她們都是很有抱負的人，和那醉生夢死的不同。所以她們就在一切同學中間，築起高壘來隔絕了。

有一天朝霞罩在白雲上的時候。她們五個人又來了，露沙睡在海崖上。宗瑩蹲在她的身旁，蓮裳，玲玉，雲青站在海邊聽怒濤狂歌，看碧波閃映，宗瑩和露沙低低地談笑，遠遠忽見一縷白煙從海裏騰起。玲玉說：『船來了！』大家因都站起來觀看，漸漸看見煙筒了，看見船身了，不到五分鐘整個的船都可以看得清楚，船上許多水手都對她們望着，直到走到極遠才止。她們因又團團坐下，說海上的故事。

開始露沙述她幼年時，隨她的父母到外省作官去，也是坐的這樣的海船，有一天因為心裏煩悶極了，不住聲的啼哭，哥哥拏許多糖果哄她，也止不住哭聲，媽媽用責罰來禁止她的哭聲，也是無效。這時她父親正在作公文，被她攪得急起來，因把她抱起來要往海裏拋。她這時懼怕那油碧碧的海心，才止住哭聲。

宗瑩插言道露沙小時的歷史，多着呢，我都知道。因我媽媽和她家認識，露沙生的那天，我媽媽也在那裏。玲玉說你既知道，講給我們聽聽好不好？宗瑩看着露沙微笑，意思是探她許可與否，露沙說：『小時的事情我一概不記得，你說說也好，叫我也知道知道。』

於是宗瑩開始說了：『露沙出世的時候，親友們都慶賀她的命運，因為露沙的母親已經生過四個哥兒了。當孕着露沙的時候，只盼望是個女兒。這時露沙正好出世。她母親對這嫩弱的花蕊，十分愛護，但同時意外的事情發生了，不免妨礙露沙的幸運，就是生露沙的那一天，她的外祖母死了。并且曾經派人來接她的母親，爲了露沙的出世，終沒去成，事後每每思量，當露沙閉目恬適睡在她臂膀上時，她便想到母親的死，晶瑩的淚點往往滴在露沙的頰上。後來她忽感到露沙的出世有些不祥，把思量母親的熱情，變成憎厭露沙的心了！

還有不幸的，是她母親因悲抑的結果，使露沙沒有乳汁喫，稚嫩的哀哭聲，便從此不斷了。有一天夜裏，

露沙哭得最凶，連她的小哥哥都吵醒了。他母親又急又痛，止不住倚着牀沿垂淚，她父親也嘆息道：「這孩子真討厭！明天僱個奶媽，把她打發遠點，免得你這麼受罪！」她母親點點頭，但沒說什麼。

過了幾天，露沙已不在她母親懷抱裏了，那個新奶媽，是鄉下來的，她梳着奇異像蟬翼般的頭，兩道細縫的小眼，上唇撮起來，露着牙齦。露沙初次見他，似乎很驚怕，只躲在娘懷裏不肯仰起頭來，後來那奶媽拏了許多糖果和玩物，才勉強把她哄去。但到了夜裏，她依舊要我娘去，奶媽只把她摟在懷裏，輕輕拍着，唱催眠歌兒。纔把她哄睡了。

露沙因為小時喫了母親憂抑的乳汁，身體十分孱弱，況且那奶媽又非常的粗心，她有時哭了，奶媽竟不理她，這時她的小靈魂，感到世界的孤寂和冷冽了。她身體健康更一天不如一天。到三歲了她還不能走路和說話，並且頭上還生了許多瘡疥。這可憐的小生命，更沒有人注意她了。

在那一年的春天，鳥兒全都輕唱着，花兒全都含笑着，露沙的小哥哥都在綠草地上玩耍，那時露沙得極重的熱病，關閉在一間廂房裏。當她病勢沈重的時候，她母親絕望了，又恐怕傳染，她走到露沙的小牀前，看着她瘦弱的面龐說：「唉！怎變成這樣了！……奶媽！我這裡孩子多，不如把他抱到你家裏去治吧！能好再抱回來，不好就算了！」奶媽也正想回去看看他的小黑，當時就收拾起來，到第二天早晨，奶媽抱着露沙走了。他母親不免傷心流淚。露沙搬到奶媽家裏的第二天，他母親又生了個小妹妹，從此露沙不但在她母親的懷裏，并且也不在她母親的心裏了。

奶媽的家，離城有二十里路，是個環山繞水的村落，她的屋子，是用茅草和黃泥築成的，一共四間，屋子前面有一座竹籬笆，籬笆外有一道小溪，溪的隔岸，是一片田地，碧綠的麥秀，被風吹着如波紋般湧漾，奶媽的丈夫是個農夫，天天都在田地裏工作，家裏有一個紡車，奶媽的大女兒銀姊，天天用她紡線，奶媽的小女兒小黑和露沙同歲，露沙到了奶媽家裏，病漸漸減輕，不到半個月已經完全好了，便是頭上的瘡也結了痂，從前

那黃瘦的面孔，現在變成紅黑了。

露沙住在奶媽家裏，整整過了半年，她忘了她的父母，以爲奶媽便是她的親娘，銀姊和小黑是她的親姊姊。朝霞幻成的畫景，成了她靈魂的安慰者，斜陽影裏唱歌的牧童，是她的良友，她這時精神身體都十分煥發。

露沙回家的時候，已經四歲了。到六歲的時候，就隨着她的父母作官去，以後的事情我就知道了。」

宗瑩說到這里止住了。露沙只是怔怔地回想：雲青忽喊道：「你看那海水都放金光了，太陽已經到了正午，我們回去喫飯吧！」她們隨着松蔭走了一程已經到家了。

在這一個暑假裏，寂寞的松林，和無言的海流，被這五個女孩子點染得十分熱鬧，她們對着白浪低吟，對着激潮高歌，對着朝霞微笑，有時竟對着海月垂淚。不久暑假將盡了，那天夜裏正是月望的時候，她們黃昏時一擊着簫笛等來了。露沙說「明天我們就要進城去，這海上的風景，只有這一次的賞受了。今晚我們一定要看日落和月出……這海邊上雖有幾家人家，但和我們也混熟了，縱晚點回去也不要緊，今天總要盡興才是。」大家都極同意。

西方紅灼灼地光閃爍着，海水染成紫色，太陽足有一個臉盆大，起初蓋着黃紅色的雲，有時露出兩道紅來，彷彿火神怒睜兩眼，向人間狠視般，但沒有幾分鐘那兩道紅線化成一道，那彩霞和彗星般散在西北角上，那火盆般的太陽已到了水平線上，一霎眼那太陽已如獅子滾繡球般，打個轉身沈向海底去了。天上立刻露出淡灰色來，只在四方還有些五彩餘輝閃爍着。

海風吹拂在宗瑩的散髮上，如柳絲輕舞，她倚着松柯低聲唱道：

「我欲登芙蓉之高峯兮，

白雲阻其去路。

我欲攀綠蘿之俊藤兮；

懼顏巖而踟躇。

傷煙波之蕩蕩兮；

伊人何處？

叩海神久不應兮；

唯漫歌以代哭！』

接着歌聲，又是一陣簫韻，其聲嚶嚶似蜂鳴翠芳叢裏，其韻溶溶似落花輕逐流水，漸提漸高激起有如孤鴻哀唳碧空，但一折之後又漸漸和緩恰似水滲灘底嗚咽不絕，最後音響漸杳，歌聲又起道：

『臨碧海對寒素兮。

何煩紆之縈心！

浪滔滔波蕩蕩兮，

傷孤舟之無依！

傷孤舟之無依兮，

愁綿綿而永繫！』

大家都被了歌聲的催眠，沈思無言，便是那作歌的宗瑩，也只有微嘆的餘音，還在空中蕩漾罷了。

一一

她們搬進學校了。暑假裏浪漫的生活，只能在夢裏夢見，在回想中想見。這幾天她們都是無精打彩的。露沙每天只在圖書館，一張長方桌前坐着，拏着一枝筆，癡癡地出神，看見同學走過來時，她便將人家慢慢分析

起來，同學中有一個叫松文的從她面前走過，手裏正擎着信，含笑的看着，露沙等她走後，便把她從印象中提出，層層地分析，過了半點鐘。便抽去筆套，在一册小本子上寫道：

「一個很體面的女郎，她時時向人微笑，多美麗呵！只有含露的茶蘼能比擬她。但是最真誠和甜美的笑容。必定當她讀到情人來信時才可以看見！這時不止像含露的茶蘼了。并且像斜陽薰醉的玫瑰。又柔媚又豔麗呢！」她寫到這里又有一個同學從她面前走過。她放下她的小本子，換了宗旨不寫那美麗含笑松文了！她將那個後來的同學照樣分析起來。這個同學姓鄺在她一級中年紀最大。——大約將近四十歲了——她擎着一堆書，縐着眉走過去。露沙望着她的背影出神。不禁長嘆一聲，又擎起筆來寫道：——「她是四十歲的母親了，她的兒已經十歲——當她擎着先生發的講義——二百餘頁的講義，細細的理解時，她不由得想起她的兒來了。她那時縐緊眉頭，合上兩眼，任那眼淚把講義溼透，也仍不能止住她的傷心。

先生們常說：「她是最可佩服的學生」。我也只得這麼想，不然他那緊縐的眉峯，便不時惹起我的悲哀：我必定要想到：「人多麼傻呵！因為不相干什麼知識——甚至於一張破紙文憑，把精神的快活完全犧牲了：——」噹噹一陣喫飯鐘響，她才放下筆，從圖書館出來，她一天的生活大約如是，同學們都說她有神經病，有幾個刻薄的同學給她起個綽號，叫「著作家」，她每逢聽見人們嘲笑她的時候。只是微笑說：「算了吧！著作家談何容易？」說完這話，便頭也不回的跑到圖書館去了。

宗瑩最喜歡和同學談情。她每天除上課之外，便坐在講堂裏，和同學們說：「人生的樂趣，就是情，她們同級裏有兩個人，一個叫作蘭馨，一個叫作孤雲，她們兩人最要好。然而也最愛打架。她們好的時候，手挽着手，頭偃着頭，低低地談笑。或商量兩個人作一樣衣服，用什麼樣花邊，或者作一樣的鞋，打一樣的別針，使無論什麼人一見她們，就知道她們是頂要好的朋友，有時預算星期六回家，誰到誰家去，她們說到快意時候，竟手舞足蹈，合唱起來。這時宗瑩必定要拉着玲玉說：「你看她們多快樂呵！真是人若沒有感情，就不能

生活了。情是滋潤草木的甘露，要想開美麗的花，必定要用情汁來灌溉，」玲玉也悄悄地談論着。我們級裏誰最有情，誰有真情？宗瑩笑着答她道：「我看你最多情：——最沒情就是露沙了。她永遠不相信人，我們對她說情，她便要笑我們。其實她的見地實在不對」。玲玉便懷疑着笑說道：「真的嗎？……我不相信露沙無情，你看她多喜歡笑，多喜歡哭呀。沒情的人，感情就不應當這麼易動。」宗瑩聽了這話，沈思一回，又道：「露沙這人真奇怪呀！……有時候她鬧起來，比誰都活潑，及至靜起來，便誰也不理的躲起來了。」

她們一天到晚，只要有閑的時候，便如此的談論，同學們給她們起了綽號。叫「情迷」。她們也笑納不拒。

雲青整天講義，記日記。雲青的姊姊最多。她們家庭裏因組織了一個娛樂會。雲青全份的精神都集中在這裏，下課的時候，除理講義，抄筆錄，和記日記外，就是作簡章，和寫信。她性情極圓和，無論對於什麼事，都不肯喫虧，而且是出名的拘謹。同級裏每回開級友會，或是愛國運動。她雖熱心幫忙，但叫她出頭露一面，她一定不答應。她唯一的推辭只說：「家裏不肯」。同學們能原諒她的。就說她家庭太頑固，她太可憐。不能原諒她，就冷笑着說：「真正是個辭寶釵」。她有時聽見這種的嘲笑，便呆呆坐在那里。露沙若問她出什麼神？她便悲抑着說：「我只想求人了解真不容易！」露沙早聽慣看慣她這種語調態度，也只冷冷地答道：「何必求人了解？老實說便是自己有時也不了解自己呢？」雲青聽了露沙的話，就立刻安適了，仍舊埋頭作她的工作。

蓮裳和他們四人不同級，她學的是音樂。她每日除了練琴室裏彈琴，便是操場上唱歌。她無憂無慮，好像不解人間有煩惱事，她每逢聽見雲青露沙談人無味一類的話，她必插嘴截住她們的話說：「噯呀！你們真討厭。竟說這些沒意思的話，有什麼用處呢？來吧！來吧！操場玩去吧！」她跑到操場裏，跳上秋千架，隨風上下翻舞，必弄得一身汗她才下來，她的目的，只是快樂。她最憎厭學哲理的人，所以她和露沙她們不能常常在

一處，只有假期中，她們偶然聚會幾次罷了。

她們在學校裏的生活很平淡，差不多沒有什麼意外的事情發現。到了第三個年頭，學校裏因為愛國運動，常常罷課。露沙打算到上海讀書。開學的時候，同學們都來了，只短一個露沙，雲青，玲玉，宗瑩都感十分悵惘，雲青更抑抑不能耐，當日就寫了一封信給露沙道：

「露沙：

賜書及宗瑩書，讀悉一是，離愁別恨，思之痛，言之更痛，露沙！千絲萬縷，從何訴說？知惜別之不免。悔歡聚之多事矣！悠悠不決之學潮，至茲告一結束，今日已始行補課，同堂相見，問及露沙，上海去也。局外人已不勝為吾四人憾，況身受者乎？吾不欲聽其問，更不忍筆之於此以增露沙愁也！所幸吾儕之以志行相契，他日共事社會，不難舊雨重逢，再作昔日之遊，話別情，傾積愫，且喜所期不負，則理想中樂趣，正今日離愁別恨有以成之；又何惜今日之一別，以致永久之樂乎？雲素欲作積極語，以是自慰，亦勉以是為露沙慰，知露沙離羣之痛，總難忽然於心。姑以是作無聊之極想，當耐味之楡柑可也。

今日校中之開學式，一種蕭條氣象，令人難受，露沙！所謂「別時容易見時難」。吾終不能如太上之忘情，奈何！得暇多來信，餘言續詳，願頌康健！

「雲青」

雲青寫完信，意緒兀自懶散，在這學潮後，雜亂無章的生活裏，只有沈悶煩紆，那守時刻司打鐘的僕人，一天照樣打十二回鐘，但課堂裏零零落落，只有三三個人上堂。教員走上來，四面找人，但窗外一個人影都沒有。院子裏只有垂楊對那孤寂的學生教員，微微點頭。玲玉，宗瑩和雲青三個人，只是在操場裏閒談，這時正是秋涼時候，天空如洗，黃花滿地，西風爽竦。一羣羣雁子都往南飛。更覺生趣索然。她們起初不過談些解決學潮的方法，已覺前途的可怕，後來她們又談到露沙了，玲玉說：「露沙走了，與她的前途未始不好。只是想

到人生聚散，如此易易，太沒意思了，現在我們都是作學生的時代，肩上沒有重大的責任，尙且要受種種環境支配，將來投身社會，豈不更成了機械嗎？……」雲青說：「人生有限的精力。消磨完了就結束了，看透了到不值得愁前慮後呢？」宗瑩這時正在葡萄架下，看纍纍酸子，忽接言道：「人生都是苦惱，但能不想就可以不苦了！」雲青說：「也只有作如此想。」她們說着都覺倦了，因一齊回到講堂去。宗瑩的桌上忽放着一封信，露沙寄來的，她忙忙撕開念道：——

「人壽究竟有幾何？窮愁潦倒過一生；未免不值得！我已決定日內北上，以後的事情還講不到，且把眼前的快樂享受了再說。」

宗瑩！雲青！玲玉！從此不必求那永不開口的月姊——傳我們心弦之音了！呵！再見！」宗瑩喜歡得跳起來。玲玉雲青也盡展愁眉，她們并且忙跑去通知蓮裳，預備歡迎露沙。

露沙到的那天，她們都到火車站接她。把她的東西交給底下人拏回去。她們五個人一齊走到公園裏，在公園裏喫過晚飯，便在社稷壇散步，她們談到暑假分別時會叮囑到月望時，兩地看月傳心曲，誰想不到三個月，依舊同地賞月了！在這種極樂的環境裏，她們依舊恢復她們天真活潑的本性了。

她們談到人生聚散的無定。露沙感觸極深，因述說她小時的朋友的一段故事：

「我從九歲開始念書，啓蒙的先生是我姑母，我的書房，就在她寢室的套間裏。我的書桌是紅漆的，上面只有一個墨盒，一管筆，一本書，桌子面前一張木頭椅子。姑母每天早晨教我一課書，教完之後，她便把書房的門倒鎖起來，在門後頭放着一把水壺，念渴了就喝白開水，她走了以後，我把我的書打開。忽聽見院子裏妹妹唱歌。哥哥學貓叫，我就慢慢爬到桌上站在那里，從窗眼往外看，妹妹笑，我也由不得要笑，哥哥追貓。我心裏也像幫忙一塊追似的，我這樣站着兩點鐘也不覺倦，但只聽見姑母的脚步聲，就趕緊爬下來，很規矩的坐在那里，姑母一進門，正顏厲色的向我道：「過來背書」，我那里背得出。便認也不會認得。姑母怒極，喝

道：「過來！」我不禁哀哀地哭了，她擎着皮鞭抽了幾鞭。然後狠狠的說：「十二點再背不出，不用想吃飯呵！」我這時恨極這本破書了。但爲要吃午飯，也不能不拚命的念，僥倖背出來了，混了一頓午飯吃。但是念了一年，一本三字經還不會念完。姑母恨極了，告訴了母親把我狠狠責罰了一頓，從此不教我念書了。我好像被赦的死囚，高興極了。

有一天我正在同妹妹作小衣服玩，忽聽見母親叫我說：「露沙！你一天在家裏不念書，竟頑皮，把妹妹都引壞了。我現在送你上學校去，你若不改，被人趕出來，我就不要你了」。我聽了這話，又怕又傷心，不禁放聲大哭。後來哥哥把我抱上車，送我到東城一個教會學堂裏，我才邁進校長室，心裏便狂跳起來。在我的小生命裏，是第一次看見藍眼睛，高鼻子的外國人，況且這校長滿臉威嚴。我哥哥和她說：「這小孩是我的妹妹，她很頑皮，請你不用客氣的管束她。那是我們全家所感激的。」那校長對我看了半天說：「哦！小孩子！你應當聽話，在我的學校裏，要守規矩，不然我這裏有皮鞭，牠能責罰你。」她說着話，把手向牆上一擦。就聽見「瑯瑯！」一陣鈴響，不久就走進一個中國女人來，年紀二十八九，這個人比較長溫和得多，她走進來和校長鞠了個躬，並不說話，只聽見校長叫他道：「魏教習！這個女孩是到這裏讀書的，你把他帶去安置了吧！」那個魏教習就拉着我的手說：「小孩子！跟我來！」我站着不動。兩眼望着我的哥哥，好似求救似的，我哥哥也似了解我的意思，因安慰我說：「你好好在這裏念書，我過幾天來看你！」我知道無望了，只得勉強強跟着魏教習到裏邊去。

這學校的學生，都是些鄉下孩子，她們有的穿着打補釘的藍布褂子，有的頭上扎着紅頭繩，見了我都不住眼的打量，我心裏又徬徨，又悽楚。在這滿眼生疏的新環境裏，覺得好似不繫之舟，前途命運真不可定呵。迷糊中不知走了多少路，只見魏教習領我走到樓下東邊一所房子前站住了。用手輕輕敲了幾下門，那門便「呀」的一聲開了。一個女郎戴着蔚藍眼鏡，兩頰嬌紅，眉長入鬢，身上穿着一件月白色的長衫，微笑着對魏教習鞠

了躬說：「這就是那新來的小學生嗎？」魏教習點點頭說：「我把她交給你，一切的事情都要你留心照應，」說完又回頭對我說：「這裏的規矩，小學生初到學校。應受大學生的保護和管束，她的名字叫秦美玉，你應當叫她姐姐，好好聽她的話，不知道的事情都可以請教她。」說完站起身走了。那秦美玉拉着我的手說：「你多大了？你姓什麼？叫什麼？……這學校的規矩很利害，外國人是不容情的，你應當事事小心！」她正說着，已有人將我的鋪蓋和衣物拏進來了。我這時忽覺得詫異，怎麼這屋子裏沒有床鋪呵？後來又看她把牆壁上的木門推開了。裏頭放着許多被褥，另外還有一個牆櫥，便是放衣服的地方，她告訴我這屋裏住五個人，都在這木板上睡覺，此外，有一張長方桌子，也是五個人公用的地方，我從來沒看見過這種簡鄙的生活，彷彿到了一個特別的所在，事事都覺得不慣。并且那些大學生，又都正顏厲色的指揮我打水掃地，我在家從來沒作過，況且年齡又太幼弱，怎麼能作得來。不過又不敢不作，到煩難的時候，只有痛哭，那些同學又都來看我，有的說：「這孩子真沒出息！」有的說：「管管她就好了。」那些沒有同情的刺心話，真使我又羞又急，後來還是秦美玉有些不過意，撫着我的頭說：「好孩子！別想家，跟我玩去。」我擦乾了眼淚，跟她走出來，院子裏有秋千架，有蕩木，許多學生在那裏玩耍，其中有一個學生，和我差不多大，穿着藕合色的洋紗長衫，對我含笑的望，我也覺得她和別的同学不同，很和氣可近的，我不知不覺和她熟識了，我就別過秦美玉和她牽着手，走到後院來，那裏有一棵白楊樹，底下放着一塊擣衣石，我們並肩坐在那裏，這時正是黃昏的時候，柔媚的晚霞，綴成幔天紅罩，金光閃射，正映在我們兩人的頭上，她忽然問我道：「你會唱聖詩嗎？」我搖頭說「不會，」她低頭沈思半晌說：「我會唱好幾首，我教你一首好不好？」我點頭道：「好！」她便輕輕柔柔地唱了一首，歌詞我已記不得了。只是那爽脆的聲韻，恰似嬌鶯低吟，春燕輕歌，到如今還深刻腦海，我們正在玩得有味，忽聽一陣鈴響，她告訴我吃晚飯了。我們依着次序，走進膳堂，那膳堂在地窖裏，很大的一間房子，兩旁都開着窗戶，從窗戶外望，平地上所種的杜鵑花正開得燦爛嬌豔，迎着殘陽，真覺爽心動目。屋子中間排着十幾張長方

桌，桌的兩旁放着木頭板櫈，桌上當中放着一個綠盆，盛着白木頭筷子和黑色粗碗，此外排着八碗茄子羹白水，每兩人共吃一碗，在桌子東頭，放着一菠蘿棒子面的窩窩頭，黃騰騰好似金子的顏色，這又是我從來沒吃過的，秦美玉替我拏了兩塊放在面前。我拏起來咬了一口，有點甜味，但是嚼在嘴裏，粗糙非常，至於那碗茄子，更不知道是什麼味道，又澀又苦。想來既沒有油，鹽又放多了，我肚子其實很餓，但我拿起筷子勉強吃了兩口，實在嚙不下，心裏一急，那眼淚點滴滴都灑在窩窩頭上了，那些同學見我這種情形，有的誹笑我，有的談論我，我彷彿聽見她們說：「小姐的派頭倒十足，但爲什麼不吃小廚房的飯呢？」我那時不知道這學校的飯是分等第的，有錢的吃小廚房飯，沒錢就吃大廚房的飯，我只疑疑惑惑不知道她們說什麼，只怔怔地看着飯菜垂淚，直等大家都吃完，才一齊散了出來。我自從這一頓飯後，心裏更覺得難受了，這一夜翻來覆去，無論如何睡不着，看那清碧的月光，從樹杪上移到我屋子的窗檣上，又移到我的枕上，直至月光充滿了全屋，我還不會入夢，只聽見那四個同學呼聲雷動，更感焦燥，那眼淚又不由自主的流下來了。直到天快亮，我才迷迷糊糊睡了一覺。

第二天的飯菜，依舊是不能下箸。那個小朋友知道這消息，到吃飯的時候，特把她家裏送來的菜，撥了一半給我，我才得吃了一頓飽飯，這種苦楚直挨了兩個星期，才略覺習慣些，我因爲這個小朋友待我極好。因此更加親熱，直到光復那一年，我家裏搬到天津去，我才離開這學校，我的小朋友也回通州去了。到光復以後我已經十三歲了，我的小朋友十二歲，我們一齊都進公立某小學校，後來她因爲想學醫到別處去，我們五六年不見，想不到前年她又到北京來，我們因又得歡聚，不過現在她又走了——聽說她已和人結婚——很不得志，得了肺病，將來能否再見，就說不定了。」

「你們說人生聚散有一定嗎？」露沙說完，兀自不住聲的嘆息，這時公園遊人已漸漸散盡，大家都有倦

意。因趁着光慢慢步出園來，一同僱車回學校去。

露沙自從上海回來後，宗瑩和雲青，玲玉，都覺得格外高興，這時候她們下課後，工作的時候很少，總是四個人拉着手，在芳草地上，輕歌快談。說到快意時，便哈天撲地的狂笑，說到淒楚時便長呼短嘆，其實都脫不了孩子氣，什麼是人生！什麼是究竟！不過嘴裏說說，真的苦趣還一點沒嘗到呢！

三

光陰快極了，不覺又過了半年，不解事的露沙，玲玉，雲青，宗瑩，蓮裳，不幸接二連三都捲入愁海了。第一個不幸的便是露沙，當她幼年時飽受冷刻環境的薰染，養成孤僻倔強的脾氣，而她天性又極富於感情，所以她是個智情不調和的人。當她認識那青年梓青時，正在學潮激烈的當兒。天上飄着鵝毛片般的白雪，空中風聲凜冽，她奔波道途，一心只顧怎麼開會，怎麼發宣言，和那些青年聚在一起，討論這一項，解決那一層，她初不曾預料到這一點的因，而生出絕大的果來。

梓青是個沈默孤高的青年，他的議論最澈底，在會議的席上，他不大喜歡說話，但他的論文極多，露沙最喜歡讀他的作品，在心流的溝裏，她和他不知不覺已打通了，因此不斷的通信，從泛泛的交誼，變為同道的深契，這時露沙的生趣勃勃，把從前的冷淡態度，融化許多，她每天除上課外，便是到圖書館看書，看到有心得，她或者作短文，和梓青討論，或者寫信去探梓青的見解，在這個時期裏，她的思想最有進步，并且她又開始研究哲學，把從前懵懵懂懂的態度都改了。

有一天正上哲學課，她擎着一枝鉛筆記先生口述的話，那時先生正講人生觀的問題，中間有一句說：『人生到底作什麼？』她聽了這話，忽然思潮激湧，停了手裏的筆，更聽不見先生繼續講些什麼？只怔怔的盤算，『人生到底作什麼？……牽來牽去，忽想到戀愛的問題上去，——青年男女，好像是一朵含苞未放的玫瑰花，

美麗的顏色足以安慰自己，誘惑別人，芬芳的氣息，足以滿足自己，迷戀別人。但是等到花殘了，葉枯了，人家棄置，自己憎厭，花木不能躲時間空間的支配，人類也是如此，那末人生到底作什麼？……其實又有什麼可作？戀愛不也是一樣嗎？青春時互相愛戀，愛戀以後怎麼樣？……不是和演劇般，到結局無論悲喜，總是空的呵！并且愛戀的花。常常襯着苦惱的葉子，如何跳出這可怕的圈套，清淨一輩子呢？……」她越想越玄，後來弄得不得主意，吃飯也不正經吃，有時只端着飯碗擎着筷子出神，睡覺也不正經睡，半夜三更坐了起來發怔，甚至於痛哭哭了。

這一天下午，露沙又正犯着這哲學病，忽然梓青來了一封信，裏頭有幾句話說：「枯寂的人生真未免太單調了！……唉！什麼時候才得甘露的潤澤，在我空漠的心田，開朵燦爛的花呢？……恐怕只有膜拜「愛神」，求她的憐憫了！」這話和她的思想，正犯了衝突。交戰了一天，仍無結果，到了這一天夜裏，她勉強強寫了一梓青的回信，那話處處露着徬徨矛盾的痕跡，到第二天早起從新看看，自己覺得不妥，因又撕了，結果只寫幾個字道：「來信收到了，人生不過爾爾，苦也罷，樂也罷，幾十年全都完了，管他呢！且隨遇而安罷！」

活潑潑地露沙，從此憔悴了！消沈了！對於人間時而信，時而疑，神經越加敏銳，閒步到中央公園，看見鴨子在鐵欄裏游泳，她便想到，人生和鴨子一樣的不自由，一樣的愚鈍，人生到底作什麼？聽見鸚鵡叫，她便想到人們和鸚鵡一樣，刻板的說那幾句話。一樣的不能跳出那籠子的束縛，看見花落葉殘便想到人的末路——死——彷彿天地間只有愁雲滿佈，悲霧迷漫，無一不足引起她對世界的悲觀，弄得精神衰頹。

露沙的命運是如此。雲青的悲劇同時開演了，雲青向來對於世界是極樂觀的，她目的想作一個完美的教育家，她願意到鄉村的地方——綠山碧水，——的所在，招集些鄉村的孩子，好好的培植她們，完成甜美的果樹，對於露沙那種自尋苦惱的態度，每每表示反對。

這一天下午她們都在學校園葡萄架下閒談，同級張君，擎了一封信來，遞給露沙，她們都圍攏來問：「這是

誰的信，我們看得嗎？」露沙說，「這是蔚然的信，有什麼看不得的。」她說着因把信撕開，抽出來念道：

「露沙君；

不見數月了！我近來很忙。沒有寫信給你，抱歉得很！你近狀如何？念書有心得嗎？我最近心緒十分惡劣，事事都感到無聊的痛苦，一身一心都覺無所着落，好像黑夜中，獨架扁舟，漂泊於四無涯際，深不見底的大海汪洋裏，徬徨到底點了呵！日前所云事，會否進行，有效否，極盼望早得結果，慰我不定的心。別的再談。

「蔚然」

宗瑩說，「這個人不就是我們上次在公園遇見的嗎？……他真有趣，抱着一大捆講義，睡在椅子上看，……他託你什麼事？……露沙！」

露沙沈吟不語，宗瑩又追問了一句，露沙說，「不相干的事，我們說我們的吧！時候不早，我們也得看點書纔對。」這時玲玉和雲青正在那唧唧噥噥商量星期六照像的事，宗瑩招呼了她們，一齊來到講堂。玲玉到圖書室找書預備作論文，她本要雲青陪她去，被露沙攔住說：「宗瑩也要找書，你們倆何不同去。」玲玉才捨了雲青，和宗瑩去了。

露沙叫雲青道：「你來！我有話和你講！」雲青答應着一同出來，她們就在柳蔭下，一張櫃子上坐下了。露沙說：「蔚然的信你看了覺得怎樣？」雲青懷疑着道：「什麼怎麼樣？我不懂你的意思？」露沙說：「其實也沒有什麼？……我說了想你也不至於惱我吧？」雲青說：「什麼事？你快說就是了。」露沙說：「他信裏說他十分苦悶，你猜爲什麼？……就是精神無處寄託，打算找個志同道合的女朋友，安慰他靈魂的枯寂！他對於你十分信任，從前和我說過好幾次，要我先容，我怕碰釘子，直到如今不曾說過，今天他又來信，苦苦追問，我才說了，我想他的人格，你總信得過，作個朋友，當然不是大問題是不是？」雲青聽了這話，一時沒說什麼，沈思了半天說：「朋友原來不成問題，……但是不知道我父親的意思怎樣？等我回去問問再說吧！」……露沙

想了想答道：『也好吧！但希望快點！』她們談到這里，聽見玲玉在講堂叫她們，便不再往下說，就回到講堂去。

露沙幫着玲玉找出漢書藝文志來，混了些時，玲玉和宗瑩都伏案作文章，雲青拏着一本唐詩，怔怔凝思，露沙又着手站在玻璃窗口，聽柳樹上的夏蟬不住聲的嘶叫，心裏只覺悶悶地，無精打彩的坐在書案前，書也懶看，字也懶寫。孤雲正從外頭進來，撫着露沙的肩說：『怎麼又犯了毛病啦！眼淚汪汪是什麼意思呵！』露沙滿腔煩悶悲涼，經她一語道破，更禁不住，爽性伏在桌上嗚咽起來，玲玉，宗瑩和雲青都急忙圍攏來，安慰她，玲玉再三問她爲什麼難受，她只是搖頭，她實在說不出具體的事情來，這一下午她們四個人都沉悶無言，各人歎息各人的，這種的情形，絕不是頭一次了。

冬天到了，操場裏和校園中 人的影去了，這時她們的生活只在圖書館或講堂裏，但是圖書館是看書的地方，她們不能談心，講堂人又太多，到不得已時，她們就躲在櫛沐室裏，那裏有頂大的洋爐子，他們圍爐而談，毫無妨礙。

最近兩個星期，露沙對於宗瑩的態度，很覺懷疑。宗瑩向來是笑容滿面，喜歡談說的，現在却不然了，鎮日坐在講堂，手裏拏着筆在一張破紙上，畫來畫去，有時忽向玲玉說：『作人真苦呵！』露沙覺得她這種形態，絕對不是無因，這一天的第二天正好教員請假，露沙因約了宗瑩到櫛沐室談心，露沙說：『你有什麼爲難的事嗎？』她沉吟了半天說：『你，知道？』露沙說：『自然知道，……你自己不覺得，其實誠於中形於外，無論誰都瞞不了呢！』宗瑩低頭無言，過了些時，她才對露沙說：『我告訴你，但請你守秘密。』露沙說：『那自然啦，你說吧！』

『我前幾個星期回家，我母親對我說有個青年，要向我求婚，據父親和母親的意思，都很歡喜他，他的相貌很漂亮，學問也很好，但只一件他是個官僚，我的志趣你是知道的，和官僚結婚多討厭呵！而且他的交際極

廣，難保沒有不規則的行動，所以我始終不能決定，我父親似乎很生氣，他說：「現在的女孩子，眼裏那有父母呵，好吧！我也不能強迫你，不過我覺得這是個好機會，我作父親的有對你留意的責任，你若自己錯過了，那就不能怨人，……據我看那個青年，實在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將來至少也有科長的希望……」我被他這一番話說得真覺難堪，我當時一夜不曾合眼，我心裏只恨爲什麼這麼倒霉？若果始終要爲父母犧牲。我何必念書晉學校。只過我六七年前小姐式的生活，早晨睡到十一二點起來，看看不相干的閒書，作兩首調調的詩，滿肚皮佳人才子的思想，三從四德的觀念，那末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我自然遵守，也沒有什麼苦惱了！現在既然晉了學校，有了智識，叫我屈伏在這種頑固不化的威勢下，怎麼辦得到！我犧牲一個人不要緊，其奈良心上過不去，你說難不難？……」宗瑩說到傷心時，淚珠兒便不斷的滴下來，露沙到弄得沒有主意了，只得想法安慰她說：「你不用着急，天下沒有不愛子女的父母，她絕不忍心十分難爲你……」

宗瑩垂淚說：「爲難的事還多呢？豈止這一件。你知道師旭常常寫信給我嗎？」露沙詫異道：「師旭！不是那個很胖的青年？」宗瑩道：「是的」……「他頭一封信怎麼寫的？」露沙如此的問，宗瑩道：「他提出一個問題和我討論，叫我一定須答覆，而且還寄來一篇論文叫我看完交回，這是使我不能不回信的原因。」露沙聽完，點頭嘆道：「現在的社交，第一步就是以討論學問爲名，那招牌實在是堂皇得很，等你真真和他討論學問時，他便再進一層，和你討論人生問題，從人生問題裏便渲染上許多憤慨悲抑的感情話，打動了你，然後戀愛問題就可以應運而生了。……簡直是作戲，所幸當局的人總是一往情深，不然豈不味同嚼蠟！」宗瑩說：「什麼事不是如此？……作人只得模糊些罷了。」

她們正談着，玲玉來了，她對她們作出嬌癡的樣子來，似笑似惱的說。「啊嚨！兩個人像煞有介事，……也不理人家，」說着歪着頭看她們笑，宗瑩說：「來！來！……我頂愛你！」一壁說，一壁走，過來拉着她的手；她就坐在宗瑩的旁邊，將頭靠在她的胸前說：「你真愛我嗎？……真的嗎？」……「怎麼不真！」宗瑩應

着便輕輕在她手上吻了一吻。露沙冷冷地笑道：「果然名不虛傳，情迷碰到一起就有這麼些做作！」玲玉插嘴道：「咦！世界上你頂沒有愛，一點都不愛人家。」露沙現出很悲涼的形狀道：「自愛還來不及，說得愛人家嗎？」玲玉有些惱了。兩頰緋紅說：「露沙頂忍心，我要哭了！我要哭了！」說着當真眼圈紅了，露沙說：「得啦！得啦！和你鬧着玩呵！……我縱無情，但對於你總是愛的，好不好？」玲玉雖是哈哈地笑，眼淚卻隨着笑聲滾了下來。正好雲青找到她們處來，玲玉不容她開口，拉着她就走，說：「走吧！走吧！露沙一點不愛人家，還是你好，你永永愛我！」雲青只遲疑的說：「走嗎？……真是的！」又回頭對我們笑道：「這是怎麼回事？……你們不走嗎？……」宗瑩說：「你先走好了，我們等等就來。」玲玉走後。宗瑩說，「玲玉真多情，……我那親戚若能娶她，真是福氣！」露沙道：「真的！你那親戚現在怎麼樣？你這話已對玲玉說過嗎？」宗瑩說：「我那親戚不久就從美國回來了，玲玉方面我約略說過，大約很有希望吧！」「哦！聽說你那親戚從前會和另外一個女子訂婚，有這事嗎？」露沙又接着問。宗瑩歎道：「可不是嗎？現在正在離婚，那邊執意不肯，將來麻煩的日子有呢！」露沙說：「這恐怕還不成大問題，……只是玲玉和你的親戚有否發生感情的可能，到是個大問題呢？……聽說現在玲玉家裏正在介紹一個姓胡的，到底也不知什麼結果？」宗瑩道：「慢慢地再說吧！現在已經下堂了。底下一課文學史，我們去聽聽吧！」她們就走向講堂去。

她們四個人先後走到成人的世界去了。從前的無憂無愁的環境，一天一天消失。感情的花，已如荼如火的開着，燦爛溫馨的色香，使她們迷戀，使她們嘗到甜蜜的愛的滋味，同時使她們了解苦惱的意義。

這一年暑假，露沙回到上海去，玲玉回到蘇州去。雲青和宗瑩仍留在北京，她們臨別的末一天晚上，約齊了住在學校裏，把兩張木牀合并起來，預備四個人聯牀談心，在傍晚的時候，她們在殘陽的餘輝下，唱着離別的歌兒道：

「潭水桃花，故人千里，

離岐默默情深懸，

兩地思量共此心！

何時重與聯襟？

願化春波送君來去，

天涯海角相尋。」

歌調蒼涼，她們的聲音越來越低，直至無聲，露沙嘆道：「十年讀書，得來只是煩惱與悲愁，究竟知識誤我？我誤知識？」雲青道：「真是無聊！記得我小的時候，看見別人讀書，十分羨慕，心想我若能有了知識，不知怎樣的快樂，若果知道越有知識，越與世不相容，我就不當讀書自苦了，」宗瑩說：「誰說不是呢？就舉我個人的生活說吧！我幼年的時候，沒有兄弟姊妹，父母十分溺愛，也不許進學校，只請了一位老學究，教我讀毛詩左傳，閒時學作幾首詩。一天也不出門，什麼是世界我也不知道，覺得除依賴父母過我無憂無慮的生活外，沒有一點別的思想，那時在別人或者看我很可惜，甚至於覺得我很可憐，其實我自己到一點不覺得。後來我有一個親戚，時常講些學校的生活，及各種常識給我聽，不知不覺中把我引到煩惱的路上去，從此覺得自己的生活，樣樣不對不舒服，千方百計和父母要求晉學校，晉了學校，人生觀完全變了。不容於親戚，不容於父母，一天一天覺得自己孤獨，什麼悲愁，什麼無聊，逐件發明了。……豈不是知識誤我嗎？」她們三人的談話，使玲玉受了極深的刺激，呆呆地站在秋千架旁，一語不發，雲青無意中望見。因撇了露沙宗瑩走過來，拊在她的肩上說：「你怎樣了？……有什麼不舒服嗎？」玲玉仍是默默無言，搖搖頭回過臉去，那眼淚便撲朔朔滾了下來，她們三人打斷了話頭，拉着她到櫥浴室裏，替她拭乾了淚痕，談些談諧的話，才漸漸恢復了原狀。

到了晚上，她們四人睡在牀上，不住的講這樣說那樣，弄到四點多鐘才睡着了。第二天下午露沙和玲玉乘京浦的晚車離開北京，宗瑩和雲青送到車站，當火車頭轉動時，玲玉已忍不住嗚咽起來，露沙生性古怪，她遇

到傷心的時候，總是先笑，笑夠了，事情過了，她又慢慢回想着獨自垂淚，宗瑩雖喜言情，但她卻不好哭，雲青對於什麼事，好像都不足動心的樣子，這時對着漸去漸遠的露沙玲玉，只是怔怔呆望，直到火車出了正陽門，連影子都不見了，她才微微嘆着氣回去了。

在這分別的期中，雲青有一天接到露沙的一封信說：

「雲青：

人間譬如一個荷花缸：人類譬如缸裏的小蟲，無論怎樣聰明，也逃不出人間的束縛，回想臨別的那天晚上，我們所說的理想生活——海邊修一座精緻的房子，我和宗瑩開了對海的窗戶，寫偉大的作品；你和玲玉到臨海的村裏，教那天真的孩子念書，晚上回來，便在海邊的草地上喫飯，談故事，多少快樂——但我恐怕這話，永久是理想的呵！你知道宗瑩已深陷於愛情的漩渦裏，玲玉也有愛劍卿的趨勢。雖然這都是她們倆的事，至於我們呢？蔚然對於你陷溺極深，我到上海後，見過他幾次，覺得他比從前沉悶多了。每每仰天長嘆，好像有無限隱憂似的。我屢次問他，雖不曾明說什麼，但對於你的渴慕仍不時流露出來。雲青！你究竟怎麼對付他呢？你向來是理智勝於感情的，其實這也是她們不到的觀察，對於蔚然的誠摯，能始終不為所動嗎？況且你對於蔚然的人格曾表示相信，那末你所以拒絕他的，豈另有苦衷嗎？……

按說我的為人，在學校裏，同學都批評我極冷淡寡情，其實人間的蟲子，要想作太上的忘情，只是矯情吧了！不過有的人喜歡用情——即世上所謂的多情——有的不喜歡用情，一旦若是用了，更要比多情的深摯得多呢？我相信你不是無情，只是深情，你說是不是？

你前封信會問我梓青的事，在事實上我沒有和他發生愛情的可能，但愛情是沒有條件的。外來的桎梏，正未必能防範得住呢？以後的結果，實不可預料，只看上帝的意旨如何罷了。

雲青接到這封信，受了極大的刺激，用了兩天兩夜的思維，仍不能決定，她只得打電話叫宗瑩來商量，宗瑩問她對於蔚然本身有無問題，雲青答道：『我向來沒有和男子們交接，我覺得男子可以相信的很少，至於蔚然的人格，我始終信仰，不過我向來理智強於感情，這事的結果，若是很順當的，那末到也沒什麼，若果我父母以爲不應當……或者親戚們有閒話，那我寧可自苦一輩子，報答她的情義，叫我勉強屈就是作不到的。』

宗瑩聽完這話，沉想些時說：『我想你本身若是沒有問題，那末就可以示意蔚然，叫她託人對你父母提出豈不妥當嗎？』雲青懶懶道：『大約也只有這麼辦了，……噫！真無聊……』她們商量妥當，宗瑩也就回去了。

傍晚的時候，蘭馨來找雲青，談話之間，便提到露沙，蘭馨說：『我前幾天聽見人說，露沙和梓青已發生戀愛了，但梓青已經結婚了，這事將來怎麼辦呢？』

雲青怔怔地看着牆上的風景畫出神，歛了半天說：『這或者是人們的謠傳吧！……我看露沙不至於這麼糊塗！』

『噫！你也不要說這話，……固然露沙是極明白，不至於上當，但梓青的婚姻是父母強迫的，本沒有愛情可言，他縱對於露沙要求情愛，按真理說並不算大不道，不過社會上一般人；未免要說閒話罷了。……露沙最近有信嗎？』

『有信，對於這事，她也曾說過，但她的主張，怕不至於就會隨隨便便和梓青結婚吧？她向來主張精神生活的，就是將來發生結婚的事情，也總得有相當的機會。』

『其實她近年來，在社會上已很有發展的機會，還是不結婚好，不然埋沒了未免可惜……你寫信還是勸她努力吧！』

她們正談着，一陣電話鈴響，原來是孤雲找蘭馨說話，因打斷了她們的話頭，蘭馨接了電話。孤雲要約她公園玩去，她於是辭了雲青到公園去。

雲青等她走後，便獨自坐在廊子底下，默默沈思：「覺得人生真是有限，像露沙那種看得破的人，也不能自拔？宗瑩更不用說了……便是自己也不免宛轉因物！」雲青正在遐想的時候，只見聽差走進來說有客來找老爺，雲青因急急迴避了，到屋裏看了幾頁書，倦上來就收拾睡下。

第二天早晨，雲青才起來，她的父親就叫她去說話，她走進父親的書房，只見她父親縐着眉道：「你認得趙蔚然嗎？」雲青聽了這話，頓時心跳血漲，囁嚅半天說：「聽見過這人的名字，」她父親點頭道：「昨天伊秋先生來，還提起他，我覺得這個人太懦弱了，而且相貌也不魁武，」一壁說着，一壁看着雲青，雲青只是低頭無言，後來她父親又道：「我對於你的希望很大，你應當努力預備些英文，將來有機會，到外國走走才是。」說到這里，才慢慢站起來走了。

雲青怔怔望着窗外柳絲出神，覺有無限悵惘的情緒，縈繞心田，因到書案前，中紙染毫寫信給露沙道：

「露沙：

前信甫發，接書一慰，因連日心緒無聊，未能即覆，抱歉之至！來書以處世多磨，苦海無涯爲言，知露沙感喟之深，子固生性豪爽者，讀到「雄心壯志早隨流水去。」之句，令人不忍爲設地深思也。「不享物質之幸福，亦不願受物質之支配。」誠然！但求精神之愉快，閉門讀書，固亦雲唯一之希望，然豈易言乎？

宗瑩與師旭定婚有期矣，聞宗瑩因此事，與家庭衝突，曾陪却不少眼淚。究竟何苦來？所謂「有情人都成眷屬」亦不過霎時之幻影耳，百年容易，眼見白楊蕭蕭，荒塚纍纍，誰能逃此大限？此誠「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也」。渠結婚佳期聞在中秋，未知確否，果確，則一時之興尙望露沙能北來，共與其盛，未知如願否？

玲玉事仍未能解決，而兩方愛情則與日俱增，可憐！有限之精神，怎經如許消磨，玲玉爲此事殊苦，

不知冥冥之運命將何以處之也！嗟！嗟！造化弄人！

最後一段，欲不言而不得不言，此卽蔚然之事，雲自幼卽受禮教之薰染。及長已成習慣，縱新文化之狂浪，汨沒吾頂，亦難洗前此之遺毒，況父母對雲又非惡意，雲又安忍與抗乎？乃近聞外來傳言，又多誤會，以爲家庭強制，實則雲之自身願爲家庭犧牲，何能委責家庭，願露沙有以正之！至於蔚然處，亦望露沙隨時開導，雲誠不愿陷人滋深，且願終始以友誼相重，其他問題都非所願聞，否則只得從此休矣！

思緒不寧，言失其序，不幸！不幸！不知無常之天道，伊於胡底也。此祝健康！

雲青寫完信後，就到姑媽家找表姊妹們談話去了。

四

露沙由京回到上海以後，和玲玉雖隔得不遠，仍是相見苦稀，每天除陪了母親兄嫂姊妹談話，就是獨坐書齋，看書念詩，這一天十時左右，郵差送信來，一共有五六封，有一封是梓青的信，內中道：

「露沙吾友：

又一星期不接你的信了！我到家以來，只覺無聊，回想前些日子在京時。我到學校去找你，雖沒有一次不是相對無言，但精神上已覺有無限的安慰，現在并此而不能，悵惘何極！

上次你的信說，有時想到將來離開了學校生活，而踏進惡濁的社會生活，不禁萬事灰心，我現雖未出校，已無事不灰心了！平時有說有笑，只是把灰心的事擱起，什麼讀書，什麼事業，祇是於無可奈何中聊以自遣，何嘗有真樂趣！——我心的苦，知者無人——然亦未始非不幸中之幸，免得他們更和我格格不入了。

我於無意中得交着你，又無意於短時間中交情深刻這步田地！這是我最高滿意的事，唉！露沙！這的是我們一線的生機！有無上的價值！

說到「人生不幸」，我是以為然而不敢深思的，我們所期望的生活，並不是烏托邦，不可能的生活，都是人生應得的生活；若使我們能夠得到應得的生活，雖不能使我們完全滿意，聊且滿意，於不幸的人生中，我們也就勉強自足了！露沙！我連這一層都不敢想到，更何敢提及根本的「人生不幸！」

你近來身體怎樣，務望自重，有工夫多來信吧！此祝

快樂！

梓青書

露沙接到信後，只感到萬種淒傷，把那信翻來覆去，看了無數遍，直到能背誦了，她還是不忍收起——這實在是她的常態，她生平喜思量，每逢接到朋友們的來信，總是這種情形——她悶悶不語，最後竟滴下淚來，本想即刻寫回信，恰巧蔚然來找，露沙才勉強拭乾眼淚，出來相見。

這時已是黃昏了，西方的豔陽餘輝，正射在玻璃窗上，由玻璃窗反折過來，正照在蔚然的臉上，微紅而黑的兩頰邊，似有淚痕，露沙很奇異的問道：「現在怎麼樣？」蔚然悽然說：「不知道爲什麼？這幾天心緒惡劣，要想到西湖，或杭州跑一趟，又苦於走不開，人生真是乾燥極了！」露沙只嘆了一聲，彼此緘默約有五分鐘，蔚然才問露沙道：「雲青有信嗎？……我寫了三封信去，她都沒有回我，不知道怎樣，你若寫信時，替我問問吧！」露沙說：「雲青前幾天有信來，她會叫我勸你另外打主意，她恐怕終久叫你失望……她那個人作事十分慎重，很可佩服，不過太把自己犧牲了！……你對她到底怎樣呢？」蔚然道：「我對於她當然是始終如一，不過這事也並不是勉強得來的，她若不肯，當然作罷，但請她不要以此介介，始終保持從前的友誼好了，」露沙說：「是呀！這話我也和她談過，但是她說爲避嫌疑起見，她只得暫時和你疏遠，便是書信也擬暫時隔絕，等到你婚事已定後，再和你繼續前此友誼……我想雲青的心也算苦了。她對於你絕非無情，不過她爲

了父母的意見，寧可犧牲她的一生幸福……說到這里，我又想起今年春假雲青，玲玉，宗瑩，蓮裳，我們五個人，在天津住着，有一天夜裏，正是月色花影互相廝併，紅浪碧波，掩映闌媚，那時候我們坐在日本的神壇的草地上，密談衷心，也曾提起這話，雲青曾說對於你無論如何，終覺抱歉，因為她固執的緣故，不知使你精神上受多少創痕，……但是她也絕非木石，所以如此的原因，不願受人讒議罷了。後來玲玉就說：這也沒有什麼讒議，現在比不得從前，婚姻自由本是正理，有什麼忌諱呢？雲青當時似乎很受了感動，就道：「好吧！我現在也不多管了。叫他去進行，能成也罷，不成也罷！我只能順事之自然，至於最後的奮鬥，我沒有如此大魄力——而且鬧起來，與家庭及個人都覺得說來不好聽……」當日我們的談話雖僅此而止，但她的態度可算得很明瞭。我想你如果有決心非她不可，你便可稍緩以待時機。」蔚然點頭道：「暫且不提好了。」

蔚然走後，玲玉恰好從蘇州來，邀露沙明天陪她到吳淞去接劍卿去，露沙就留她住在家裏，晚飯後閒談些時，便睡下了，第二天早晨才五點多鐘玲玉就從睡中驚醒，悄悄下了牀，梳好了頭。這時露沙也起來了，她們都收拾好了，已經到大點半，因乘車到火車站，距開車才有十分鐘，忙忙買了車票，幸喜車上還有坐位，玲玉臉向車窗坐着，早晨豔陽射在她那淡紫色的衣裙上，嬌美無比，襯着她那似笑非笑的雙鬢，好像濃綠叢中的紫羅蘭，露沙對她怔怔望着。好像在那里猜謎似的。玲玉回頭問道：「你想什麼？你這種神情，襯着一身雪般的羅衣，直像那寶塔上的女石像呢！」露沙笑道：「算了吧！知道你今天與頭十足，何必打趣我呢？」玲玉被露沙說得不好意思了。仍回過頭去，佯為不理。

半點鐘過去了，火車已停在吳淞車站。她們下了車，到泊船碼頭打聽，那隻美國來的船，還有兩三個鐘頭才進口。她們便在海邊的長堤上坐下，那堤上長滿了碧綠的青草。海濤怒嘯，綠浪澎湃，但四面寂寥。除了草底的鳴蛋，抑抑悲歌外，再沒有其他的音響和怒浪駭濤相應和了。

兩點多鐘以後，她們又回到碼頭上。只見許多接客的人，已擠滿了，再往海面一看，遠遠的一隻海船，開

着慢車冉冉而來，玲玉叫道：「船到了！船到了！」她們往前擠了半天，才站了一個地位，又等半天，那船才攙了岸。鼓掌的歡聲，和呼喚的笑聲，立刻充溢空際。玲玉只怔怔向船上望着，望來望去終不見劍卿的影子，十分徬徨。只等到許多人都下了船，才見劍卿提着小皮包，急急下船來，玲玉走向前去。輕輕叫道：「陳先生！」劍卿忙放下提包，握着玲玉的手道：「哦！玲玉！我真快活極了！你幾時來的？那一位是你的朋友嗎？」玲玉說：「是的！讓我給你介紹介紹。」因回過頭對我道：「這位是陳劍卿先生。」又向陳先生道：「這位是露沙女士。」彼此相見過。便到火車站上等車。玲玉問道：「陳先生的行李都安置了嗎？」劍卿道：「已都託付一個朋友了，我們便可一直到上海暢談竟日呢？」玲玉默默無言，低頭含笑，把一塊絹帕疊來疊去。露沙只聽劍卿縷述歐美的風俗人情，不久到了上海，露沙託故走了，玲玉和劍卿到半淞園去。到了晚上，玲玉仍回到露沙家裏，住了一夜，第二天早上就回蘇州。

過了幾天，玲玉寄來一封信，邀露沙北上，這時候已經是八月的天氣，風涼露冷，黃花遍地，她們乘八月初三早車北上。在路上玲玉告訴露沙，這次劍卿向她求婚，已經不能再堅執了。現在已雙方求家庭的通過，露沙因問她劍卿離婚的手續已辦沒有？玲玉說：「據劍卿說，已不成問題，因為那個女子已經有信應允他。不過她的家人故意為難，但婚姻本是兩方同意的結合，豈容第三者出來勉強，並且那個女子已經到英國留學去了。……不過我總覺得有些對不住那個女子罷了！」露沙沈吟道：「你到沒什麼對不住她。不過劍卿據什麼條件一定要和這女子離婚呢？」玲玉道：「因為他們定婚的時候，並不是直接的，其間曾經第三者的介紹，而那個介紹人又不忠實，後來被劍卿知道了，當時氣得要死，立刻寫信回家，要求家裏替他離婚，而他的家庭很頑固，去信責備了他一頓，他想來想去沒有辦法，只有自己出馬，當時寫了一封信給那個女子，陳說利害。那個女子到也明白，很爽快就答應了他，並且寫了一封信給她的家人，意思是說，婚姻大事，本應由兩個男女，自己作主，父母不能強逼，現在劍卿既覺得和她不對，當然由他離異，等語，不過她的家人，十分不快，一定不肯把

訂婚的憑證退還，所以前此劍卿向我求婚，我都不肯答應。……但是這次他再三的哀求，我真無法了，只得答應了他。好在我們都有事業的安慰，對於這些事都可隨便。露沙點頭道：「人世的禍福正不可定，能遊嬉人間也未嘗不是上策呢？」

玲玉同露沙到北京之後，就在中學裏擔任些鐘點，這時她們已經都畢業了，雲青，宗瑩，露沙，玲玉都在北京，只有蓮裳到天津女學校教書去了。蓮裳在天津認識了一個姓張的青年，不久她們便發生了戀愛，在今年十月十號結婚，她們因約齊一同到天津去參與盛典。

蓮裳隨遇而安的天性，所以無論處什麼環境，她都覺得很快活，結婚這一天，她穿着天邊彩霞織就的裙衫，披着秋天白雲綢成的軟綃，手裏捧着滿蓄着愛情的玫瑰花，低眉凝容，站在禮堂的中間。男女來賓有的嘖嘖讚好，有的批評她的衣飾，只是玲玉，宗瑩，雲青，露沙四個人，站在蓮裳的身傍，默默無言。彷彿蓮裳是勝利者的所有品，現在已被勝利者從她們手裏奪去一般，從此以後，往事便都不堪回憶！海濱的聯袂倩影，現在已少了一個。月夜的花魂不能再聽見她們五個人一齊的歌聲。她們越思量越傷心，露沙更覺不能支持，不到禮完她便悄悄地走了。回到旅館裏傷感了半天，直至玲玉她們回來了，她兀自淚痕不乾，到第二天清早便都回到北京了。

從天津回來以後，露沙的態度，更見消沈了。終日悶悶不語，玲玉和雲青常常勸她到公園散心去，露沙只是搖頭拒絕。人們每提到宗瑩，她便淚盈眼簾，悽楚萬狀！有一天晚上，月色如水，幽景絕勝，雲青打電話邀她家裏談話，她勉強打起精神，坐了車子，不到一刻鐘就到了。這時雲青正在她家土山上一塊雲母石上坐着，露沙因也上了山，並肩坐在那塊長方石上，雲青說：「今夜月色真好，本打算約玲玉宗瑩我們四個人，清談竟夜，可恨劍卿和師旭把她們倆伴住了不能來——想想朋友真沒交頭，起初情感濃摯，真是相依爲命，到了結果，一個一個都風流雲散了，回想往事，只恨多餘！怪不得我妹妹常笑我傻。我真是太相信人了！」露沙說：

「世界上的事情，本來不過爾爾，相信人，結果固然不免孤另之苦，就是不相信人，何嘗不依然感到世界的孤寂呢？總而言之，求安慰於善變化的人類，終是不可靠的，我們還是早些覺悟，求慰於自己吧！」露沙說完，不禁心酸，對月怔望，雲青也覺得十分淒楚，歇了半天，才嘆道：「從前玲玉老對我說：同性的愛和異性的愛是沒有分別的，那時我會駁她這話不對，她還氣得哭了，現在怎麼樣呢？」露沙說：「何止玲玉如此？便是宗瑩最近還有信對我說：「十年以後同退隱於西子湖畔呢？」那一句是可能的話，若果都相信她們的話，我們的後路只有失望而自殺罷了！」

她們直談到夜深更靜，仍不想睡。後來雲青的母親出來招呼她們去睡，她們才勉強進去睡了。

露沙從失望的經驗裏，得到更孤僻的念頭，便是對於最信仰的梓青，也覺淡漠多了。這一天正是星期六，七點多鐘的時候，梓青打電話來邀她看電影，她竟拒絕不去，梓青覺得她的態度變得很奇怪。當時沒說什麼，第二天來了一封信道：

「露沙！

我在世界上永遠是孤零的啊！人類真正太慘刻了！任我流涸了淚泉；任我粉碎了心肝，也沒有一個人肯爲我叫一聲可憐！更沒有人爲我灑一滴半滴的同情之淚！便是我向日視爲一線的光明，眼見得也是暗淡無光了！唉！露沙！若果你肯明明白白告訴我：『前頭沒有路了！』那末我決不再向前多走一步，任這一錢不值的軀殼，隨萬丈飛瀑而去也好；併頰巖而同墮於千仞之深淵也好；到那時我一切顧不得了。就是殘苛的人類，打着得勝鼓宣佈凱旋，我也只得任他了……唉！心亂不能更續，順祝

康健！

「梓青」

露沙看完這封信，心裏就像萬弩齊發，痛不可忍，伏在枕上嗚咽悲哭，一面自恨自己太怯弱了！人世的謎始終打不破，一面又覺得對不住梓青，使他傷感到這步田地，知情交戰，苦苦不休，但她天性本富於感情，至

於平日故爲曠達的主張，只不過一種無可如何的呻吟。到了這種關頭，自然仍要爲情所勝了，況她生平主張精神的生活，她有一次給蓮裳一封信，裏頭有一段說：

「許多聰明人，都勸我說：『以你的地位和能力，在社會上很有發展的機會，爲什麼作繭自束呢？』這話出於好意者的口裏，我當然是感激他，但是一方我卻不能不怪他，太不諒人了！……若果人類生活在世界上，只有吃飯穿衣兩件事，那末我早就葬身狂浪怒濤裏了，豈有今日？……我覺得宛轉因物，爲世所稱，倒不如行我所適，永垂罵名呢？乾枯的世界，除了精神上，不可制止情的慰安外，還有別的可滋生趣嗎？……」

露沙的志趣，既然是如此，那末對於梓青十二分懇摯的態度，能不動心嗎？當時拭乾了淚痕，忙寫了一封信，安慰梓青道：

「梓青！

你的信來，使我不忍卒讀！我自己已是世界上最不幸的人了！何忍再拉你同入漩渦？所以我幾次三番，想使你覺悟，捨了這九死一生的前途；另找生路，誰知你竟誤會我的意思，說出那些痛心話來！咳！我真無以對你呵！

我也知道世界最可寶貴，就是能彼此諒解的知己，我在世上混了二十餘年，不遇見你，固然是遺憾千古，既遇見你，也未嘗不是夙孽呢？……其實我生平是講精神生活的，形跡的關係有無，都不成問題，不過世人太苛毒了！對於我們這種的行徑，排斥不遺餘力，以爲這便是大逆不道，含沙射影，使人難堪，而我們又都是好強的人，誰能忍此？因而我的態度常常若離若即，並非對你信不過，誰知竟使你增無限苦楚。唉！我除向你誠懇的求恕外，還有什麼話可說！願你自己保重吧！何苦自戕過甚呢？祝你

精神愉快！

露沙」

梓青接到信後，又到學校去會露沙，見面時，露沙忽觸起前情，不禁心酸，淚水幾滴了下來，但怕梓青看

見，故意轉過臉去，忍了半天，才慢慢擡起頭來，梓青見了這種神情，也覺十分悽楚，因此相對默默，一刻鐘裏一句話也沒有。後來還是露沙問道：「你才從家裏來嗎？這幾天蔚然有信沒有？」梓青答道：「我今天一早就出門找人去了，此刻從于農那裏來，蔚然有信給于農，我這裏有兩三個禮拜沒接到他的信了。」露沙又問道：「蔚然的信說些什麼？」梓青道：「聽于農說，蔚然前兩個星期，接到雲青的信，拒絕他的要求後。苦悶到極點了，每天只是拚命的喝酒。醉後必痛哭，事情更是不能做，而他的家裏，因為只有他一個獨子，很希望早些結婚，因催促他向他方面進行，究竟怎麼樣還說不定呢？不過他精神的創傷也就夠了。……雲青那方面，你不能再想法疏通嗎？」

「這事真有些難辦，雲青又何嘗不苦痛？但她寧願眼淚向裏流，也絕不肯和父母說一句硬話。至於她的父母又不曾十分了解她，以為她既不提起，自然並不是非蔚然不嫁。那末拏一般的眼光，來衡量蔚然這種沒有權術的人，自難入他們的眼，又怎麼知道雲青對他的性格十分信仰呢？我見這事，蔚然能放下，仍是放下吧！人壽幾何？容得多少磨折？」

梓青聽見露沙的一席話。點頭道：「其實雲青也太懦弱了！她若肯稍微奮鬥一點，這事自可成功……若果她是堅持不肯，我想還是勸蔚然另外想法子吧！不然怎麼了呢？」說到這裏，便停頓住了。後來梓青又向露沙說：「……你的信我還沒覆你，……都是我對不住你，請你不要再想吧！」說到這裏眼圈又紅了。露沙說：「不必再提了，總之不是冤家不對頭！……你明天若有工夫，打電話給我，我們或者出去玩，免得悶着難受。」梓青道：「好！我明天打電話給你，現在不早了，我就走吧。」說着站起來走了。露沙送他到門口；又回學校看書去了。

宗瑩本來打算在中秋節結婚，因為預備來不及，現在改在年底了。而師旭彷彿是急不可待，每日下午都在宗瑩家裏直談到晚上十點，才肯回去，有時和宗瑩攜手於公園的蒼松蔭下，有時聯舞於北京飯店跳舞場裏，早

把露沙和雲青諸人丟在腦後了。有時遇到，宗瑩必縷縷述說某某夫人請宴會，某某先生請看電影，簡直忙極了，把昔日所談的求學著書的話，一概收起。露沙見了她這種情形，更覺格格不入，有時覺得實在忍不住了。因苦笑對宗瑩說：「我希望你在快樂的時候，不要忘了你的前途吧！」宗瑩聽了這話，似乎很能感動她。但她確不肯認她自己的行動是改了前態，她必定說：「我每天下午還要念兩點鐘英文呢？」露沙不愿多說，不過對於宗瑩的情感，一天淡似一天，從前一刻不離的態度，現在竟弄到兩三個星期不見面，縱見了面也是相對默默，甚至於更引起露沙的傷感。

宗瑩結婚的上一天晚上，露沙在她家裏住下，宗瑩自己繡了一對枕頭，還差一點不曾完工，露沙本不喜歡作這種瑣碎的事，但因為宗瑩的原故，努力替她繡了兩個玫瑰花瓣。這一夜她們家裏的人忙極了，並且還來了許多親戚，來看她試妝的。露沙嫌煩，一個人坐在她父親的書房，替她作枕頭。後來她父親走了進來，和她談話之間，曾歎道：「宗瑩真沒福氣呵！我替她找一個很好的丈夫她不要，噫！若果你們學校的人，有和那個姓祝的結婚，真是幸福！不但學問好，而且手腕極靈敏，將來一定可以大闊的。……他待宗瑩也不算薄了，誰知宗瑩竟看不上他！」露沙不好回答什麼，只是含笑唯諾而已。等了些時她父親出去了，宗瑩打發老媽子來請露沙吃飯，露沙放下針線，隨老媽子到了堂屋，許多豔裝麗服的女客，早都坐在那裏，露沙對大家微微點頭招呼了，便和宗瑩坐在一處。這時宗瑩收拾得額覆捲髮，凸凹如水上波紋，耳垂明璫，燦爛與燈光爭耀，身上穿着玫瑰紫的緞袍，手上戴着訂婚的鑽石戒指，銳光四射。露沙對她不住的端相，覺得宗瑩變了一個人。從前在學校時，彷彿是水上沙鷗。活潑清爽。今天卻像籠裏鸚鵡。毫無生氣，板板地坐在那裏，任人疑視，任人取笑，她只低眉默默，陪着那些釵光鬢影的女客們吃完饭。她母親來替她把結婚時要穿的禮服，一齊換上。祖宗神位前面點起香燭，鋪上一塊大紅氈子。叫人扶着宗瑩向上叩了三個頭。後來她的姑母們，又把她父母請出來，宗瑩也照樣叩了三個頭。其餘別的親戚們也都依次拜過。又把她扶到屋裏坐着。露沙看了這種情形，好像

宗瑩明天就是另外一個人了，從前的宗瑩已經告一結束，又見她的父母都悽悽悲傷。更禁不住心酸，但人前不好落淚，仍舊獨自跑到書房去，痛痛快快流了半天眼淚，後來客人都散了，宗瑩來找她去睡覺。她走進屋子，一言不發，忙忙脫了外頭衣服，上床臉向裏睡下。宗瑩此時也覺得有些悽惶，也是一言不發的睡下，其實各有各的心事，這一夜何曾睡得着。第二天天才朦朧，露沙回過臉來，看見宗瑩已醒，她似醉非醉；似哭非哭的，道：「宗瑩！從此大事定了！」說着涕淚交流，宗瑩也覺得從此大事定了一句話，十分傷心，不免伏枕嗚咽。後來還是露沙怕宗瑩的母親忌諱，忙忙勸住宗瑩。到七點鐘大家全都起來了，忙忙地收拾這個，尋找那個，亂個不休，到十二點鐘，迎親的軍樂已經來了，那種悲壯的聲調，更攪得人肝腸裂碎，露沙等宗瑩都裝飾好了。握着她的手說：「宗瑩！願你前途如意！我現在回去了，禮堂上沒什麼意思，我打算不去，等過兩天我再來看你吧！」宗瑩只低低應了一聲，眼圈已經紅潤了，露沙不敢回頭，一直走了。

露沙回到家裏，懨懨似病，飲食不進，悶悶睡了兩天，有一天早起家裏忽來一紙電報，說她母親病重，叫她即刻回去。露沙擎着電報，又急又怕，全身的血脈，差不多都凝注了，只覺寒戰難禁。打算立刻就走，但火車已開過了，只得等第二天的早車，但這一下半天的光陰，真比一年還難挨。盼來盼去，太陽總不離樹梢頭，再一想這兩天一夜的旅程，不獨悽寂難當，更怕趕不上與慈母一面，疑怕到這裏，心頭陣陣酸楚，早知如此，今年就不當北來？

好容易到了黃昏。宗瑩和雲青都聞信來安慰她，不過人到真正憂傷的時候，安慰決不生效果，並且相形之下，更觸起自己的傷心來。

夜深了，她們都回去，露沙獨自睡在床上，思前想後，記得她這次離家時，母親十分不願意，臨走的那天早起，還親自替她收拾東西，叮囑她早些回來，——如果有意外之變，將怎樣？她越思量越悽楚！整整哭了一夜，第二天早起，恩恩上了火車，蓮裳這時也在北京，她到車站送她，蓮裳惜然的神情，使露沙陡懷起，距此

兩年前，那天正是夜月如水的時候，她到蓮裳家裏，問候她母親的病，誰知那時她母親正斷了氣，蓮裳投在她懷裏，哀哀地哭道：『我從今以後沒有母親了！』呵！那時的淒苦，已足使她淚落聲咽。今若不幸，也遭此境遇，將怎麼辦？覺得自己的身世真是可憐，七歲時死了父親，全靠阿母保育教養。有缺憾的生命樹，才能長成到如今，現在不幸的消息，又臨到頭上。……若果再沒有母親，伶仃的身世，還有什麼勇氣和生命的阻礙爭鬪呢？她越想越可怕，禁不住握着蓮裳的手，嗚咽痛哭。蓮裳見景傷情，也不免懷母陪淚，但她還極誠摯的安慰她說：『你不要傷心，伯母的病或者等你到家已經好了，也說不定……並且這一路上，你獨自一個，更須自己保重，倘若急出病來，豈不更使伯母懸心嗎？』露沙這時卻不過蓮裳的情，遂極力忍住悲聲。

後來雲青和永誠表妹都來了。露沙見了她們，更由不得傷心，想每回南旋的時候，雖說和她們總不免有惜別的意思，但因抱着極大的希望——依依於阿母肘下，同兄嫂妹妹等圍繞於阿母膝前如何的快活？自然便把離愁淡忘了，旅程也不覺淒苦了。但這一次回去，她總覺得前途極可怕，恨不得立時飛到阿母面前。而那可恨的火車，偏偏遲遲不開，等了好久，才聽鈴響，送客的人紛紛下車，宗瑩蓮裳她們也都和她握手言別，她更覺自己伶仃得可憐，不免又流下淚來。

在車上只是昏昏懨懨，好容易盼到天黑，又盼天亮，念到阿母病重，就如墮身深淵，混身起粟，淚落不止。

不久車子到了江邊，她獨自下了車，只覺混身疲軟，飄飄忽忽上了渡船，在江裏時，江風尖利，她的神志略覺清爽，但望着那奔騰的江浪，只覺到自己前途的孤零和驚怕，唉！上帝！若果這時明白指示她母親已經不在人間了，她一定要藉着這海浪綴成的天梯，去尋她母親去……

過了江上了滬寧車，再有六七個鐘頭到家了，心裏似乎有些希望，但是驚懼的程度，更加甚了，她想她到家時，或者阿母已經不能說話了，她心裏要怎樣的難受？……但她又想上帝或不至如此絕人——病是很平常的

事，何至於一病不起呢？

那天的車又偏偏又誤點了，到上海已經十二點半鐘，她急急坐上車奔回家去，離家門不遠了，而急迫和憂疑的程度，也逐層加增，只有極力噓氣，使她的呼吸不至壅塞。車子將轉灣了，家門可以遙遙望見，母親所住的屋子，樓窗緊閉，燈火全熄，再一看那兩扇黑門上，糊着雪白的喪紙，她這時一驚，只見眼前一黑，便昏暈在車上了，過了五分鐘才清醒過來，等不得開門，她已失聲痛哭了，等到哥哥出來開門時，蘇衣如雪，涕淚交下，她無力的撲在靈前，哀哀喚母，但是桐棺三寸，已隔八天，露沙在靈前哭了一夜，第二天更不支，竟寒熱交作臥病一星期，才漸漸好了。

露沙在母親的靈前守了一個月，每天對着阿母的遺照痛哭，朋友們來函勸慰，更提起她的傷心。她想她自己現在更沒牽掛了，把從前朋友們寫的信，都從書箱裏拏出來，一封封看過，然後點起一把火燒了。覺得眼前一空明，心底乾淨。並且決心任造物者的播弄，對於身體毫不保重，生死的關頭，已經打破，有一天夜裏她夢見她的母親來了，彷彿記起她母親已死，痛哭起來，自己從夢中驚醒，掀開帳子一看，星月依稀，四境悽寂，悄悄下了牀，把電燈燃着，對着母親的照像又痛哭了一場。然後含淚寫了一封信給梓青道：

「梓青！

可憐無父之兒復抱喪母之恨，蒼天何極，絕人至此——清夜挑燈，血淚沾襟矣！

人生朝露，而憂患偏多，自念身世，愴懷無限！阿母死後，益少生趣。沙非敢與造物者抗，特雨後梨花，不禁摧殘，後此作何結局，殊不可知耳！

目下喪事已楚，友輩頻速北上，沙亦不愿久居此地，蓋觸景傷情，悲愁益不勝也！梓青來函，責以大義，高誼可感，唯沙經此折磨，灰冷之心，有無復燃之望，實不敢必。此後惟飄泊天涯，消沈以終身，誰復有心與利祿徵逐，隨世俗浮沈哉，望梓青勿復念我。好自努力可也。

沙已決明日行矣。申江雲樹，不堪回首，嗟乎？冥冥天道，安可論哉？……露沙」

露沙寫完信後，天已發亮。因把行李略略檢楚，她的哥哥妹妹都到車站送她，臨行淒涼，較昔更甚，大家灑淚而別。露沙到京時，雲青會到車站接她，並且告訴她，宗瑩結婚後不到一個月，便患重病，現在住在醫院裏，露沙覺得人生真太無聊了！黃金時代已過，現在好像秋後草木，只有飄零罷了！

玲玉這時在上海，來信說半年以內就要結婚，露沙接信後，不像前此對於宗瑩蓬裳那種動心了，只是淡淡寫了一封賀她成功的信。這時露沙昔日的朋友，一個個都星散了。北京只賸了一個雲青和久病的宗瑩，至於孤雲和蘭馨，雖也在北京，但露沙輕易不和她見面，所以她最近的生活，除了每天到學校裏上課外，回來只有昏睡。她這時住在舅舅家裏，表妹們看見她這樣，都覺得很可憂的。想盡種種方法，來安慰她，不但不能止她的愁，而且每一提起，她更要痛哭。她的表妹知道她和梓青極好，恐怕能慰她的只是他了，因給梓青寫了一封信道：

「梓青先生：

我很冒昧給你寫信，你一定很奇怪吧？你知道我表姊近來的狀況怎樣嗎？她自從我姑母死後，更比從前沈默了！每天的枕頭上的淚痕，總是不乾的，我們再三的勸慰，終無益於事，而她的身體本來不好，那經得起此種的殷憂呢？你是她很好的朋友，能不能想個法子安慰她？我盼望你早些北來，或者可稍殺她的悲懷！

我們一家人，都爲她擔憂，因爲她向來對於人世，多抱悲觀，今更經此大故，難保沒有意外的事情發生。……要說起她，也實在可憐，她自幼所遇見的事，已經很使她感覺世界的冷苛，現在母親又棄她而去，一個人四海飄泊，再有勇氣的人，也不禁要志餒心灰呵！你有方法轉移她的人生觀嗎？盼望得很，再談吧！此祝

康樂！

露沙的表妹上」

露沙道：「一天早起，覺得頭腦十分沈悶，因走到院子裏站了半晌，才要到屋裏去梳頭，聽差的忽進來告訴她，說有一個姓朱的來訪，她想了半天，不知道是誰，走到客廳，看見一個女子，面上微麻，但神情眼熟得很，好像見過似的，凝視了半天，才駭然問道：『你是心悟嗎？我們三年多不見了！……你從那裏來？前些日子竹蓀有信來，說你去年出天花，很危險，現在都康全了？』」心悟愀然道：『人事真不可料，我想不到活到二十幾歲，還免不了出這場天災，我早想寫信給你，但我自病後心情灰冷，每逢提筆寫信，就要觸動我的傷感。人們都以我病好了，來稱賀我！其實能在那時死了，比這樣活着強得多呢？』露沙說：『災病是人生難免的，好了自然值得稱賀，你爲什麼說出這種短氣的話來？』心悟被露沙這麼一問，彷彿受了極大的刺激般，低頭哽咽，歇了半天，她才說：『我這病已經斷送了我夢想的前途，還有什麼生趣？』露沙不明白她的意思，只爲不過她一時的感觸，不願多說，因用別的話又開，談了些江浙的風俗，心悟也就走了。

過了幾天，蘭馨來談，忽問露沙說：『你知道你那朋友朱心悟已經解除婚約了嗎？』露沙驚道：『這是怎麼一回事，怪道那天她那樣情形呢？』蘭馨因問什麼情形，露沙把當日的談話告訴她。蘭馨嘆道：『作人真是苦多樂少，像心悟那樣好的人，竟落到這步田地？真算可憐！心悟前年和一個青年叫王文義的訂婚，兩個人感情極好，已經結婚有期，不幸心悟忽然出起天花來，病勢十分沉重，直病了四個多月才好。好了之後臉上便落了許多麻點，其實這也算不得什麼，偏偏心悟古怪心腸，她說：『男子娶妻，沒一個不講究容貌的，王文義當日再三向她求婚，也不過因愛她的貌，現在貌既殘缺，還有什麼可說，王文義縱不好意思，提出退婚的話，而他的家人已經有閒話了。與其結婚後使王文義不滿意，到不如先自己退婚呢！』心悟這種的主張發表後，她的哥哥曾勸止她，無奈她執意不肯，無法只得照她的話辦了。王文義起初也不肯答應，後來經不起家人的勸告，也就答應了。離婚之後心悟雖然達到目的，但從此她便存心逃世，現在她哥哥姊妹們都極力勸她。將來怎麼樣，還說不定呢？』蘭馨說完了，露沙道：『怎麼年來竟是這些使人傷心的消息呵！心悟從前和我在中學同校時，是

個極活潑勇進的人，現在只落得這種結果，唉！前途茫茫，怎能不使人望而生畏！」不久蘭馨走了。露沙正要去看心悟，郵差忽送來一封信，是梓青寄的。她拆開看道：

『露沙！露沙！

你真忍決心自戕嗎？固然世界上的人都是殘忍的，但是你要想到被造物所播弄的，不止你一個人呵，你縱不愛惜自己，也當爲那同病的人，稍留餘地！你若絕決而去，那同病者豈不更感孤零嗎？

露沙！我唯有自恨自傷，沒有能力使你減少悲懷，但是你會應許我作你唯一的知己，那末你到極悲痛的時候，也當爲我設想，若果你竟自絕其生路，我的良心當受何種譴責？唉！露沙！在形式上，我固沒有資格來把你孤寂的生活，變熱鬧了。而在精神上，我極誠懇的求你容納我，把我火熱的心魂，伴着你蕭條空漠的心田，使她開出燦爛生趣的花，我縱因此而受任何苦楚。都不覺悔的，露沙！你應允我吧！

我到京已兩日，但事忙不能立時來會你，明天下午我一定到你家裏來，請你不要出去。別的面談，祝
你快活！

『梓青』

露沙看過信後，不免又傷感了一番，但覺得梓青待她十分誠懇。心裏安慰許多。第二天梓青來看她，又勸她好些話，并拉她到公園散步，露沙十分感激他，因對梓青道：『我此後的歲月，只是爲你而生！』梓青極受感動，一方面覺得露沙引自己爲知己，是極榮幸的，但一方面想到那不如意的婚姻，又萬感叢集，明知若無這層阻礙，向露沙求婚，一定可操左券，現在竟不能。有一次她曾向露沙微露要和她妻子離婚的意思，露沙悽然勸道：『身爲女子，已經不幸！若再被人離棄，還有生路嗎？況且因爲我的緣故，我更何心？所謂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不但我自己的良心無以自容，就是你也有些過不去，……不過我們相知相諒，到這步田地；申言絕交，自然是矯情。好在我生平主張精神生活，我們雖無形式的結合，而兩心相印，已可得到不少安慰。況且我是劫後餘灰，絕無心情，因結婚而委身他人，若果天不絕我們，我們能因相愛之故，在人類海裏，

翻起一堆巨浪，也就足以自豪了！」梓青聽了這話，雖極相信露沙是出於真誠，但總覺得是美中不足，仍不免時時悵惘。

過了幾個月，蔚然從上海寄來一張紅帖，說他已與某女士訂婚了，這帖子一共是兩張，一張是請她轉寄給雲青的，雲青接到帖子以後，曾作了一首詩賀蔚然道：

「燕語鶯歌，

不是讚美春光嬌好，

是賀你們好事成功了！

祝你們前途如花之燦爛！

謝你們釋了我的重担！」

雲青自得到蔚然訂婚消息後，轉比從前覺得安適了，每天努力讀書，閒的時候，就陪着母親談話，或教弟妹識字，一切的交遊都謝絕了，便是露沙也不常見，有時到醫院看看宗瑩的病，宗瑩病後，不但身體孱弱，精神更加萎靡，她會對露沙說：「我病若好了，一定極力行樂，人壽幾何？並且像我這場大病，不死也是僥倖？還有什麼心和世奮闖呢！」露沙見她這種消沉，只有悽楚，也沒什麼話可說。

過了半年宗瑩病雖好了，但已生了一個小孩子，更不能出來服務了。這時雲青全家要回南，雲青在北京教書，本可不回去，但因她的弟妹都在外國求學，母親在家無人侍奉，所以她決計回去。當臨走的前一天，露沙約她在公園話別，她們到公園時才七點鐘，露沙揀了海棠陰下的一個茶座，邀雲青坐下。這時園裏遊人稀少，晨氣清新，一個小娃娃，披着滿肩柔髮，穿着一件洋式水紅色的衣服，露出兩個雪白的膝蓋，沿着荷池，跑來跑去，後來蹲在草地上，採了一大堆狗尾巴草，隨身坐在碧綠的草上，低頭凝神編玩意，露沙對着她怔怔出神，雲青也仰頭向天上之行雲望着，如此靜默了好久，雲青才說：「今天蘭馨原也說來的，怎麼還不見到？」

露沙說：『時候還早，再等些時大概就來了。……我們先談我們的吧！』雲青道：『我這次回去以後，不知我們什麼時候再見呢？』露沙說：『我總希望你暑假後再來！不然你一個人回到孤僻的家鄉，固然可以遠世慮，但生氣未免太消沈了！』雲青悽然道：『反正作人是消磨歲月，北京的政局如此，學校的生活也是不安定，而且世途多難，我們又不慣與人徵逐，到不如回到鄉下，還可以享一點清閒之福。閉門讀書也未嘗不是人生樂事！』她說到這里，忽然頓住，想了一想又問露沙道：『你此後的計劃怎樣？』露沙道：『我想這一年以內，大約還是不離北京，一方面仍理我教員的生涯，一方面還想念點書，一年以後若有機會，打算到瑞士走走；總而言之，我現在是赤條條無牽掛了。作得好呢，無妨繼續下去，不好呢？到無路可走的時候，碧玉宮中，就是我的歸局了。』雲青聽了這話，露出很悲涼的神氣嘆道：『真想不到人事變幻到如此地步，兩年前我們都活潑極的小孩子，現在嫁的嫁，走的走，再想一同在海邊上遊樂，真是作夢，現在蓮裳，玲玉，宗瑩都已有結果，我們前途茫茫，還不知如何呢？……我大約總是爲家庭犧牲了。』露沙插言道：『還不至如是吧！你縱有這心，你家人也未必容你如此；』雲青道：『那倒不成問題，只要我不點頭，他們也不能把我怎樣。』露沙道：『人生行樂罷了，也何必過於自苦！』雲青道：『我並不是自苦……不過我既已經過一番磨折，對於情愛的路途，已覺可怕，還有什麼興趣再另外作起？……昨天我到叔叔家裏，他曾勸我研究佛經，我覺得很好，將來回家鄉後，一切交遊都把她謝絕，只一心一意讀書自娛，至於外面的事，一概不願聞問。若果你們到南方的時候，有興來找我，我們便可在堤邊垂釣，月下吹簫，享受清雅的樂趣，若有興致，作些詩歌，不求人知，只圖自娛。至於對社會的貢獻，也只看機會許我否，一時尙且不能決定。』

她們正談到這里，蘭馨來了，大家又重新入座，蘭馨說：『我今天早起有些頭昏，所以來遲！你們談些什麼？』雲青說：『反正不過說些牢騷悲抑的話。』蘭馨道：『本來世界上就沒有不牢騷的人，何怪人們愛說牢騷話！……但是我比你們更牢騷呢！你知道嗎？我昨天又和孤雲生了一大場氣。孤雲的脾氣真可算古怪透

了。幸虧是我的性子，能處處俯就她，才能維持這三年半的交誼，若是遇見露沙，恐怕早就和她絕交了！」雲青道：「你們昨天到底爲什麼事生氣呢？」蘭馨嘆道：「提起來又可笑又可氣，昨天我有一個親戚，從南邊來，我請他到館子喫飯，我就打電話邀孤雲來，因爲我這親戚，和孤雲家裏也有來往，並且孤雲上次回南時也會過他，所以我就邀她來，誰知她在電話裏冷冷地道：「我一個人不高興跑那麼遠去。」其實她家住在東城到西城來也並不遠，不過半點鐘就到了！——我就說：「那末我來找你一同去吧！」她也就答應了，後來我巴巴從西城跑到東城，陪她一齊來，我待她也就沒什麼對不住她了。誰知我到了她家，她仍是作出十分不耐煩的樣子說：「這怪熱的天我真懶出去。」我說：「今天還不大熱，好在路並不十分遠，一刻就到了。」她聽了這話才和我一同走了。到了飯館，她只低頭看她的小說，問她喫什麼菜？她縐着眉頭道：「隨便你們挑吧，」那末我就挑了，喫完飯後，我們約好一齊到公園去。到了公園我們正在談笑，她忽然板起臉來說：「我不耐煩在這里老坐着，我要回去，你們在這里暢談吧！」說完就立刻嚷着「洋車！洋車！」我那親戚看見她這副神氣，很不好過，就說：「時候也不早了，我們一齊回去吧。」孤雲說：「不必！你們談得這麼高興，何必也回去呢？」我當時心裏十分難過，覺得很對不住我那親戚，使人家如此的難堪！……一面又覺得我真不值！我自和她交往以來，不知陪却多少小心！在我不過覺得朋友要好，就當全始全終……並且我的脾氣，和人好了，就不愿和人壞，她一點不肯原諒我，我想想真是痛心！當時我不好發作，只得忍氣吞聲，把她招呼上車，別了我那親戚，回學校去，這一夜我簡直不曾睡覺，想起來就覺傷心，」她說到這裏，又對露沙說：「我真信你說的話，求人諒解是不容易的事！我爲她不知精神受多少痛楚呢！」

雲青道：「想不到孤雲竟怪僻到這步田地？」露沙道：「其實這種朋友絕交了也罷！……一個人最難堪的是強不合而爲合，你們這種的勉強維持，兩方都感苦痛，究竟何苦來？」

蘭馨沉思半天道：「我從此也要學露沙了！……：不管人們怎麼樣，我只求我心之所適，再不輕易交朋友

了。雲青走後可談的人，除了你（向露沙說）也沒有別人，我倒要關起門來，求慰安於文字中。與人們交接，真是苦多樂少呢？」雲青說：「世事本來是如此，無論什麼事，想到究竟都是沒意思的。」

她們說到這里，看看時候已不早，因一齊到來今雨軒喫飯，飯後雲青回家，收拾行裝，露沙，蘭馨和她約好了，第二天下午三點鐘車站見面，也就回去了。

雲青走後，露沙更覺得無聊，幸喜這時梓青尚在北京。到苦悶時，或者打電話約他來談，或者一同出去看電影。這時學校已放了暑假，露沙更閒了，和梓青見面的機會很多，外面好造謠言的人，就說她和梓青不久要結婚，並且說露沙的前途很危險，這話傳到露沙耳裏，十分不快，因寫一封信給梓青說：

「梓青！

吾輩夙以坦白自勉，結果竟爲人所疑，黑白倒置，能無悵悵！其實此未始非我輩自苦，何必過尊重不負責任之人言，使彼喜含毒噴人者，得逞其技倆，弄其狡獪哉？

沙履世未久，而懷懼已深！覺人心險惡，甚於蛇蝎！地球雖大，竟無我輩容身之地，欲求自全，只有一去此濁世，同歸於極樂世界耳！唉！傷哉！

沙連日心緒惡劣，蓋人言嘖嘖；受之難堪！不知梓青亦有所聞否？世途多艱，吾輩將奈何？沙怯懦勝人，何況刺激頻仍，脆弱之心房，有不堪更受驚震之憂矣！梓青其何以慰我？臨楮悽惶，不盡欲言，願祝康健！

露沙上」

梓青接到信後，除了極力安慰露沙外，亦無法制止人言，過了幾個月，梓青因友人之約，將要離開北京，但是他不願拋下露沙一個人，所以當未曾應招之前，和露沙商量了好幾次，露沙最初聽見他要走，不免覺得悵悵，當時和梓青默對至半點鐘之久，也不會說出一句話來。後來回到家裏，獨自沉沉想了一夜，覺得若不叫梓青去，與他將來發展的機會，未免有礙，而且也對不起社會，想到這里，一種激壯之情潮湧於心，第二天梓青

來，露沙對他說：『你到南邊去的事情，你就決定了吧！我覺得這個機會，很可以施展你生平的抱負，……至於我們暫時的分別，很算不了什麼？況我們的愛情也當有所寄託，若徒徒相守，不但日久生厭，而且不是我們的夙心。』梓青聽了這話，仍是猶疑不決道：『再說吧！能不去我還是不去。』露沙道：『你若不去，你就未免太不諒解我了！』說着悽然欲泣，梓青這才說：『我去就是了！你不要難受吧！』露沙這才轉悲為喜，和他談些別後怎樣消遣，並約年假時梓青到北京來。他們直談到日暮才別。

雲青回家以後曾來信告訴露沙，她近來生活十分清靜，並且已開始研究佛經了，出世之想較前更甚，將來常買田造廬於山清水秀的地方，侍奉老母，教導弟妹十分快樂。露沙聽見這個消息，也很覺得喜悅，不過想到雲青所以能達到這種的目的，因為她有母親，得把全副的心情，都寄託在母親的愛裏，若果也像自己這樣漂零的身世，……便怎麼樣？她想到這里不禁又傷感起來。

有一天露沙正在書房，看茶花女遺事，忽接到雲青的來信，裏頭附着一篇小說：露沙打開一看，見題目是消沈的夜，其內容是：

『只見慘綠色的光華，充滿着寂寞的小園，西北角的榕樹上，宿着啼血的杜鵑，悽悽哀鳴，樹蔭下坐着個年約二十三四的女郎，凝神仰首。那時正是暮春時節，落花亂舞，在清光下飛舞，微風吹縐了一池的碧水，那女郎沈默了半晌，忽輕輕嘆了一口氣，把身上的花瓣輕輕拂拭了，走到池旁，照見自己削瘦的容顏，不覺喫了一驚，暗暗歎道：「原來已憔悴到這步田地！」她如悲如怨，倚着池旁的樹幹出神，迷忽間，彷彿看見一個似曾相識的青年，對她苦笑，似乎說：「我赤裸裸的心，已經被你奪去了，現在你竟弄了我！唉！」那女郎這時心裏一痛，睜眼一看，原來不是什麼青年，只是那兩竿翠竹，臨風搖擺罷了。

這時月色已到中天，春寒兀自威凌逼人，她便慢慢踱進屋裏去了，屋裏的月光，一樣的清涼如水，她便擁之睡下，矇矓之間，只見一個女子，身披白絹，含笑對她招手，她便跟了去，走到一所樓房前，樓下屋窗內，

燈光亮極，她細看屋裏，有一個青年的女子，背燈而坐，手裏正擎着一本書，側首凝神，好像聽她旁邊坐着的男子講什麼似的，她看那男子面容極熟，就是那個瘦削身材的青年，她不免將耳頭靠在窗上細聽，只聽那男子說：「……我早應當告訴你，我和那個女子交情的始末，她行止很端莊，性情很溫和，若不是因為她家庭的固執，我們一定可以結婚了。……不過現在已是過去的事，我述說愛她的事實，你當不至怒我吧！」那青年說到這里，回頭望着那女子，只見那女子含笑無言……歇了半晌那女子才說：「我到不怒你向我述說愛她的事實，我只怒你爲什麼不始終愛她呢？」那青年似露着悲涼的神情說：「事實上我固然不能永遠愛她，但在我的心象裏，卻始終沒有忘了她呢？……」她聽到這里，忽然想起那人，便是從前向她求婚的人，他所說女子，就是自己，不覺想起往事，心裏不免悽楚。因掩面悲泣，忽見剛才引她來的白衣女郎，又來叫她道：「已往的事，悲傷無益，但你要知道許多青年男女的幸福，都被這戴紫金冠的魔鬼剝奪了！你看那不是他又來了！」她忙忙向那白衣女郎手指的地方看去，果見有一個青面獠牙的惡鬼，戴着金碧輝煌的紫金冠。那金冠上有四個大字是「禮教勝利」。她看到這里，心裏一驚就醒了，原來是個夢，而自己正睡在牀上，那消沉的夜已經將要完結了，東方已經發出清白色了。」

露沙看完雲青這篇小說，知道她對蔚然仍未能忘情，不禁爲她傷感，悶悶枯坐無心讀書，後來蘭馨來了，才把這事忘懷，蘭馨告訴她年假要回南，問露沙去不去，露沙本和梓青約好，叫梓青年假北來，最近梓青有一封信說他事情太忙，一時放不下，希望露沙南來，因此露沙就答應蘭馨，和她一同南去。

到南方後，露沙回家，到父母的墳上祭掃一番，和兄妹盤桓幾天，就到蘇州看玲玉，玲玉的小家庭收拾得很好，露沙在她家裏住了一星期。後來梓青來找她，因又回到上海。

有一天下午露沙和梓青在靜安寺路一帶散步，梓青對露沙說：「我有一件事要和你商量，不知肯答應我不？」露沙說：「你先說來再商量好了。」梓青說：「我們的事業，正在發軔之始，必要每個同志集全力量

作，才有成熟的希望，而我這半年試驗的結果，覺得能實心踢地作事的時候很少，這最大的原因，就是因為懸懷於你……所以我想，我們總得想一個解決我們根本問題的方法，然後才能談到前途的事業，『露沙聽了這話，呻吟無言，……最後只說了一句：『我們從長計議罷！』梓青也不往下說去，不久他們回去了。

過了幾個月，雲青忽接到露沙一封信道：

『雲青！

別後音書苦稀，只緣心緒無聊，握管益增悵惘耳。前接來函，藉悉雲青鄉居清適，欣慰無狀！沙自客臘南旋，依舊愁怨日多，歡樂時少，蓋飄萍無根，正未知來日作何結局也！時晤梓青，亦鬱悒不勝，唯沙生性爽宕，明知世路險峻，前途多難，而不甘躑躅歧路，抑鬱瘦死。前與梓青計劃竟日，幸已得解決之策，今爲雲青陳之。

曩在京華沙不會與雲青言乎？梓青與沙之情愛，成熟已久，若環境順適，早賦于飛矣，乃終因世俗之梗，夙願莫遂！沙與梓青非不能剷除禮教之束縛，樹神聖情愛之旗幟，特人類殘苛已極，其毒餒足逼人至死！是可懼耳！

日前曾與梓青，同至吾輩昔遊之地，碧浪滔滔，風響悽悽，景色猶是，而人事已非，悵望舊遊，都作雨後梨花之飄零，不禁酸淚沾襟矣！

吾輩於海濱徘徊竟日，終相得一佳地，左繞白玉之洞，右臨清溪之流，中構小屋數間，足爲吾輩退休之所，目下已備價購妥，只待鳩工造廬，建成之日，卽吾輩努力事業之始。以年來國事蠲蠲，固爲有心人所同悲，但吾輩則志不在斯，唯欲於此中留一愛情之紀念品，以慰此乾枯之人生，如果克成，當攜手言旋，同道遙於海濱精廬，如終失敗，則於月光臨照之夜，同赴碧流，隨三閩大夫遊耳。今行有期矣，悠悠之命運，誠難預期，設吾輩卒不歸，則當留此廬以饗故人中之失意者。

宗瑩，玲玉，蓮裳諸友，不另作書，幸雲青爲我達之。此牘或卽沙之絕筆，蓋事若不成，沙亦無心更勞楮墨以傷子之心也！臨書悽楚，不知所云，諸維珍重不宣！

露沙書

雲青接到信後，不知是悲是愁，但覺世界上事情的結局，都極慘淡，那眼淚便不禁奪眶而出。當時就把露沙的信，抄了三份，寄給玲玉，宗瑩，蓮裳。過了一年，玲玉邀雲青到西湖避暑。秋天的時候，她們便繞道，到從前舊遊的海濱，果然看見有一所很精緻的房子，門額上寫着「海濱故人」四個字，不禁觸景傷情，想起露沙已一年不通音信了，到底也不知道是成是敗，屋邇人遠，徒深馳想，若果竟不歸來，留下這所房子，任人憑吊，也就太覺多事了！

她們在屋前屋後徘徊了半天，直到海上雲霧罩滿，天空星光閃爍，才灑淚而歸，臨去的一霎，雲青兀自嘆道：「海濱故人！也不知何時才賦歸來呵！」

貓

鄭振鐸

我家養了好幾次的貓，結局總是失蹤或死亡。三妹是最喜歡貓的，她常在課後回家時，逗着貓玩。有一次，從隔壁要了一隻新生的貓來。花白的毛，很活潑，常如帶着泥土的白雪球似的，在廊前太陽光裏滾來滾去。三妹常常的，取了一條紅帶，或一根繩子，在牠面前來回的拖搖着，牠便撲過來搶，又撲過去搶。我坐在藤椅上看着他們，可以微笑着消耗過一二小時光陰，那時太陽光暖暖的照着，心上感着生命的新鮮與快樂。後來這隻貓不知怎地忽然消瘦了，也不肯吃東西，光澤的毛也污澀了，終日躺在廳上的椅下，不肯出來。三妹想着種種方法去逗牠，都不理會。我們都很替牠憂鬱。三妹特地買了一個很小很小的銅鈴，用紅綾帶穿了，掛在牠頸下，但只顯得不相稱，牠只是毫無生意的，懶惰的，鬱悶的躺着。有一天中午，我從編譯所回來，三妹很難過的說道：『哥哥，小貓死了！』

我心裏也感着一縷的酸辛，可憐這兩月來相伴的小侶！當時只得安慰着三妹道：『不要緊，我再向別處要一隻來給你。』

隔了幾天，二妹從虹口舅舅家裏回來，她道，舅舅那裏有三四隻小貓，很有趣，正要送給人家。三妹便怂恿着她去拿一隻來。禮拜天，母親回來了，却帶了一隻渾身黃色的小貓回來。立刻三妹一部分的注意，又被這隻黃色小貓吸引去了。這隻小貓較第一隻更有趣，更活潑。牠在園中亂跑，又會爬樹，有時蝴蝶安詳地飛過時，牠也會撲過去捉。牠似乎太活潑了，一點也不怕生人，有時由樹上躍到牆上，又跑到街上，在那裏晒太

陽。我們都很爲牠提心弔膽，一天都要『小貓呢？小貓呢？』的查問得好幾次。每次總要尋找了一回，方才尋到。三妹常指牠笑着罵道：『你這小貓呀，要被乞丐捉去後才不會亂跑呢！』我回家吃中飯，總看見牠坐在鐵門外邊，一見我進門，便飛也似的跑進去了。飯後的娛樂，是看牠在爬樹，隱身在陽光隱約裏的綠葉中，好像在等待着要捉捕什麼似的。把牠捉了下來，又極快的爬上去了。過了二三個月，牠會捉鼠了。有一次，居然捉到一隻很肥大的鼠，自此，夜間便不再聽見討厭的吱吱的聲音了。

某一日清晨，我起床來，披了衣下樓，沒有看見小貓，在小園裏找了一遍，也不見。心裏便有些亡失的預警。

『三妹，小貓呢？』

她慌忙的跑下樓來，答道：『我剛才也尋了一遍，沒有看見。』

家裏的人都忙亂的在尋找，但終於不見。

李媽道：『我一早起來開門，還見牠在廳上。燒飯時，才不見了牠。』

大家都不高興，好像亡失了一個親愛的同伴，連向來不大喜歡牠的張媽也說：『可惜，可惜，這樣好的一隻小貓。』

我心裏還有一線希望，以爲牠偶然跑到遠處去，也許會認得歸途的。

午飯時，張媽訴說道：『剛才遇到隔壁周家的丫頭，她說，早上看見我家的小貓在門外，被一個過路的人捉去了。』

於是這個亡失證實了。三妹很不高興的，咕嚕着道：『他們看見了，爲什麼不出來阻止？他們明曉得牠是我家的！』

我也悵然的，憤恨的，在詛罵着那個不知名的奪去我們所愛的東西的。

自此，我家好久不養貓。

冬天的早晨，門口蜷伏着一隻很可憐的小貓，毛色是花白，但並不好看，又很瘦，牠伏着不去。我們如不取來留養，至少也要為冬寒與飢餓所殺，張媽把牠拾了進來，每天給牠飯吃，但大家都不大喜歡牠，牠不活潑，也不像別的小貓之喜歡頑游，好像是具着天生的憂鬱性似的，連三妹那樣愛貓的，對於牠，也不加注意。如此的，過了幾個月，牠在我家仍是一隻若有若無的動物，牠漸漸的肥胖了，但仍不活潑，大家在廊前晒太阳閒談着時，牠也常來蜷伏在母親或三妹的足下。三妹有時也逗着牠頑，但並沒有對於前幾隻小貓那樣感興趣。有一天，牠因夜裏冷，鑽到火爐底下去，毛被燒脫好幾塊，更覺得難看了。

春天來了。牠成了一隻壯貓了，却仍不改牠的憂鬱性，也不去捉鼠，終日懶惰的伏着，吃得胖胖的。

這時，妻買了一對黃色的芙蓉鳥來，掛在廊前，叫得很好聽，妻常常叮囑着張媽換水，加鳥糧，洗刷籠子。那隻花白貓對於這一對黃鳥，似乎也特別注意，常常跳在桌上，對鳥籠凝望着。

妻道：「張媽，留心貓，牠會吃鳥呢。」

張媽便跑來把貓捉了去。隔一會，牠又跳上桌子對鳥籠凝望着了。

一天，我下樓時，聽見張媽在叫道：「鳥死了一隻，一條腿被咬去了，籠板上都是血。是什麼東西把牠咬死的？」

我匆匆跑下去看，果然一隻鳥是死了，羽毛鬆散着，好像牠曾與牠的敵人掙扎了許久。

我很憤怒，叫道：「一定是貓，一定是貓！」於是立刻便去找牠。

妻聽見了，也匆匆的跑下來，看了死鳥，很難過，便道：「不是這貓咬死的還有誰？牠常常對鳥籠望着，我早就叫張媽要小心了，張媽！你爲什麼不小心！」

張媽默默無言，不能有什麼話來辯護。

於是貓的罪狀證實了。大家都去找這可厭的貓，想給牠以一頓懲戒。找了半天，却沒找到。真是『畏罪潛逃』了，我以爲。

三妹在樓上叫道：『貓在這裏了。』

牠躺在露台板上晒太陽，態度很安詳，嘴裏好像還在吃着什麼。我想，牠一定是在吃着這可憐的鳥的腿了，一時怒氣衝天，拿起樓門旁倚着的一根木棒，追過去打了一下。她很悲楚的叫了一聲『咪嗚！』便逃到屋瓦上了。

我心裏還憤憤的，以爲懲戒得還沒有快意。

隔了幾天，李媽在樓下叫道：貓，貓！又來吃鳥了。同時我看見一隻黑貓飛快的逃過露台。嘴裏啣着一隻黃鳥。我開始覺得我是錯了！

我心裏十分的難過，真的，我的良心受傷了，我沒有判斷明白，便妄下斷語，冤苦了一隻不能說話辯訴的動物。想到牠的無抵抗的逃避，益使我感到我的暴怒，我的虐待，都是針，刺我的良心的針！

我很想補救的過失，但牠是不能說話的，我將怎樣的對牠表白我的誤解呢？

兩個月後，我們的貓忽然死在隣家的屋脊上。我對於他的亡失，比以前的兩隻黑貓的亡失，更難過得多。我永無改正我的過失的機會了！

自此，我家永不養貓。

書之幸運

鄭振鐸

天一書局送了好幾部古書的頭本給仲清看。一本是李卓吾評刻的浣紗記的上冊，附了八頁的圖，刻得極爲工緻可愛，送書來的夥計道：『這是一部不容易得到的傳奇。李卓吾的書在前清是禁書。有好些人都要買牠呢。您老人家是老交易，所以先送來給您老人家看。』又指着另外一本藍面子，潔白的雙絲線訂着的隋唐演義，道：『這是褚氏原刻的，頭本有五十張細圖呢，您老人家看看，多末好，多末工細！』說着，便翻幾頁給他看，『一頁也不少，的確是原刻的，字跡一點也不模糊，邊框也多末完整。我們老板費了很貴的價錢，昨天才由同行轉讓來的，剛才拿到手呢。』又指着一本很污穢的黃面子蟲蝕了好幾處的書道：『這是明刻的隋煬豔史，外面沒有見過。今早才收進來，還沒有裝訂好呢。您老人家如要，馬上就可以去裝訂。看看只有八本，襯訂起來可以有十六本，還是很厚的呢。老板說，他做了好幾十年的生意，這部書還不曾買過呢，四十回，每回有兩張圖，共八十張圖，都是極精工的。』又指着一本黃面子裝訂得很好看的書道：『這是笑史，共十六冊，猶子龍原編，李笠翁改訂的，外間也極少見。』這位夥計曉得他極喜歡這一類的書，且肯出價錢，所以一本本的指點給他看。此外還有幾部詞選，却是不大重要的。

仲清默默的坐在椅上，聽着夥計流水似的誇說着，一面不停手的翻着那幾本書。書委實都是很好的，都是極要買下的，那些圖他尤其喜歡。那種工緻可愛的木刻，神采奕奕的圖像，不僅是以考證古代的種種制度，且可以見三四百年前的雕版與繪畫的成績是如何的進步，那幾個刻工，細緻的地方，直刻得三五寸之間可

以容得十幾個人馬，個個鬚眉清晰，衣衫的縫痕一條條都可以看出，粗笨的地方，是刻的一堆一堆的大山，粗粗幾縷遠水，却覺得逸韻無窮，如看王石谷，八大山人的名畫一樣。他委實的爲這部書所迷戀住了。但外面是毫不露，怕被夥計看出他的強烈的購買心，要任意的說價，裝腔的不賣。

「書倒不大壞；不過都是玩玩的書，沒有實用，」他懶懶的裝着不大注意的說着。

「雖然是玩玩的書，近幾年買的人倒不少，書價比以前貴得好幾倍了呢。」夥計道。

「李卓吾的浣紗記多少錢？那幾部多少錢？」

夥計道：「老板吩咐過的，您老人家是老交易。不說虛價。浣紗記是五十塊錢，隋唐演義是三十塊錢，隋場豔史是八十塊錢，笑史是五十塊錢……」他正要再一部的說下去，仲清連忙阻擋住他道：「不必再說了，那些我不要。」

「價錢真不貴，不是您老人家，真的不肯說實價呢。賣到東洋去，浣紗記起碼值得一百塊錢。隋場豔史起碼得賣個兩三百塊……。」

仲清心裏嫌着太貴，照他的價錢計算起來，共要二百塊錢以上呢。一時那裏來這許多錢去買！且買了下去，知道宛眉一定又要生氣的。心裏十分的躊躇着，手不停的翻翻這本，翻翻那本，很想狠心一下，回絕那個夥計說，「我不要買，請送給別人家去！」却又委實的捨不得那幾部書歸入別人的書室中。躊躇了好一會，表面上是假飾仔細的在翻看那些書，實則他的心思全不注在書上。

夥計站在他旁邊等候着他的回話。

「這幾部書都是一點也不殘缺的麼？沒有缺頁，也沒有破損麼？」他隨意的問着夥計。

「一點都沒有，全是初印最完全的。我們店裏已經檢過了，一頁也不缺。缺了一頁，一個錢都不要，您老人家儘管來退。您老人家是老交易，一點也不會欺騙您老人家的，您老人家放心好了。」

「那末，把這三部書的頭本先放在這裏吧。」說時，他把浣紗記，隋唐演義，隋煬監史另放在一邊，「其餘的你都帶回去。價錢，我停一刻去和你們老板面議，還要去看看全書。」

「好的，好的，」夥計帶笑的說道，好像他的交易已經成功了，「請您老人家停一刻過來。價錢，老板說是一定不減的。這部笑史也給您老人家留下吧，這部書很少見的，有人要拿去做石印呢。」夥計拿起笑史也要把牠在浣紗記諸書一堆。他連忙搖頭道：「這部我不要，沒有用處，你帶給別人家看吧。」夥計縮回手，把牠和其他揀賸的書包在一個包袱中，說着「再見，您老人家」可去了。他點點頭，仍舊坐下去辦他的公事，心裏十分躊躇着買不買的問題。

他的妻宛眉因爲他的浪買書，已經和他爭鬧過不止幾十次了。

「又買書了！家裏的錢還不夠用呢。你的裁縫賬一百多塊還沒有還，杭州的二嬸母窮得非凡，幾次寫信來問你借幾十塊錢。你有錢也應該寄些給她用用。却自己只管買書去！現在，你一個月，一個月，把薪水都用得一文不賸，且看你，一有疾病時將怎麼辦！你又沒有什麼儲蓄的底子。做人難道全不想想後來！況且，書已經有了這許多了，」她說時指着房間的七八個大書架，這間廂房不算小，却除了臥床前面幾尺地外，無處不是書，四面的牆壁都被書架遮沒着，只有火爐架上而現出一方的白色。「房間裏都堆得滿滿的了，還買書，還買書，看你把牠們放到那裏去？」她很氣憤的說着，「下次再買，我一定把你的什麼書都扯碎了！」她的牙緊咬着，恨恨的頓一頓足。

他低頭坐在椅上，書桌上放着一包新買來的書，沉默不言，任她滔滔的訴說着。

「這些書都是要用的，才買來。」他等着她說完了，抗辯似的回答了一句，但心裏却十分的不安，他自己懺悔，不該對他的妻說不由衷的話；他買的書，一大半是隨意的購買，委實不是什麼因爲要用了才去買的。

「要用，要用，只聽見你說要用，難道我不曉得麼？你買的都是什麼小說，傳奇，這些書翻翻而已，有什

麼實用！」

你怎麼知道沒有用？我搜羅了小說是因為要做一部，「中國小說考」，這部書還沒有人做過呢。」

他的妻氣漸漸的平了，「難道別處都沒有地方借麼？爲什麼定要自己一部一部的買？」

「借麼？向那裏去借？那末大的一個上海，那裏有一座圖書館給公衆使用？有幾家私人的藏書室，非極熟的人却不能進去，更不用說借出來了。況且他們又有什麼書？簡直是不完不備的。我也去看過幾家了，我所要的書，他們幾乎全都沒有。怎麼，不要自己去買呢！唉！在中國研究什麼學問，幾乎全都是機會使他們成功的。寒士無書可讀，要成一個博覽者真是難於登天呢！」他振振有詞的如此的說着，他的妻倒弄得沒有什麼話可說了。

「不過爲了做一部書而去買了那末多的書來，也實在不合算。書店買不買你那部書還是問題，即便買了，三塊錢一千字，二塊錢一千字的算着，我敢担保定你買書的錢是決計撈不回來了，工夫白費了是當然！」他的妻懇摯的勸着。

「我也何曾不知道。他們亂寫了一頓，什麼詩，什麼小說，出了一二部集子倒立刻有了大作家的稱號，一般青年盲目的崇拜着，書舖裏也爲他們所震嚇，有稿子不敢不買了。辛辛苦苦的著作却什麼幸運都沒有遇見。唉！世間上的事都是如此。誰叫得響些誰便有福了。以後，再不買什麼撈什子的書了，讀書買書有什麼用！」

「非必要的書少買些就好了，何必賭咒說不買書呢。別人的事不去管他，你自己求己心之所安而已，」他的妻安慰着他說。「不過，你說的話真未見得靠得住的。現在說一定不買。你看不到幾天，一定真又要一大包一大包的買進家了。」

他被他的妻說着了真病，倒說得笑起來了。

不多幾天，他又買了一大包的書回家了。一大半是隨手的無目的的買來的。他的妻見了，又生氣起來；

「你眞的一個錢在身邊也留不住，總要全都送了出去才安心！家用沒有了，叫我去想什麼方法。你却又買了一大包的書回來！」她氣憤憤的從架上取了一本書拋在地上，「一定要把他們都扯碎了。才可出我的一口氣，」說着，又拋了一本書在地上，却究竟不忍實行她的扯碎的宣言。他伏下去一本一本的拾起來，仍舊安放在架上，心裏却也難過起來，暗暗的恨着自己太不掙氣了，太無決心了，太喜歡買書了，買了許多不必用的書，徒然擺在架上裝裝樣子，一面却使他經濟弄得十分窮困。他嘆了一口氣，自己怨艾着，他的妻坐在椅上默默的無言。兩行清淚掛下她的雙頰。他走近她身邊，俯下身去，吻她的髮，兩手緊握着她，懺悔說道：「眞對不住，眞對不住，又使你生氣了！我實在自己太無自制力了。見書就買，累你傷心。我心裏真是難過！下次決計再到書店裏去了。」他又咬着牙頓一頓足的誓道：「下次再去的不是人！」他的妻仰頭望着他，雙眼中淚珠還滿盈盈的。

像這樣的，一年來不止有幾十次了。仲清好買書的習慣總是屢改不悛。正和他的妻宛眉打牌的習慣一樣。

「你少買書，我就少打牌。」

「你不打牌，我也不買書。」他們倆常常的這樣牽制的互約着，却終於大家都常常的破約，沒有遵守着。

現在，仲清要買的書，價錢太大了，他身上又沒有幾塊錢贖下。買不買的問題，總在他心上繚繞着。這一天，恰好宛眉又被她五姨請去打牌了，他又得空到天一書局去走一趟。老板見了他來，很恭敬的招呼着他，剛才送書來的夥計也在那裏，連忙端了一張凳來請他坐，又送了一杯茶來。

「您老人家請坐用茶，我到棧房裏拿書給您。」那個夥計說着出店門去了。

「這幾部書眞是不容易見到。我做了好幾十年的生意了，還不常遇見。隋唐演義賣出三部，李卓吾批的浣紗記只見過一次，那樣好的隋煬豔史却簡直未曾見過。不是您，真不叫送去看。趙三爺不知聽見誰說，剛才跑

來，要看這幾部書，我好容易把他回絕了。劉鼎文也正在收買這些小說奇傳。不過他們都是買去點書架的，不像您是買去用的。」老板這樣的滔滔的說着。

「那幾部書倒委實不壞，不過你們的價錢未免開得太大了。」

「不大，不大。不瞞你說，不是您老主顧，真的不肯說實價呢。這種書東洋人最要買，他們的價錢真出得不低。不過我們中國的好東西，不瞞您說，我實在有些不愿意使他們流入異邦。所以本店不大和東洋人來往。不像他們，往往把好书都賣給外國人了。像他們那末樣不知保存國粹的做着，不到幾十年，恐怕什麼宋版元鈔，以及好一點的小說，傳奇，都要陳列在他們外國人的家裏去了。唉，唉，可嘆！可嘆！」老板似乎很感慨的說着，頻頻搖着他的光頭。

仲清不好說什麼，只默默的遙颺着對面架上的書。慢慢的立起身來，走近架邊，無目的的翻翻架上的書，又看看他們標着的價目。

夥計抱了一包的書回到店裏來，「你老人家請來看，一百缺殘也沒有，只有一點蟲蝕的地方。不要緊，我們會替您老人家修補好的。」

他一本一本的把這三部書都翻了一遍，委實是使他愈看愈愛。隋煬豔史上還有好幾幅很大胆的插圖，是他向未別的書圖上見過的。每本書，邊框行格都是完完整整的，並無斷折，一個個字都是鋒稜鋼利，筆畫清晰，墨色也異常的清濃，看起來非常的爽目。一頁一頁的似乎伸出手來，要招致他來購買牠。他心裏強烈的燃着購買的願望，什麼宛眉的責難，經濟的籌劃，他都不計及了，然他表面上却仍裝出可買可不買的樣子。

「書實在不壞，只是價錢太貴了，不讓些是難成交的。這種玩玩的書，我倒不一定要買，如果便宜了，便買；貴了，犯不着買，只好請你們送到別家去吧。」

老板道：「價錢是實實的，一個也不能讓。不瞞您說，隋唐演義我是花了二十五塊錢買下的，浣紗記是我

花了四十塊錢買下的，隋煬豔史却花了我五十塊錢，都是從一個公館裏買來的。除了我，別一家真不肯出那末大的價錢去買他們的。我辛苦了一場，二三十塊錢，您總要給我掙的。這一次您別讓價了。下次別的交易上，我們吃虧些倒可以。這次委實是來價太貴，不能虧本賣出。」

他明曉得禿頭老板說的是一派謊話，却不理會他，假裝着不熱心要買的樣子，說道：「那末，請你的夥計明天到我公事房裏把頭本拿去。太貴了，我買不起。」

老板沈下臉，好像失望的樣子，說道：「您說說看，能出多少錢？」

「一百塊錢，三部書，隋煬豔史要視訂過。」

老板搖搖頭道：「不成，不成，實在不夠本錢。我本沒有向您要過虛價。對不起，請您作成了我，不要讓價了。大家是老交易，不瞞您說，有好書我總是先送給您看的。」

他很爲難，想不到老板這樣強硬，知道價是一定不能多讓的了。

「那末，多出了十塊錢，一百十塊，不能再多了。我向來是很直爽的，不喜歡多講價。」

「是的，我曉得您。不過這一次委實是吃虧不起。您是老主顧，既然如此，我也讓去十塊錢吧，一共一百四十塊。不能再吃虧了。」

他懶懶的走到店門口，跨足要到街上去。心裏却實實的歡喜這幾部書，生怕被別人搶奪去了。「我再加十塊錢，一共一百二十塊，不能再加了。」

「相差有限，請你再加十塊錢，一百三十塊，就把書取去吧。」

他知道交易可成了，只搖搖頭，仍欲跨出店門，「一個錢也不能再加了，實在不便宜了。」

老板道：「好了，好了，大家老交易，替您包好了，隋煬豔史先放在這裏，訂好了再送上。」

夥計把隋唐演義，浣紗記包好了遞給他，說道：「我替你老人家叫車去，是不是回家？」

他點點頭。夥計叫道：「黃包車，梅格路去不去？多少錢？」
今天錢沒有帶來，隔幾天錢取來再給你吧。」他對老板道。

「不要緊，不要緊，您隨便幾時送下都可以。」老板恭敬的鞠躬一下，幾乎有九十度的彎下，光光的禿頭，全部都顯現出；送到門口，又鞠躬了一下，看他上車走了才進去。

他如像從前打得了一次勝仗，佔了敵國一大塊土地似的喜悅着，雙手緊緊的抱着那一包書。別的問題一點也沒有想起。

他到了家，坐在書桌上，只管翻閱新買來的幾部書，心裏充滿了喜悅，也沒有想起他的妻在外打牌的事。平常時候的等待時的焦悶與不安，這時如春初被日光所照射的殘雪，一時都消融不見了。「實在買得不貴，」他自想着。

閱了許久，許久，才突然的想起了經濟的問題。「怎麼樣呢？一百二十塊錢，一塊都還沒有着落呢！」他時時的責怪自己的冒失，沒有打算到錢，却敢於去買書。自己暗暗的苦悶着後悔着，想同宛眉商議。又怕她的生氣，責備。

他從來沒有開口向過人借錢，這時却不由得不想到「借」的一條路上去了。這是一條唯一的救急的路。

向誰去借呢？叫誰去借呢？他自己永沒有向人開口過，實在說不出，只好請宛眉去。這一次已經買了，總得還錢，挨些氣也無法。叫她到五姨那裏去借，五姨沒有，再向二舅去，總可以有，「唉，這樣的盤算着，真是苦惱！下次再不冒失去買書了！」

懶懶的在燈下翻着新買的書，担着一肚子的憂苦，怕宛眉回來聽了，要大怒起來，不肯去借。

嗒，嗒，嗒，門環響着，他知道是他的妻回來了。他心臟加速的猛烈的跳着。「蔡媽，開門，開門！」他的妻如常的叫道。

蔡媽開了門，她匆匆的走進房，見他獨坐在燈下，問道：「清，你還沒有睡？在看書麼？」他點點頭，懷着一肚子鬼胎。她走近他，俯頭吻了他一下，回頭見桌上放着一堆書，問道：「你又買了書麼？」他點點頭，心裏擾亂起來。

「多少錢？你昨天說身邊一個錢也沒有了，怎麼又有錢去買書？是賒賬的麼？千萬不要在外面賒賬！你又沒有額外的收入，這一筆賬怎麼還法？唉！又買書！」見他呆呆的如有所思的坐在椅上，一句話不響，便着急的再追問道：「怎麼不說話？是不是賒賬買來的？回答一聲說：『不是』，也可以使我寬心些！」

他心上難過極了，如果有什麼地洞可逃，他一定逃下去了。她見他仍舊呆呆的坐在椅上不言語，便顫聲的說道：「唉！你還是不說話！想什麼心事！是不是賒賬買的？請你告訴我一聲！說，『不是』說『不是』！唉！」他硬了頭皮，橫了心，搖搖頭。她喜悅的說道：「那末，不是賒賬的了。是不是？」他點點頭。她向前雙手抱着他，說道：「好的清，我的清，這樣才對！買書不要緊，有多餘的錢時可以去買。千萬不要負債！」他沈默着，什麼話都說不出口。

全夜在焦苦，追悔，自責中度過。

第二天清早，他起床了，他的妻還在睡。他們沒有說什麼話。午飯時，他回家吃飯。飯後，坐在書桌上翻閱昨夜買來的隋唐演義，一面翻着，一面想同他的妻說話，遲疑了半天，才慢吞吞的說道：「你能否替我到五姨那裏借一百二十塊錢來？這幾天我要用。」他的眼不敢望着她，只凝視着書頁，一面手不停的在翻着，雖然假裝着很鎮定，心却撲撲的跳着，等待她回答。

「什麼用，借錢？你向來沒有問過人借錢。」她詫異的問。

他不聲不響，手不停的翻着書頁。

「什麼用要借錢？你說！不說用途，我不去借。」

他只是不聲不響，眼望着書頁。

「曉得了，是不是要借去買書，還書店的賬？除此之外，你不會有別的用途。」

他點點頭，等候她的責備。真的她生氣起來，把桌上的書一本一本的拋在地上，「一天到晚只想買書！這個癖氣老是不改，我已不知勸說了多少次了！唉，唉！最好把飯錢房錢也都買書去，大家餓死就完了，」她伏着頭在桌上，聲音有些哽咽。他心裏很難過，俯下身去拾書，說道：「不要把這些書糟蹋了，價錢很貴呢。」

她抬起頭來問道：「多少錢？是不是借錢就去買這些書？」

他點點頭，承認道：「是的。」把一本書拿到她面前，指點給她聽，「共買了三部書，實在不貴，一百二十塊錢。你看，這些畫多末工緻！如果我肯轉賣了，一定可以賺錢。」

她不聲不響，接過了書翻了一會。她的眼凝注着他的臉，見他愁眉不展的樣子，心裏委實不忍。她的氣平下去了，嘆了一口氣道：「爲了買書去借錢，唉，下次再不可如此了。沒有錢便不要買。欠賬是最不好的事！這次我替你去借借看。五姨也不是很有錢的，姨夫財政部裏的薪水又幾個月沒有發了。能不能借來，還是一個問題呢。」

他臉上露出一線寬慰的笑容。「五姨那裏沒有，二舅那裏去問問，他一定會有的。」

「你下次再不可這樣冒失的去買書了。」她再三的吩咐着。

他點點頭，不停手的在翻着書頁。似乎一塊大石已在心上落下。

遺音

王統照

遠遠的一帶楓樹林子，擁抱着一個江邊的市鎮，這個市鎮在左右的鄉村中，算是一個人口最多風景最美的地方。鎮前便是很彎曲而深入的江灣，灣的北面，却有所比較着還整齊而潔淨的房子，房子中也有用磚石砌成的二層樓的建築。正午的日影將樓影斜照在樓前的一片草場上，影子却很修長，原來這所建築，是鎮中公立小學校的校舍；這鎮上人，知識却較高明，所以他們尋得這個全鎮風景最佳的江邊，設立了這所學校。校裏的男女兒童，也有三百人。

校舍的西角，便是教員住室，這也是校內特為教員所建築的，預備教員家眷的住處。再往西去，就是些沙土陵阜，有些矮樹野草，綠茸茸的一望皆是。這日正是星期的上午，江邊的風，受了水氣的調和，雖是秋末冬初，尚不是十分冷冽，有時吹了些樹葉子落到江波上，便隨着微細的浪花，無蹤影的流去。

教員住宅靠江的一間屋子裏，一個二十七八歲的青年，對着許多書籍稿紙坐着發呆。他不是本地人，然而在這個校裏，當高等部教員主任，已將近三年。自近兩年來，連他的母親，妻子，都搬來同住。他的性格是最高的小學教員的性格，他雖是不到三十歲的青年，然作這等粉筆黑板的生活，已經是有七年多了！他自從二十歲在師範學校畢業以後，為生活問題所逼迫，便拋棄遠大的希望，情願經營這種生活；可是他性情縝密而恬退，獨勤於教育事業，終日與那些紅頰可愛的兒童為伍的事業，他是非常樂意。他不願在都市裏同一般人亂混。他覺得他的生活的興味，這樣也很滿足的。他的教育的學問，也研究得非常完全，就使教授中學校的學

生，也能勝任，不過他是沒有這種機會，他也不找這種機會，他情願一生都是這樣的平淡，閒靜，自然。可是他的境遇，現在雖是平淡，閒靜，自然，他的心中，却終沒有平淡閒靜，自然的時候。因為在他二十歲以後的生活裏，忽然起了一次情海的波紋，這層波紋，在他的精神裏，永不能泯去痕跡。他從前是活潑的，愉快的，然而這幾年來，他是沈鬱的多！時時若有一個事物，據在他的靈魂裏，使他對於無論甚麼事物，都發生一種很奇怪而不可解的疑問，因此他的心經，越發沈滯了！

這日是休假的日子，校裏的兒童，都已放假回他們快樂的家庭裏去，忙碌一星期的那些教員，也都各自找着他們的朋友，出去閒玩了，他這時候却坐在自己的書室裏，對着一層層的書籍出神。原來他爲教育報作的稿子須於三天以內作完他想作一篇關於性慾教育的文章。早已參考了許多書，立了許多條目，這日用過早飯以後，他母親和他妻與一個三週歲的小孩，都到鎮中人家去閒談去了。他獨自坐在這裏，想要將他的教育思想，趁着這一天的閒工夫，慢慢的寫出。

他坐在一把竹椅子上，排好了書籍，鋪正了稿紙，方要拿筆來寫，但只是覺得身上陡的冷了一陣，覺得從窗隙鑽進來的風使他心戰；頭上痛了一會子，總是不舒服得很，他不知怎的，把着一枝毛筆，只是望着對面綠色刷的壁上掛的五年前自己照的像片發呆。那張像片，雖是裝在鏡框裏，然五年以來，片上的顏色，已有些陳舊，隔了一層細塵，更顯得有些模糊，就像他的生活一年比一年暗淡一樣。他看着像片框子上嵌鑲的花紋，很彎曲而美麗，像那一點曲線裏也藏着一個生命的小影在裏面流轉一般。他想這必是一個有名的美術家的作品，他不禁嘆了一口微微的氣，自己尋思，這就是一個人的精神剩餘嗎！想到這裏，低頭看看一張草稿上仍然沒寫上一個字，便很勉強的拔出筆，向紙上很抖戰的寫了「性慾」兩個字。那知這支筆尖，早是禿了半截，寫得認不清楚，他很愁悶的將筆往案上一擲，心裏宛同有塊石頭塞住了似的，漸漸的立起來，抽開書案下層的抽屜，檢了半天，方檢出一支筆來，又一翻檢，他不禁很驚訝皇急的說出一個「咳！……」字來，這個音由他喉中嘆

出，然而非常急促而沈着，便靜默無語，拿出一張硬紙紅字的美麗信片，用盡目力去注視。室中一點聲浪沒有，只是兩個雲雀，在窗外的細竹枝子上，一遞一聲的嬌鳴。

信片雖是保存的非常嚴密，而紅色的字跡，經過幾年的空氣侵蝕，也將顏色褪得淡了許多。他這時無意中將這個信片找出，便使他靠在椅背上，幾乎全體都沒得絲毫氣力。原來那張信片裏，藏了許多熱烈而沈摯的泪，和愛，和不幸的命運，以及生活的幻影在裏邊，也就是他的情海中的一層波紋，是他永不能忘記的波紋。

他呆呆的看了一會，很沒氣力的將那信片輕輕放在案上，自己想道：這是他最後的遺音了！這是他最後的遺音了！却再也不能夠想起別的事情來，無意中將剛由抽屜裏找出來的那支新筆，掉在地上他便俯着身子拾起來，一抬頭含着泪痕的眼光，却與那會看見壁上掛的像片接觸着，猛然又想起是：五年半的光陰了！那時我這張像片，比較現在的面色，却差得多，宛同她這紙最後的遺音是當年一樣鮮明的顏色，少年的容貌，却一年一年的暗淡消失了！而生活的興味，也一年一年的減去了！環境的變遷，真快呀！……他想到這裏，不禁那很細瑣很雜亂的前事，都如電影片子，一次一次的在他的腦子中映現而顫動了。

他想：他自從在學校畢業的那一個月裏他父親死在銀行的會計室中，他本來可以再升學的，但那時不能有希望了。他父親死了，家中又沒有甚麼收入，他有個姊姊，有四十多歲身體很不康健的母親，不能不離去學校，謀一家人的生計。於是他便由一個朋友的介紹，往一個極小的外縣的農村裏，充當一所女子高等小學校的歷史國文教員。那時他剛二十一歲，然而他在學校裏，成績既好，性情又和藹，所以人家很信任他。他記得第一次由家裏去到這個遠地的農村學校的時候，他母親和姊姊在門首送他，他母親，逆着很勁烈的北風，咳嗽了幾聲，及至咳完，眼中早含着滿眶的泪痕。他姊姊替他將外衣披好，一繼一續的似乎說：『兄弟，你現在要出去作事了，第一次的作事，身體也不……要勞着！免得……媽……老遠的記念着！……』這幾句話沒說完，一

陣風就將他姊姊的話，咽回去了。

他想到這種念頭，記起他自小時最親愛的姊姊來，可是他姊姊已經同她的丈夫到北方去了，遠隔着幾千里的路程呢！

他在那個極偏僻的農村子裏，作一個月二十元的教員，却平平的過了一個年頭，第二年他姊姊同他母親也因為家中生活上困難，便也搬來同他住在一處，後來他姊姊就同他的一個同事的少年，結了婚。

他想了這一些往年的事；便用手點着那張信片的拆角，心裏很酸楚的想：『我若不遇見你，我的情神當沒有一點反騰，可是啊！你是一個鄉村中天真很活潑而自然的女孩子，設使我不到那裏去，你也可以很安貼的作一個無知無識的鄉村婦人，到現在，在你的平靜家庭裏，安享點幸福，不比着飄零受苦，好得多嗎！』

他回憶到他第二次在那個農村裏，與她無意中相遇見的時候，是在他到那裏第二年的二月裏。有一天下午，校中的女學生，都散學走了，他拿了一本詩集，穿了短衣，出了村子，就在河岸上一個桃樹林子裏，坐在草地上讀去。那時桃花，已經有一半是開好了，紅色和白色相間爛熳得實在可愛，他檢看書集，精神極愉快，頭髮蓬着，從花影中現出了他的面貌。河灘裏一羣男女孩子，在那裏遊戲，他從山裏採了一筐子茶芽，同他的女伴，沿着河岸走來，恰巧一個頑皮的孩子，揚起一把沙泥，向空中撒去，於是她的眼眯了，一失足跌在岸旁，觸在塊石頭上，便暈去了。小孩子嚇得跑了，她的女伴，都是十六七歲的女子，也急得在那裏一齊亂喊，有的哭了，他也看見了，便走去幫着她們將她用人工急救法治醒了。不多時她的寡母也來了，便扶她回去，向着他道謝了好多話，請明天到她家裏去，他這時第一次認識她，他是第一次看見她清秀而跌麗的面龐，神光很安靜的眼睛，便給他留下了一個不可洗刷的印象，在他腦子裏。她們走了，日影也落到河水的沙底裏去了，他只是看着撒下的碧綠鮮嫩的茶芽凝想。

自此以後，他在這個鄉村裏，便得了一種有興趣而愉快的新生活！她是這鄉村中很窮苦的女子，她比他小

了四歲，她的家庭，就是她母親和她，是村中人口最少的家庭。她是天然的美麗，天然的聰明，而又有豐厚而纏綿的感情。她的言詞見解，處處都能見出她是天真未鑿的女子。她每與他作種種談話，都帶了詩人的神思，她實在是自然的好女子。他母親很以誠懇的態度對他，不過他家中非常清苦，他去時只可坐在她那後園裏桑樹蔭下的石頭上，飲着很苦而顏色極濃的茶。

她又識得幾個字，又加上他的指教，不半年的工夫，他便將她介紹到學校一年級裏去讀書。但她還是有暇便去採茶，飼蠶，紡織，作針線，去補助她家的生活，他每月給她幾元錢的補，但是別人都不知道。

她讀書的天資，別的女孩子都趕不上，他也非常喜歡，於是一年的光陰，由溫和的春日，到了年末。她的智識已經增加了許多，可是她那爛熯天真的性格，却依然如舊。在這一年中，真是她與他最安慰而最快樂的一年了！他在這一天一天的光陰裏過去了，他只覺得似乎是在甜蜜與醇醪中度過，因為他們的靈魂，早已作了精神的接觸，便於無意中得了戀愛的情感，這是他到了現在，方悟過來。那時只知是彼此的精神情緒，都十分安慰罷了！

他回想了半天，想到那時，他與她游泳於自然的愛河中的愉快，到如今還若即在昨天，或是剛才的事一般。但他又記起由喜劇而變為悲劇的情況，悲劇開幕的原因，即在她母親的死。

他母親自青年便受了情緒與生活的失調和壓迫，早種下了肺結核的病根，這幾年來雖然看着她自己的愛女，漸漸大了，長的美麗，又有智識，又因得了他的助力，心上也比從前放寬了些。但是她的身體，究竟枯弱極了，便在她女兒入校讀書的第二年四月裏死去了！她家裏沒有餘錢，更沒個人幫助，她哭得幾次暈昏過去，幸得他姊姊也同他去十分慰勸，他省了一個月的薪水，方得將她母親殮葬。然而她成了孤女了！他的姊姊又恰在這時，隨他的姊夫到別處去了。他與他母親商好，便將她搬到他家去住着。她終日裏長是哭泣，他母親也非常的可憐她，究竟是有些防嫌的意思，他覺得了，她又不是蠢笨的女子，自然也明白，更是終日自覺不安，所

以他們自從經過這番變動以後，除了在學校以外，形式上更是疎遠，而他們的精神上，却彼此都添了一層說不出的奇異而恐懼的感覺！

這個鄉村的人，是非常尊重舊道德的，雖有女子學校，也是不得已方請了幾個男教員。他很純潔而誠篤的，所以自到這裏，無論是農夫啊，私塾的老學究啊，對於他沒有甚麼惡意，自從他將她介紹到女校裏去念書，有些人便都不以為然，不過還沒有公然的反對；自她母親死後，經此一番變動，村子裏便造出許多的謠言來，說他兩個人，尤其以鄉村婦女為甚。她們都向他的母親亂說，他母親更是着急，那時女學生也不大去聽他的教授了，於是村中的校董，便着急起來，直接的將他的職務辭掉，他遂不能繼續他在這個村子的教育生活。但他却也不以為意，商同母親願同她一同回到別地方去謀生活去，不料他話還沒說完，他母親便給他幾句極堅決的話道：『你自幼時，你父親便已為你訂過婚的，現在你為她竟然丟了職務，也好！我就趁此機會，去回家去與你完婚，……再打算法子，……她……你不必有甚麼思想！……』

這突如其來的打擊，他與她生命之花的打擊，使他昏了半天！原來他在高小學校的時候，他的父母，便看好一個親戚的姑娘，就暗地裏將婚定妥，因他素來主張婚姻自由，所以直至於他父親死後，他當了教員，他母親纔將這個消息說與他知道。他這時方明白他母親雖是愛惜她，却防閑她的原因，他這時看見婚書聘禮，擺滿了一桌子——他母親給他的證明——他心裏直覺得一口口的涼氣，滲透了肺腑，可是他不能捨棄了他母親，便不能毀了這個婚約。他覺着這時什麼思想也沒有，只是身子搖搖不定，手足都沒點氣力。後來她進來了，看明白了，他與他母親的情形都在她聰明而有定力的眼光裏，她乍一見時，有一疊淚波，在眼裏作了一個紅暈，即時便現出滿臉的笑容。和他母親看戒指，問名字，還忙着給他賀喜，他也不明白她是什麼意思，便很悲酸而顛倒的倒在床上。

這一下午，他這個小小家庭裏，異常清寂，她在屋子裏寫了半天的信件，晚飯後，便親往郵局去了。他

呢，癡癡的趁着月明下弦的殘光，披件夾衫，步出村子，到樹林子裏依着樹，細細的尋思。但是他的尋思，是複亂，也不曉得怎樣才好！

末後，她也來了，星光暗淡之下，嗅着林中野薔薇的香味與自然的夜氣，兩個人互握着手立着，總覺得彼此的手指，都是有同速率的顫動，而各人手腕上脈搏，跳的也越發急促。他們這時却不能說一句什麼話，也不知是酸是苦，總以為如明天上戰線去的軍人一樣，覺得前途是有一重黑而深覆的幕，將要落下來了！他們這樣悲悽的靜默，若有四十多分鐘的工夫，後來還是她用極淒咽而顫的音，說出一種忍心而堅決的話，這話他現在回思，如在耳邊有個人梳着雙髻，嗚咽着在他肩頭上，說的一般的清楚。可是他這時沒有勇力，敢再去追想。但記得她末後說的幾句話是：『不能在你家了！……我要赴都會裏謀生活去，……這村子的人，都拿我，……無恥……那封信，是寄與我一個表姊的，……她是在那邊當保姆教員，……但是我不！……永不！……訂婚！……也不……願你……還記！』……他記得說到這裏，兩個人便一齊暈倒在草地上！

以後的事，他也不願想了。這是明白的事，她竟自獨身走了！他也作了戀愛的犧牲者了！結過婚了！但他這位用紅絲繫定的妻，却也是高等女學校畢過業的學生，性情，才，貌，都很與他相合。若使他未曾經過那番情海的波紋，他也沒有甚麼。但是他自此以後，雖她——他的妻——對他，有極美滿的愛情，他總是覺得心裏有個東西成日裏刺着作疼。一年一年的過去了，他起初和她通過幾次信，可是她來信總是些泛泛的平常話，對於過去的事蹟，却一句也不提及了！後來他充當了江邊市鎮學校的主任教員，她便寄這一張最後的遺音與他，說她近在某公司裏充當打字生，——但不知是那個公司——後面她說他現在立誓不願與男子通信，情願一輩子過這種流浪生涯，並他也往後不再通信，即去見她，她也絕不願再見他，她說他的小影，早已嵌住在她的心頭，從此就算永沒有關係！她這封信，連個地址，也不寫上，他一連寫了幾封沈痛的信，往她的舊地址寄去，却是沒見一個回字，他為她到過那個都會兩次，却沒找到一點關於她的消息。

過了二三年，他有了個小孩子，生活上不能拋了職務，家庭上也多了牽累，他與他妻子的愛情，在長日融洽裏，不知不覺的比初婚時增加了好些，但他心頭上的痛苦，終難除去！

他這半日的回思使他少年的熱淚，濕透了那張最厚的信片，泪痕滲在紅鋼筆寫出的字跡上，宛同血一般的豔。

二點鐘三點鐘四點鐘也快過了，他坐在竹椅上，也不起立，也不動作：草稿上還只是有很草率而不清楚的兩個『性慾』的大字。

日影漸漸落下去了，風聲漸漸息了，一對嬌鳴的雲雀也拍着翅兒，回他們的窠巢去了，但他這個傷心夢影，却永沒有醒回的一日！

院子的外門響了，他的妻穿了一身極雅淡的衣裙抱着三歲的孩子，孩子手裏弄着一支白菊花，很嫵媚的從一枯盡葉子的籐蘿架下走進來。他們進屋來了。那小孩子呀呀道：『爸爸！……爸爸……一朵花呢！……』說着便將鮮嫩的小手，向空中一撲，將這朵花，丟在他的膝上。他這才醒悟過來，將那封最後的遺音，往屜中一掉，猛回頭，却見他妻看了看草稿上『性慾』二字，朝着他從微紅的腮顴裏現出了一點微微的笑容。

一欄之隔

王統照

是兩年前的個片段；而聯想起的記憶。

春光到了，溫暖美麗的清晨，正是我從司法部街挾着書包往校中去的時候。那條街在北京城裏，也可算比較的優雅而別致的街道，當着春天來到。但也是一條森嚴與慘酷的街，看見街道的命名，也可想到那是個甚麼地方。大理院；高等審判廳；地方審判廳；威嚴可畏的司法部；轉角去便是分看守所，但他們雖是威嚴；而鐵欄裏面，却偏有好多的花木掩映。紫色與白色的丁香，霞光浮映的桃花，在嬋娜含笑的花葉中間，更有許多小鳥兒，跳躍着；啁啾着；歌着快樂的春日之歌，在那爛漫的春光裏。每日都同着鐵索的鐺鐺聲；守門兵士的皮靴聲；法警的佩刀聲；進門來的汽車聲；馬鈴聲；相攙雜着，和答着，成了一種不調協而習爲自然的聲調。無論誰 凡從那裏走過的，都要四面注視。卽賣零食的老人，售紙煙的小販；以及帶了方翅，穿了厚鞋的旗裝太太；與下學歸來的兒童，走到那裏，都要將臉面貼在鐵欄上向裏看看，並且臨走時也放鬆了脚步，並不急急的走過。

我自然是他們中的一個；並且因爲自然美的引誘，與每天的習慣，更是『不厭百回』看的。

有一天，剛打過七點三十分的鐘，我就匆匆的走出寓所。方出巷口，便立刻使我的嗅覺，換了一個境界。融暖而輕散的晨風，吹過對面的花叢之香來，又甜淨，又輕膩，因此竟把我自從昨夜埋下的胡亂思想在腦中的，全部消失，只感到陽光的明媚，與花香的寶貴，只感到人的快樂，與幸福，而且在這片刻的思想中，不知

那裏來的魔力，使我彷彿覺得真有個造物的主宰，在這時候，散佈下許多的快樂的種子，種在每個人的心裏。脚步驟然間迅速起來。匆促中由對面街口，穿過街心跑到西面來。嗚嗚的一輛紅色汽車，從我身旁擦過，幾乎沒有將我撞倒，但我這時並沒有半點恐怖，與謹慎的心思；却看牠由微動的街塵中馳去以為很有趣味！

『好美麗的花！』我心中這樣想，而我的面部，却已貼近司法部前的鐵欄上。全部的精神，只有看見纍纍如絨毯般的紫丁香花，在枝頭上搖曳着。而耳旁却有許多音波，正在顫動，這種音波，便是由街中；及小商店中來的。

我正在看的出神，突然的一個景象，將我的快樂的觀念冷了好多。哦！漸漸的加多了！那個自以為是首領的人，開始喊出自滿與怒暴的呼聲來。原來在丁香花的中間，平鋪的青草地上，我忽然發現了一羣奇異的生物。本來人們，也是生物中的一類啊！他們穿了半黃半黑色的衣褲，頸上與腳上，都帶了鐵鍊照一種的眼光看來，他們也一樣的是很整齊；而衣服與形式很劃一的隊伍啊！他們在春日的清晨中，拂動着花枝；聽着小鳥的歌聲，來住在這所高大建築的陰影下的花院裏，作努力的工作。誰說這不是快樂的生活啊！比着那些成日在工廠裏；街道上，作機械般的勞力者，不舒服着多嗎？這是我乍見他們這等情形的第一個思想。因此便把我初出門時，純潔沒有騷障了一點纖塵的腦神經，忽染了推論與判斷的思想。

他們在四圍的鐵欄中間，執着各種的器具：箒子，鐵鍬，鋤，繩索，木担，篋子，正在各按着地位工作。他們沒得言語，走起路來遲緩的，懶散的，沒點活潑的氣象。他們也沒受着溫風的吹拂，沒吸到清爽的朝氣，更沒嘗過花香的誘惑吧！工作！工作！枝頭上婉轉生動的小鳥，似乎嘲笑他們了！

是他們的幾個首領吧！帶了白沿高頂的帽子，青的制服，皮帶下也斜掛着短刀，還有種武器在手裏拿着，就是黃色的籐條。『笨東西！……哼！……難道只會吃飯嗎？笨小子！……誰教你愛到這裏來！……你的皮肉不害臊吧？……』幾個紅面膛，粗手指的首領，開始怒喊起來。我聽到『誰教你愛到這裏來！』這一句話，

突然使我滿貯了快樂的心，迸出一種深沉與刻不可耐的疑問來。「美麗的晨光；可愛的花木，誰也愛到這裏來。不是這個鐵欄的阻隔，我也願到裏邊去，坐在草地上，嗅着甜淨與輾膩的花香，讀詩集，是怎樣的快樂啊！更是怎樣的難得的地方，在這烟紛雜的都市裏！不過是一欄之隔罷了！有誰不願到這裏來？爲什麼你們要發這種問話？」我心中幼稚的想着，然而他們，——囚犯們，却悚懼不安起來！更謹慎，更殷勤的工作！草地上不多時便齊整了許多；潔淨了許多，越發加添了花枝招展的美態，與春日的光明。不過他們似乎沒有感覺到！卽如他們的首領，仍然是嚴厲的面孔，監視的態度，也並沒有感覺到花香與春光的可愛！他們，與他們的首領，正各自思想些什麼事，誰能知道。

然而我初出門的勇氣；與純潔的快樂，到這時候，也漸漸降落下來！消失下來！

哦！北邊大理院裏的大鐘，發出沉宏的聲，正打過八點。有這種警動的聲浪，將我從鐵欄邊喚醒，忽然想到我也有我的工作呀！便匆匆的離開鐵欄，往南走去，而他們和他們首領的表情，面貌，言語，動作，一直使我在聽講心理學的教室中的時候，還恍惚在我眼前。

『人們的情緒；與感覺的轉移，是不可思議的。一樣的明月良宵，爲什麼有的狂歌飲酒；有的傷心洒泪呢？一樣的一種好吃的食物，爲什麼快樂的人，吃之惟恐其盡，而愁悶的人，不能下咽呢？……思想的變遷，由於所處地位的不同而有差異，而情緒；與感覺，也不能一律的！……』我在我的坐子上面，以先並沒有聽到先生說的什麼話。忽然這幾句疑問式的講解，觸到了我遲鈍的聽覺，我不禁暗中點頭。正自要繼續下去，却越聽越不明白。揭開我的洋裝本子看去，哦！原來他早已開始另講一章了。

方纔的片刻的經驗；又蒙上了我的心幕，天然的景物，與他們的面貌，又恍若我置身於鐵欄之側。

經驗的努力，却提起我的記憶來了！從那個聯想想起的，我至今還不會明白！

方纔經驗的事實的餘影，漸漸暗淡起來。重復顯出了一個多年前的心影來。冬夜的月下，在清淨與寒冷的鄉村的街道中，我彷彿聽見喧呼與歡喜的聲音，雜沓的步聲，追逐着，踐踏着刀刃的相觸聲，却聽得出是厚背而沈重的舊式大刀互相撞動的聲音。哈哈！……哦！……啊哈的人語！帶出可怕；與騷動的意味來！

那個記憶，使我難以忘却！

在那年的冬日正是一個可紀念的冬日。各處革命軍報告捷音與獨立的電報，在新聞紙上不斷的登載。在我們僻遠的鄉村中，也知道有這種消息。可是那時，我正是年輕的小孩子，偶然看見，也不甚關心。不過覺得心境上有種新鮮與希望的變換！十月過了；十一月又到了末日，天氣冷極了，鄉村的道路上，堆滿了白色的冰雪，太陽每早從冷霜中升起，到了將近晌午的時候，方纔十分明朗。有一天忽聽得鄰舍人家都說：我們的鄰近什麼縣城，也獨立了，縣官也跑了，有的說已投降了革命的，其實什麼是獨立？什麼人是革命黨？都是說不清楚，但人人都覺着大的禍事與大的轉變，都是不可避免的了；終於要在我們的左右的地方出現！又一天忽然有人說：縣城的北樓子上，也懸起白色的布旗來了。這個消息，迅速的傳播出去，鄉村中人人都有絕大的驚異，與不相信的態度！後來的消息，更加多起來。募兵，捐款，修築城牆，要人人剪去髮辮，這等事都是鄉下人做夢也想不到的，弄得人人不知怎麼樣才好！其實他們也並不懼怕；只是如墮在迷網裏，不知是怎樣的一回事！末後；更有一個分外驚奇的消息散出，說是縣城裏的獄囚，都全行放出，一概免赦了罪了。『他們出來作甚麼？誰有權力能讓他們出來？他們要上那裏去呢？』這是鄉村中誠實的老人們，都一樣的有這幾個疑問。並在茅屋中的油燈下，吸着烟悄悄的對語。在白天啊，他們竟連平常的閒話，也不敢在街道上說的。

那正是傳出末後的驚異的消息的第二夜。當天還沒有黑影籠罩的時候，在北風的怒號聲中，却由我們那個鄉村的大道上，過去了百幾十個人。似乎也有些鄰村的勇壯與大膽的少年。他們有的斜披着衣服的；有的帶着棍棒與舊式的刀矛的；有剪去髮辮的，却也有盤在帽子裏的。他們衝着北風，由村中經過，都很高興而且有奮

激的感動！表現在人人的面目中，有幾個喝着；『跳出龍潭虎穴中』的奇怪的皮簧聲調；他們過去了以後，便聽見我們鄉村中的幾個老人低聲道：『今天晚上，我們須早早地熄燈，關門，睡覺。這羣……是去接由牢獄中放出來的囚犯的人的。大約在半夜中，他們同着那些人，由城中回來啊！唉！不知還是什麼世界啦！』於是這一夜從夕陽剛落下地平線的時起，我們鄉村中就下了消極的戒嚴令了！有小孩子的人家，更恐怕因無知的哭聲，會惹出禍來。早檢出些好吃的東西，哄得不知不識的孩子們，都伏在被底下作幼稚之夢去了。滿街上只有明月的冷光，照着融化不盡的冰雪，什麼光亮也沒了，什麼聲息也沒了。如死的鄉村之夜，寂靜，沉默的使人多恐怖啊？我那時並不是很小的兒童了，我同來一個將近十歲的小表弟；還有一位常給我們料理點事務的張老兒，他是將近六十歲的老人了，他常說他所經歷的危險，與到的地方，在左近的村子中，再沒有比他更爲加多的了。我們三個人，在我家的靠着街的書房中，相靠坐着，圍了一個小小的火爐，燃燒木炭，在全黑暗的中間，還可借着火光，少微辨清各人的面目。慘白的月光，從窗紙上穿過。我的表弟，是前幾日纔來的，他幼弱的心中，在那天晚上，也受了一個迷悶的打擊！受了大人的訓令，他也不敢多說一句話。倒是張老兒反精神與旺起來。他覺得這等事，實在沒有恐怖與戒嚴的必要。他吸着長竿的旱煙，撚着鬍子，正在撥弄炭的餘灰。他這時時低聲說些他從前冒險的事，在山中走路，遇見盜賊打架的事。因此我同小表弟，更不想睡了。本來家裏的人因爲小表弟太好害怕了，所以教張老兒同我陪着他呢。

張老兒正談得高興，起初還是啞着喉嚨低聲說，後來他說話的聲音，越談越高了起來。小表弟這時更不知甚麼是恐怖，也開始跳躍起來。

甚麼時候了，我們都沒想到。

一種由遠來的喧調與狂呼的大的聲浪，從夜的沉寂中，破空而起。張老兒的話；突然停止了！小表弟顫抖的拉着我的手，伏在我的懷裏。

聲由遠漸近，彷彿屋子也被人聲震動了！張老兒也不禁的將手離開了火爐。

危迫與殺厲的呼聲，間雜些笑語，與木器鐵刃相碰撞的音，從街道上傳來。步履聲雜亂而且急迫。『歡迎！……歡迎！……出了牢獄的伙伴們！再不作欄中的人啊！……殺呀！……哈哈！……』這種駭人的聲，任誰聽了，身上也起寒慄而有顫慄的感動呢！小表弟伏在我身上，連動也不能一動。聲浪越混亂而擴大了！張老兒輕蹣着脚步，由窗紙中向外看去。我正想慢慢地拉他回來，因小表弟在我身上，他嚇得那個樣子，我還能推開他嗎？可是在這時，我更沒有說話的能力。唉！我是怎樣的恐慌與着急呢！

一陣騷亂的感聲又起：『……歡迎出牢獄的兄弟！……再不作欄中的人！……殺啊！……前進！……』又是一陣大聲的走步聲。去了！漸遠！而歡呼的餘音尙震得窗紙發顫！張老兒挪步過來，嘆口氣道：『出了欄了，放出來！他們去迎接由牢獄中放出的囚犯！真不明白什麼，值得這樣的出奇！唉！什麼世界啦？……怪不得我也老了許多呢？……』那時我思想中忽然想到牢獄中的伙伴們，是住在欄式中的屋子裏。

直到如今，我纔明白我的觀念錯誤。原來歡迎者所說的欄欄正不必是一排一排的木椿堆列成的房子。

一欄之隔罷了！由這個春日之晨的新感覺，聯想到十年前舊的經驗！

原來感覺；與情緒，都是這樣神祕的變化與界限啊！

下課鐘響了，我究竟不明白這一課的心理學，是講授的甚麼！

技藝

王統照

春來了，人都歡喜在清晨吸納着三月早上的清新空氣。可是日日紛忙的人，雖在紅日滿窗；並且覺得很爲煩熱的時候，總捨不得即時推枕而起。倦嫩的身體，慵騰的目光，不可接續；不能推尋的片斷思想，如同有種魔力一般，使得他對於溫潤清柔的晨氣，不能完全消受。及至勉強披了衣服匆匆地盥洗完時，倦意固然退却，而同時黎明時的幸福也享受不到。

這幾乎是一般青年普通所感受到的，而葆如也是其中的一個。

他自去年冬日在熊熊的火爐邊，與他同寓的同人，堅持着說：『冬將盡了，溫柔的春，轉瞬便啓開了她的面目。我們的新生機，又重新萌發了。』「一年之計」，正是青年人努力的良時，如嬌花一般的放蕾，如春雷一般的初震。……自明年春起；我們須學學另作一個春之先驅者，晏起的習慣，於我們百無一利，而且在萬物沉醉的春日裏，牠必展放開牠的誘惑力來攻擊我們。『一年之計，一日之計。』我們的自勵，須從微細處做起。……第一種必要改革的，是春日的晏起。『那時他的同人都隨聲附和說春來的柔美；說晏起的惡習，甚至竟有位更聰明的人，預先規畫着他們在來年春日之晨冷露未乾時即起身，何時讀書，何時作事，說得大家都非常興奮；並且的實預備着待到春日來時，有無量的快樂的共同工作。他們覺得未來的希望的微光，正如爐火正在旺盛地燃起。』

果然春日到了，城外山凹的冬日積雪，在最高處也愈望愈淺淡了。黃鶯奏着初春之曲，向各處的城市，或

安靜的鄉村及人家的園林中傳佈着春來的福音。於是一切覺醒了。柳葉兒耀着浮綠的煙紋，湖水上漲起淡藍色的晴波，大自然中平添了無數的景色。

葆如呢，自然更加多一歲了。他的心中盼望着春來比一切的人都急切而熱烈！他奮發的精神，無窮的希望，著作的興味，都似久蟄伏在土塊下的草根，只待春來便一齊怒發。不過時間是決不會欺騙人的，春已來了，而且到處傳佈着她的使命，——爲的使一切都從沉沉的夢中覺醒，葆如的敏銳的感覺，自然覺到了。以爲久蓄積在心中的精神，希望，興味，都可即刻實現了，但於此有一種最大的打擊，就是清晨的晏起。

晏起罷了，在常人原感不到甚麼，何況他既非油鹽店內的小夥，更不是工廠裏的學徒，遲到了，晚起了，是要受叱責或扣薪金的。他是全可以自由的，雖因自己的事務，有時須早起一點，但這並不是天天必須如此，一星期只有一二日。而所謂爲事務的早起，至早也還是八點鐘。其實在這時油鹽店中已吃過早餐了。居然由年年經驗中得來的結果，在這年的春日裏，他又證實了。蓄積久日的志力，却仍不能將春倦的權威戰勝，他理想着春晨空氣的鮮潔，玫瑰花從粉萼上發出來的甜香，噪晨的雲雀的歌聲，以及不甚煩熱而溫和的初升起的光，他羨慕着；真誠的羨慕着，不過睡神偏好在清晨來臨，使得沒有爭鬪的能力。即使有時在牀上醒來，心裏知道對於有前此的自誓之言不能實踐。是多末可恥的事！而一方面倦力却仍是迷戀着他，引誘着他，不讓他早起的起身。及至勉強揭開被子，如覺悟般的下牀的時候，別的小伙伴早出去了，或正在讀書。有人對他笑了；彷彿譏嘲他，他自己也覺得沒有意思，便遲疑地答道：『看明天吧。……我不信究竟會不能。……』

其實呢，到了第二天，或者能早起三分鐘，有時還要晚些。

有一天正在黎明以後，太陽的淡色的金光，已籠罩在窗格上。街頭上已有了喊賣杏仁茶的聲音，從牆外傳來。葆如因連日賭氣不起，自己早起了一種微細的煩悶。因他素來主張青年人應該多受點嚴格訓練的，並且常以此勸戒他人，不知爲了甚麼在這個迷惘的春夢裏，自己的自治力却早已降服了，而且由此受到他人的譏笑。

他昨天下午在城南公園的蒼松的密陰下，又同兩位朋友談起，他便重複誓言，非將這個爲自然所迫服的習慣逐出於他的身體之外不可。及至晚上回到寓所處理了些事務正在閱書的時候，又將這個事記起。本來是極渺小有甚麼值得多費思索的，然在他看來，這都是很重大而足以使之煩悶的問題。他常常羨慕着那些作大事業或真正研究學問的人，必先有克己的工夫；有犧牲一切利益的決心，因此他對於這一點晏起的習慣，不能改革，他對於他的前途，不能不感到無望了。然而同時他又受自己情感的支配，不願有任何外來的或強迫的勢力來阻礙他。小節罷了；——如同每餐多吃一碗米飯，或每天必吃一支香煙，同樣的絕無關係，……像這樣相反而又終不能自解的思想，常常使得他如墮入迷霧中，而找不到出路。他於是在推開窗子放進月光的地上，來回尋思，反而將方才所閱的書籍忘了。

直到破曉以後，他一夜的夢痕，幾乎被這等衝突的思想踏碎。實在呢，他躺在牀上時，覺得身體柔軟地不能自舉，夢魂迷離着，而昨晚心口相商的問題，還在占據了他的全心。

正在朦朧的時候。忽然由外頭傳來了一種言語的聲音，是「……唔！腰板要挺直些，兩胳膊兒便不會彎曲了，……儻看，……兩腳並起。自然會不吃力。……」說這些話的明明是位五十餘歲的老人，語音尖燥而爽脆，純粹的京腔。同時又聽見一位女子的聲音。

「唉，唉！……累得要死！胳膊兒真沒點勁兒，你慢慢的，……我這兩條腿真不聽吩咐。……」以後便聽見女子的笑聲，一聽這幾句片斷的話，便知是位十八九歲沒會受過教育的女子，接着以先說話的老人，嗓子更提高些道：

「儻要練的！……像我，如今老了，……怎麼一個勛斗，……看！還成呢。……一練好了，沒有不成的。在人前露臉的事，誰不是要吃點辛苦。」

「我真笨了！……可也沒有法子！」

於是談話的傳音，又突然停止，只聽見躍步在地上踏響的沉重的音，連續起來。葆如很奇怪！他知道前院是住着人家的女眷的，不過大清早起連那些讀書的學生們，還正在高臥，她們却在院子裏幹甚麼呢？……可是體操也不必這樣勤苦，況且平日也沒有她們這樣辦過。但不是學習體操，又爲甚麼說些『胳膊兒便不會彎起，……兩腳並起』的話？他正在閉目凝思着，忽然又聽得躍步的聲音停住過了幾分鐘，如同用器械互相比量的撞打的聲。那位老人的語聲又道：

「這個刀柄怎麼拿，……靠下些，……來！招呼！……快接！咳！又錯了。旋三個腰花，低頭，……彎腰，將刀柄從左肩兒順下。……對！……對！有些意思。」

而又一位中年男子的語音道：「我一學就會，這也並不是人人不能學的事。來！……接！用刀柄，照所說的轉花要緊。……姿勢不要拿不住！……向後退，……退，嗚！有些意思。……」

接着一陣器械互相擊打的尾音過後，有一個人喊出一個『好』字來。

葆如這時已經將迷惘的目光啓開，心裏疑惑着不曉得是甚麼事。他總想有人在外院教給那兩個市政公所及司法部的科員的姨太太們的器械操，但因聽不十分清楚，從前又沒想到她們那樣穿高底皮鞋，披大紅斗蓬的女子，還能早起練習這個，他於是不能再恍惚着臥着不動，一手穿上衣袖，下牀趺了拖鞋，忽忽地想先去看看。不料及至開門出來的時候，就接上聽見外院有休息的喊聲，於是以前的聲音，全都止住，恰好僕役領進一位朋友來，是找他來談一樁學術講演會的事。他忙亂地洗過面，兩個人高興地談起來，不久他又出去到一個學校中找人，於是在春倦的枕上聽到而不明了的事暫且忘掉了。

這一日裏他恰好一天都沒有在寓所內，不過當在下午時同了朋友們在音樂共進會中聽到凡奧林粗亂的聲音時，在迅忽的一時裏，他曾回憶到清晨所聽到而不會明白的事。然而即刻有幽雅低沉的古琴音；與梅花三弄的複音的調子，又將他的思想的注意力移去了。

仍然是在如常的第二天的清晨。他本來在昨天有長時間的出遊，與黃昏時的飽餐，晚上回來，脫衣便睡。一切的事，都忘記了。不過在中夜以後，由夢境中醒來，他突然又將昨晨所聽到的事記起。於是決定要早起看看，不過又恐怕今天人家未必還那末一定的去練習。……後來正在籌思着却又被夢境引到黑暗中去了。所以直至這日的清晨，他覺得身下有人催迫他似的，努力着想打退睡魔，跳下牀來。其實他這時對於惡習慣的改革，與恢復勇力，免得朋友嘲笑的這些思想，可說是完全沒有一點兒的痕跡，只是要親眼看見昨日沒得看見知曉而幾乎被忘掉的疑團。他開始先將頭部離枕擡起，預備着聽聽外院的動靜，但沒有一點聲音；只是有照例晨喧的雀兒，彷彿在簷頭上吱啁地叫着。他覺得有點失望，同時頭腦昏昏地，又與潔白的枕布相貼合住。忽然他將左臂一伸，表示掙扎與奮起的時候；而外院裏聽見有人緩步的微聲。他蹙蹙眉頭，雙臂高舉，呵欠一聲，覺得全身肌肉都似增長了若干。一邊取過牀頭上的手錶，看短針却正指在六點四十分呢。他終於為希望與好奇的心支配着，揉着眼睛，如坐不穩似的披衣而起，不過他還不肯立時穿了褲襠下牀，却直對着細紗帳外的一幅西畫，——畫上有一片叢林。兩個女孩在林中拾取橡實——出神。不知所何地坐了又有五分鐘的工夫，便聽見外院的木杖相觸打得繁音又響起來。老人的教授聲，女子的笑聲，也同時如昨晨一樣的傳來。他這時沒有遲疑的餘時，便推開被子，如同有非常快樂的事似的跳下牀來。

到這時他纔有七八分的明瞭，知道在沒有親眼看見以前的忖度，完全與事實相去太遠。原來他所聽見的老人，與女子，一個正在教授；一個正在比量身段與矯正姿勢的練習的，是舊戲場上的把式，與弄刀接槍，以及騰身打觔斗的方法呢。那位面熟的女子，却也並不是那兩位穿的很闊綽而好帶新式眼鏡及雇有女僕的科員們的姨太太，而是住在東院一間小屋子中那位在遊園拉胡琴的張師傅的小妻。因為甚麼他有這兩個字——小妻——的觀念呢？因他有時在寓所內遇到這位新來的女子。——他去年沒有見過，看她穿得雖樸素，不過有時打着

鬆鬆的髮辮，有時又亂挽着時行的髻子，說話時很粗爽，因此倒動了他的疑問。問及同寓的友人，方曉得她是去年年底那位住在東偏小屋中禿了前額的張師傅新娶的妻子。張師傅本來尚不過三十七八歲，因為看去那位女子總像個好遊玩的小孩子，所以每每遇到她，葆如總想起是張師傅的小妻。

一天一夜貯藏在胸中的疑團，他這回一齊打破。他立在外院的門口，看他們在小小的荷池邊，正訓練得熱鬧。地上鋪了一牀粗布褥子，却還沒有用到。那位約有十九或二十歲的女子，將短短的髮辮含在口裏，穿了對襟小衣，正自學着玩弄接刀的方法。裹了銀色刀頭的木裝假刀，在她手內，舞得團旋飛轉，忽而一手轉來，全憑仗幾個指尖的靈巧，將刀柄與刀頭如車輪似的轉花。在葆如看來：已經讚歎她的工夫的純熟，並且想一兩天的光景就能有這等成績，他一面看了；一面自己由比較上而生了自己是笨才的感歎！老人却也奇怪，頭頂上還將餘髮攀成小結，面色枯黃，但一看就知道是很便捷的。有時她舞得不對，他便從容地將刀取過來，舞成一個可作標榜的式樣給她看。又時而說：『中指須斜彎些，……快向左偏，頭轉得快，不要丟了刀。……脚步要穩重，……』：拿得住，方得點勁兒。……『這一類的話。那位禿了前額上的髮的張師傅，在一邊拖了鞋子，吃着香煙，從旁邊看着。有時因為練習三人對打，他也丟着木鋼幫忙。女子練習一會，執着器械休息一會；使用懷中的手帕拭汗。看去似乎臉也沒有洗過。爲三個人踏起的細塵，沾到她面上，便看出比平日黑些。那位教授的老人，用細皮帶堅堅地束住腰，時時地對他們說這些本事練習時應注意的地方。

葆如忘記了自己也未曾洗臉，呆呆地立在門首看得有趣。少停了一會，在三個人對打之後，女子已是有點氣喘了，到她的屋子裏去了一蹣，便又學習起練拳脚及屈伏倒立身體的事。這時葆如方纔了解地上鋪的粗布褥子有何用處。女子在褥上用兩手挺住，試了幾試，便將身子倒豎起。這時她的面部全發紅了，那自然是血管倒流所致，沒有梳理過的髮辮，盤垂下來，腹部向外面凸着，只是她的兩腿，尙不能壁直豎起。老人一面用兩手將她那反持的雙足扶住；一面却又極詳細地教與她用力的方法。叫她不要將臂上的全力鬆懈。這樣過了有五

六分鐘的工夫，女子重復立起，微喘着道：

「老是不成！……可怎麼好！別看年輕的人兒，還不如你，……還不如老頭子呢。」

老人暫不言語，忽地撲到布褥上，將身子同樣的倒立着，不單姿勢比女子自然；而且他確然將疲疲的兩腿挺直，兩足可以自由運動，而且他還可以用一臂支持着全身倒置的重量，將兩隻手在空中揮舞。過了一會，起來笑着對他們說：「儂看怎麼樣？」

葆如更看呆了，沒料定乾瘦如沒有一絲力氣的老人，還能有這等出奇的本領。老人這時方慢慢地道：

「儂瞧着，……這也不是容易事呵！不要說這樣年紀。」他說時對着那位女子：「就說吧；從十來歲下手學起筋骨兒還柔軟些，身體還輕便些，少說也還得練個三年，兩年——自然是天天上功課，到了時候，還不定能有出息沒有。我，……經我手教過多少小孩子，現在呢。少有點名兒拿到幾個錢的，也不是沒有。……張師傅應該知道，幾個像她們？……實在說呢，唱呵把式呵，都不比人怎麼好的了不得。臉盤兒長得好看些，再加上有人替她鼓吹，於是便成了闊角。……張師傅，現今的事，那一行都是一個規矩。沒有本領，實在沒有地方找飯吃。有本領呢，——止有本領還不成。論起來這點玩意兒算甚麼，可也不是三天五天，一月兩月學得成，練得好的。唱得漂亮，舞得起勁，在我們吃這行飯的人說來，總得算是種「技藝」。若切實講究起來，儂不要管牠打不得架，刺不得人，然而手疾眼快，心靈，身體兒俏皮，這都是不能少的。容易嗎？……在現今實在也難得很呢！……」他說着彷彿動了無窮的感慨似的，至此便不再說了。用力咳嗽了幾聲。接着那位張師傅將香煙從蜜蠟的煙管中吹去。點點頭道：

「是啦！……容易，誰還能坐汽車一月拿到幾千元的包銀呢！「技藝」固然不能不學得好些，又何嘗都在這上邊。譬如我在遊園給那位轟動一時的……拉胡琴，我可不能不說是深知了。……總之：我所以要她學點「技藝」，一來爲了她小時候也還習過，上過台給人家當過配角；再則吧，你看她怎麼大了，不會過日子，又

不會做件衣服，我在京城裏混混着過，她到我們那鄉下的家中，成嗎？……實在也沒有法子！……吃點辛苦也說不了！……」他說到後來的幾句，語音就有些沉重了。

因談話的空閒，那位女子却已將器械拾過一邊，坐在石上默然無語。日光射在她的臉上，極清顯的，她的目下有了青色的暈痕。這時她便低着頭道：「誰不願意學好！我也瞧着人家坐馬車穿綢緞的生羨慕呢！人是一樣的，說甚麼？」技藝是儘着練，但碰運氣吧！……」她說到這裏，有點淒咽的意思了。忽而一個寓中的僕役，提了白水壺走過，便喊道：

「好呵！……又練了半天了，我瞧只怕有心人，張先生，將來正是闊的時候哩。……」

他們都笑了。而坐在石上的女子，却用污穢的手帕遮了臉，走到屋子裏去。

「這似乎是練習的時間已經過去了。」

這一天襟如沒有出去，心裏悶悶地覺得極爲無聊！雖然當他同寓的友人起來時，都驚訝着他何以破例醒得這麼早，他也不甚留意。早上飯也沒有好好用過，過午以後，睡了一會，便起來讀他照例研究的哲學名著。將原文的人生之意義與其價值的下半部看了幾十頁，覺得有點頭痛。——自然這並不是因爲德文深奧的原故，他早已對於這部書的題材，起了疑念。他向來不知由人生中得來的意義與價值，是個甚麼本體？有甚麼作用與效果？不過他因爲要研究現代哲學家的學說，不能不看過罷了。他這時更覺得那些精神生活，及靈肉調和的抽象的名詞；總不過只是抽象的名詞罷了。他立在他那所小院子裏，對着方抽出嫩芽來的曼陀羅花，凝視了半晌，便回到屋子裏，換了一件袷服，惘惘地到別處去了。

及至晚飯以後回來的時候：在車子上便記起一件事，須急急打個電話與一位友人說知，於是回到寓所，便先到賬房內的電話處。可巧有人正在說着話，他就立着少待一會。當他初入門時，並沒有留心看看屋子裏有幾

個人。及至這時，他方看見在早上所看見習技藝的那位女子，另穿了一件比較乾淨的布服，在那裏同着有斑白色下鬚的寓主人說話。他在一邊，只聽到幾句，是那位女子說的話。

「……人都是有命運的！如你剛纔所說的，那位太太，……那能行？忽然嫁了；忽然又離婚，何必呢，那人家可不壞！甚麼事都是先定！吃好飯，或者討飯吃，又誰能料定。你看伍太太，同那位……太太，穿的也好，又有人用着，出去的時候，不用包車，就是馬車，誰教人家有錢來！……我呢！還得清早起就學着這個，那個，身子一天累得要死！還得做飯買東西，晚上又不能早早安歇，也不過爲的練點技藝好吃飯就是了！……焉敢比着人家睡到十點，十一點，其實誰還不願意？可是命中一定的事！……哼！……憑你辦吧！」她說了這話後，便長吁了一口氣。那位寓主人撚着鬚子道：

「半句話也不錯，可不是，……人就是這樣，……練這點技藝，好了，你也就好了。……」

女子用一手托住腮，並不答言，而眉尖却緊蹙着。

這時一位僕人却過來向葆如道：「請打電話吧，那位走了。」

第二天，第三天，以及這一春中的以後的每天清晨，爲惡習慣——晏起，久已束縛住的葆如，他却從這一日後，將這個習慣改了過來。每到朝光上窗，或聽見鶯雀喧啁的時候，便不用人催他就早早的起身，雖是他也沒再去那位女子作技藝的練習。

同住的人們都很驚奇說他真是個有勇力，而能言能行的人，他只是默然不答。

車 中

王統照

『居然在很鬧氣的特別快車的大餐間裏吸這樣好煙！』雲生笑對着唯明彷彿不勝其慙歎的樣子說了這一句。

『甚麼事都要嚐嚐味道！我這回當這撈什子的教授，苦夠了，上個月折扣以後的夾面子，才拿到三十五元半，還得向會計處說了好幾次勞駕費神的話——想起來十幾年的辛苦，還不如一個車上的司務，雲生——這次到大餐間吃白金龍，你覺得比那黑魘魘的空屋裏吃粉末子的意味好些吧？』唯明手揣着一頭短髮，將右手內的香煙尾上的灰劃向銅盤中，似譏似笑的回答。

雲生想：『這是自然！』還沒說得出口，旁邊向以耿直聞名的高先生將西服外穿的領子一抹道：『甚麼東西，怎麼也是混，那里一個樣。若講「混」的主義，大學教授，哼！真柯謬的名詞！跟茶室裏的姑娘，您別疑惑，那一定是有分寸的，頭等小班夠不上！……像我吧，六月七月八月九月半，統共四個半月賞了四十元紙票！……』

『究竟你們是「近水樓台」，高老夫子休得要向我們訴苦窮了，况且好歹是個官兒。』雲生歎了口氣。

『那個……說假話？雲生，我不具說我從啓行之前便不高興嗎？你……你知道我爲甚麼？』

『甚麼？』我不知道。』雲生聽他說，鄭重地說，自然他自己的態度也驟然嚴肅了好多。

『爲人總是苦不過！你看我像是舒服吧，這得怎麼講，不錯：吃的，穿的，坐的，那樣也不缺。但一來便不知怎個兒整。——我若日子來煩得很！有時夜中直不得睡覺，一個人在外間屋子裏進來進去，不是

味，真的甚麼玩意！……」他這段引言還老長。

「閑來苦——思，爲了……那椿！」雲生的話又有點忍不住了，從他那好笑的口角邊又說溜下來。

「別的我猜不透，老是不如意！奇怪！——你知道我這次出京那里來的錢？……」

唯明直直地坐着，用兩隻手將雙膝一拍道：「我知道！……我知道！」

雲生還沒等得說出來，高先生將他那緊湊的面皮一碰道：「說不出來，還是我 WIFE 的一付金鐲子，前天晚上當了出去的。……」他說時肅然又帶有悽然的意味。

雲生這時忽然用他那機敏的眼光向他們坐的桌子的四周瞟了一眼，幾個侍役們都在那一端說閑話，有的在扶着頭磕睡；在對面坐着幾個胖耳大腮的西洋人，——其中有兩個女的，正在爭說着一件事，料定他們還不懂中國話，於是他放心了，回過眼光來向着高先生看：「原來如此，——但你似乎尚不至此。」

「不然，我告訴你吧，父親是疼我，是姑息我，本來呢，還是做官，家裏又不用急，何苦至外邊瞎跑，所以這一次不高興我，不願意我出來，老實話，任我自便，可是不給錢！我自己呢，近來實是空空了，Wife 好，她不動聲響的替我籌出了路費，但這樣自然不免，……」高先生是法律家，強辯家，素來以理知派自命的，說到這里似乎已經向他那淒迷的夢境中在游離了。

雲生這才恍然！「怪不得從那里走的時候，嫂夫人領了孩子去送你有點不好過，……」

「那里能夠送到站台上，電燈底下，……」唯明雖說這等話，仍然不失他的鄭重態度。

「自然咧！……」高先生也換了一個笑臉，將他微尖的下顎抵住餐桌上所擺的繡球花尊說。

雲生這一路破了他們多少的寂寞，然而到此反默然了。在他的記憶的腦海中，正織着那已往的未來的酸苦的情浪的密網，一時沒有話說。無意地從銅盤中將那會未吸完的香煙檢起，然而竟然銜倒了，唇上驟然有一股焦臭的氣味，同時熱刺刺地弄了許多煙屑在唇裏窗外，他禁不住說了一句「啊呀！」

唯明與高先生看的清楚，笑聲大縱。

雲生趕急順手將香煙向盂內一丟，用桌上的清茶嗽了兩口。還是高先生問道：「沒有燙壞麼？……」

雲生搖搖頭，也忍不住笑了，將頭俯在桌上。

「呵呵！懲罰，懲罰！誰叫你老是好調弄人！——不，你說這比因苦的味道如何？」

於是這一張小桌子上滿了笑聲，那幾個正在正襟弄手絹的西洋男女楞楞地向這邊望了望，不知道這是一回甚麼事。

在曠野中夜來是這樣的蒼茫；近處並沒有樹影，只有從陰慘月光下看得出遠遠的村落，與不整齊的樹木，天上的雲彩也是黃灰色的，愈映得這秋深月色的淒清。雲生一個人立在車外的鐵欄的一側，一手扶住鐵索，一手放在外衣的袋內，靜憑着這夜行於蒼茫的火車載着他的離愁，他的命運，他的浮汎的生活，向一望無垠的大野中行去。他也不知這是經過的甚麼地方，但聽見車內的嘶聲，由輪機的鐵鏟聲中傳出。他茫然地想着：晚上葡萄酒，他們熱烈的討論，家人，病友，與站台上電光底下的紫衣人！他覺得這次南行，在這兵火搶攘中作此長征，又是落木秋深的時季，又在這四無人聲的火車上，他望着慘黃的月色，覺得她那付淒涼的面貌正像一切的象徵。同時一種悲壯的感懷湧上心頭！覺得這破碎的山河，苦悶的人生，憂鬱的自己的心情，不可知的未來的命運，難於分解處理的種種問題，全個兒縱橫紛亂向他那思域中積壓，擴展。也不知爲了甚麼他總覺得鼻頭上一陣酸味塞入胸膛，即時眼臉下有些溼潤。但這時火車快要到黃河岸上了，車行在軌道上不很穩重，速度一加，幾乎一閃沒有將雲生閃下鐵板來。原來他正沉在一種幽綿的細微的沈憂的感思之中，所以沒有注意到自己所立的地位，及至驟然一閃，虧他將鐵索抓住，沒會脫身而下，然而上身已經搖撼得厲害。他少定一定神，却仍然在原來的地方站住，便又溫念他的舊夢了。

車行經過黃河岸旁的小村子，忽的在幾株大白楊樹下驚醒了兩條小狗，他們看見這迅疾的威力的長行無阻的夜之怪物，便一齊吠起。夜靜聲遙，聽他們弱小的吠聲很爲清晰。然而這是視覺與聽覺的瞬時所得，如箭一般地飛去了，所遺留下的只是在空野中他們那無力的餘聲。雲生的感覺很奇怪，他突然，想到王摩詰的文句：『寒山遠火，明滅林外，深巷寒犬，吠聲如豹。』的詩人的描寫，他又想到在這樣繁複生活裏，誰還有工夫有閒心找這樣的天機清妙呢？但究竟詩中有畫，就是這樣的散文又何嘗沒有畫境呢？於是他想到畫，快的，即時印在記憶中的那一幅便展在他的眼前了。一大片巖岩前的樹林，中間夾流着一道飛泉，那蒼明的綠色，與柔軟的筆觸，真能現出畫者的丰神。那裏頭的生活，那畫時的心景，在岩邊支開了小巧的畫架，散着髮兒在晨露未晞的時光裏，沈靜地執着彩筆，一幅柔曲的背影，却被幾隻起作晨歌的小鳥們看着，這是何等的新鮮，清涼！在味覺上是甜的，在嗅覺上是清芳的，在……這是個人相贈的一幅畫，帶有豐富的夢境象徵的畫。然而這時候是『相送千里』在他日呢？這幅畫飛泉獨流，綠木成蔭，……拍的一聲，車門開了，驚破了夜立者的沈思與惆悵，原來是高先生披一件厚絨睡衣兩眼朦朧地從車內走出。

『甚麼時候了！你真怪？不怕摔下車去！……我剛醒來，看看下層的牀舖位中不知你上那里去了？唯明也醒了，他說你又是發了狂出去看月亮去了，他還說我『你不知他的脾氣呢？』……』

雲生道：『甚麼時候了。這是？』

『我的錶快二分，然而現在已是三點半了。你想甚麼？別的想了車下去了，回來回來！』高先生說着便拉着雲生的臂膀向車內走去。雲生隨着他走，其實他對於這樣的月色也並不見得有何流戀，他只迷迷幽幽地眷念着他的夢想。

這時車行在黃河的橋上，聲音越大，震得車中的電燈光搖晃不定。

高先生與唯明正在用中文與英語亂雜着熱心地辯論着社會主義與國家主義，甚麼集權制，勞資競爭的名詞，在他們口角邊的飛沫裏吐出。這正是第二日的清晨。雲生覺得很疲憊，然而睡不甯貼，便索性大睜了眼睛看着車窗。唯明與高先生相對坐着，正談得高興。唯明在沉重的面容上，不斷地現出他那堅毅與肯定的態度，他將一本 Park and Burgess 合作的 “Introduction to the Science of Sociology” 掀開一半，時時指畫着在講說。他是個高身幹闊肩膀的中年人，他向來以沈定自命，人家也以大……家常常期許着他。於是在這次三人旅行中，他自然有取得「老大」的資格。高先生向來好說話，每每討論起甚麼事來，便急得喉頭以上的血色異常充足，在這天早上他們不知怎麼打開了話匣子，彼此滔滔不窮的大談起來。

他們這樣的談辯，雲生有時也加進幾句話，但終是不大羈入的。這時雲生不知在繼續想甚麼事？但沈鬱蒼白的面色，都沒迴向他們；他正在隔着玻璃窗子向外看那清晨的秋郊。不知多少的蕭蕭落葉，都被晨風吹旋着在溝裏，隴邊。那已經收割過的禾根還蓬茁在田地裏。轉眼過去的疎柳，幾聲遠唳的飛鴻，這足以使雲生動着不可名狀的慨歎！然而這是一個整潔的觀念，不知爲了甚麼？也是不能分析與詳細說明道理的？他想人各在作着一個「夢」，長，遠，短，小，變易，苦與樂，失望與滿足，都在各人的夢迹中蹈碎了自己的足迹，漸漸地聽着遠了更遠了的自己的歌聲。誰不是一樣呢？像三個人這一道行來，還是各人努力經營着各人的夢迹：不管是一付金手鐲從愛妻的手腕上送入典庫，也不管高談政理要試一試抱負的大……家，自己呢，更是瑣碎零亂，正如水上流萍一樣流的，蕩着，然而所相同的却就是在白天夜裏，空想與實驗的——一樣是經營着夢了……他沒想到這里，便忽然聽得唯明闌緩而沈重的聲音在說：

『那不能，不能沒却了政治生命的人格。……快刀亂麻，正到了這個時期。……你知道現正是一種 Increase in the course of conflict 的時期！……哼！現在如果忘記 Energy of struggle 如何生存，如何去整理洗滌我們的河山？……』這些話，雲生聽的是片斷的，所以也沒聽見這位沈毅先生的根本原理，而同時高先生也

將甚麼合作，……運動，時機等等的話，說了一大套。接着拍了雲生肩頭一下道：『雲生，雲生，你說對不對？』

雲生只笑着點了點頭，於是他們便又續談下去。

人生的夢境太繁複而且也太長了，不如短小些，還容易從沉夢中醒來。在火車中，柳蔭的大堤上，歡笑光明的閨房之內，議事廳與殺人不眨眼的刑場，一切處所，都教人迷住。在每個時間裏沈浸在一種有趣的興動的不能不的誘惑之中。何用說是非，更何用較利害，「游離狀態」成就了多事的人生，於是世界窮，於是一切的等量，比量，一切的究竟，目的，都浸醉在此中；都毀滅在此中。然而又有來復的機會，再毀，再成，再苦惱，再大聲的歡呼，再……雲生在秋日的清晨中忽然發了狂似的大想其嚶語。他一面聽見兩位同行者熱切的辯爭，一面聽見不休的前進的動的機輪磨在鐵軌上的響聲。這種種的聲音，却越發使他的思想愈加增多，愈無頭緒，各個人正在說着，笑着，想着，經營着他。自己的想與夢。轟轟的巨響，從天外飛來，雲生覺得車中所有的什物俱帶了方的，圓的，多角形的翅子搖舞起來，自己的眼前都是灼灼的火星四迸，頓時腦子上如用利刃劃破。他便瞢然！

其實車中各個人的「夢」到此時都醒過來，然而却同一是瞢然了！

時候正當正午，秋日的驕陽在這時猶有餘熱，由靜住不搖動的玻璃窗外透射過來的光線尚很溫暖，車中滿了無秩序的現相：種種色色的行李，潑滿地上的茶水，嘔吐的餘瀝，雖是在這空氣很乾燥的郊原中，還是令人嗅着難耐。更加上車中滿佈了呻吟，怨恨的聲音，一些人懊喪飢餓地在車上，在車下的站台上，來回作無聊的行走。恰在這些光景中，雲生啓開了眼光，第一次的注視，正看見高先生捧着半個額角斜坐在身旁的軟牀位

上，那個沉定的唯明却在車窗外蹙眉立着。於是他恍然知道這是如何的一回事！同時覺得週身的疼楚，抬起左手看了看，原來在肘骨的旁邊已磨去了一層表皮，血水還隱隱地現着。

「好利害的撞車！倒霉極了！雲生，剛才我們還耽心你——恐怕你受了過度的震動將腦部損壞了呢，還好，你覺得怎樣？」

「不，就只是左肘上去了一層皮，你瞧，我竟昏睡了這些時候！你呢？……」

「不用提了。我的額角上撞起了一個肉樁，現在只有麻木，還不疼呢。唯明說是將腰折了一下，所以下車走動去了。——這都是小事，誰知甚麼時候才能走哩！」高先生咬緊了下唇，滿臉都是煩苦的表现。他的頭髮原來便梳不清楚，這一來更像被踐踏後的雞毛帚子似的舞動着。

雲生重復默然了。看看四週的景象，聽聽滿車中怨詛與呻吟的聲音。

不久，唯明從車下緩緩地躡了上來，半彎着腰，厚闊的面部似乎尚有些微痛的表情。他看了初醒的雲生一眼道：「好睡！這樣大聲音越發催眠了你！——這怎麼辦？機關車說是到晚上七點鐘才開到，沒有水喝還不要緊，飯呢？挨了跌還得挨餓，這怎麼辦？……」

高先生瞪大了眼光，口吻張了幾張，還沒等得回答，同時從兩邊過來了幾位同是一車中的不幸者，都來打聽有沒有飯食的問題？機關車何時開來？即刻車中更充滿了苦煩的怨聲，恨恨的失望之色。

一陣清風吹來，雲生彷彿聽見在長的遠遠的鐵軌上飛來那輛具有威力有拯救的使命的機關車，但這正是白天呢！煩悶，不幸，失望的秋午，恐怕必須在衆星灼灼的明光下，一望無際的黑之夜裏，那不可思議的迅疾的怪物方能來到，但眼前的飢餓苦痛呢？雲生冥想，便又入了夢境，電光燈亦似有紫色衣裙的飄動。……

舟中

黎烈文

一個四月的晚上，我由漢口搭船到上海來。我家並不在漢口；漢口祇是我由家裏到上海的一個轉船的地方。我每回由家裏出來，總是坐一晚火車到漢口；因為漢口沒有親戚，也沒有朋友，就不得不去投那最狡猾的人——湖北人開的旅館。在旅館住不上一天，再換坐江輪，繼續我那枯寂的旅行，一直到上海止。這種情形差不多每回一樣，雖然我最厭坐輪船，但是除掉坐輪船以外，實在沒有別的東西可以把我由漢口載到上海了。

我上船時，還祇六點多鐘，統艙雖已擠滿，房艙裏却是狠稀的。一個茶房把我引進一間還沒搭客的房艙，房內上首和左邊各有兩個鋪位，一上一下的安着，雖然不狠寬舒，到底沒有統艙裏那種臭氣了。我爲起身方便起見，揀了左邊的下層鋪位。茶房給我被蓋打開，行李安置妥當，我便倒身就睡。這時外邊雖然人來人往，擾攘得不堪，我這間艙裏却特別清靜。我看一看那盞嵌在壁間的電燈，又望一望房的周圍，這小小的新的環境，倒真像別有天地呢！

過了一會，船上的客人漸漸多了。將近九點鐘的光景，我這艙裏也添了兩個客人。他們是一男一女。男的年紀四十上下，鄉紳打扮，樣子倒狠忠厚。女的却年輕多了，看去至多不過二十四五，衣服雖不十分華麗，但狠大方，合着她那苗條的身子，俊俏的面龐，自然是狠令人注意的。他們剛進來的時候，都忙着安置行李。稍停，才把鋪蓋鋪好，女的揀着正面的下層鋪位，男的也就指定那個上層。事情稍爲清楚了點，女的坐着柔聲喘氣。那男子却急忙在網籃裏拿出一根煙袋，呼呼的大抽水煙；隨後對我笑了一笑，問我尊姓大名，開始攀談。

女人先時看着我狠生分似的，後來講起都是同鄉，便也跟着談笑起來，好像熟人一樣。

那男子說他姓何；女人是他的嫂子。她是福州人，有十年不曾回娘家了，這回是他老兄特爲請他送她回去的。我當時心裏雖疑他竟有一個這樣年輕的嫂子，但是又不便問他，祇好東拉西扯，說些別的閒話。船是十點半鐘啓碇的，我們却談到一點鐘才睡。何先生爬上鋪去，不到五分鐘就哼哈哼哈的酣呼起來；只我和他嫂子儘睡不着。我平常本是狠貪睡的，從沒有上牀十分鐘還不合眼的道理；可是今晚却不然了，越是想睡，倒越睡不着，心裏像失了什麼東西似的，只管在鋪上轉來轉去。

這時何太太的頭，離我的頭遠不到五寸。因爲我們都是睡的下層鋪位，兩個鋪位在一個水平線上，一橫一直的湊合着；要不是被鋪邊隔開，她那鑲首怕還會頂到我的懷裏來呢！先是我猜她一定會睡在那頭的；及她睡的時候竟向我這方面倒下來，這真使我十分驚異了。我雖向來沒親近過婦人，但是現在却被婦人的髮香薰醉了；同時我又得到一種非常的感覺，我自己也分不出這感覺是苦是樂，我祇覺得我的體溫漸漸增高了，我滿肚皮充滿着就要爆發的潛熱了。我雖竭力抑制自己，但是她却偏要目不轉睛的望着我，有時還帶笑說道：『你也睡不着！』這真使我更爲難了，我的自治力幾乎要失敗了：後來我沒法，祇好死勁把眼睛閉住，又把毯子蒙頭蓋着。因爲天氣狠熱，竟出了一身臭汗。

第二天早上祇有五點半鐘，就聽得船上敲起噹噹的鑼聲。我連忙起來，不料何太太也老早醒了，她見我起來，也跟着起來。我糊亂把臉洗過，也沒和她說話，就拿着我隨身帶的一把番布椅子，又在網籃裏面信手抽出一本書來，跟踉蹌蹌的跑到船尾，想靜坐看一看書。豈知我取書的時候，沒有留心，竟拿着一本羅素著的「戰時的正義」(Justice in War Time)，看不到兩三頁，覺得沒有趣味，厭氣起來，心裏本來狠慌，這時就更亂了。呆呆的坐在椅上，望着兩岸忽而山嶺，忽而平野，忽而一個叢生着蘆葦的沙洲，這種種景緻，在上海住久的時候，常常想念的，這時不過一瞬就過去了，並不覺得稀奇。過了一會，我實在忍不住了，正想進去，恰巧

何太太已走出來了。她望着我笑道：『太用功了，會成書呆子罷！』我也笑了一笑，起身把椅子讓給她坐。她毫不客氣的坐上，在我手裏把書拿過去翻了一翻，說道：『原來是洋書！現在真奇怪，無論什麼人都喜歡讀洋書，我看洋書讀起來噁哩咕嚕有什麼好聽？』我這時正傍着椅子，站在她的旁邊，看着她那剛才梳好的頭，真是髮光可鑑！另外還有一種像粉又像香水的氣味，由她的頸上一直沖到我的鼻裏。咳！要是這時沒有旁人的監視，我怕已經彎下去親了她呢！

她回頭看見我正在那裏「飽餐秀色」，倒不好意思起來，把書擲到我的懷裏，笑說道：『真是呆子！書呆子！』站起身來又道：『快吃飯了，進來罷！』我笑着點了點頭，携着椅子跟她回到房裏。這時她那位老叔子方起來不久，正在那裏張着大嘴，哈浪哈浪的嗽口，一見我們進來了，連忙說道：『吃飯的時候，你們倒跑到外面去了！』我初聽這話，心裏吃驚，怎麼他竟干涉我像自家一樣？後來一想，這是他的脾氣，倒也好笑。九點鐘吃過粥了。一個茶房走進來問我們打牌不，說外面有一桌牌還缺一脚。恰巧剛才何老先生同我們講，想得牌打，就有人來邀，真是正中下懷了。連忙在提箱裏拿出幾塊洋錢，又囑咐他嫂子和，小心扒手，不要出去，便喜孜孜的跟着茶房走了。

十點半鐘的時候，船到九江，我本要上坡去走走的，因為何太太說一個人在船上寂寞，祇好陪她坐着。這時許多小販傍着船門竄來竄去，叫成一片。一個賣磁器的，挑着一擔磁器放在門口，問我們買不。她走近去揀了兩個小刨花缸子和兩個肥皂盒子，那經紀要代價大洋一元，她却祇肯出小洋八角，講來講去彼此不肯相讓，她就使氣不買了。經紀走後，她和我說道：『磁器還好，就祇價錢太貴了。做小生意的人，也這樣固執！』我聽了這話，忽然發生一個墮落的念頭，急忙跑去尋那小販，恰值這小販正要下船了，我也沒同他講甚麼，就給他大洋一元，買了剛才何太太選中的那幾樣磁器。回到船裏，她狼驚異的看着我道：『怎麼？你也看上這個！』我笑着把磁器遞在她手裏，說道：『因為你喜歡呢！我買着送你的，切莫嫌棄！』她先還疑我是誑她的，後來

見我態度誠懇，也就狠歡喜的接受了。我這時躺在鋪上，心裏真是說不出的快樂。因為用禮物去媚一個陌生的婦人，這還是頭次呢！

十二點半鐘船由九江開行。一點鐘午餐，着茶房去催了兩回，才把何老先生叫來。我們三個人一塊吃着，她帶着許多路菜。這時都拿出來擺在桌上。何老先生儘着報告他的牌況，什麼白板同發財對碰啦，什麼單吊紅中啦，瑣瑣碎碎的說着，對於我和他嫂子的交誼，却一點也不注意。飯剛吃完，嘴脣一抹，又抱着水煙袋急忙跑去了。

這時房裏仍舊祇我和何太太兩人：我睡在番布椅上，她坐在鋪上。我因見她時常愁眉不展，又想着她的小叔子已經這大年紀，那麼她的丈夫不曉得更要怎樣衰老？她究竟爲什麼嫁着一個異鄉老漢？這種問題縈懷着。再也忍不住了，我更冒險問她道：『你是福建人，却怎麼嫁到湖南呢？』她聽了這話，已經懂得我的意思，狠坦白的告訴我，說她父親是個秀才，但是家裏狼窮。她十五歲的時候，有個親戚給她做媒，說有一個營裏的哨官，是湖南人，年紀雖然大點，已經四十歲了，但還不會娶過。並且在福州置有田產，以後是不回湖南的。她父親聽着一面之辭，毫不考慮就把親事議妥了。成婚一年，就碰着革命，在福建的湘軍多被解散，她丈夫也就閒着沒事。以前她父親誤信媒人的話，說她丈夫在福州置有田產，其實一點積蓄也沒有。所以坐吃山空，不到半年就精光了。

這時她丈夫忽然要回湖南去，說家裏有祖遺產業，可以過活；並且湖南熟人很多，謀事比較容易點。她當時因爲生米已成熟飯，自然不能不跟着他走。不料到了湖南，才曉得她丈夫却是一個已有妻室的人。她受了騙，被他們逼着降做側室。初時她丈夫還狠愛她；後來因她沒有生育，加上正妻的種種挑撥，於是一天疏遠一天，到現在竟是一視若寇仇了。這回打發她回去，表面雖說是送她回去省親，其實就是大歸呢！她說到這裏，狠淒楚的哭起來了。她又說她的一生被她丈夫糟蹋了；就是以後他仍叫她回去，她也決不再去了。她這樣

說着，使我也不禁哭了。我要找幾句安慰她的話，却茫茫的不知從何說起。

她見我陪她流着眼淚，倒有點奇異起來，她像是懷疑世間竟有這樣深摯的同情者。但是後來她相信我了，她雖沒說甚麼，我却狠能看出我這幾滴眼淚已經滴到她的心的深處了。她把自己眼淚浸透的手帕遞給我，我接着措過。我對她說道：『你要曉得！你以前的痛苦，都是因你自己不能獨立，以致被人拿做物品一樣任意使用。過去的不必說了，將來呢，你如果想要挽救你那被劫的餘生，那就純看你自己的努力如何。你一定要維持自我的尊嚴，脫離任何人的支配。換句話講，就是自己領有自己，不被他人使用；然後發揮你的自由意志，去企圖幸福。』她聽着這些說話，不大了解，問我甚麼叫做自由意志。我給她解釋道：『打個簡單譬喻：假若你以後想要再嫁，那你就只管找着那個你所愛嫁的人去再嫁；至於你的父母贊成不贊成，社會上非笑不非笑，都是不相干的，都不必顧慮。假若你以後願意獨身，那你就實行獨身；如果你的父母——或是無論何人——來侵犯你，你都要拚命抵抗，不受半點勉強。是這樣做去，你才能得到真正的快樂。』她默默的把我的話思索了一會，問我道：『萬一我的力量薄弱，竟不能實行我的自由意志，那又怎樣呢？』我這時不曉得甚麼胆子，竟很快的答道：『那就只好自殺。因為我們可以犧牲我們的生命，但是不能犧牲我們的自由意志。我們與其忍辱偷生，被人蹂躪，那還不如一死了當呢！』

她又哭了。他聽着我的話，越發傷感起來了。這時我也懊悔着，不應該拿這些危險的事情去教唆一個可憐的被掠奪的婦人。我當下安慰她說：『哭泣是無益的。你還是自己保重身體，去做你所應做的事罷！以你的年紀，將來還很有希望咧！』她噙着兩泡眼淚，痴痴的看着我，也沒說出甚麼。反正我倒驚異起來，我覺得除非我離家的時候，或是剛從遠方回家的時候，母親是這樣眼淚汪汪的看着我外，沒有第二個人像她這樣懇切的注視過我了。咳！我這時真發瘋了。我覺得她像我的母親，但又覺得有點兩樣。我想投到她懷裏，却被一個無形的人拖着，好像對我說：『這是做不得的，這是一樁危險的事情！』我真是弱者啊！我竟屈服在禮教的權威

底下。

我們臉對臉的靜坐了一會，各人腦袋裏都裝滿着神祕，她不能了解我的玄想，我也不能窺見她的心思。後來我因聽見茶房高叫：『安慶到了！』方才從這性的催眠裏醒覺轉來，我把手上的錶一看，已經五點鐘了。這時從窗內望去，已經看見城市的影子了。我趁這機會對她說道：『到外邊去走動走動罷，已經到了安慶呢！』她深深的歎了一口氣，便起身跟着我走。我們跑到船尾上，望着那個有名的寶塔王的尖頂越走越近，及至可以看見寶塔全體的時候，船已到了安慶城下了。但是並沒傍岸，只在江中停輪幾分鐘，乘客上下，都用駁船，看他們在洶湧的波濤裏面搖來搖去，真有些擔心啊！

船繼續開行後，艙面的人都走進裏邊去了；祇我和她兩人尙留在船尾。我們同伏在船欄上面，先還彼此離開站着，後來不曉得怎樣，竟漸漸的挨近起來，至於肩膀靠着肩膀了。這時我感受得一種愉快的溫暖，從她的身上一直傳到我的心裏，使我髻髻像酒醉了一般。她呢？也雙頰紅紅的發熱起來，顯出一種病的狀態了。正在這奇怪而有趣的時候，恰好茶房跑來請吃晚飯，我們便一同回到艙裏。只見那位何老先生已經迫不及待，狼吞虎嚥的先自吃着了。我們進去，他好像沒有看見一樣；我問他輸贏如何，他也一聲不響，祇微微的笑着，表示一種得意而驕傲的樣子。他嫂子對我說道：『他別的事情雖然老實，但是打起牌來，十回倒有九回是贏錢呢！』我這時因為另外想起一宗心事，便帶笑說道：『話雖這樣，但是還是早點收場好罷？當心上當呢！』不料這位老氣橫秋的何老先生聽着這話，便大不服氣起來。他大約誤會我是有意輕視他的，急急把飯吃完，在懷裏掏出幾張鈔票給我，我看道：『我，上當！上什麼當？你不信，看罷！晚上還有十六圈呢！我包管還要贏這麼一倍。』我聽着這話，着慌起來，趕快問道：『還有十六圈！難道你今晚不要睡嗎？』他狠瞧不起的看了我一眼，『高興還要打二十圈呢！睡！睡在這裏飽臭蟲！』

我笑着，還要想法子把他阻住，他已經掉頭不顧的走了。何太太怕我生氣，對我說道：『他老是這樣夾生

的，你同他爭論什麼！走開不好嗎？我們總少受點烟臭。」我這時默默的坐着，心裏奇怪她竟有這樣懵懂的念頭，她不覺得我們就要發生的危險，想法子留住這個罪惡的制止者，倒還望他走開，這真是何等糊塗！後來我又轉念一想，她說不定還是想要利用這個機會來引誘我啊！唉，這時我真困難極了！我想到外面去避過這麼一晚，但是避到那裏去呢？統艙裏面是臭惡不過的，並且也插針不進了；別的房艙呢，也都住滿了。想來想去，這真沒有法子。後來我祇好決定搬到上層舖位去睡。我想，祇要不嗅着她的脂粉香氣，總多少可以減少一點興奮罷！

剛到七點鐘我便嚷着要睡，她說：「慢點睡罷！我們還好談談呢！」我不過笑了一聲，却動手把行李往上層舖位搬去，搬完了行李便睡。她起初呆呆的望着我，後來到底忍不住了，她倒在舖上哭起來了。我這時就再狠心些，也免不得要軟化了。我連忙跳下來，假意問道：「甚麼！又哭甚麼？」我問了幾聲，她毫不理會，却只顧哭着。真利害嚙！女人的眼淚真比王水還要利害嚙！我被她這一哭，竟弄得手足失措，也不顧這些那些，大胆的坐到她舖上去了。我把她搖着，問她究竟爲甚麼哭泣。過了好久，她才憤憤的說道：「問甚麼呢？我已經爲一切人所厭棄了。你再避遠些罷，我身上又臭又有毒呢！」我聽了這話，不覺失笑起來，我說：「你別多心罷！我因爲底下空氣不大流通，才睡到上面去的。既是這樣，我仍舊睡在下面好罷？」我一邊說着，一邊就把被蓋搬回原舖。這時她仍不住的嗚咽着，我性急不過，竟忘記自己和她是甚麼關係了，伸手在面盆裏找着一條毛巾，爬上舖去強迫揩她的眼淚，這麼一來，她忽然笑了，我便兩手一軟，……………

天啊！我到底被什麼鬼迷了心呢？我竟幹出這樣破天荒的事情——欺負一個同船的不相識的婦人。我明知這是一個罪惡的衝動，却終不能自己制止。咳！懺悔啊！我真無窮盡的懺悔啊！但是這又有什麼用處呢？我雖跳到太平洋裏，又那裏能夠洗去這一生的污點呢？我這時睡在自己的舖上，我的心像皮球一樣的在胸裏跳上跳下。已失去的靈魂，也跑回來了，她把我責備得真難堪啊！我回頭望她一下，我的眼淚就更像泉水一樣的湧出

來了。

在這獸性凱旋的時候，她却不要一聲的睡着，她睜着眼睛看我，像是怨恨，又像是憐惜，或是別有感覺罷？但我却無論如何沒有這樣胆子看她，因為我慚愧着呢！她後來像有什麼決心似的，坐起來對我說道：『哭甚麼呢？你難道比我還懦弱嗎？我們到底應該怎麼辦呢？話不成就是這樣完結嗎？』我聽着這話，也沒回答她，我祇靜靜的想着：『難道我們還要做出甚麼更大的罪惡嗎？難道我們這樣沉淪還不足算嗎？』她見我一聲不響，便把我搖了一搖，又接着說道：『你不是勸我發揮甚麼自由意志去企圖幸福嗎？我現在就實行你的辦法如何？』

咳！有甚麼事情能夠比這個還使我驚懼呢？我曉得她要企圖甚麼幸福呢？恐怕就把我的頭顱割下來也不敢問她啊！但是她繼續說道：『你不是說你還不會……？我曉得你是很憐惜我的啊！請你給我想法子罷！我現在不願回福州去了呢！』事情就弄成這樣嚴重了，她竟提出這樣要求來了。但是，咳！這個是我所能承認的嗎？我能夠和一個年紀比我大而一切不如我的婦人——並且是一個被人拋棄的婦人——去營共同生活嗎？無論我的雙親聽着會要氣得發昏；就是朋友們知道，恐怕也要說我是有神經病啊！不過我既不能滿足她的希望，那麼爲甚麼先要和她幹出那樣把戲呢？『始亂而終棄之』，我雖不願她的利害，自己能夠問得過良心嗎？並且自己教別人脫離家庭和社會的束縛，同時又自己言行不能相符，這是何等可恥的矛盾啊！我被這兩方面極端相反的問題難着，自己都不能解決了。我既不願犧牲自己的地位，我也不願陷害一個可憐的婦人。我心裏想：『祇要除開這個，總還有別的兩全的法子罷！』但是想來想去，實在沒有別的主意。她見我儘不答應，她又哭起來了，她說：『你真這樣狠心嗎？你忍得逼死一個已經給你損害的女人嗎？』咳，這是何等可怕的威逼啊！像這樣懦弱的人，能夠忍受得來嗎？這時我祇好硬着頭皮答應道：『好罷！你要怎樣就怎樣罷！我是無可無不可的。但是，對不起，請你讓我安靜睡一下罷！橫直要後天才到上海呢！明天一天，明晚一晚，都好從長商議』

咧！』她聽着這話，好像還不满意，又逼着我問道：『那麼你是答應我了啣！是不是呢？』我做出十分要睡的樣子，祇在鼻子裏唔了一聲。她也不好再說，便轉身睡了。但是一個人遇着這樣關係終身的事情，那裏還有心睡覺呢？我祇躲在被窩裏整整的流了一夜眼淚；有時聽得她醒着歎氣，並且喊了我兩聲，像是要同我談話的樣子，但我却再沒理她。

快要天亮的時候，那位何老先生回來了。看他滿臉怒氣，曉得他總上了當啊！他望了我們一下，我祇做睡着。她也祇做睡着。我這時心裏一半抱愧，一半却是懷恨。我想他若不貪着打牌，我們在他監視之下，又何致鬧出這樣亂子來呢？

五點半鐘船到蕪湖了，我起來把臉洗過，站在船邊上看着那些搬夫運貨。這時招呼我們的茶房從我身旁走過，對我說道：『上岸去頑頑罷，這裏有一點多鐘耽擱呢！』我聽着這話，便信步走上碼頭。因為心裏煩亂，一昏頭昏腦的走着，也沒注意甚麼，好幾回幾乎被人撞倒了。在岸上徘徊了一會，直到船上的貨物看要運完，方才轉去。回到艙裏一看：何老先生好夢方酣；她雖醒着，也還不會起身。見我由外面進來，便問我到了什麼地方。我這時好像偷兒見了失主一樣，心裏又慚又懼，也沒和她多講，祇說：『到過蕪湖了。』我剛坐上舖，她又爬近來輕輕說道：『你還有心去看熱鬧！你也不想我們到底要怎樣行止呢？在上海你沒有妥當人家可以暫時把我安置嗎？』我連忙止住她道：『你那裏這樣粗心！你不怕他聽見嗎？』她笑道：『他已經睡死了，那裏就會聽到？』我說：『總要小心些罷！』這樣一來，她免不得有些顧忌，也就給我嚇退了。我倒在舖上思前想後，總覺得昨晚不該許她。我將因此墮落到無邊的孽海，永遠不得超脫。我想到這裏，我恐怖極了，我寧肯自己擔負一切罪惡，祇要和她不再發生那個關係。這時我的心真不堪問啊！我祇顧及自己的前途，却不管別人的危險。我打定了主意，『三十六着，走爲上着』，我便一聲不響的睡下。

將近一點鐘的時候，茶房把午飯開來，告訴我們快到南京了。我這時心裏慌沉沉的，我想就要逃走，却又

有點不忍。但是我一念到那個終身累贅，也就不敢稍微留戀。我糊亂用過了飯，何老先生睜圓着眼睛看着我說道：「怎麼？你今天臉色不大對呢！怕是有病罷？」我吃了一嚇，還沒回答，他嫂子連忙給我遮飾道：「他也輸了錢呢！」何老先生面皮一紅，怒視了她一眼，也就沒往下說了。

一點半鐘船已到了南京。何老先生邀我們上岸去閒逛閒逛，我心裏喜歡極了，連忙答應。他嫂子說懶得跑路，不願上去；又對我丟了一個眼色，好像要我也莫上去。我曉得她是想留我在船上商量那個事情，所以我祇做不見，反拚命勸她到外面去走動一下。她無可奈何也就答應了，三個人走上碼頭不遠，見着一家酒館，我說：「我們上去吃杯罷？」何老先生說：「好！」便一同跑上樓去。剛才坐下來，我便故意在身上一摸，「啊，不好了！我忘記帶錢了！」她說：「不要緊的，我這裏有呢！」我笑道：「那有這個道理！請你們先用罷，我回去一轉就來。」何老先生趕上來攔，却被我推開走了。

我一氣跑回船上，把茶房叫來，我說：「我有急事，今晚就要趕到上海，請你快點給我收拾行李，火車就要開啦！」說完，給了他三元酒錢。他雖十分驚異，也就不好留難。行李收拾好了，我又在船上找了一家旅館的接江，要他招呼我去趁火車。

三點半鐘由南京開往上海的特別快車裏，有一個奇怪的客人，他呆呆的坐着，眼睛沒有看見一樣東西，耳朵沒有聽到一點聲響，他的心也冷冰冰的像沉在一個無底的深淵了。他現在雖然仍舊活着，其實在某個時候就已經死過了。他沒有良心，也沒有靈魂；他祇留着一個皮包骨頭的肉體。這肉體要到若干年後才得腐爛。

決裂

黎烈文

『哥哥啊！我上星期寄你的信，你沒有收到嗎？你爲甚麼不覆我呢？學校的會計員又向我催了兩回了，我是再也沒有話可以向他推說了！哥哥啊！你如果還不趕快的將款子寄來時，我再也沒有臉皮登在這裏了，我只好退學了！哥哥啊！你趕快，趕快替我想法子罷！』

下午六點鐘，他很疲憊的由工廠走回宿舍時，又接到他弟弟一封催寄學費的快信。

他確是一個血性而又有毅力的青年。他在一家印刷公司做排字，從早晨七點鐘到下午六點鐘，每天整整的要作十小時苦工。他自己雖沒有受過高深的教育，但他却願意將他辛苦賺來的工資，從他那十分可憐的艱苦的環境中節省出來，供給他弟弟去讀書。

他這次沒有趕早將學費寄給他弟弟，實在是沒有籌得到款子。因爲他每月收入的工資，僅僅只有二十元，他除吃飯住屋外，一個錢都不用，至多也只餘得八九元；而他弟弟每學期的學膳費共要五十元，他要過半年之力，纔能夠積上。他一時既拿不出這一筆鉅款，他便想先向朋友借了寄給他弟弟，然後再按月拿自己的工資還朋友。但不幸他的朋友多是同他一樣窮，他便三元五元的拼湊，也怎麼都湊不上五十塊。他因此一直遲延着，不但款子沒有寄給他弟弟，連安慰他弟弟的信都耽誤着沒有寫。他不是不知道他弟弟在痛苦，在焦急，他心裏實在比他弟弟還要痛苦得厲害，焦急得厲害！

他這時接到他弟弟帶着怨意的來信，他未免稍有一點兒憤慨；他覺得他弟弟太不諒解他的苦衷了。但他再

細細的將那張信紙看了幾遍後，他又對他弟弟深厚的表同情。他覺得他弟弟沒有交納學膳費，的確是痛苦。同時他便回憶到從前自己沒有學費的苦況。

那時，離現在已經六年了，他還只有十五歲，正在他的故鄉S縣一個乙種實業學校裏念書。那個學校離他的老家只隔一條巷，但他沒有住在他老家，他却在學校寄宿。因為他老家被他祖父和叔父盤踞着，他和他父母是早被他們趕出了。

他讀書的費用，本來是他父親擔任的，後來因他父親在省城督軍署任祕書，眷上了一個很壞的妓女，要取回家來，他和他母親堅決的反對，以致將他父親激怒了，率性聽着那個妓女的唆弄，將妻子拋棄，連他每學期僅少的幾十元學費都停止供給。

開學後，一兩個星期沒有交學費，還不甚要緊，因為像那樣暫時欠欠的也很多。但是等到一個月還沒交費時，那就免不得要受學校當局的冷臉了。若是一個月以上，兩個月三個月還沒有交費，那不就學校當局的冷臉受不下，便自己也會要過不去的了。

他記得他正要畢業的一學期，他的學膳費竟欠到三個月還沒交。他寫了不少的信給他的父親，但他父親半個字的答覆都沒有。他起初受會計先生的催問，後來便受校長先生的訓斥，最後竟弄到全校皆幻了。——因為一個學生在學校開課三月後，不要說學費。便連膳費都不交納一文的，這實在是罕見。

那時他真再苦沒有了！他覺得所有的人都變得可怕，連向來幾位和他親近的師友，這時都在譏笑他，輕視他。他如同做了一宗不可告人的醜事，盡日的低着頭，簡直無面見人了。尤其使他痛苦的，就是每次吃飯時，他都覺得人家在向他嘲笑：『你不配吃飯噯！你沒有交納膳費噯！』到後來，他聽着吃飯的鈴聲，他便戰慄着。他和同學排隊走入膳廳時，他竟像一個待決的囚犯，他心中充滿着恐懼和悲哀；而他也因此每餐都沒有吃飽，只是匆遽的吞完一碗飯，便逃走出膳廳。

這時他住在學校裏，真是如坐針氈了！但他因為只有兩個月就可以畢業，他捨不得放棄那張一錢不值的文憑，他仍舊拚命忍耐着，一方面不絕的寫信去向他父親告哀。可憐他這時每晚睡在牀上不知流了多少的痛淚，常是濕透半個枕頭呢！

最後距離畢業祇有一月了，他那很心的父親，依然不會將學費寄來。這時那位平日自命為提倡平民教育的校長，便不再替他稍留餘地了，狠嚴厲的對他說，他如果再不將學膳費繳清，便不准他受畢業試驗。

他得到這個可怕的警告，他心胆俱碎了，他知道再沒有法子延宕了，他只得向學校請了一星期假，親自到省城去找他父親。

這時他母親和弟妹，也都在省城住着。——他父親起初已經完全不顧他們了；後來禁不住許多親友的苦勸，才承認供給他們的伙食，叫他們住在一家小客寓。他到省城後，當然和他母親弟妹同住着。

他父親這時真闊氣！每月在督軍署拿到二百元的鉅薪還不算，另外更有許多秘密的收入，平均一月至少可得五百元以上。但他父親心甘情願的將這些錢全數拿去獻給一個沒有良心的妓女，——後來拋棄他的妓女；却不肯分割少許給自己的妻兒。——他母親有一次向他父親討兩塊錢買布給小妹做寒衣，都被他父親刻毒的拒絕了。

他到省城後，一連三天沒有會着他父親，因為他父親平時是絕不到那家小客寓來的，他雖然每天到督軍署去找他父親，但督軍署的門禁很嚴厲，他沒有徽章，不能直接走進去，只能在號房內探問，而號房內幾個倨傲的門役，却總是回答他：「X秘書不在署，你要會他，到高家巷蔡金玉家去好了。」蔡金玉就是他父親相好的妓女，那自然是他死都不肯去的了！

到第四天，他便發誓，無論如何都要會見他父親。他知道他父親晚上住在金玉家，但白天總得到督軍署一趨，他便一早就到督軍署守候。他在督軍署門外，從早上八點鐘，等到下午兩點鐘，足足等了六個多鐘頭，才

見遠遠一乘大轎裏，坐着他父親，後面兩個護兵跟隨着，一直向督軍署走來。他這時又驚又喜，也不顧忌什麼了，便迎上去大叫着父親。他父親在轎內瞪視他一眼，好像很出意外的樣子，隨即吩咐後面的護兵，將他帶進署內去。

他跟着護兵進了督軍署，在他父親一間小房內坐着，他父親見了他，顏色異常的可怕，開口就罵他：

「你爲甚麼叫我父親？我早就不認你做兒子了！你有那大的狗胆，竟敢教訓起老子，我怎麼還配做你的父親！」

他沒有話分辯；他不知要怎樣分辯好。實在他並沒有教訓過他老子，他不過曾經反對他老子納妾罷了。——但這是他不能向他老子認錯的，因爲他覺得這並沒有做錯。不過他也不願再和他老子反抗，因爲他現在唯一的希望，就是從他老子手中取得幾十元學費。所以他這時只好垂頭忍耐着，一聲都不響。

他父親見他不說話，便罵得越見起勁了。

「哼！哼！真笑話！老子討小要你來反對！你們要反對金玉，我偏要娶金玉，看你們將我怎麼樣！哼！哼！不給你們手段看，你們也不知道老子的厲害！」

他再也忍耐不住了。他眼內一陣昏濛，兩行清淚便像泉水一樣湧出了。他不是怨恨他父親，他是在怨恨他自己，——怨恨他自己沒有能力拯救他父親，使他父親早日脫離着罪惡。

他父親見他哭泣着，以爲他是悔悟了，便暫時住了嘴，叫護兵點着燈，倒在鋪上吃鴉片。隨後問他：

「你死來省城幹甚麼？」

他這時才有機會告訴他父親，他在學校沒有交納學膳費，怎樣的受苦。他求他父親給他幾十元學費，好敷衍畢業，得一張文憑。

「是啊！我知道你沒有這樣馴善啊！原來是來問我要錢呀！」他父親聽着他的哀告後，給他一個冷酷的嘲

笑。『但你既然有力量反對我，你又何必還要倚靠我這無用的父親呢？』

是的，他父親罵的很不錯，他自己也覺得自己太無用，太無恥。他這時忍不住又流着眼淚。經過很久很久的沉默，他父親像是稍微被他那種無抵抗的態度所感動，才較為平和的說道：

『去罷！要學費明天來拿。我今天身邊沒有錢，還得晚上回家去取呢！』

他沒奈何，只得揩乾了眼淚，空着雙手轉去了。他一路上覺得又好氣又好笑，他不知他父親口中所說的回家，是回的甚麼家？

第二天下午，他又跑到督軍署，他先在號房內用電話通知他父親，由他父親派人出來領着他進去。他父親今天對他的態度，沒有昨天那樣嚴厲了，很親切的問了他許多話，到最後才說到學費，他父親頗為嚴然的樣子，

『你昨天問我要學費，我回去同金玉說過了。她聽說你來了，很想見見你，她要我今天帶你去頑頑。我想這也沒要緊，你等下便和我一路去罷。可以在那邊吃晚飯，她已爲你弄了幾樣菜。聽說晚飯後她還要請你看戲呢！』

啊！這真使他大吃一驚了！他做夢都沒料到會有這一着！那個卑賤惡毒的妓女，是他一家的仇敵，他萬沒有和她妥協的餘地。他見了她，定要將她搥一個死，才能出一點怨氣，他怎能反去低聲下氣的向她納降呢？他就不怕喪失自己的人格，難道也不怕受良心的責罰嗎？他做了這樣事，他還有甚麼臉孔去見他的母親呢？他這時聽了他父親的話，他真的想要報他一大口唾沫。但他轉念一想，父親終究是父親，而且頂要緊的學費還沒到手呢！萬一因此鬧決了，那豈不是要不能夠畢業，白白的丟去一張文憑嗎？他想到這裏，他祇得拚命抑落自己的怒氣，反用柔和的語氣回答他父親：

『去去自然沒要緊；不過被母親知道了，太使她老人家傷心罷？』

「你到現在還是只曉得順你母親嗎？你既然這樣孝你的母親，你爲甚麼不去問你母親要學費，却來問我呢？」他父親驟然恢復了昨天的怒容。但過了一下，却又緩和的說道：「你去一趟，怎見得你母親定會知道呢？只要你自己守着祕密就好了。」

他這時逼得沒有辦法了，只得直說了，

「唉，父親！老實說，我自己也不願意是這樣屈服於一個妓女呢！」

「放屁！有甚麼屈不屈？她是我的人，你若敬重我，就得敬重她。並且你去了，只不過隨口叫聲媽媽就得了，又不要你叩頭，有甚麼屈不屈？……你不去也由你，不過我的錢現在都放在她手上，我自己用錢都得問她要，你的學費她說要當面給你，你不去那就不能怪我了！你自己仔細想想罷！」

好了！他父親已經是顯明的宣示他的要挾了！可憐他這時只不過是一個十五六歲的兒童，怎能禁得住他父親這樣威脅利誘呢？他這時想了又想，簡直不知要怎麼樣才好？——去呢，對不住母親，而且也似乎對不住自己；不去呢，拿不到學費，不能夠畢業。

最後，他決定了。他決定棄小節以就大謀。他即時在他父親面前降服了，他應允同他父親一路去見蔡金。但同時他心裏却在暗暗的發恨：「啊！我總有得報復的！只要我的學業有成就，我的前途未可限量呢！暫時的屈辱算甚麼？」可憐這也不過是他自騙自的安慰呵！

永不能忘的畢生的恥辱呀！像他那樣意志高尚的少年，居然會以區區幾十元學費，被他父親迫脅着，跑去低伏在他仇敵的脚下，這真叫他自己都不敢相信呢！他是一時神經昏亂嗎？不然，怎會變得這樣怯懦呀！

傍晚時候，他和他父親一路出了督軍署。他坐着一輛東洋車，跟在他父親大轎後，直向高家巷走去。他在車上幾次想脫逃，却終於忍住了。他心裏很慌亂，他怕碰見他的母親和弟妹，以及一切的熟人。

他第一次踏到那罪惡的叫做堂子的地面時，他簡直迷惑了。他緊跟着他父親，也不記得穿過幾間房，經過

幾重戶，後來好像上樓了，他父親帶着他一直走到一間垂着紅色綢帘的門口。他知道這就是金玉的房間了，他心裏不禁勃勃的跳着。但當他走進裏面時，金玉並不在房內，他還有餘暇把房內四處打量了一下。他覺得房間布置得很華麗，而且有一種濃厚的香味，這種香味是很令人發生性的衝動的。

「你看這裏怎麼樣？這些傢伙都是我給她製的呢！」他父親以一種驕傲的態度向他誇耀的一瞬。

他好像受到一粒鎗彈了，他心上急劇的一痛。他知道他父親問他這句話，是有意在氣他，因為他母親在小客棧住的一間陰暗的簡陋的房間，和這裏一比較，簡直不知差的多遠咧！

這時走進一個三十多歲的輕佻的娘姨，告訴他父親，說是金玉剛才出去了，一會兒就回來。說完，便在櫃內拿出一套精緻的鴉片烟器具，安放在床上，招待他父親抽烟。隨後便送給他一支水烟袋，他搖頭拒却了；又拿來一根大炮台香烟，他也拒却了。

「啊哈！香烟都不會吃嗎？……」那個娘姨一陣鄙笑着出去了。

過了一下，門帘一揚，他的仇人進來了。這是一個淫賤而又奸惡的婦人，年紀不過二十多，但因和他父親一樣嗜吃鴉片的緣故，看去却較老。面貌並不美，還有幾點小麻子，但却具有一般妓女的妖媚。她一走進來，她的兩只閃亮的眼睛便死勁的射着他，好像要將他吃掉去一般。

他父親趕忙從烟鋪上跳下對他說：

「這就是媽媽！」

但他沒有叫，他不過微微立起身，點了一點頭。而那個女人也好像毫沒有措意似的，便走上鋪和他父親面對面的一道燒鴉片去了。

他見她對他的那種冷冷淡淡的样子，他知道她決沒有要他來見她，要他來見她的一定是他的父親。他真上了他父親的大當了！但是他父親爲甚麼一定要騙他來見她呢？這是他那頃刻所不能解答的疑問。後來他見他父

親和她唧唧囁囁的談着，好像是談他學費的事情，她很有不高興的樣子，他便猜到了：那一定是他父親昨晚回來問她要錢給他做學費，她不肯，所以便叫他親自來看她，像是告哀乞憐的意思。啊！他猜想到這裏，他週身的血液都在沸騰了，他毫不遲疑的在籌劃他的戰備了。

果然，他的猜想沒有錯，這時他父親睡在鋪上高聲對他說：

『喂！你不是要學費嗎？你要多少，你自己對你媽媽說呀！她會給你呢！』

他嚴厲的瞥了他父親一眼。他沒有說甚麼，他盡他最後的力量忍耐着。

『四十塊錢夠了嗎？』金玉曼聲的問着。他不知她是問他呢，還是問他的父親？

『夠了！夠了！四十塊錢一定夠了！你就給他四十塊錢罷！』他父親連忙答應着，喉嚨裏面還充滿着鴉片。

這時金玉便真個在身上取出一大疊鈔票，數出好幾張，湊足四十元數目，遞給他父親。他父親接在手上對他說：

『拿去罷！你看這位媽媽多麼好！你自己的媽媽有這許多鈔票給你嗎？』

他是再也不能忍耐了！他滿肚皮怒氣像火山一樣爆發了！他瘋狂似的走上去，接過他父親手內的鈔票，叱咤一聲，批作了兩段。他將左手握的一只字紙團，猛力的擲擊着那妓女的臉孔，

『啊！啊！你這臭婊子！你這害人精！你有甚麼資格把錢給我呢？錢是你的嗎？你這無恥的娼婦！你這無良的潑妓！……』

他又將右手握的一只字紙團，同樣的擲向他父親。

『你啊！你以為你的兒子是這樣怯懦嗎？你兒子還不是這麼好欺負好侮辱的人呢！你請記着罷！你那被鴉片熏黑的良心，你那被妓女弄污的軀體，如果沒有洗滌純潔之一日，你便永遠不配做我的父親！啊，啊，你請

記着呀！」

他趁着他父親驚得發呆的當兒，他便迅捷的離去了他們。他以一種戰士凱旋的驕傲，回到他母親的懷抱。他自慶他還沒有甚麼沾辱他那高貴的親愛的可憐的母親。

他從此以後，便永沒有再進過學校。

紅腫的手

趙景深

朋友們呵！我要告訴你們一件事，這是我到現在都不能忘記的。每逢月明如水，涎着臉兒從窗扉窺看，同時舊的思想和迴憶來拜訪我的時候，我便彷彿看見了我所不忍看的那可憐的紅腫的手了。我愈是不想看。那雙手便愈加顯明的呈在我的眼前。他們很黝黑，好像是從炭堆裏掘出來的。平常人的手都是很平坦的，但他們却浮腫得好似兩座小墳墓。平常人的手都很豐滿，但他們卻是處處開裂，紅色間着一條條的紫痕，血肉模糊，瘡斑相間，幾乎沒有一塊整皮膚。那樣的可怖，使我不敢開眼！他們只是微弱無力的在我的眼前搖晃。我愈想愈可憐，緊緊的閉着兩眼，不去看他們；伏在枕上，幾乎要哭出聲來。心裏面非常非常的難過，有無數的憐憫的箭射中我的心坎，使我幾致不能安眠。這雙手的主人，我雖是心裏沈痛，也不能不告訴諸君明白，便是我至親至愛的小友，我家以前的小僕人，小全；而他的手所以凍裂，由於冬天的天氣嚴寒，操勞過度；其實說來，我常常使起我當少爺的性子來，喚他出去買東西，我實在不能辭其咎呵！我真對不住他。我恨不能再見着他，戴金色輝煌的冠冕在他的頭上，稱他是我們的王！我又恨不得能夠，倘上天見憐這個，見着他，和他很溫和的握手，喊他一聲小弟弟，庶幾可以贖我的罪愆於萬一呢！上天呵，茫茫天海，我從那裏去找尋他去？我又怎能

有這個幸福在他面前表示懺悔，使我的心平平安安的渡過生命之海，而不受驚擾呵？應該的，應該的，我不配再見他，我沒有顏面再見他。紅腫的手應該在我的眼前晃動，還應該晃動得更猛烈些，更兇些。可怖而可憐的現象呵！我可憐的小友小全的紅腫的手呵！

我現在要竭力的抑止我的悲痛，敘述他的事，來紀念他，略為減少我一些痛苦！

這是七八年前的事了。他的母親姓苗，在我家做傭工，我們都喚伊苗媽。伊是一個極和善的婦人，伊年紀有三十多歲，做事很勤敏，從沒有發過怨言。伊出來做傭工，聽說是和婆婆嘔氣出來的。伊因為放心不下伊的小孩小全，所以把他帶在身邊，一同在我家做事。伊的工錢是八百文，後來添到一千文。可憐，這一點錢夠什麼用的？他呢，在我家吃飯，可以說是專替我做事，跑跑街，掃掃屋子，做些他所能夠做的事。在他們看來，覺得我們真好，非常感激，爲了肯讓小全在我家住。小全是個很有忍耐性的少年，很沈着的，無論我怎樣打他罵他，他都不說一句話。

起初小全還沒有來的時候，苗媽便對我說：『少爺，我家孩子小全，要在你家吃飯，你願意嗎？』

我很急切的問：『他多大？』

伊說：『他今年十三歲，和你的年紀差不多。』

我微笑着，弄着手指說：『比我小一歲，好極了。我現在正寂寞得很，我正沒有做伴的呢？他認得字嗎？我教他讀書好嗎？』那時我的臉上，現出很得意的有學問的樣子，彷彿將要當老師了。

伊低聲柔和的說：『只要少爺肯耐心去教我那不成器的孩子，我真感激得了不得。』

小全來的時候，我果然和他很要好，當時要他陪着我玩，雖然他不敢和我玩。過年的時候，我要他幫着我繫彩燈，做萬國旗，掛在屋裏。還用五彩紙包起落花生來，好似包香蕉糖一樣，也分給他吃了一些。打鑼鼓的時候，也讓他算作一員，或是拿鼓，或是拿號。他不會玩，我便笑他，覺得他很有趣。他也歡歡喜喜的和我在一處，面上時常含着笑容，也許這就是他唯一的歡喜的時候了。

但是，後來，這後來呵，我仍是和他在一處玩，他玩得不好或是不高興的時候，便要打他罵他，甚至於踢他一脚，雖說我是小孩，不懂得什麼，難道小孩的罪愆就該被饒恕麼？

有一天我要小全做一種遊戲，他不願意做，我一定要他做。後來兩邊堅持不下。我便氣狠狠的跑到他母親面前去說，那時他母親正在洗衣服，用力的將衣服在洗衣的板上擦洗：

『小全他不肯和我玩。』

『他不肯和你玩，你只管打他罵他。』伊一口氣很促的將這句話說完，又喘了一口氣，嘆息一聲，但又不得不裝出快樂的樣子來。我當時不覺得這句話含着什麼重大的意義，現在想起來，伊說這句話真是不容易，那有自己親生的兒子，願意一個不相干的人打他的？這也只是依在人家的籬下，不能不忍氣吞聲罷了。

我又惡意的緊逼一句話：『你真肯讓我打他罵他麼？』

『有什麼不肯？少爺打他罵他是好意。我不但願意少爺打他罵他，還願意少爺多多的時常的管教管教他呢！』說時頭兒垂下，兩目只是轉着晶瑩的淚，縐着眉兒，幾乎淚珠兒要衝出眼球，滴到照澈人間苦惱的洗衣水裏。我任是怎樣再要伊說，伊也不多說什麼了。

我得了伊這句話，凱旋也似的回來。因為歡喜過度，忘了再和小全交涉，他總算是便宜了這一次。

又有一次，苗媽在廚房裏切白菜。白菜一絲絲的切得很碎，放在案板上，伊總是很有規律有音韻的一刀一刀的嗒嗒的切。小全也在廚房裏，坐在小板檯上，呆呆的看着火。那時快要用午飯了。他們都忙忙碌碌，辛辛苦苦的預備飯，好讓我們吃個現成。我也在那裏。我一定要騷着小全放下柴火和我去玩。小全說：『我不能去，因為我現在有事。』

『你有什麼事？』

『你看我現在不是在生火麼？』

『不用生火了。你陪我去玩玩罷！』

『不能去玩，太太要說了。』

這時我捺不住性子，不覺的生了氣。我便大聲說：『一定要你陪我玩，』說時眼睛睜得很圓很大的望着他，兩手將小袖子也撈了起來，似乎要動武了。

嚇得小全變了色，但即時又還了原。他幾乎要哭出來，但他卻竭力的忍着，裝作英雄的樣子，發出他那有生以來第一次的抵抗的聲音很沈着的說：『我不去玩。』

苗媽在旁邊看着事情漸漸不對，伊便很摯愛而又含着無限的冤抑的樣子向小全很慘的說：『全兒，少爺要你去玩，你就去罷！我替你生火。白菜我可以等一會切的。』

小全很簡單而固執的答道：『不，我不。』

我又很凶惡的說：『不麼？一定要你去玩。』說時走過來拉他的身子。他兩隻手只是抱着凳子不肯放，好似那荷蘭的童子救堤一樣，握得非常的緊，臉上又現出忍耐的神氣，悶悶的只是一句話也不說，身子一動也不動。我又用力想使他的手離開凳子，剛扳上來一點點，他又趁着機會放下去，仍是緊緊的握着板凳。我和他這樣相持了許久。終於因為我是一個少爺，他是一個僕人，我得了勝利，由他母親竭力的勸解，他陪我玩，伊替他看着火。

又有一次，我教小全讀初等國文，不知學到第幾課，我記不清了。那一課一共有二十幾個字，我教了他十幾遍，他還不會念。於是我這小先生實在不耐煩了，又發起脾氣來。我扮出先生的樣子說：『你給我跪下。』說時聲色俱厲，裝模做樣的，連我自己在怒氣之下，都不禁要笑起來。但又苦了小全了！他不像他母親那樣要怎麼就怎麼，非常柔順，聽着我的意思，好像馴熟的綿羊一樣；他終是一個有生之意志的青年，竭力要圖存的，自然無論多少總有些反抗。所以他反抗了：『我不跪。』後來我捉住他的耳朵要他跪下。他果然身子低了下來。我再一考查，他卻是蹲着，並沒有跪。忍心的我，這時又敲了他幾下頭。就連私塾的老師也不過我這樣的嚴厲呢！

我這樣蠻橫我母親都不知道，要知道了也是要打我的。但他們也不敢告訴，如果一告訴，他們便更要吃我的苦了。

我不敢隱瞞諸君，關於小全和我的事，像上面所說的，不知還有多少，不過我腦力薄弱，又兼事情已經相隔七八年，所以印象漸漸的模糊，所可記得的只是這一點，但現在這一點遺痕卻是一天深似一天，使我心中非常難過。就是上面這一點，我竟能很殘酷的很開在的用筆慢慢的寫出來，真也太忍心了！但不寫確乎又很難過，還是寫了的好。最使我不能忘懷的，便是大雪紛飛的天氣，我還要他上街買東西給我吃。我那時做少爺做慣了，那裏知道他的手是紅是腫？我知道的原因，也不能不告訴諸君，但我爲了要說明這事，我竊聽的罪又犯了。怕什麼！爲了人道，爲了使人知道爲奴的可憐，我的什麼罪惡可以表達出來的。

這事是在一個冬天。我在房裏看書。聽見客廳裏有兩個傭婦談話的聲音，我的心便不能沈在書裏，而字跡早已搖動起來，只於是一個一個的字跡，不能連成句子，心兒早在竊聽伊們說話了。

這兩個聲音我都很熟。一個是鄰居的傭婦，一個便是苗媽。從話裏聽來，似乎小全也在那裏。鄰居的傭婦帶着尖銳而清亮的聲音說：『你的福氣真好呀，有這樣大的一個孩子。』

聽熟了的柔和的苗媽的聲音說：『唉！像我們做傭工的人，說什麼福氣？只要不餓死就是好事。小全呢，可憐——』

『怎樣？』一個急切的問發出。

『可憐他的紅腫的手，你看，冬天裂得這樣。……』

彷彿那時我看見了可怕的手。

我聽到這裏，大大的受了感動，實在不忍再聽下去了。好似有一線的光明，照到我的心田，使我對他發生一種同情的哀憐。第二天將小全的手拿來細看，便證實了這件事。從這天以後，小全的紅腫的手便時時不斷的

總在我眼前閃爍。

後來我待小全也好了許多，不像以前那樣的苛刻蠻橫。但他第二年春天就離開了我到一個酒店去做堂倌去了。

他去後，我很想念他。在一個禮拜日，我隨着苗媽去望他去，並在他所住的飯館吃飯。他只是不來見我，還是他母親強拉了他來的。他也不喊我少爺了，對我漠漠然的說幾句話就走了，本來我的權力也達不到他的身上。應該的，他應該這樣的待我。愛他的只有他的母親。你看他見他母親時把我撇在一邊，兩眼誠懇的望着伊的母親，說了許多愉快的話，對他的母親是怎樣的親愛呵！他以前怕我，只爲了在我家吃飯；現在他憑什麼還要怕我？憑什麼還要喊我少爺？憑什麼還要來見我？他現在好得多了，臉也比以前豐潤些了，聲帶也清脆得多了！雖是脫離了一層壓迫，又受一層壓迫，但我想，總比我這野蠻的小孩無理的壓迫要好得多呢！

現在那一雙紅腫的手又現在我的眼前了，似乎在戟指，顛威威的指着我的心之痛苦處。他們好似在那裏說話，確實，紅腫的手在那裏說話：『你這壓迫人的人！我們爲了你受了這樣多的痛苦，腫得像墳墓，黑得像炭堆，紅色間着紫痕，血肉模糊，瘡斑相間。你真忍心呵！你真忍心呵！』

燒餅

趙景深

「老晏，吃燒餅去！」

「呵呵，就來就來。」於是晏達善立刻拋開他應做的工作，放好了洋錢鈔票在袋裏，戴正了帽子，隨着他的朋友們出去。每次都是如此，只要他的朋友一喊，他立刻其應如響，「蠻蠻豪燥。」

這種燒餅是骨頭做的，不大吃得動——不，簡直別想咬一口。說句實話，這就是麻雀牌的別名。因為他們稱一筒爲燒餅，便按照「修辭格」的方法，「以部分代全體」，以燒飯這一部分，作爲麻雀牌的全稱了。自然，「燒餅」之於「一筒」，還是極好的「暗喻」呢。

晏達善在家裏又麻雀每又必輸，很難得贏上一兩回。人家一坐定，早就曉得「這次又該老晏會鈔了！」而老晏自己呢？「會鈔就會鈔，不要緊！橫豎是消遣！」其實他自己也想贏的。誰又麻雀不想贏，一點也不想贏，那便真是呆子了。阿晏到底不算得呆！他自己覺得又的並不錯，但不知怎的，人家偏偏要和他作對，這個也說他不得不好，那個也說他又得不好，甚至於有人說他只配又五十銅板底的麻雀。他輸錢倒不氣，最氣的是人家說他又得壞；一面輸錢，一面還要落埋怨。「這倒也不在話下」，輸了錢送朋友出門，回到臥室，睡在牀上，他的妻一定要埋怨他一頓，他唯一抵制的方法，就是裝假睡，任她去嚙嚙。這是再好也沒有的法子。否則，妻子問他：「你下次還又不又了？」好像母親問小孩似的。他心裏一想：「是呀，她說的不錯呀。又麻雀真沒有好處。又傷財，又傷精神，更其要緊的，還傷了夫妻間的情感。」於是他誠懇的答應妻說：「不又了，

「一定不叉了。」這一次談判又算終結了。但是，這還消說麼？你們猜都猜得到，第二天天亮，早晨的太陽光一洗，又把老晏一切都洗忘了。只要朋友們一喊，他的兩隻腳好像機器一般，又自動的開走了。不用說，中風白板又一個勁兒的弄起來了。

「戒賭，戒賭！再也不來了！」他曾經如此的發過誓。但這有什麼用呢？發過誓不久就拋在腦後了。他的妻也會勸過他許多次。如此的發過誓再又，又過再在妻面前認錯，認過錯再又，又過再發誓……這樣輪環，似乎成了例文。這便是近幾天來晏達善的生活。

不知怎樣財星高照，他在家裏又十塊底的麻雀，有一天竟贏了二十幾塊，第二天又贏了十多塊，老穆還欠他二十塊。他高興得了不得，將一束鈔票在他的妻子面前一揚一揚的說：「你瞧！一共三十幾塊！你要不要？給你一張！」這時他的嘴裂開了很大的縫，腳兒一跳一跳的給他的妻。

「勿要輕骨頭哉！贏仔介一眼眼銅鈔，就快活得骨頭才酥脫哉！耐忙（忘）記耐輸脫幾化銅鈔呵？毛疑（二）百塊勒嚙！：呢勿要耐捨個斷命銅鈔！」他的蘇州妻子輕輕舉起手來，將他的鈔票一撥。他覺得沒趣，將那張鈔票藏了起來，自言自語的說：「不要就拉倒，我留來自己用。」真的，他是輸得贏不得的。他這一來，真有點坐立不安了！他想：「有了三十塊錢，買什麼好呢？買點工藝書講到製造粉筆的方法的罷？但這類書已經有了不少，勉強可以敷衍了。添點衣服罷！談不到。穿衣服有什麼意思！買點零食罷？這倒不錯。……但是，我如今要「做人家」了！應該節省用度纔是！」所以他把錢存了起來，一個大也不會花。

但是這只保了一天的險。隔了一天，他的公事辦完，照例應該回家了；但他坐在公司裏，對着熊熊的爐火，心思却又在大海裏翻起浪花來，大大的轉了一個舵。他想：又麻雀有「牌風」，這句話是不錯的。以前我老是輸，這怪我的牌風不好。如今我的牌風來了，自然也就要一直贏下去了。——我第一天贏，第二天又贏，那裏有這樣巧的事！——但是，安知我以後幾次不大贏而特贏呢！如此，我把以前輸掉的一百幾十塊錢都搬了

回來，從此我可以安心樂意的做事了，真的戒賭了！好！』默默的沈思了一下，『好！機會不可錯過。』於是他跑去找同事老穆。平常總是人家約他，這一次因為他覺得如有神靈暗中默佑，事屬必勝，所以他破例自己出馬去「湊搭子」。

『怎麼樣？』晏達善跨到老穆的房裏，只這樣微微的一笑，說了三個字。

『吃燒餅去罷？』穆先生早已會意，也微微一笑，『只是，他們又大的；小的不大願意來；他們要又二十塊底的。還有，他們不大願意到你家裏來，你們家裏太遠。他們要到公會裏去。』

『地方倒沒有什麼。二十塊底太大了罷？』這時他想起他的妻子囑他要又在自己家裏又，不要到外面又的話來。但是他的心裏實在想又，彷彿手很癢似的，沈吟了一會又說：『我們兩個拚一脚罷！』

『可以，可以！但是——這樣一來，洪先生一個，吳先生一個，還差一個人，怎樣辦呢？別的人公事辦完，早已出街去了。』

『好！不要緊！獨又就獨又！』晏達善心裏想，橫豎腰包裏有三十塊錢，老穆處還有二十塊錢的賬，總可以來一下，是的，不要緊。

於是，大局定妥。老穆又約好了洪吳兩位一同向公會行去。這時正是冬天，太陽早已藏匿起熱的光，西北風很大，似乎還吹不透晏達善狂熱的心。

搬了莊以後，他們就坐下又起來。起初，晏達善和了好幾牌，不覺從心裏笑出來，又嚙到肚裏，暗想：『真有鬼！牌風好起來擋也擋不住！』誰知後來漸漸不對了，接連有一兩圈不和牌了！他依舊是「宰相肚裏好撐船」的想：『不要緊！等一會風頭就會好起來的！』四圈完結，計算一下，他只輸了一兩塊錢。

於是又搬莊。又是好幾牌不和。他這時心裏有點戰兢兢的了。他想：『妻要我不要到外面去又，爲什麼我偏要到外面去又呢？如果這四圈完結，我無論輸贏，一定不要又了！她在家裏一定殷殷的盼望着我回家呢。』

況且，他從來不曾打過二十塊底的麻雀，所以他愈加戰兢兢的了。不好，他打了一張中風，吳先生和了一個三槓，是他的莊。四十和起翻。早已滿貫，他須付出十二塊錢。這時他眉頭一縐，遲疑了一下，又不好意思不拿出錢來，面孔紅得烈火一般，終於狠了狠心，慢慢的挖出了十二塊錢鈔票給了吳先生。這時他彷彿看見他的妻眉頭蹙着，一半憂愁，一半微愠，低頭望着他……

他的身體雖是在又麻雀，但他的心情早已無所屬的樣子，昏沈沈的，虛飄飄的。他又彷彿眼前有一重霧，迷濛着，迷濛着，以致連牌都看不清。……

八圈早又完了。晏達善計算了一下：輸了三十五塊。除老穆二十元的欠賬退清外，還輸十五塊。他本來是想不來的了，他想託詞說身體不大舒服，或者說還有些小事，但聽人家說：『搬位，搬位！』他的心又動了。『管他的，來就來！』他又想：『一個人何必要聽老婆的話！明天又是星期，粉筆製造公司放假，還是多又幾圈罷！』於是，又是四圈。

這時，他輸到四十幾塊了。他雖想回家安慰他久待的妻子，然而想撈本的心勝過了回家的心了；所以他依舊打下去。這時格外的胆小，幾乎中，發，白都不敢打。他差不多『動輒得咎』，指住在家裏的偏偏是人家不要的；偶爾大胆打了一張，人家一定要。他彷彿是一個屢次失敗的英雄，現在差不多到了『窮途末路』的時候了。

四圈完了，又是四圈，一共十六圈牌，一直打到十二點半。這時大家都有些倦意，他們便停止了。晏達善繼續起來，輸去將近六十塊。除去欠賬退清，現錢輸完以外，還倒欠人家幾塊錢。當時他似乎有點麻木，也不悲哀，也不痛苦，自然更談不到快樂。不自然的笑着，說着話。他的三個朋友預備一同回公司。他想回家，這是不成的了；敲門一定敲不開，所以他預備一同回公司去睡。路上黑漆漆的，街燈也沒有，月光也沒有，星光也沒有。他們摸着回來。好在路還近，不久就走到了。他們摸到公司門口，敲開了門，恐怕被總經理知道有點

難爲情。從總經理門口過時，他們是躡着脚步的，彷彿做竊賊的一樣。

他已經回到自己的房間，房裏冷冰冰的，爐火早已熄了。同事們也早已熟睡，靜悄悄的沒有一些聲息。他無聊地脫去衣服，鑽進被窩裏去，同時悔恨，慚愧和痛苦也鑽進他的心裏。愈使他痛苦的，偏偏這一次還是他去約人家叉的。這時他又想起平時妻向他說的話：

「你要做人家一點，你比不得別人。別人是有產業的，你的家沒有一點東西遺留給你，全靠你自己一隻手去做。你在粉筆製造公司做職員，事情也不算小，也該積一點錢起來。可以省的就省。將來沒有錢用的時候好用。你要曉得，你的父母和我全靠你一個人，你的責任很大呢！」

他又像發狂一般的咬着牙齒罵着自己說：「我這個人簡直不能算人，不配做我父母的兒子，做我妻子的丈夫。遠在故鄉的親愛的父母呵！客居的我的妻呵！請你們饒恕我——不，請你們責罰我！唉！我爲什麼像被鬼迷住一樣，要去又麻雀呢？我爲什麼手這樣的癢呢？靜靜地坐在房裏練習一下粉筆的製法或是改良的方法不好麼？看看書不好麼？回家和妻子談談話不好麼？偏要來，偏要來！……好罷，一個月的薪水，都完了，而且，每晚都回家的，今晚不回去，不知妻是如何的想念我呢。」

他又相起現在他的身上，只穿了一件破棉袍，棉絮都漏了出來。他不禁更淒然了！

但是，他是最會做夢的人，最會自己安慰自己，自己欺騙自己。他不久又放寬了心：「不要緊，以後戒賭好了。這幾十塊錢輸出，就算前兩次沒有贏好了。那末，我這一次也不過輸幾塊錢呀！幾塊錢算得什麼！」再一轉念，愈加「不要緊」了。「不要緊！一個月的薪水算什麼！就當我沒有賺錢，賦閑在家好了。」這樣一想，果然效驗如神，他立刻沈沈入睡。

晨光洒透了窗紗，他朦朧的聽見僕人喊着：「晏先生醒了麼？昨天府上晏師母派人到公司來，請晏先生回去，人來了好幾趟，我又不知晏先生在那裏。今天早晨晏師母又來請了，請晏先生立刻回家。」他匆匆的披

衣下牀，已是十點二十分了。

他連忙回到家裏，知道他的妻曾爲他一夜不睡，又知道他的妻昨晚在半夜裏曾經忽然好像發癡一樣的將身子豎了起來，眼睛隨着不動，如此的許久許久，又知道他的妻記念着他等到十一點鐘才睡，又恐怕他受了意外的危險，又知道他的妻曾爲他哭得眼睛腫了起來。自然，他將輸去六十多塊錢的話瞞過，只說他在公會裏又麻雀，運氣還好，只輸了三塊錢。他確曾爲了妻的悲哀而受很大的感動。但過了不久，又把一切都忘記了。

隔了兩天，他又在公會裏吃燒餅了。

一九二七，一，三。

嬾娜

敬隱漁

L'âme de Christophe était comme l'aluette. Elle savait qu'elle retomberait tout à l'heure, et bien des fois encore. Mais elle savait aussi qu'inévitablement elle remonterait dans le fou, chantant son tirieli, qui parle à ceux qui sont en bas de la lumière des cieux. — R. R.

克利司多夫底靈魂似乎百靈鳥。她雖然自知不久必要墮落，而且墮落不止一次；然而她也知道她必能不畏勞苦地重升光明之域，唱着她的高歌，俯向天光以下的衆生而述說。

——羅曼·羅朗

淒涼的離別！一年蓄積的印象怎能一時消滅？自今晨以來，清涼曠闊的湖光似乎滌盡了上海的煩悶；輕艇來往如織，載着濃妝淡抹的婦女無數，我也不欲盼顧，好像偶臨湖山，即可以明心見性哩。今夜宿在一個頹廢的空莊裏，對着碧熒熒的孤燈，冷清清的岑寂，卻又禁不住舊恨新愁，淒涼情緒一陣陣湧上心頭。可憐的飄萍，將止於何處？我雖然不充分的相信命運，卻也覺得今日遊白雲菴得來的籤文「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真奇巧而堪嘆！孤苦長成的我，一年以來和你們同居，幾乎享受了家庭式的同情，這是我應當感激你們的。但恨我和你們之間，還有深溝隔着，以至於別離。恍惚是臨別時，我還看見你那如涕如憤的眼睛，還聽着你那似罵非罵的聲音：『你早不說你要去哩……我明天把你的東西都退還你罷，免得說我哄了你……恨只恨我們人窮；窮雖是窮，我們幾姊妹都是有志氣的……我們把你待得不好，不要記恨呀……』不！你們並未哄

我，我也不會哄你們。只怕有些難免的誤會。若是你們眼明心細或許也覺察了我是安於清貧的，並且我不以銀幣底重量來秤我的朋友。反而貧困和柔弱底相憐成就了我們交情的媒介。我相信你們是正直而多情的。對不着你們的優待；希望你們不要後悔。你們於我果真是欲留欲去，我不知道，也不必知道。然而仗我的主觀，卻不能不去。我若是不去，久而久之，恐妨你們的大事。我若是不去，久而久之，或許失掉我的自由精神，將成物質的奴隸，情障的罪人。況且……你還記得麼？有一晚間，你的頭痛發作了，你裹着紅呢毯，歪在牀上，一隻足還在毯外，我替你蓋好了足，坐在牀邊，不知你是真眠假寐；你那料到我當時心內的戰爭！可憐的是你的身材底嬌小，容貌底清秀，氣息的微弱！我摸着你的額額發燒，我再移近貪看你那淡細的眉毛，看你那雖閉而有神的眼睛底兩條朦朧的黑線，疑是如來發願時！看到你那宜笑宜怒，似動非動的唇兒……噫！萬福的男子，若是……——你微微睜開眼睛，突然瞪了我一眼，轉過臉去，又忍不住微笑了笑……聖經云：『冒險者終必罹險而死；』豈不是畏，豈不可畏！……如今，離險境已遠，我敢明明告訴你：自從我第一次見了你們以後，便減了理性和意志以至於今日……今日，我的行文還是顛倒無序的哩！……

且等我凝神片刻，再慢慢地從頭寫起。時間還早哩。金色的月輪纔自孤山湧出，西冷畔孤塔底倒影長得可怕；湖中波紋忽晦忽明，變幻不已；葛仙，棲霞若有若無。我在這里，不知是實際，是夢中。究竟，人生不過是一夢；而今，你我她們，只成了一篇小說……

不能忘的是我們第一次的際遇：最初的印象大半是深刻的。先是我發奮工作，只想尋一間清靜幽僻的，小小的房子，似乎孤僧避人跡以入定。不知甚麼命運卻把我引到了你們的門前。我敲着那塵垢連年的慘淡的門兒，心中好生忐忑，如臨荒山古寺一般。一位青年女子給我開了半扇門，她那白嫩的臉兒和她一身臃腫不堪的衣履恰成一個詭異的反比例。

——你們有……有房子出租麼？

——是，有呀！她站着不動，腫脹地答應。

——佩蘭，你引他上樓去看罷，客堂裏一位正在梳妝的女子好奇地瞧着我說道。

她的容貌齊整，頰兒豐滿，頭髮黑而長，但是臉上方纔塗了幾團粗糙的鉛粉，看不出有一點態度底美。……舊式的鏡子，醜陋的妝奩，夾雜在塵積的香燭蠟臺之間。小小的客堂堆滿了器具……佩蘭女士在前面引路。她背後依稀短髮垂了一個小小的髻兒，簪着一根紅箸。上了一條黯黑悶沉的樓梯，穿進一間寬大的空房：陪嫁式的器具零亂疊着：四壁整潔，漆得精緻。但是空無字畫，只懸着寂寥。中間一架大銅床，空曠曠的。只有幾條小被，蓋着一位日高猶在酣睡的短髮蓬鬆的中年女人……新寡？……病婦？你微微睜開惺忪的眼睛，許久，你纔懶懶地抬起半身來，揉了揉你那細膩的眉目，清瘦的龐兒，好似晚秋退色的海棠；你恍惚瞧着我，吐出嬌媚的聲音，問對了一陣。我只記得你問了我有什麼職業。流浪成性的我，只答道是……讀書的。我只諾諾連聲，忘記了租費太大，將爲物質文明束縛我的自由……夜晚，我搬進來的時候，那兩位女郎和一位襤褸的老嫗都在仔細定睛觀伺我的行動和我那極簡單的行李。梯邊，窄小的夾樓中，一位老人把一盞悽慘的燈籠急忙吹息了。你出來靠在亭子間門口，問我爲什麼等夜晚纔搬來呀；你也把我的態度和我的東西打量了一番。……我獨在屋中還捲着的被蓋上，起頭思索我的新居停主人底景況。後面煙燈明亮的，小小的，整潔的亭子間應是主婦和那嘈鬧的小孩子，和那不可見的，流落的丈夫底隱逸之所。樓下棺材般的夾樓，什物狼籍，應是主婦底雙親底鷓鷯之巢。夾樓下黑屋都是那幼年兄弟底寢室，但是那兩位妙齡女郎又那有餘地棲身呢？……人底身軀真是靈魂底障礙！……茫茫世界，充滿了不平！……於是我一個人佔了全屋三分之一有餘，奪了一家的精粹，逐去老人弱女無處安身立命呀！……我很想登時把房子退還你們，或者……我既搬來了一架床，不如把大的讓給那兩位可憐的女郎。但是，這好比託爾斯太底志願，終於沒有勇氣實行。外邊風雨悽悽，圍着滿屋不幸的長夢惶惶的

旅客。……老嫗和佩蘭女士都早起從容耐煩地操作娘姨的職務。那黑髮女郎蜷在醜醜偏窄的廚房裏，愁容可掬，好似 *Sua Magdalena poenitens* 悔罪的馬達肋納聖女。好久都不見女主人。午前我高聲讀詩的時候，你還懶睡未起。晚間，我自公園回來的時候，你卻出去了。想必你們也要詫異：『好一個行踪奇怪的小流浪者！』……一個晚間，你在霞飛路尋一位朋友，忽然愛美的本性使我轉頭，瞥見黃包車上有幾位麗人翻翻而過。第一位時髦絕倫，風流多緻……你好像瞧見了我，卻假裝不見，但也顯得很高興，因為我遇見了你的風頭。繼後是黑髮女郎，端莊傲岸，似乎一位女學士，卻悵悵地隨着你的繁華，因為她的裝束比較次些。最末是佩蘭女士，常是謙卑，不引人注意的。——我怪上海多少女人，儉飲食住以修裝飾，只圖在許多不認識的人前張揚她們不自然的美。你們既無軍閥的勢力，又無不平的資本，卻為何甘心自加物質文明底壓迫？至於我，最幸福的，是我自由遐想，脫離物質的拘束，放浪於形骸之外底時候。但可嘆人性底懦弱，進益難，退化易！我也漸漸受了環境底影響。後來邀了一位暫時留滬的朋友，闊綽的老政客來同住。他的賓朋來往絡繹，不是名流，即是貴冑。於是，去矣，我的自由罷了，我的工作！但是在你們家庭底意見中，我的偶像卻漸漸鍍金了；因為我們雖然形式還隔閡，我們互相的觀察卻常常接觸。我們都等着接近底機會。繳租那一天我進了亭子間。熱烈的歡迎。你和你的母親都在那里。我纔問訊知道你們是三姊妹，和你們的名字：第一孃娜是你，第二，晚霞是那黑髮女郎，第三是佩蘭。說話時，佩蘭女士也打扮扮地進來了。忍耐，謙恭而幽靜的她好像是草中的紫羅蘭，雖不奪目，却也有她的香味。名兒恰當！佩蘭！晚霞！孃娜！你們兩姊妹攜着手兒也坐在床邊。「千般孃娜，萬般旖旎，是垂柳在晚風前」真把你形容得盡緻。我急忙問了你們一番，便追尋到從前在你們更大的房子裏，有一位老秀才教你們三姊妹讀書，給你們取名字底時候……那時杜先生也住在你們家裏，他是你們的死了的哥哥，獨能撐住家務的聰明的哥哥底同學……，久而久之，（你的母親說，）她見他老實，纔把你給了他。這可羨慕的杜先生，我早料他是一位從前勢盛，新近中落的宦遊者，不知他纔是一個輪船上的舵手，十

日九在外，和我一樣地飄流。我久想見一見這有緣的杜先生——有一晚間，我正在房間裏獨自悶坐，忽然悄悄地進來了一位黃腫大臉，魁偉的老嫗客，着一身學生服。看他那無拘束的樣子，知他是房主人了。他大睜開一雙很小的眼睛，張着闊口，放出很細的聲音，問我有多大歲數，結了婚，訂了婚沒有……他說小說家的生活名譽尚好，然而多半是清貧的……他忽然聳了聳肩，搖了搖頭，不用起承轉合，便嘆道：『人生太無意思：娶女人，養小孩子，爲穿吃忙！……』我靜等着他詳論他的個體的經驗。畢竟，他就如是住了口，靜坐了一會，便出去了。嬌小玲瓏的你怎愛了一個笨重無趣的他，這是不可解的。有一次，他筵會朋友，請了我去。他們好像都是半開化的土人。以後我便沒有興趣和他們閒談，雖然你很怪我。但是，以性質而論，他也有過人之處：不管閒事，不發雷霆。你們母女對於那沒有學識，不能謀生的小兄弟，叱咤責罵的尖聲，往往透過學壁：卻是從未聽見杜先生的一言半語。——也怪不得那養而不教的少年。只因社會制度底不良，他沒有受優等教育的機會。或且，父母晚年所生，愛情已衰，以至結菓不熟。……也叫唯物派的上海人知道愛情底具體的利益！多少老弱夫婦，竟成了路人！女稱男爲老頭子：男於女不屑稱呼。窮老的父母幾乎沒有愛自家子女底權利，成了他們的贅疣。何用家庭？孽障而已！你們那苦命的，若有若無的，常常埋怨，在生命之側生活的母親，對於能幹有望的你們的說話，一開口只是你們的回音；對於無能的勁兒只知吵罵。你和佩蘭妹底像貌微微似她：至於性情，一個得了她的柔圓，一個得了她的懦弱。——最妙的是你們的老父。魁偉強壯的他，平日在家慢跬細步，鄭重地來往，默默不言傲岸的眼睛不屑左右盼顧，仍你們責他笑他動也不動，在符咒滿門的屋中，每夜恆常跪在他牀頭的十字架前，好像有一字不移的目的，恰似狂風暴雨中的Hercules。晚霞底神形正是他的反照。

晚霞！自從我初來幾天觀察了她，便覺得在她的冷靜莊肅的外表之內蘊着未能發育的天才。我比擬她爲一塊璞玉。有一天，我聽見你和母親說她不務正事，只塗抹那不值錢的圖畫，我要求你把她的作品給我看，你破爲喜，把她自畫的肖像取出來給我；她坐在牀邊，欲奪去又不敢，要聲明，又不成句讀；我把人面畫貌比較

了一番：她在對鏡自照：你的眼光卻只注於我的臉上。她好像是一座雕刻的藝術品：日本式的模範的美，雖然年紀稍大，顏色却還鮮明，兩頰稍肥，眼睛微小，身體強健而均勻，只缺乏表現力。我稱人貌畫工都是妙品。

——又沒人教她哩，你說。

——沒有人教她！我驚嘆了一聲，忽又沉悶了。可憐的晚霞！若是她能得受優等教育底機會，豈不可以發揚藝術，安慰衆生，以至於不朽！她不是生來享受物質文明的。她宜受苦，而造就靈魂底偉大。但可惜她不能勝過環境底壓迫！——有時，她淡抹脂粉，對鏡自憐；有時，她蓬頭垢面，蜷在屋角，堆着一身絕望。我很想安慰她，透進她的痛苦。但又覺得不方便，因為她太鄭重沈默，況且有些驕傲，好像是不屑受人底憐惜。並且，也不便於對她發對女性的愛：她好像是不可以爲男子玩弄的：她幾乎是一個男子。偶爾，她到我房間來奏鋼琴，或鬪象棋底時候（她的棋術絕精，）我的朋友們莫敢凝視她。你初次告訴我她在某影片公司當演員時，應覺得我很詫異。那一天，你在我房間裏織絨線衣，她在我的案上畫圖。我說你們三姊妹怎麼都生得恁地美貌。你微微一笑，感激的眼光對着我，開口欲言，忽又中停了：因爲我只望着你。晚霞雖美。然而她的斌媚溫柔的態度卻不及你的百分之一。雕刻式的美怎宜於活動的影片？有一天，我見她很愁悶，我問她，知道某公司失敗了。我又賀她，又憐她。可賀的是她脫離了流氓的社會，藝術的害馬。可嘆的是富於忍讓性的女界怎能自立於互相殘食的羣獸中？我勸她勤學藝術，將來成就了大藝術家，不但可以自謀生活，並且……她斜凭着床角可憐地說：

——恐怕未到這個境地以先，早死了哩！

——*Vita brevis, ars longa* 生命短而藝術長。我信口背了一句熟讀的成語，你們都不懂得，我要想再尋幾句能實際安慰她的話，卻只尋着寂靜。床前的小孩子大睜開一雙詭異的小的眼睛，定視着我們。

——你也怕死麼，大姐？

——我不要死呀；我還等着我的小瑞寶長大成人，我將來還要享福哩，你歪在床上懶懶地說。可憐的姊妹們！幸福是在內的；你們枉然在外追尋，至今何所有？半世奔波的你，只苦了你自己和你的人們。那兩位弱妹無謂地受了你的折磨多少！多少回她埋頭悶氣地替你縫新衣，替你摺紙銀，以哄你們的祖先？我見她們太可憐，也幫她們摺了幾次，雖然我全不相信這些異端。她們誠實地道謝了我。我便享了幸福。「我享了幸福」這句話是從來不會由你們口裏出來的。我問她信不信這紙一經火燒，便可以成金銀；她們答道：不知道。再問她們覺得煩悶不；都說做多了，自然有些煩悶呀。若是你們相信而為此，你們的苦楚便要大減。若是你們爲愛人，愛藝術，真理，主義而爲此，則不但無煩悶反覺得樂趣，姊妹們，這是我告訴你們求幸福的祕訣。你們不解此理，卻只等着一位救主；只恐怕這救主來了，求得你們的肉身，反失了你們的靈魂！……

燈光搖曳。恐怕這些大冗長的事情寫不完了。風底指頭叩着玻璃窗；湖中月輪破碎，抖顫不已，驚動柳影，長蛇似的奔來。好生害怕呀！傳說這屋裏死了幾位姨奶奶哩！……

——你死了以後，姐姐，你的靈魂再來和我閒磕牙罷。

——我死了，那個背時的纒碰着你……

我還恍惚覺得坐在床邊，和你同讀聊齋誌異，還替你講解了不知那一段，還覺得你的輕細的氣息，拂過我的腮際……如今容貌聲音，相親相敬的姐姐弟弟都水流雲散了，只留得苦惱的回憶！此時，你應是抱着疼愛的小孩子睡了……惟願上帝使我忘記了情障的你們，和你我從前的許多空話。

還記得無謂的姐姐弟弟底稱呼始於那一夜。我們自影戲院歸來。我說：馬路上行人都在掉頭看晚霞……我今天來不及換衣服呀，纔自城內買東西慌慌張張地跑進租界。……

——我今晨，聽見有戰事，好生替你擔憂哩。

——你坐累了，倒下來躺一陣罷……二阿妹他們都說好看，應該配一個才貌雙全的男人。

——……你聽炮聲隆隆，失散了多少可憐的家庭……你努努嘴兒，說你要戒烟，說吸烟的人使人家看不起，小孩子偶然翻出了一張紙，你遞給我看，卻是你們夫婦的證婚書。你說十年前纔有這種好人，肯收留一個沒賠奩的女子，如今很難得……這個問題引起了我的玄談底興緻，便長論了一番愛情與金錢。沒有不顧利害，沒有希圖的，純粹的愛情。譬如 Polianus（海鳥名）捨自己的血肉來養兒女……你說我的愛很深奧，我說除了的母親以外沒有真能愛我的人。你詳細地問了一番我的身世，你也替我嘆惜我的孤寂，便認我為你的兄弟。我第一次喊了你一聲：姐姐。城內炮聲又連響了幾次，好似在慶祝我倆交情底進步……從此以後，我們的情分便勝似姊弟的了。從來嬌懶慣了的你也替我剪了指甲，燙了頭髮……有一夜，你見我給某女士寫的一個信封，你要搶去看，把我的袖綻扯裂了；我請你替我縫一縫；你說這些是娘姨做的事；我說姐姐做的好些；你勝不過我的囉啤，終替我做了，但說道：

——為什麼你來租房子那一天，一句話都說不來哩？先知你是這麼狡猾，早把你逐出去了……你這麼會說，怎麼見了杜先生就啞了呢？

——我不喜歡和男子說話。

——你未搬來以前又……你的女朋友多着哩。

——多着哩，我信口答道，雖我一個都沒有。

——為什麼不在她們裏尋一個知己呀？

——相識滿天下，知心能幾人？

——……二阿妹，你見了她，也沒話說呢……

——她太鄭重了，我說話放浪不羈，怕得罪她，若說到正經事，便又玄之又玄，你們不懂得了。

——你是賈寶玉呀。

石頭記引起了描寫人物性情的興趣，便忘記了我的環境，遂把你的身調比黛玉，性情比王熙鳳，把甄的身調比寶釵，性情卻比着史湘雲。你說：

——我老了，只比得史太君……從前我看了幾次紅樓夢如今都記不得了……一個女人書讀多了，也不好：只要性情好，就好了。自小衆人都說我的性情好。我從來不得罪人。人家對我不好，我不當面說出來，但是我心頭總記着的……

——我有什麼不好的地方沒有？

——沒有，沒有……只有一點。

——那一點？

——你剛纔比我們是黛玉，寶釵，就是這點。

——我真是太意了。

——這也不要緊，不提了。只怕人家聽見，要說閒話呀：雖然我們倆個的年紀相差很遠，但總要避一避嫌疑纔好。你該早些睡去：看你這般瘦了。我們到是不中用的了。你的前程遠大，該早起來，多辦些事哩。子生弟弟，要聽我的話，纔是我的好弟弟……

我出了房門，看見你撐起來，說一聲「明朝再會。」幸福的晚夕！有一無再的極樂的時候！以後的親密雖然相續，卻過了極限的高峯。我感動得不能就寢，夜深人靜，還獨自到月臺上去，讀了一會。鄰居俄人奏着 Schumann 底哀調，破清寂而上。月色慘白，照臨多少不幸的同類！從前幾許淒涼怎敵得而今一點熱情！不覺在我那纔補好的衣袖上，淌了幾顆感激的眼淚。第二天，我和同居的朋友論到純粹的愛，把朋友的情，以爲是有希圖的，都貶薄了。他好像因此有些不滿意：因爲過後不久，他就走了。——可憐的子生，你的烏托邦的夢早醒得了！第三天，我正在你房間裏和你閒磕牙，你下樓去，許久不上來。卻是晚霞底一位男朋友來了。你對

他的笑容眼光同對我的一樣。他去了後，我對你說替晚霞做媒。你放出尖聲，大鬧了一陣，後來賭氣，走出去了。當初，我還仗着忿恨底餘氣，絕交也能。等到夜深，你還未歸來，我漸覺得我太過分了，極想對你解釋明白。你回來了，我又遲疑了許久。迨我追到你的房間，你已睡了。我靜坐了一會，不知說什麼的好；並且，坐定了，又不知怎麼纔好辭別出去。久而久之，晚霞走進來，說我有神經病，這早晚還坐在別個女人家房裏……我一時慌亂，不能答復，滿腹牢騷，悶悶地回到我的房間，上了床，只聽見我的朋友鳴不平的鼾聲滔滔不息。可憐的晚霞，她並不是訶責，必定別有她的心意；但是她的舉動言語，都是正方形的，有些良人。你的一切卻盡是圓圈形的，不可捉摸，然而最可怕的還是圓圈形！……從此以後，我賭氣不與你們見面；但是你那知道不善於養性的我，天天午後，仍不耐寂寞，忐忑地等你回來，待你回來了，我又忿忿地躲避你。我既失了心內的平衡，不能不去尋外物的消遣；往往去看戲，到夜深纔回屋。有一次，中了夜寒，竟臥床不起，不旦的長夜！寒蛩悽惻，鐘聲的答，雖有女友，咫尺天涯，而今臥病孤寂，向誰告訴？清晨，遠遠地，哨聲破曉而上，房頂上的麻雀聲，孩兒的啼哭聲，街上的汽車聲，洗馬桶的洒洒聲……各種聲音相混……醒來時，日影初斜，四圍無人，沈靜，只看見陽光中輕舞的飛塵。沉悶！沉悶！更那堪飄零！……恍惚有一位白衣天使遠遠地招我同升，忽然變成一隻白鶴，銜了我一根頭髮飛去……若非我在做夢，那定是嬈娜姐俯在我的床前，摸我的額額。你輕輕地把我喚醒，勸我吸一口鴉片烟：我感激得只凝視着你，說不出一句話，吸了兩口烟，陡覺得病退了一大半……不能忘的是隔烟燈的容貌，溫柔的語聲夾着脆香的吸烟聲！有幾次，你尋不出話說了，還讀小說給我聽：我的神經恍惚，不甚注意牠底內容，卻只愛那讀書的嬌聲。有一次，我把卓文君新劇遞給你讀，我並沒有分外的意思，不過是喜歡這個作品底巧妙。你讀完了，說太新式的我，和不新不舊的你們不能為朋友，雖我認不是，你也把書燒了。從此，我們又冷淡了許久……新年初一的早晨，我給你拜年，又進了你的房間。外邊，火炮聲不絕，雪花紛紛敲着玻璃。你歪在床上，對着酣睡的小孩子，忐忑深思。我問你在思念新年節也不歸來

的杜先生嗎。你嘆道，若是你的女兒不死，如今也有六歲了。對於這個從未提起的女兒，你在孤寂中，纏脫了繁華底桎梏，動了真誠的愛！你說她生病時，杜先生不信醫藥，叫你到某廟去向老爺許願，耗費得少些，你卻又許願，又請醫生，因而用了許多錢。我微微一笑，問你未出閣以前奉的什麼教。你說是天主教。於是我的想像便虛構一段小說。教育的專制……第一個羨慕者底貧寒，杜先生的引誘，家庭的偏向……你說你從前在家裏，哥哥不能容；他說你這麼大了，還不嫁出去，要養老女子嗎。後來，杜先生來了，他們纔看得起你。因為他愛詩，便也請了某秀才教你做詩……說話時，你把你們新婚的像片取出來交給我。……中年的你尚存着如許豐韻，回憶青春韶華，情絃初張……窗前的眉語，詩盞底傳讀，月下的情話……阿彌陀佛！……又憐他謀生勞碌，朝秦暮楚，帶去如許溫柔，盡付東流！……外邊，火炮聲，右鄰姨奶奶燒香回來的喇叭聲，透雪鱗而入……我突然說道：世上不平的事多着哩……若是我有手槍，我要放死許多人。

——你若是在這里把杜先生打死了，我們捉着你交巡捕，你也要抵命哩，你恐慌地說。
可見女人們最易受駭。

——我假裝瘋魔，（我雖然意不在此，卻信口答道，）不過判我無期徒刑：我在監裏，不愁穿吃，捧手念佛，死而無恨。

——你既有決心學佛，爲什麼還到這里來找我們女人家閒磕牙呢？

至此，我的種種哲理都失敗了。我要尋一句話答覆，許久，只尋着寂靜。你得意地瞅着戰敗的我，我搭趣說姐姐是我所見的女人之中最靈敏的一個……但是你也有缺點：眉毛太淡……

——若是我的眉毛同你的一樣黑，我早去吊死了。你說了，把舌頭伸了一伸；因爲你們在新年中忌諱說死。我好笑你的驕傲和狂妄。自殺的人多着哩；但如眉毛太黑而自殺，這是一個小說家想像不出的。許多變醜了的老嫗還活着哩！……其實，你的閱歷，你的心計早已老了，雖則你的態度還是青年的。——你的生日前一

天，你微服出去買東西，我也因事出去了：你在衙內和我捉迷藏，哈哈大笑活潑潑地，真像一個小孩子。但是在這些微事中，都有你的心計。第二天，我認識了你的尊貴的女朋友，時髦的女人，小孩子底繼母，和你的貧寒的親眷，鄉下的男女，還有一位穿草鞋的老者。夜晚，他們去後你對我誇講你的女友底闊綽，好像是你的光榮。你又批評你的親眷窮陋無禮，好像幾天沒吃飯，爭着和她們同席，得罪了你的體面的朋友。我卻喜歡這種混合法：除銀幣底多寡以外，他們有什麼可以不平等的？穿草鞋的脚比靦齷的靈魂誰為高尚？可憐的姊妹們，你們捨親眷底愛，節省飲食，犧牲自由，以效法而諂事疑是幸福的她們！設使你們身臨其境，卻仍不免覺得這種生活的空虛。須知人生底意義，不只在乘汽車，趕時髦的裝飾……你又說你的母親，妹妹雖然貧累，卻也省得請人。……我不知你說這個話底目的，但奇怪上海人底會計學，……清晨，纔起來時，我自己詫異怎麼和這樣一個女人深交了許久。我想以後見她時，必要表現我的輕視。但是，剛纔看到在客堂裏對鏡梳妝的你的背影，我又忘了一切，甚且走近你身邊的椅子上坐着了。晚霞站在你背後，替你梳頭。兩個新樣的頭兒在一個很小的鏡子裏鬪媚。你們打算去照像，你說你要裝男子。我迎和你的說話，說你最好是裝祝英臺。你憎了我一眼，故意大聲說：『我們都是正經人呀！』我知道你說這話底緣因：前夜晚，我疲倦睡了，你還在我的桌子上，趕着把刺繡做完，晚霞到門邊來窺看了幾次……這是應當原諒你的。但是這句話太重了。我一時急躁，把梳子賭氣丟了。萬不料你登時破了臉，鬧得那麼厲害……『那是黃楊木的，不便宜呀！』……迷信純粹感情的我，怎經得這個打擊？我碎磅地開閉了門，忿忿地出去了。天氣清朗，沿路梧桐，花柳園亭，都安然如故，似乎不覺得我的不幸，更加我惱怒。我渾無力地，倒在池邊的椅子上，禁不住流了一陣眼淚。沒有人理我。許久，我忘記了是什麼事，却還覺得眸子間蒙着一層淚幕，卻見初來的燕子欣然地飛來復去。可羨慕的他們的自由！毫無拘束，以天下為家，喜則留，不喜則去，要避煩悶，應學牠們，我漸漸安慰了些，慢步回來：到了門前，又逡巡不進，門上連年的塵垢又引起了我不快。裏邊，你和晚霞閒談，隱約可辨：『……也不希奇……』

……家裏又沒人……只自己謀生活……某某有個勢力的發財的父親，比他好得多哩……」以下的，我不聽見了。我用力敲開了門，跑上梯兒，頹然倒在床上。也沒有眼淚，也沒有思想。都沒有：都空了。茫茫世界，沒有我的空間。似乎不存在的我放過了不知多少時間，忽然翻身起來，跪在悔罪的馬達肋納聖女像前：我好像是在祈禱，但是沒有一點思想。跪了許久，平靜了些，一起來，便起頭收拾行李。往那里去呢？不管。總是去的好。我等你到夜深。聽見你上樓的步聲，我趕忙來對你說：

——我給你十天的房錢。我明天要走了。

——隨便你能。

你硬聲答應了，就下去了。移時，你又上來懶懶地坐在屋角，埋着頭，恍惚眼眶含濕，輕言細語地說：

——你這樣久都住了，爲什麼不住下去呢？我們又不曾得罪你……況且這個月的房租，我還無法付出。前天，你說要去取錢（我只唯唯應聲，又忘了齋因）……你明天去取錢去罷，是不是？……

你舉起亮晶晶的眼光睇着我，微微破涕一笑。於是，我的意志又墮落了。……

疲憊者

王任叔

一連餓了四天的運秧，今天真是怎麼也煎熬不住了。他只得走向喬崇先生家裏去。

論他的年紀，已經有四十光景，（的確，我曾在前一月到山上去折花去，遇見了他，問他的歲數。他說：『大概四五十歲吧！窮人是算不來年紀的，挨一天算一天賬！不像有錢人，屈着手指兒數年紀，挨到了四五十熱熱鬧鬧做一會兒壽，二五八六地喝一會酒！窮人也算什麼，也值得去記歲數……』）沒有父母是當然的事，沒有子女倒是有些超出常例以外了。然而一按他的實際，他非特沒有子女，他連一個老婆都沒有討過咧！這不免要使他們驚奇了，但我們的運秧是不能負擔解答你們這個驚奇的責任的。

他在我能記憶時起，並不在我們村裏的。一到我十三歲那年，他歸來了，那時剛剛是他父親死亡這一年三月裏。

他父親的死，差不多我們村裏都是傳為美談的一樁事。

大概他有五六十歲了。他從三府歸來。他一歸到他那杏樹脚下老屋裏空堂堂的屋，使他感到難言的寂寞；又不知誰來一撥動他老的春心，他終於想討一個老婆了。

五六十歲的老翁，討了一個老婆慰慰寂寞，在中國的社會裏並不算什麼一回事。然而在他便覺得有些僭越了。

大概是我家那位朝覲哥，他搭趟着他老，肯爲他作媒。並且誘他老說：『我已經給你說妥了，你明兒去娶

「妙吧！」

果然第二天起來，我們看他老左手提着小吊籃，右手拿着炮仗，說是去迎接新嫁娘去了。

結果他賺得了失望，於是他歸來痛哭。于是他死了！他死了算什麼，地球上每天死的人多着呢？但是他做他兒子的，便不得不來守一會喪了。

便是這一次運秧歸來了。我們看見他那背骨高聳和肩齊平的形態，我們都覺得他是個很好頑的人。我們因上他一個尊號，叫『運秧駝背。』

據前輩人說，運秧先前背脊是沒有像這樣駝着的。

大概他年少外出傭工，背背大樹，壓灣了他的脊骨。然而這是想像的話，我不會聽他親自招個這樣口供。

他那時歸來，依然是襤褸得很。一隻漆黑的木箱，一床破被，幾領衣服，便是他的全盤家產了。至於他老父遺下的老杏樹脚下的一間屋，照例是應該作他哥老運夫爲長子長孫費的。運秧當然是沒分住，只好讓他哥老運夫到外面去時買給哆哆叔；然而，我們的運秧也並不會要過。

運秧說外面工作沒味，受人欺侮；重的肩子叫你擔，苦的工作叫你做，推來搡去，外面人一點也不肯負責任的。此後罰咒也不去作工了。

運秧既然罰咒不外去了，那末到什麼地方去住呢？這在恂恂儒雅的我們，當然是很成問題的一回事，然而在運秧的身上却不成什麼問題了。

運秧便把一切行李擱置在我們新祠堂的廂樓上。於是定出他作工的價目，以便人人雇傭。

運秧工價比什麼人都賤，別人家從百錢一直加到二百錢，而運秧却老是六十大錢一工。這似乎可以招徠生意了。

然而一般主人家，因爲運秧這個肚子大好，一餐飯足足能吃一桶，雖是工價較賤，來回一計算，則似乎也

不大合算了。所以運秧還是有熬餓的時間。

熬餓也只有熬餓吧了，運秧有可向誰去說呢！據運秧親口告我說：『這都是數該如此，所以我總餓也餓不死的。我自然也沒法去作踐這一條命。有時委然熬得沒法，那麼這公有的清水，我終得喝一口；這被大家作踐的青草葉，我終得吃一些！』

一天，他覺得委實太寂寞了，非稍稍活動一活動不可。於是他建議移居。

他獨自一個人的事，本不用要誰贊同的。只要他自己意志一決定，他便立時可以實行了。

但他真好，他每用這麼法子來消遣這寂寞的。他每每自己提出一個任何議案，再把他自己投入別一個思想裏，來駁斥這個提議；駁斥一會以後，他又把自己投入又一個思想裏來反駁……他這樣地互相駁覆一下，空室中雖只有他一個人，便無異於滿座同志，談論風生地在說話了。他於是不覺寂寞了。

這一天，他自然也是經過久長的籌論過的。他決計把家搬到三聖殿去。

三聖殿是個真好去處。位置剛在西園之上，下大山的半腰。我們一登其上，可以瞭望遠近。四圍山屏，矗立如武侍。青翠蒼綠，幾乎終年如常。可見那山裏松竹的繁茂了。俯瞰細田阪，形如大船。船底一帶溪水，永恆地在着奔流。每當人眩眼看時，幾疑那細田阪真個在水上駛行。左旁一村，瓦屋比櫛，形如菜刀，與前面龜形的小村遙遙相對。每當晚間晨興，烟霧飛揚，瀾漫山谷，將這一座聖殿，高聳雲間，住在這里的人，幾疑是世外的人了。

然而我們運秧也真是被世人忘却了的世外的人呢！

運秧把木箱搬上聖殿，第一會就碰了一個釘子。

我們那位喬沅哥，仗着高崇先生親兄的勢，早已霸佔住了三聖殿的住屋。運秧搬來住，雖是所佔的地位只有靠門旁左旁的一個牆角，然而不免多少使喬沅哥有些不方便與討厭。

「運秧哥，這是不興的事，菩薩面前怎麼好住人。」

「那麼你怎麼住着？」運秧緩緩地側着頭問。

「那是不同的。我們住的是偏屋。」

「那麼，喬沅，老哥雖是一錢不值，這條狗命，但終多少比較這柴把值幾個錢吧！你那柴把可以在殿中放，我倒使不得在這兒躺嗎？喬沅老哥，你也夠可憐啦，睡伴着你的柴吧！……」

運秧似並不曉得哭，很和平地對着喬沅哥笑。喬沅哥一聽這話却也理由十足，再不好輕易駁斥。笑一笑，皇帝開恩那麼樣准他住下了。

但是運秧的生意真不好，這一春很少有人雇傭他。熬餓的日子委實太多了。自然只得厚一下臉趕這一條路。

「喬崇，喬崇，在家嗎？」運秧吆喝着走進一椽五間二弄的大樓屋去。

喬崇先生道是什麼打官司的人來了，匆忙地奔了出來，迎頭一看，是他，覺得碰了一鼻子灰，皺一下眉返入後房，把房門呀的一關，仍橫倒在牀上，吸他的鴉片去了。

這房門，這欺貧暴富的房門！完全，完全的好似在罵運秧。運秧心裏不覺一陣寒慄，繼而有一股酸意直衝到鼻子兒上來，急忙連連用乾笑掩飾過去，然而在他的眼角上已經有一點微微的潤溼了。

畢竟喬崇先生的家是不像運秧一般的只建築在幾根稻竿之上的，只有一席之地。就是他一間客堂，已夠足運秧建築二十多個家庭。所以運秧雖是被喬崇先生不厭踩開出門外，這客堂却正夠足他來去地踱着消磨時光了。

也有在一時，運秧覺得這「踱」沒有多大意味了。而且塔塔的履聲一起，益形他的寂寞更深。索性坐在櫺上，守着沉默；那麼由寂寞而參悟到寂寞，便也無所謂寂寞了。

太陽終算還有情，居然把運秧難熬的半天將得挨過了，由東山爬到中天，畢直的照着。

喬崇先生的長工息工歸來了。

一納頭見了運秧，於是打渾插科，一齊都起來了。運秧真做了他們開頑笑的具體傢伙。

『運秧作什麼來？』

『嘻……走走！』運秧當然只好迎着笑。

『哼，我知道了，你莫不是來揩油，來賴飯吃！』

『嘻……那何必說起！』運秧的語音幾乎使人很難聽到，然而運秧縮頭迎笑的神態，還是依然。

『呃，老實，』長工覺得自己侮辱他人過甚了，良心上也有些過意不去，所以又轉換一個問題。『運秧，老酒味兒如何？今兒和我們工作去，明兒又得爛醉一頓了！』

爛醉，運秧一生也不得爛醉一會酒過。『只有這一天，只有這一天，』運秧想起來了。

於是運秧被空虛佔領着的心稍稍有些悲哀的惠臨了！

二

一說起，已是一年多的事了，運秧那時還有人雇傭。他身邊居然有六七毛錢了。

這天，當然是他自己的光陰的一天，他酒性有點難熬了。

實在的，對於飯，運秧似乎還是次一等的需要。惟有酒，我們的運秧却不能缺少的，除了吃草葉的日子以外。

他奔到街上去。在毛益生酒店裏，他立下了。

『打一毛錢酒。』

店夥知道他的脾氣：他沒有錢的時候，斷不肯來上店的，這次來勢頗健，大概他又有些錢了。

「一毛錢酒。多少錢糕？半毛？」

「好，半毛錢大黃糕。」

當然大黃糕是他下酒的好朋友了。運秧斷不肯學一般人勢利的脾氣，有了錢便忘懷老朋友，去買椒香或火柴吃的。

「一飲而盡」運秧雖做不到，講一句實話，一毛錢酒，運秧却只有十飲。而黃糕還有一大半。這似乎有些太不濟事了。於是運秧的手向櫃上自然地一拍：

「再添一毛錢。」

店夥當然有些嚇呆了。運秧雖然有錢，但充其極也多不過二毛錢吧了。倘再加一毛錢酒，那麼一共二毛半錢，怕不是要拖欠半毛了嗎？

「半毛吧了，酒已然吃得爛醉了。」店夥假裝着勸，說。

「爛醉了！什麼，哼，現錢交易，我給你現錢交易吧！來，偏要再打一毛半來！」他左手向腰間一擦，把四毛錢丟在櫃上，於是店夥只好聽從了。

照以前一毛十飲的例來推這一毛半錢的酒，運秧大概也只一十五飲吧了。

於是運秧滿面通紅笑孜孜的盪出店去。

運秧在街上東闖西跌地走了一段路，他又行到一家廣貨店門外。他笑呼呼的向店堂裏看去，他突然地好似發現了一件珍寶，大踱步跨進店門去。

他從櫃上箱內取出了一瓶花露水，把玩起來了。

「這樣畫不錯，還有一個大姑娘。這個姑娘倒也生得不錯！」他於是笑盈着兩脣了。

正當這位藝術家在鑒賞藝術的時候，店夥虎吼也是的喊聲起來了：

「你，運秧，偷賊！誰家的東西？可任意取！」

「哼，這麼拿一下幹嗎了？」

「你又不買，拿什麼！」一把，店夥把運秧手中的瓶奪了過來。

「這麼樣惡狎狎的，裝給誰看？大家都是十個月生的，差不多點吧！況且你安知我不買！」

「你買，你買去給誰？你又沒有大姑娘小姑娘相好，你自己一付酒糟的臉，又用不着這個！」

「我運秧不是說一句話，你料想我沒有大姑娘小姑娘相好嗎？來，來，你幾毛錢一瓶，我去送給你看。」
運秧仗着酒膽，似乎有些憤憤然了。

「幾毛錢倒也不用，你要，便一毛吧！」

「使得，便一毛！拿去！」運秧又把錢向櫃上一括。店夥倒有點愕然了。

「好，你買去，不過你送給誰呢？」

「你看！」他把瓶塞打開，一古腦兒喝到肚裏了。「我便送給我的大腸，小肚腸去！哼，你料笑我沒有大姑娘小姑娘嗎？」

這一來，店夥不免有些恐懼了。像這麼一下子吃了，可不是會藥死嗎？但不死的運秧恐怕吃了砒礪也不要緊！何況他過的日子既無所謂生，又無所謂死的；「要死」這個恐懼，當然不足以阻止他不飲花露水。

他又茫然的闖出店外。他於是鼓腹浩歌了。但他並不唱想我郎，也不唱孟姜女，他只是任自己唱着哼油。

他向一心亭穿過，行在橋上，他似乎有些站立不穩了，但他又不幸而不至於墮下水去！

他走到隔水村，他闖到祠堂那兒。祠堂外有條長石橋，他在橋上睡着了。

他很幸福，堂外一株樟樹，綠葉濃重，蕭蕭地唱歌催他安眠。

這事和現在相差祇不過一年光景吧了，然而窮人的運秧的心境却幾乎像過了二十多年一般的變換了。當長工提起這事問他時，他覺得眼前是英雄氣象完全消失了！他真是有些悽悽然了。然而也只好悽悽然吧了！

長工搭越一會兒，把飯菜端出來吃了。但並不多備一付箸碗。

運秧依自己志氣講話，實在應該立時走了。然而雪白的飯，噴熱的羹，不由得他餓眼霍霍的亮了，飯肚咯咯的轉了！

——啊！也只好耐一下子吧！

運秧於是自己走到廚下取了一付碗箸來，想挨着長工並排坐下去。但長工們似乎今天還是有飯吃的人大可以驕傲人家，各都橫着腰不使他坐下來。

於是他只好在桌角旁站着吃了。

他第一口飯是拌着他的眼淚吃下去的！

三

運秧自這一次後，不再有向人家處賴飯吃的事了。但他到底怎麼過日，我是無從知道。而據喬沅哥說，他又永不會偷盜人家的。

喬沅哥說：『哈，奇怪，我們村裏要像運秧那樣石骨鐵硬的人，是連半個也尋不出了。這個駝背哥，就使餓了時行過羅卜田，他也不拔一個吃吃的。這就可見他的骨硬了！』

但是後來偏有一件賊案圖賴着他。

在這個月裏，有一個阿三突然地來做他的鄰侶。運秧起初覺得有些討厭，後因礙於阿三的勢面，也無可奈何。

阿三本來是在城裏當司法的，因犯規斥革。他又曾爲喬崇先生在官司上幫過忙，所以想來歸依喬崇先生。喬崇先生一時難以發落，便叫他權在這三聖殿裏住下。至於他的生計怎樣維持，喬崇先生也曾授與他一條計策，叫他在鄉間各處，夜裏去掏缸沙賣。

這天，阿三黎明歸來，一看他的鄰居，已然不在草窩裏鑽着了。起初不免有點奇怪，繼而在他賊的心理上生起了一種被賊的恐怖了。他於是把皮箱開來，一數他的錢包，似乎缺少了二元錢。他記得在這二十天中，他所賣得的缸沙錢，大約有十元了。怎麼錢包裏只有八元錢。但他自己想想，實在還有一點模糊，十元與八元之間，究竟是那一邊，頗難決定。不過從運秧趁早便出去這一件事上看來，他的錢便難保不有損失。於是他便決定他的錢是有十元，二元是被運秧偷去了。

他去告訴了喬崇先生。

喬崇先生對於偷賣缸沙這一件事上，本也想分潤些乾俸的，這一來，不是把他的權利損失了麼？於是差生獨眼傳運秧到案。

恰恰運秧又是喝酒歸來，很興頭地來到喬崇先生地方。

「什麼？喬崇叫阿哥來作什麼？」

「哼，駝背，」當然的，喬崇先生一向不會叫過人家叔或伯的，免損害他那紳士的威嚴，何況只有阿哥資格的運秧當然連正名也有些不屑叫了。「駝背，你有沒有拿過錢？」

「誰的錢？」運秧因有三分酒意，所以頗能使些嬉皮笑臉。

「那位阿三的錢。」

「阿三是誰？」

「呸，賤狗，拿了錢，還要作假！」喬崇先生不免憤憤了。

「呃，老弟，你不用氣急。阿三是什麼樣的人（？）真有福氣，我會去拿他的錢。」運秧仍不屈的說。

「照我毛付付，駝背哥是石骨鐵硬的人，」於是喬沅哥向着別人說了，「斷不會偷錢的。他和我同住了多年，他即使火沒有了要吃烟時，到我們窠裏來借一個火，也不來的；他真有這般硬呢！——阿三，你……」

「喬沅先生，」阿三打斷喬沅哥的話辯護着說：「哪裏，我清白有十元錢，缺了二元；我們住的地方除他以外，再沒有加添別一人的足跡了。那麼，我這兩元錢是誰偷呢？」

「誰偷！」運秧對阿三作一下不屑的神氣，轉又對喬崇先生說，「喬崇，我對你說，他的錢，你們說我偷也好，就算是我偷吧！但我要反問一句，我的錢，可是誰偷了？你老阿哥，雖算不來什麼人，但終究比你多活幾歲，我自從七八歲上起，便和人家看牛工作，一直到現在有四十光景了，雖是近幾年人家因我力衰不大要我作工，但極缺極缺算來，我終究作過二十年工了。我這二十年作工裏，每年十元算，也得有二百元錢了。我這兩百元錢，可不知誰給我偷了！我也不會娶個把老婆，生個把兒子，過化去一百二百。我一直到現在，還是個光棍子呀！我又沒有像你年紀雖少，兒女有了一擔。我除喝些酒外，也不會打過牌輸過錢。我橫付豎付，我終應有二三三百積蓄。但我現在竟一些沒有，連一條被也只賸有了一些破絮。我爲什麼要到這步田地？我的錢，老實說關帝是不會偷過的，周倉關平也不會拿過的。至於我的好朋友老鼠，他也斷不來損害我一絲一毫的東西的，可決其不會偷。你老阿哥既然肯爲阿三幫忙，查拿偷兒，那麼老阿哥的事情，還請你查一個究竟。讓我死了也好閉得上眼睛。……」

運秧這一篇滔滔的話，顯見他實在有三分酒意了。於是喬崇先生怒了，一聲叱喝，衆手齊下，把運秧縛了起來。

過幾天，喬崇先生寫了一封信給知事先生，說運秧犯過十件重大的竊案，今被阿三查獲，特地來送縣的。這樣一做，阿三得升做偵探，運秧也有幸的在牢獄裏吃了一年的飯。

運秧放了犯，這不死的身體越發肥了。但是吃飯的習慣倒養成功了，甚至於一餐也熬煎不住。於是運秧只好迫走做乞丐這條路了。可是他因和我們是同宗，却從不會到我家來討過。所以現在的運秧可說是尋到一條生路了，我深深地爲他祝福！

長 閒

夏 巧 尊

他午睡醒來，見才拿在手中的一本陶集，皺折了倒在枕畔。午飯時還陰沉的天，忽快晴了，窗外柳絲搖曳，也和方才轉過了方向。新鮮的陽光把隔湖諸山的皺褶照得非常清澈，望去好像移近了一些。新綠雜在舊綠中，帶着些黃味。他無意識地微吟着「此中有深意，欲辨已忘言，」揉着倦傷錫的眼，走到喫飯間。見桌上並列地丟着兩個書包，知道兩女兒已從小學散學回來了。屋內寂靜無聲，妻的針線篋裏，鬆鬆地閒放着快做成的小孩單衣，針子帶了線斜定在紐結上。壁上時鐘正指着四點三十分。

他似乎一時想走入書齋去，終於不自禁地踱出廊下。見老女僕正在簷前揩抹預備醃菜的瓶罇，似才從河埠洗滌了來的。

「先生起來了，要臉水嗎？」

「不要。」他躺下擺在簷頭的藤椅去，就燃起了捲煙。

「今天就這樣過去罷，且等到晚上再說了。」他在心裏這樣自語。躺了吸着煙，看看牆外的山，門前的水，又看看牆內外的花木；悠然了一會。忽然立起身來從簷柱上取下掛在那裏的小鋸子，攜了一條板凳，急急地跑出牆門外去。

「又要去鋸樹了。先生回來了以後，日日只是弄這些樹木的。」他從背後聽到女僕在帶笑這樣說。方出大門，見妻和二女孩都在屋前圍圍裏，妻在摘桑，二女孩在旁「這片大，這片大！」地指着。

「阿吉，阿滿，你們看，爸爸又要鋸樹了。」妻笑了說。

「這杈杈太密了，再鋸去他。小孩別過來！」他踏上凳去。把鋸子擱到那方才看了不中意的柳枝去。

小孩手臂樣粗的樹枝，「拍地」一落下，不但本樹的恣態，爲之一變，就是前後左右各樹的氣象周圍的氣分，在他看來，也都如一新。攜了板凳回入庭心，把頭這裏那裏地側着看了玩味一會，覺得今天最得意的事，就是這件了。於是仍去躺在簷頭的藤椅上。

妻攜了籃進來。

「爸爸，豌豆好喫了。」阿滿跟在後面叫着說。手裏捻着許多小柳枝。

「哪，這樣大了。」妻揚起籃面的桑葉，籃底平平地疊着扁闊深綠的豆莢。

「啊，這樣快！快去煮起來，停會好下酒。」他點着頭。

黃昏近了，他獨自緩飲着酒，桌上擺着一大盤的豌豆，阿吉，阿滿也伏在桌上搶着喫。妻從房中取出蠶簋來，把剪好的桑葉鋪撒在灰色蠕動的蠶上，二女孩幾乎要把頭放入簋裏去，妻擎起簋來逼近窗口去看。一手抑住她們的攀扯。

「就可三眠了。」妻說着，把蠶簋仍擎入房中去。

他一壁喫着豌豆，一壁望着蠶簋，在微醺中又猛觸到景物變遷的迅速，和自己生活的頹唐來。

「唉！」不覺洩出歎聲。

「甚麼了？」妻愕然地從房中出來問。

「沒有甚麼。」

室中已漸昏黑，妻點起了燈，女僕搬出飯來。油炸筍，拌蒿苳，炒雞蛋，都是他近來所自名爲山家清供而妻所經意烹調的。他眼看着窗外的暝色，一杯一杯地只管繼續飲，等妻女都飯畢了，才放下酒杯，胡亂地喫了

小半碗飯，含了牙籤，踱出門外去，在湖邊小立，等暗到什麼都不見了，才回入門來。

喫飯間中燈光亮亮的，妻在繼續縫衣服，女僕坐在對面用破布疊鞋底，一壁和妻談着甚麼。阿吉在桌上布片的空隙處攤了小朋友看着，阿滿把她半個小身子伏在桌上指着書中的貓或狗強要母親看。一燈之下，情趣融融。

他坐下壁隅的藤椅子去，燃起捲煙，只沉默了對着這融融的光景。昨日在屋後山上採來的紅杜鵑，已在壁間花插上怒放，屋外時送入低而疎的蛙聲。一切都使他感覺到春的爛熟，他覺得自己的全身心，已沉浸在這氣分中，陶醉得無法自拔了。

「爲甚麼總是這樣懶懶的！」他不覺這樣自語。

「今夜還做文章嗎？春天夜是熬不得的。爲甚麼日裏不做些！日裏不是睡覺，就是盪來盪去，換字盞，換花盆，弄得忙煞，夜裏每夜弄到一二點鐘。」妻舉起頭來停了針線說。

「夜裏靜些囉。」

「要做也不在乎靜不靜，白馬湖真是最靜也沒有了。從前在杭州時，地方比這裏不知要嘈雜得多少，不是也要做嗎？無論甚麼生活，要坐牢了才做得出。我這幾天爲了幾條蠶的緣故，採葉呀，甚麼呀，人坐不牢，別的生活就做不出，阿滿這件衣服，本來早就該做好了，你看！到今天還未完工呢。」

妻的話，這時在他，真比甚麼「心能轉境」等類的宗門警語還要痛切。覺得無可反對，只好逃避了說：

「日裏不做夜裏做，不是一樣的嗎？」

「昨夜做了多少呢？我半夜醒來還聽見你在天井裏踱來踱去，口裏唸唸着甚麼『明日自有明日』哩。」

「不是嗎？我也聽見的。」女僕羈入。

「昨夜月色實在太好了，在書房裏坐不牢。等到後半夜上雲了，人也倦了，一點都不會做。」他不禁苦

笑了。

「你看！那豈不是與燈油有仇？前個月才買來一箱火油，又快完了。去年你在教書的時候，一箱可點三個月呢。——趙媽，不是嗎？」妻說時向着女僕，似乎要叫她作證明。

「火油用完了，橫豎先生會買來的。怕甚麼？嘎，滿姑娘！」女僕拍着阿滿笑說。

「洋油也是爸爸買來的，米也是爸爸買來的。阿吉的小朋友也是爸爸買來的，屋裏的東西，都是爸爸買來的。」阿滿把快要睡去的眼張開了說。

女僕的笑談，阿滿的天真爛漫的穉氣，引起了他生活上的憂慮，妻知道了甚麼，也默然了，只是俯了頭動着針子，一時沉默支配着一室。

三個月來的經過，很迅速地在他心上舒展開了：三個月前，他棄了多年懨懨的教師生涯，決心憑了僅僅夠支持半年的貯蓄，回到白馬湖家裏來，把一向當作副業的筆墨工作，改爲正業，從文字上去開拓自己的新天地。「每日創作若干字，翻譯若干字，餘下來的工夫便去玩山看水。」當時的計劃，不但自己得意，朋友都豔羨，妻也贊成。三個月來，書齋是打疊得很停當了，房子是裝飾得很妥貼了，有可愛的盆栽，有安適的几案，日日想執筆，刻刻想執筆，終於無所成就，雖着手過若干短篇，自己也不滿足，都是半途輟筆，或憤憤地撕碎了投入紙簍裏。所有的時間，都消磨在風景的留戀上。在他，朝日果然好看，夕陽也好看，新月是嫵媚，滿月是清澈，風來不禁傾耳到屋後的松籟，雨霽不禁放眼到牆外的山光，一切的一切，都把他牢牢地捉住了。

想享樂自然，結果做了自然的奴隸，想做湖上詩人，結果做了湖上懶人，這也是他所當初萬不料及，而近來深深地感到苦悶。

「難道就這樣過去嗎？」他近來常常這樣自訟。無論在小飲時，散步時，看山時。

壁間時鐘打九時。

「呀呀！已九點鐘了。時候過去真快！妻拍醒伏了睡熟在膝前的阿滿，把工作收拾了，吩咐女僕和阿吉去睡。」

他懶懶地從藤椅子上立起身來，走向書齋去。

「不做末，早睡囉！」妻從背後叮囑。

「呃。」他回答，「今夜是一定要做的了，難道就這樣過去嗎？從今夜起！」又暗自堅決了心。

立時，他覺得全身就緊湊了起來，把自己從方才懶洋洋的氣分中拉出了，感到一種勝利的愉快。進了書齋門，急急地摸火柴把洋燈點起，從抽屜裏取出一篇近來每日想做而終於未完工的短篇稿來，吸着煙，執着自來水筆，沉思了一會，才添寫了幾行，就覺得筆滯，不禁放下筆來舉目凝視到對面壁間的一幅畫上去。那是朽道人十年前爲他作的山水小景，畫着一間小屋，屋前有梧桐幾株，一古裝人兒在樹下背負了手看月。題句是，「明日事自有明日，且莫負此梧桐月色也。」他平日很愛這畫，一星期前，他因看月引起了清趣，才將這畫尋出，把別的畫換了，掛在這裏的。他見了這畫，自己就覺得離塵脫俗，作了畫中人了。昨夜妻在睡夢中聽到他的念的，就是這畫上的題句。

他吸着煙，向畫幅悠然了一會，幾乎又要踱出書齋去。因了方才的決心，總算勉強把這誘惑抑住。同時，猛憶到某友人「清風明月不用一錢買，但是也不能抵一錢用」的話。不覺對於這素所心愛的畫幅，感到一種不快。

他立起身把這幅畫除去。一時壁間空洞洞地，一室之內，頓失了佈置上的均衡。

「東西是非掛些不可的，最好是掛些可以刺激我的東西。」

他這樣自語了，就自己所藏的書畫中，想來想去，忽然想到他的畏友弘一和尚的「勇猛精進」四字的小額來。

「好，這個好！掛在這裏，大小也相配。」

他攜了燈從畫箱裏費了許多工夫把這小額尋出，恐怕家裏人驚醒，輕輕地釘在壁上。

「勇猛精進！」他坐下椅子去默念着看了一會，復取了一張空白稿子，大書「勤靡餘暇心有常閒」八字，用圖畫釘釘在橫幅之下。這是他在午睡前在陶集中看到的句子。

「是的，要勤靡餘暇，才能心有常閒。我現在是安逸而心忙亂啊！」他大悟似地默想。

一切安頓完畢，提出筆來正想重把稿子續下，未曾寫到一張，就聽到外面時鐘丁地敲一點。他不覺放下了筆，提起了兩臂，張大了口，對着「勇猛精進」的小額和「勤靡餘暇心有常閒」八字，打起呵欠來。

攜了燈回到臥室去，才出書齋，見半庭都是淡黃的月色，花木的影映在牆上，輪廓分明地微微搖動着。他信步跨出庭間，方才畫上的題句，不覺又上了他的口頭：

「明日事自有明日，且莫負此梧桐月色也！」

怯弱者

夏巧尊

一

陰歷七月中旬，暑假快將過完，他因在家鄉住厭了，就利用了所剩無幾的閒暇，來到上海。照例耽擱在他四弟行裏。

「老五昨天又來過了，向我要錢，我給了他十五塊錢。據說前一會浦東紗廠爲了五卅事件，久不上工，他在領總工會的維持費呢。唉，可憐！」兄弟晤面了沒有多少時候，老四就報告幼弟老五的近況給他聽。

「哦，」他淡然地說。

「你總只是說『哦，』我真受累極了。錢還是小事，看了他那樣兒真是不忍。鴉片恐還在吃吧，你看靠了蘇州人做女工，那裏養得活他。」

「但是有甚麼法子囉！」他仍淡然。

自從老五在杭州討了所謂蘇州人，把典鋪的生意失去了以後，雖同住在杭州，他對於老五就一反了從前勸勉慰藉的態度，漸漸地敬而遠之起來。老五常到他家裏來，訴說失業後的貧困和妻妾間的風波，他除了於手頭有錢時接濟一些以外，一概不甚過問。老五有時說家裏有菜，來招他吃飯，他也託故謝絕。他當時所最怕的，是和那所謂蘇州人的女人見面。

「見了怎樣稱呼呢？她原是拱宸橋貨，也許會老了臉皮叫我三哥吧，我叫她甚麼？不尷不尬的！」這是他心裏所老抱着的過慮。

有一天他從學校回到家裏，妻說：

「今天五弟領了蘇州人來過了，說來見見我們的。才回去哩。」

他想，幸而遲了些回來，否則糟了。但仍不免爲好奇心所驅：

「是甚麼一個人？漂亮嗎？」

「也不見得比五娘長得好。瘦長的身材，臉色黃黃的，穿的也不十分講究。據說五弟當時做給她的衣服已有很多在典鋪裏了。五弟也憔悴得可憐，和在當舖裏時比起來，竟似兩個人，何苦呵，真是前世事！」

老五的狀況，愈弄愈壞。他每次聽到關於老五的音信，就想像到自己手足沉淪的悲慘。可是却無勇氣去直視這沉淪的光景。自從他因職務上的變更遷居鄉間，老五曾爲過年不去，奔到鄉間來向他告貸一次，以後就無來往，唯從他老四那裏聽到老五的消息而已。有時到上海，聽到老五已把正妻逼回母家，帶了蘇州人到上海來了。有時到上海，聽到老五由老四荐至某店，虧空了許多錢，老四吃了多少的賄賂，有時到上海，聽到老五梅毒發了，臥在床上不能行動。後來又聽到蘇州人入浦東某紗廠作女工了，老五就住在浦東的貧民窟裏。

當老四每次把老五的消息說給他聽時，他的回答，只是一個「哦」字，實際，在他，除了回答說「哦」以外，甚麼都不能說了。

「不知老五究竟苦到怎樣地步了，既到了上海，就去望他一次罷。」有時他也會這樣想。可是同時又想

到：

「去也沒用，梅毒已到了第三期了，鴉片仍在吸，住在貧民窟裏，這光景見了何等難堪。況且還有那個蘇州人……橫豎是無法救了的，還是有錢時送給他些吧，他所要的是錢，其實單靠錢也救他不了……」

自從有一次在老四行中偶然碰見老五，彼此說了些無關輕重的話就別開以後，他已有二年多不見老五了。

二

到上海第二天，他才和朋友在館子裏吃了中飯回到行裏去，見老四正纒了眉頭和一個工人模樣的人在談話。

「老三，說老五染了時疫，昨天晚上起到今天早晨瀉過好幾次，指上的螺也已癢了。這是老五的鄰居，特地從浦東趕來通報的。」他才除了草帽，就從老四口裏聽到這樣的話。

「哦，」他一壁回答，一壁脫下長衫到裏間去掛。

「那末，你先回去，我們就派人來。」他在裏間聽見老四送浦東來人出去。立時，行中夥友們都失了常度似地說東話西起來了。

「前天還好好地到此來過的。」張先生說。

「這時候真危險，一不小心……」在打算盤的王先生從旁加入。

老四一進到裏間，就神情淒楚地：

「說是昨天到上海來，買了兩塊錢的鴉片去，——大概就是給他的錢吧，——因肚子餓了，在小麵館裏吃了一碗麵，回去還自己煎鴉片的。到夜飯後就發起病來。照來人說的情形，性命恐怕難保的了。事已如此，非有人去不可。我也未曾去過，有地址在此，總可問得到的。你也同去吧。」

「我不去！」

「你怕傳染嗎？自己的兄弟呢。」老四瞪了目說。

「傳染到不怕，我在家裏的時候，已請醫生打過預防針了的。實在怕見那種淒慘的光景。我看最要緊的

還是派個人去，把他送入病院吧。」

「但是，總非得有人去不可。你不去，只好我一個人去。——一個人去也有些膽小，還是叫吉和同去吧，他是能幹的，有要緊的時候可以幫幫。」老四一壁說，一壁急搖電話。

果然，他吉和叔一接電話就來，老四立刻帶了些錢着了長衫同去了。他只是懶懶地靠在沙發上，目送他們出門。行中夥友都向他凝視，那許多驚訝的眼光，似乎都在說他不近人情。

他也自覺有些不近人情起來，自恨自己怯弱，沒有直視苦難的能力，却又具有着對於苦難的敏感。身子雖在沙發上，心已似飛到浦東，一味作着悲哀的想像：

「老五此刻想瀉得乏力了，眼睛大約已凹進了，據說霍亂症一瀉肉就瘦落的。——不，或者已氣絕了。」

他用了努力把這種想像壓住，同時却又因了聯想，紛然地回憶起許多往事來：記到兒時兄弟在老屋簷前怎樣遊耍；母親在日怎樣愛戀老五；老五幼時怎樣吃着嘴講話討人歡喜；結婚後怎樣不平；怎樣開始放蕩，自己當時怎樣勸導；第一次發梅毒時，自己怎樣得知了跑到拱辰橋去望他，怎樣想法替他擔任籌償舊債。又記到自己幼時逢大雷雨躲入床內；得知家裏要殺雞，就立即逃避；看戲時遇到翠屏山，殺嫂等戲要當場出彩，預先俯下頭去；以及妻每次生產時，不敢走入產房，只在別室中悶悶地聽着妻的呻吟聲默禱她安全的光景。又記到二十五歲那年母親在自己腕上氣絕時自己的難忍，五歲愛兒患了肺炎將斷氣時雖嘶了聲叫「爹爹來，爹爹來，」自己不敢近去抱他，終於讓他死在妻懷裏的情形。

種種的想像與回憶，使他不能安坐在沙發上。他悄然地披上長衣，拿了草帽，無目的地向外走去。見了路上的車水馬龍，愈覺着寂寥，夕陽紅紅地射在夏布長衫上，可是在他卻時覺有些寒噤。他蕩了不少的馬路，終於走入一家酒肆，揀了一個僻靜的位子坐下。

電燈早亮了，他還是坐着，約莫到了八點多鐘，才懶懶地起身。他怕到了老四行裏得知惡消息，便不得消息又不放心。大了膽到了行裏，見老四和他吉和叔還未回行，又忐忑不安起來：

「這許多時候不回來，怕是老五已死了。也許是生死未定，他們爲了救治，所以離不開身的。」這樣自己猜忖。

老四等從浦東回來已在九點鐘以後。

「你好！這樣寫意地躺在沙發上，我們一直到此刻才算「眼不見爲淨」，連夜飯都還未下肚呢！」他吉和叔一進來就含笑帶怒地說。

他一聽了吉和叔的責言，幾乎要辯解了說「我在這裏恐比你們更難過些」。可是終於嚥住。因了他吉和叔的言語和神情，推測到老五尚活着，緊張的心緒也就寬緩了些。

「病得怎樣？不要緊嗎？」他禁不住一見老四就問。

「瀉是還在瀉，神志尚清，替他請了個醫生來打過鹽水針，所以一直弄到此刻。據醫生說溫度已有些減低，救治欠早，約定明晨再來替他診視一次，但願今夜不再瀉，就不要緊。——我們要回來時，蘇州人向着我們哀哭，商量後事，說她會割過股了，萬一，老五不好，還要替他守節。卻不料妓女中竟有這樣的人。——老五自己說恐今夜難過，要我們陪他。但是地方真不像個樣子，只是小小的一間樓上，便桶風爐，就在牀邊，一進房便是臭氣。我實在要留也不能留在那裏，只好硬了心腸回來。」

他吉和叔說恐受了穢氣，吃飯時特叫買高粱酒，一壁飲酒，一壁雜談，方才到浦東去的情形：說什麼左右鄰居一見有着長衫的人去，就大驚小恐地攔來，醫生打鹽水針時，滿房立滿了赤膊的男人和抱小孩子的女人，儘回覆也不肯散，以及小弄堂內蒼蠅怎樣多，想到自己祖父名下的人落魄至於住到這種場所，心裏怎樣難過。他只是託了頭坐在旁邊聽着。等到飲畢，他吉和叔回去以後，還是茫然地坐着原處不動。

『我預備叫車夫阿兔到浦東去，今夜就叫他陪在那裏，有要緊急來報告。再向朋友那裏挑些大土膏子帶去。今夜大約是不要緊的，且到明天再說罷。』老四一壁說，一壁就寫條子問朋友借鴉片，按電鈴叫車夫阿兔。

『死了怎樣呢？』他情不自禁地自己唧咕着說。

『死了也沒有法子，給他備衣棺，給他安葬，橫豎只要錢就是了。世間有你這樣的人！還說是讀書的！遇事既要躲避，又放不下，老是這樣粘纏！』

老四說時笑了起來，他也不覺爲之破顏。自笑自己真太呆蠢，記起母親病危時妻的話來：

『你這樣夜不合眼，飯也不吃，自割自吊地煩惱，倒反使病人難過，連我們也被你弄得心亂了。你看四弟呵，他服伺病人，延醫，買藥，病人床前有人時，就偷空去睡，起來又做事，何嘗像你的空忙亂！』

老四回寓以後，他也就睡，因爲睡不去，重起來把電燈熄了，電燈一熄，月光從牕間透入，記起今夜是陰歷七月十五的鬼節，不禁有些毛骨竦然，似乎四圍充滿了鬼氣似的。

三

天一亮，車夫阿兔回來，說瀉仍未止，病勢已篤，病人昨天知道老三在上海，夜間好幾次地說要叫老三去見見。

他張開了紅紅的眼在床上坐起身來聽畢車夫阿兔的報告：

『哦！知道了！』

他胡亂地把面洗了，獨自坐在沙發上拿了一張舊報紙茫然地看着。心裏不絕地迴旋。

『這真是兄弟最後的一會了，……但正唯其是兄弟，正唯其是最後的一會，所以不忍，別說他在浦東貧民

窟裏，別說還有那個所謂蘇州人，就是他清清爽爽地在自己老家裏，到這時我也要逃開的……可惜昨天不去，昨天去了，不是也過去了嗎？昨天不去，今天更不忍去了。……不過，不去又究竟於心不安。……」

這樣自己主張和自己打消，使他苦悶得坐不住，立起身來在客堂圓桌周圍只管繞行！一直到行中夥友有人起來爲止。

九時，老四到行，從車夫阿兔口中問得浦東消息，卽向他說：

「那末，你就去一趟吧，叫阿兔陪你去好嗎？」

「我不去，」他斷然地說。

兄弟二人默然相對移時。浦東又有人來急報病人已於八時左右氣絕了。

「終於不救，」老四聞報歎息說。

「唉！」他只是歎息。同時因了事件的解決，緊張的心情反覺爲之一寬。

行中夥友又失起常度來了，大家攏來問訊，互相談論。

「季方先生人是最後的，不過討了個小，景况又不大好。這樣死了，真是太委屈了！」一個說。

「他真是個老實人，因爲太忠厚了，所以到處都吃虧。」一個說。

「默之先生，早知道如此，你昨天應該去會一會的。」張先生向了他說。

「去也無用，徒然難過，其實，像我們老五這種人，除了死已沒有路了的。死了倒有福。」他故意說得堅

強。

老四打發了浦東來報信的人回去，又打電話叫了他吉和叔來，商量買棺木衣衾，及殮後送柩到斜橋紹興會館去的事。他只是坐在旁聽着。

「棺材約五六十元，衣衾約五六十元，其他開銷約二三十元，將來還要搬送回去安葬……」老四撥着算盤

子向着他說。

「我雖窮，將來也願湊些。錢的事情究竟還不算十分難。」

他吉和叔與老四急忙出去，他也披起長衣就悵悵無所之地走出了行門。

四

當夜送殮，次晨送殯，他都未到。他的攜了香燭悄然地到斜橋紹興會館，是在殯後第二日下午，他要動身回里的前幾點鐘。

一下電車，沿途就見到好幾次的喪事行列，有的有些排場，有的只是前面扛着一口棺材，後面東洋車上坐着幾個着喪服的婦女或小孩。

「不過一頓飯的工夫，見到好幾十口棺材了，這幾天天天如此，人真不值錢呵。」他因讓路，順便走入了家店舖買香烟時，那店夥自己在唧咕說。

他聽了不勝無常之感，走在烈日之中，汗雖直淋，而身上却覺有些寒慄。因了這普遍的無常之感，對於自己兄弟的感傷，反淡了許多，覺得死的不但是自己的兄弟。

進了會館門，見各廳堂中都有身着素服的男女休息着，有的淚痕才乾，眼睛還紅腫，有的尙在啜泣。他從管會館的司事那裏問清了老五的殯所號數，叫茶房領到柩廠中去。

穿過圓洞門，就是一弄一弄的柩廠。廠中陰慘慘地不大有陽光，上下重疊地滿排着靈柩，遠望去有黑色的，有赭色的，有和頭上有金花樣的。兩旁分排，中間只有一個人可走的小路。他一見這光景，害怕得幾乎要逃出，勉強大着了膽前進。

「在這弄裏左邊下排着末第三號就是，和頭上都釘得有木牌的。你自去認吧。」茶房指着弄口說了急去。

他才踏進弄，即嚇得把腳縮了出來。繼而念及今天來的目的，於是重新屏住了鼻息，目不旁瞬地進去。及將到末尾，才去注意和頭上的木牌。果然找着了，棺口溼溼的似新封未乾，牌上寫着的姓名籍貫年齡，確是老五。

「老五！」他不禁在心裏默呼了一聲，鞠下躬去，不禁泫然的要落下淚來，滿想對棺禱訴，終於不敢久立，就飛步地跑了出來。到弄外呼吸了幾口大氣，又向弄內看了幾看才走。

到了客堂裏，茶房泡出茶來，他叫茶房把香燭點了，默默地看着香燭坐了一會。

「老五！對不住你！你是一向知道我的，現在應更知道我了。」這是他離會館時心內的話。

一出會館門，他心裏頓覺寬鬆了不少，似乎釋了甚麼重負似的。坐在從斜橋到十六鋪的電車上，他幾乎睡去。原來，他已疲勞極了。

上船不久，船就開駛。他於船初開時，每次總要出來望望的。平常總向上海方面看，這次獨向浦東方面看。沿江連排紅頂的碼頭棧房後背，這邊那邊地矗立着幾十支大烟囪，黑烟在夕陽裏敗絮似地噴着。

「不知那條烟囪是某紗廠的？不知那條烟囪旁邊的小房子是老五斷氣的地方？」他豎起了脚跟伸了頭頸注意一一地望。

船已駛到幾乎看不到人烟的地方了，他還是靠在欄杆上向船後望着。

一隻破鞋

徐玉諾

學校裏的司鈴夫，已經搖過早餐的鈴，又要搖上課的鈴了；我們四個同學，（還有兩個旁觀者，）才把紙牌放下，伸一伸懶腰，揉了揉那些困苦而乾澀的眼睛；這就是在這夜裏除抹牌以外第一次的動作了。不用說，當賭氣正盛的時候，除非一把刀穿入自己心裏，立時死倒在桌子旁邊，那工作總不肯休止一刻。

起初同學們也同我一樣不肯停止，結果却將洋燭吹滅了。我們經過講堂前面，來到寢室裏。他們走着告我說：「你除交錢外，還欠兩千四百文，」——這時有些同學正在噪着「非上課不可了！校長要懸牌罰錢呢！」又有些正在罵着廚司和夫役不快給他們送臉水和點心，所以我並沒理會他們告訴我的，我覺得我的頭疼腰酸，什麼都不顧得，便躺到床上睡了。但是——實在我的腦袋太壞了——我的寢室門對着講堂，那修身的先生如雷一般叫喊着，我那能睡得下。

我覺得在夢中，恍恍惚惚聽見沉寂的足音，和不知什麼人的聲音：「家裏來人了，徐先生！」我勉強一睜眼，就看見我的叔叔海；已經早坐在我的床邊了。

那時他還是三十一二歲光景的農夫，赤着脚，僅穿兩隻已破舊不堪而補着皮頭的鞋子；他那和竄而喜祥的尖尖下顎的面孔上，還披散着不能辨住的黃色的亂髮，他用摯熱而不肯轉動的眼睛凝定的看着我；說：「爲什麼這時還在睡着；——你有點不好嗎？」

我是他的大姪兒，多日不見了，自是喜悅得很；說着，便用手去拂摸我的頭髮。我的心慌張到極點了。我

作出難受的樣子，告他說，我不知怎麼不好，夜裏只是不能睡覺。他又現出很愛惜的神氣，說道：

「讀一讀要休息休息；不要用心過度！」

他雖說是不識一個字的農夫，却知道讀書是一件費心的事情；他續着說：「夜裏更是不應當用心；夜是給人睡覺的！……」

我的臉有點發熱起來，頭也疼起來，正在心跳，他又續着說：「我們雖說愛你讀書，但是愛你更甚！……」他沉默一會兒，大概他心中很安適。在我那微覺慚愧的心裏纏繞着的，並不是想着家中的事情；他怎樣來，或者喫飯了沒有？……我只是想着夜裏的事情；那紙牌一場一場的在我那麻木的腦袋中翻着……有一場倘若我能夠得到一張「八萬」，那會贏了四百錢的上下；……呵噲！那是多麼解渴的事情！幾乎忘了他在我身邊坐着。

他忽然抬起頭來；他想着見了一面就很好，似乎沒有再在這裏的必要了，立起去解那一大袋麵，我還沒有看見那末一大袋東西早已放在那裏，——取出兩千多錢放在桌子上；並且說：

「這是早預備趕麥會買東西用的錢。因為今年麥子苦壞了，也用不着什麼東西，我想着你定是沒錢化了，我就抽個空特意給你送來。你的父親同母親正忙着在田間收拾那毛羽似的麥草呢。」

因為我一見了錢便想着……好……火費不要緊……這可以還償前日的賭賬了，所以也沒得領會他所說的意思，叔父已經站起來了；又擠擠眉頭，說：「你們有事，我也忙，我就要回去了！……」

「你可到姑母家去嗎？一件衣服，請她給我修理修理！」

我說着取衣給他，他接過便走出門去。這時忽然一人告我說：「匪將過河來了！」叔父十分驚慌的說：「不知怎的，我來時已見許多兵在城門前了！……」

我走到墓場的石碑前，我心裏只想着賭賬，全不理會這個永遠作惡的消息；叔父走到遠處還說：

「你在那裏吧！」

在叔父去後，大約一點鐘光景，傳說匪將已進到離城七里的地方了。全城都驚慌起來。鄉里人都被恐怖壓着，擁擠在城門外；我們的同學也於一點鐘搬進城裏去了。

起初有一營陸軍和一隊民團，跑出城來，想迎擊上去；他們還沒排好陣勢，就有一隊騎馬的匪將衝鋒過來，一陣鎗聲炒豆子一般的響起來了。陸軍打着退着，勉強將城門閉上——還有許多傷兵和跑得不快的人們都隔在門外；——那匪將幾乎闖進城內。那時城裏的人都以為是匪將進城了，大家亂踰牆奔避；那時我剛搬到一個公所地方，聽到城破消息，一時無措，赤拳將玻璃窗子打破穿了過去；其實窗裏窗外一樣是危險的城中。兩拳流着血，我緊緊地握着，使我心急到極點。當街上緊急的打着鑼，叫着上城的時候，我心中稍安定，才知道匪將並沒闖進城。我回復到室裏，這時鎗聲響得更厲害，不分個的小鋼砲流水一般的響着，又點綴着大的開花砲洋抬鎗；正同驚歲的大爆竹一樣。我們怕鎗子，都藏在室內不敢動。忽有一大彈從屋脊上穿過來，又穿過去，我們驚慌着跑到院裏；料不到又有一彈從空中飛過，將一棵白楊樹折斷了樹枝，砰的落在地上，嚇得我們失魂。一個同學倒在地上，他的頭部已受了重傷了。那時太陽已昏昏沉沉的從西方落下，天空中充滿黑灰的煙雲；因為城上不斷的向下抬死人和血人，一時滿城都是悽慘的哭聲，不堪聽聞。

當時魯山的知事，是一個有血性的革命黨人，對於戰事別有興趣。他帶着衛兵逼家搜索，除下重傷的，無論那個男人都得上城，女人小孩子不准哭泣。到夜二更時，城中果然寂靜了，城上很鎮定的守着，只聽得沉沉寂寂的鎗聲和城外匪將們的叫罵。

守歲一般將一夜熬過去，我們又冷又餓，正要預備些熱水喝，忽然縣知事又來了，立逼着我們上城，並且焦急的說：「無論什麼人，都應該上城；……現在真是危險了！……城上……」

我們感謝他熱心，被他激動着，便都上城去了。同學有些拿着棍子，有些拿着假鎗，獨有我拿着體操時所用的指揮刀。

城上一堆一堆的死屍都不曾抬下去，他們互相枕藉着；真是想不起來。還有些受傷的在上邊躺着呻吟……這時鎗聲格外稀少，彷彿那些匪將也鬧得疲倦了。太陽剛從東方上來，向外看，天氣尚明朗，野地並看不見一個人，可以說連一個小動物也沒有。這個使我們膽大！——彷彿這同平時一樣，在這天朗氣清裏，是不會有不好事情發生的，——我們直着身子向東走，想從北城沿到東城上去；臨路伏在堞下的老人們，總是很驚急的阻止我們，教我們伏下。我正不以為然時，果然啦，啦，啦，啦，有一陣特別響亮的槍子從我們頭上飛過去，那分明是馬利俠的鋼子；我認得清楚他們都在城外住戶的房頂上伏着的。

我們受了這次驚，便很留意的棲梁分伏在城上，一時那槍聲又不分個響起來了。

我覺得我所拿的兵器太不中用了，就近在死人堆裏找出一枝六響鉛槍；但是再也找不着子彈了。後我溜到一個伏的兵邊，才從他手中得來十幾粒子彈，這時我很興奮，我的工作，我也端詳着城外屋頂上的黑頭；——露出來時我即開鎗，——我料我一粒子彈要換他們一個命。那時同學中也有人已有一枝鎗在手裏，我們彼此望着，開了一槍，便要大笑一陣。我們也很想聽得匪將的槍聲；或者傷了我們，讓我躺在地上，或者輕輕地從我們身邊飛過。有時一只開花彈從城堞上拭着過，或者一個老人不聽響的中了一彈向後倒了下來；我便很失望的惡憎那子彈，牠與我太生關係了。

這樣很順利的將一天的光陰消滅下去，我們忘掉了一切。到晚上槍聲又漸漸沉寂下去了，因為這戰事到此時已有大的進步，一粒子彈總要換來一個人命才肯放下！

燈籠火把已經全排在城上，在遠處看着，這個方城一定像一輪白的花環，冠在一個大墳墓上。但我覺這燈還不如沒的好，因為在三丈高空以外，更現得黑暗。

知事有段話傳說過來：「大家父老兄弟，要竭全力守城，在今天夜裏，賊必有一次強烈攻擊；我城萬幸能守至明晨，是慶再生也！……」一時全城大被激動，各人特別鎮靜的防守着。

一直到二更時分，全城都在機密的網裏；匪將也不發一槍，我們也不發一槍，正像睡眠在平安的夜裏一樣。我正計算着他們要在這寂靜的黑暗中爬上城來，忽然東門上槍砲聲一齊發作，像有許多架開花砲對着城門，將城樓打得不止的戰慄。這時我們所有的槍，也差不多全集在東城上。這樣維持有一點鐘時候，我們被一種大的恐怖怦擊着——這城樓要塌了！——這城樓真連一彈也不敢再受了。我們急用大土槍向下發，又有一點鐘之久，我們覺得我們已得了救星，在火把閃灼之下，我們看那大砲前後已不能存在一人；原有土牆，被我們的土槍衝倒了。

大約在四更時分，老天忽行了一陣雷，接着下起大雨來。在雨聲中，看見四外全發起黑紅的火光，渺渺聽得城外的哭號聲；我們曉得他們正在焚殺，但是却相信他們要退去，我們自己是出險了。

x
x
x
x
x

在這黑暗沉沉，雨聲淅瀝，火煙燎繞的城上，一直天亮我們才曉得在這夜裏有許多人還有兩個學生都死在脚下；——好不令人膽驚呵！我右肩上有三個子彈穿過衣服；……我們都慶再生了。那時是舊歷的端陽節，（一九二二）我們想起了喫東西；其實我們整整三天三夜沒喫一口水了。但是我們的廚司是頭一天搬東西時死在城外的，沒人給我們做飯；並也實在沒有一點食料。我們後來從倉中取來些老陳穀放在水中煮，並用葫蘆包成葫蘆，各自痛快的喫個大飯；晚上又開始抹起紙牌來。我因為心中不寧，（不知叔父下落）只是在一邊看着。

第四天的傍晚，——却是傍晚，在瀾濃瀾濃的雲霧和塵埃的黃昏中，太陽已晃晃的從西方落下了。——那時我正聽着一張「五條」的「全貫」，有人進來說，有一人在城外叫着我的名字。我即時找個代替者，來到城

上，在許多死屍和子彈殼堆着的處所看見了我的父親；他那縱橫皺着的面孔，和蒼白的眉毛和鬚鬚上已罩了一層青灰色的塵埃，看着分外淒愴；幾乎使我不能認識他。

「你的叔父也在裏邊吧？」他說出這話時，聲音很澀滯；並用硬遲的眼睛望着我，現出極急切的願望。我心中很驚慌的說：「沒有呵！」

他沉思一時，長嘆着說：「恐怕是沒有你的叔叔了！……他爲什麼還沒到家呢？……」

他苦苦的尋思着，便沒精打彩坐在從城上塌下的石塊上；我無心的向下看着，我的心並不能全把持叔叔身上；那戰事的高興，和紙牌的沉醉，如梭一般繳繞我的思想裏。

「他或者到棗園去了！」他很鄭重的這樣說，彷彿得什麼新的東西似的。「你下來，我們一同去看看吧！」

我遲疑着找了一條繩，攀在城堦上順着下來；但我並不是知道了我的父親對於他的兄弟的悲哀是怎麼一回事；沒意思，只是習常的聽從着父親的命令罷了。

這已是黃昏時候，一切戰後的產品都埋在黑暗裏；我們走着，不知有些什麼東西軟鬆鬆的在足下翻動，使我生出極逼迫的恐怖。但由此向北到棗園，只有五里地，是我們的熟路；所以靜靜地慢慢地尙可以摸索着走。

在遠遠的黑暗中，時時有火光螢螢的閃灼着，想着是有些房屋正在燃燒，不會有人去救滅；……或者是半死不活的人們的身穿着的衣服又在被彈火燃着。……但是，忽然又看不見了，只是空空的黑暗，好像我的眼睛忽然被什麼蒙蔽；又好像一塊雲霧在前面擋着似的。

時時有一陣熱風吹過來，那捕捕的燒臭和腥氣，使人的呼吸都要窒塞。

「……海……海……」父親忽然很表情，——他的聲音奇怪，正像小孩子招人來的口吻；——很願望的這樣叫着，使我不禁心跳着向四方尋視。

四方只是重壓着的黑暗。

「伯伯，你怎着的？」我問了好久，他才回答：

「我當時正在場中打麥子呢！……」

乒啦啦……很兇的聲音從前面發出來，正像一隻鋼彈碰到岩石上；使我不自禁的顫抖起來，父親也陪着了嘆氣，我們不期然緊靠着。

到我們覺得我們所走到的就是棗園時，那村中簡直連一隻狗也沒有！我們很經心的聽着溜着；沉寂恐怖得連我們的呼吸都低微下去。

我們順着一道燒焦的牆壁。摸索着進了姑母家的大門，父親便悽悽愴愴地叫起我的瘋子姑母的名字；「小菊！……小菊！……；」但是空氣仍然非分的沉默，沒有一點聲音。我們走進一個有樹林的院子去，見有一個黑影從裏邊慢慢地移動過來；待我們很留心走近那影子時，才知是個女人，正在用水灌滅燃着的衣物。

父親問：「那誰在那裏？」

她彷彿被神祕主宰着似的，突然的說：「你來做什麼，哥哥？」

「海來了沒有？」父親急促的問。

「他來了，又走了；」她回答，「那時太陽快落了。」父親不待她說完，便鳥的一聲哭起來了；……我只
是發呆，……不知怎着！……

「去找他去吧，傻子！一定是沒有他了！……」父親哭着說。姑母思思疑疑地去點着燈籠，並且說：「是呀，人家都不讓他走，他一定要走！……大概他走也不遠。……」

我們三個人擋着手，我在中間，父親在右邊提着一把鐵鏟，姑母在左邊提燈籠；走出了村莊，踏過高低不平的田野。姑母不知道她想些什麼，我被恐怖壓着，只是發顫；父親却不止的哭泣着。

我們盲走了好遠，見死屍便要注意的看；但是男的，女的，老人和小孩子，一個一個都從我們眼前過去；海叔叔再也找不着。

後來我們走進了上村，一個老人正照着小燈走來；我們將所找的告了他，他說：「在村後躺着一個人，今天早上他還沒有死去呢。他叫着他和果園是親戚，那時我急着我的孩子的屍體，也沒有給你們送信去。……」

這時正是中夜光景，大地被黑暗壓迫着，微風搖動着，燈光四週止不住閃灼着，更顯得陰森可怕。我們戰抖着，心疼着，被引到海叔叔躺着的地方，這裏却已有許多野狗正在跑着。……

父親和姑母張惶着用小燈照了照，他們哭出來：「他……他原來早已死去了！……」他的面貌已不可認識；兩頰的肌肉已被什麼東西喫去了，兩臂和兩腿也有幾處露着骨骼。……但是赤條條在那裏躺着的，那身軀，那架子，我還可以看出那是我的叔叔海！……

父親只是咽咽的屈坐在地上，用兩手拂摸着叔叔的頭髮和骨骼；那老人又說：

「他大概也是初三日下午受傷的；那時我們的村上先着了火，所有的男女都向這裏跑來，預備逃過山去；却都被匪將打死在這裏；……有一百多人都同時死了……」

「他是過了初四，到了初五，經過長長的下着大雨的黑夜，雨後他還在這裏哭叫着。……」

他聲音顫抖着，說到這裏，父親和姑母都放聲大哭起來。大概是他們想着他們的親兄弟，受那麼長時間的罪！……他多麼盼望着再見他們一面！……却沒有人來給他一口水喝！……

朋友們！我的故事並沒有講完，現在我的姑母和父親都白髮蒼蒼了，我一點也不能向下寫，自此以後我也一點不能記憶了……

大概用鏟在地掘個小坎，將叔叔埋在裏邊，……現在還有一隻破舊的，補着皮頭的鞋，在嬸母那裏保存

祖父的故事

徐玉諾

在搖籃裏之二

那時我也許還要小些；在夏天的夜間，我常常搬一塊小木板，靠近父親的床，在路邊的樹下睡覺。離這地不遠，就是我們的牛房；那屋的裏間，僅有三塊磚豎起的小窗孔透着外邊的，便是我祖父的臥房。在冬天和秋後春前，父親總放些乾草進去；一則教祖父取暖，再則以備喂牛不時之用。現在什麼也沒有了，那裏只留着潮溼和黑暗；我們要一猛的進去，那些朽木材，細菌及乾草的泡酵氣味，立時會竄進你的鼻孔來，窒住着你的呼吸。

祖父那時也不過六十五六的年紀；但他的眼塌塌下，有一隻眼睛較小些，還帶着一隻很大的蠅翼；他的腰肢向前屈着，顯得他的兩肩更低垂；因為他的兩足曾搬運過很重的東西而受過六十多年勞苦的緣故，走起路來看去很奇怪的滯重和困難；這在現在的共產黨看起來，是應該入養老院，或者有吃飯資格的吧。

他的確是一個奇怪的人。不知爲什麼，他總不肯到外邊露天睡覺；……也許是因爲他常常腰疼吧，近幾天來，他那臥房裏更是鎮天鎮夜的冒着撲鼻的艾烟；我想着他是要趕那小到看不見而却有惡大的勢力的蚊子吧？一直到這天的早晨，我的姑母要我去給祖父送茶，我纔看見，他正用一端燃着的艾繩來烘他的脚。我奇怪的問：「爺呀，怎麼烘蚊子呢？」那時他很自然的笑了笑，涎水幾乎流出來，却「吸流」一聲又收回口裏；並且將艾更熨近他的脚後跟，帶着幾分「謹的說」：

「傻孩子，你知道什麼：我的腳腫了啊！」

那時我不知腫了和艾火有什麼關係，所以再也沒有向下問什麼，將茶碗放在祖父的腳邊地上，便走出玩耍去了。就在那天晚上，我的祖母來和他吵鬧。

二

那年剛到六月便下起雨來，一直下到七月初間；眼看着時節已近收穫，那豆子被極蔥鬱密集的雜草積壓着，還只是在弱莖的頂端扛着一個十字形的嫩葉。我們全鄉的農人都是這樣覺着：假使不趕緊將雜草除去，使那快去的秋陽晒一晒那豆子和土壤，今年會收不到一粒豆子！所以大家都是急急忙忙的去鋤那雜草。

那季倒也奇怪，我的父親在春天就得了胃氣疼，直到麥罷才好；他身體黃瘦，幾乎起動不得。那時海叔叔還算不得能做活的大人呢。所以大家都看見，在我們村里的就數着我家田間的草深，而且數着我們不能做的。

在前一天晚上，我那好調着京腔說話的十五爺，那時大家都是在田間工作了一天在街上休息並吃着晚飯；他將湯碗放在地上，又將吃烟管放近嘴邊；才說：「我跑在路上看着，哼……」將煙管放進嘴去，竭力的吸了一陣，又說，「芳呵，他今年的命運是看得見的！」

祖母因為這句話極為難受，伊一夜不曾睡着，伊只是胡亂的思想；一到了這天五更，便叫起了全家的人，只留下我的姑母在家做好飯，再帶到田間去；我的母親也將小弟弟抱在懷裏，和海叔叔和父親，一同先到田間去鋤草去了。

那雜草在我們田間的，也彷彿特別有勢力；他們一根挨一根的，帶着露水和他們所抱持住的水分。緊緊地和土壤聯合在一塊兒，使你沒法下鋤；就是竭力將鋤頭掘下去，他們大家密集起來，纏括着你的鋤刃使你推拔

不動！

父親和祖母，他們在熱烈的陽光下掙扎着，滿身是汗；他們喘吁着鋤了很長時，看着用鋤無效，便拋下鋤頭來，用手指一根一根的拔。

我的母親和姑母都是被習慣支配着纏着脚的，他們跑着爬着喘汗着。一直掙扎到晚，看看太陽已經落下去，黑暗已經給四圍籠了上來，他們的成功，也不過長長短短的一席地。

三

這天晚上，我的祖母生了滿肚子氣，從田間回來的路上，一脚高一脚低伊都不知道；伊急急的跑回來。一見我的祖父在路邊的一塊石頭上坐着，伊便癡癡的坐在門前地上對着嘲起來。

「你好呀！——你看我的兒子，他，他害着病；我的閨女，我的抱着幾個月大的小孩子的兒媳，……都是爬的跑到田間去鋤草……」

祖父很驚奇的看着。祖母氣憤憤的續着說：「你呢，你清涼避暑的在家裏……坐在樹涼蔭裏納福啦……你說你的年紀大了，誰還比你少一歲！你看那……你沒心肺的人……你……」

這時祖父慢慢低下頭去，他那苦皺的面孔上現出極深奧的慚容；祖母續着半哭的說：「你沒到田間去看看那雜草蓋滿了田地，……你就是再活一天你也要吃飯呢！……」

這時已有幾個人來勸解；我的姑母端出兩碗湯，另一碗給祖母喝；祖母直甯不喝，姑母將一碗放在地下，將另一碗給祖父送去。祖母忽然搶上去，將那碗從姑母手中打洒，口裏嘲着：「你不要顧這樣的老子！他不能吃飯。他不能吃飯。……這都是我一滴血一滴汗換來的，他白吃不了！……」「好，我就不吃；我永遠也不吃了！」他說這話時，他的嘴唇顫抖着，他那殘餘的一個真實的男子的血輪忽然暴集在臉上，這時祖父真惱了。

我的姑母和母親都很難受的搖了搖祖母的肩背，低低的說：「娘呀，娘呀！你們都老了，……你們都做了「輩子，……這是我們的錯處……娘呀，娘呀！你不要再嘲吧！……」

這時大家都在一種困苦和悲哀的亂境裏沉思着。大概全村的靈魂，都酣眠在疲困的身體裏了，一時顯得異常的靜默。一會兒，明月像清水一般從東南天角上照過來，在一團一團的黑影裏將祖母的額上映出一道白光，看見清淚晶瑩瑩的從她眼中流出來。涼絲絲的秋風從林梢上帶着幾片落葉吹過來，吹得入心神顫慄，引起一種衰老與寂寞的感想和恐怖。

好久好久，我的父親才說：「天無絕人之路，只要我們努力做去，……」母親和姑母都說天不早了，要祖母去睡覺。祖母也立了起來，就是要回去；祖父也立了起來——彷彿他並不惱，祖母那樣的氣憤，他覺得也是道理的，——笑了笑說：

「現在我真老了：我看不見前面的路，我常常腰疼，——男怕穿靴，——現在我的兩隻脚也腫着，……」
「腫着！」祖母很沉濁的插嘴說：「那可不能留給幾個人服侍你！」祖父好像沒聽見似的，只是很興奮的說：「當我少年時候——」

「當你少年時候！……呵，我要哭了！」伊說着用衣襟拭淚，繼又嗚嗚的哭着說：「當你少年時候，再用提吧！再不用提吧！……」伊哭着被姑母挽回家去，祖父怪傷心的也沒再說一個字，他只是沉默的回憶着。

四

這實在是伊最傷心的事情；伊是清水營張六德的姐姐。伊從小就生在有錢的家；伊有三個妹妹也都嫁給有錢的，伊來我家時，却是一貧如洗。可是伊並不因此難受，伊是個有血性的女子，伊覺得白手起家更是有與，

伊從來到我家那天起便立志要建起一分家業來，可惜伊掙扎到這樣的年紀！……這真是最傷心的事呵！

但是我的祖父也並不是沒有出過力！在徐營北地與國寺的兩邊，有一塊四週被小河圍着的一百多畝的良田，名叫「大荒地」的誰不知道呢。那是祖父親手開闢的。現在或者一直到永遠，人們看見這塊肥沃的土地，或是看見這茂盛的田苗，便要想起我的祖父來；因為關於這塊地的故事像刀子一般深深的刻入人們的心裏，永遠不會忘却。

這故事，我的姑母會清清楚楚的告訴過我。有一回，我隨姑母到河上去洗衣裳，走過一家高大的瓦房，那牆又高又厚，牆的兩面都是用大方磚砌着，伊指着告說：「這家是大財主，是我們的仇人！」

「爲什麼呢？」我問着，用手劃着那磚牆走；那時我並不惱怒仇人。

「我們永遠不會忘了他，看着他享福，……」伊那時也不過二十歲左右，說着臉變蒼白了，混身戰抖着：「北地有一塊大荒地，你爺爺在那裏放牛，早就看中了；那地裏所以有水，是因為四外沒有河溝的原故；你爺爺想着在邊上掘成小河，再築起堤來，一定會成爲好地的，所以他就買了兩頭大牡牛，預備開闢那塊地。」

這事預備好了，大家都傳說着：「好是好，可是不大容易。」在一天晚上，大財主家忽來人教我們，說：「你們怎敢不告我，說要開我的地！」

「你爺爺告他說：『那是你的嗎？』」他答說：『你沒看四外都是我的地！』」那末怎麼傳說，……就沒聽說是你的呢？……那末我就不開牠。」爺爺說着就要回來，他拉着他說：『你要開也好，開後我讓你耕種着……比別的優待一點，你要六個，我分四個……』」

「爺爺因為沒有地耕種，便決定就這樣開闢了。」

伊說着，我們已經走到河邊，伊將衣裳放下，並且指給我看：「那不是大荒地，現在是頂好的莊田……那時你的爺爺天天趕着牛去犁地，要你奶奶給他送飯；在熱天，又常在夜間住在地裏犁。那兩個牛瘦死了，又買

兩個牛；……整整開了四年。那一年全開好了，才種上高粱，這年因為雨水過多，高粱一半被水淹沒，一半長得也不大好，就那邊收了五車高粱蕪。……不知爲什麼，那高粱都送在大財主家裏去了；後來去打高粱米去時，看見那原放的地方沒有了；問他，他佯着沒聽見；拉着他，大聲問他：「高粱弄那裏去了？」……」

五

我不知道祖父來到我的牀邊說些什麼，我醒時只模模糊糊的聽得「……去！」的聲音。我恍恍惚惚的似尙看見他將兩手攀在膝上，坐在我的牀邊；却不久我又沈沈入睡了。

「信兒，回去給我找些茶喝去！我口渴的不了。」第二次他慢慢的將我拍醒來的時候，他很和藹的這樣告訴我。我答應了一聲，立起來，看見月亮在西方天上分外清明，我問「爺呵！這有甚麼時候？……你還不曾睡覺嗎？」他答說：「我已在屋裏睡了一會兒，但是口渴得睡不着，——你快去吧，孩子，這時差不多過半夜了。」他說吧，連着嘆了二口長氣。但這並不是傷心的嘆氣，彷彿他心中很寬闊，很平安，別的再沒有什麼可說了的表示了。

我赤着腳走過那黑暗的門洞，我閉着呼吸，很快的走到家裏，在月光下，看見我的母親倚門睡着。家裏和外邊一樣，一切都在靜默着，只聽見「吱吱」祖母在屋中，在惡夢中發出的咬牙聲。

我並沒有叫醒他們，我自任在廚下摸着冷茶盆了，盛了一碗，就走出來了。我走到祖父坐着的地方，將茶送給他，我的呼吸非常的短促，他笑着說：「你怕嗎？」我吞吞的答說：「我不怕。只是不敢看那黑暗的影子。」我說着，已仰面躺在小板上。

祖父喝了茶，輕輕地咳嗽咳嗽，又立起來在小樹蔭下遊走遊走，然後仍舊坐在那地上。

這時却已到了子夜，夜是死寂死寂的；除下牆角下淒淒切切的蚯蚓和蟋蟀的低吟，摻點着父親的疲倦的低

弱的鼯聲，以外連一點聲音也沒有。雖說冷絲絲的秋風吹着衰老的樹葉，因為那變黃的樹葉早被夜的濕露溫潤得柔軟了，並不會發起沙沙的響聲來。濃白菲薄的雲片，一片一片的慢慢浮過月去，照得樹梢忽明忽暗；那奇異的布在地上的殘葉的影子也微微的隨着秋風動着，看去又真摯又活潑。這時我靜靜的看着這些景緻，我的酣睡也不知道丟掉在那裏了。

「爺爺，你再給我講一個故事吧！」我破空的問着，他那時彷彿也正醉心着這樣殘餘的景緻，他並不轉向我，淡淡的說：「什麼故事呢？」

「什麼故事都可以！」我很高興的這樣說罷，他便變做平常給我講故事時的沈思狀態，「但是你不要講那些」

祖父忽然插嘴說：「那些？」我續着說：「……一個舉子上京趕選去了，在路上，下着雪，覓不着地方住，後來住在一個黑暗而荒涼的古廟裏。誰也不知道那裏邊放着一口用白麻繩細着的新棺材，……遲了一會兒，就碰的響了一聲，遲了一會兒，又碰的響了一聲，每一回響的時候，就發出一道閃光，在那閃光裏，看見那棺材裂開了一道縫，從縫中伸出一隻白手來，……那真可怕！也不要講那些……一個上山殺葛條的人，夜間住在一個石洞裏，在半夜時，便聽見鳴——鳴——來了一個大妖怪；碰的落在洞口，他看見那妖精長着長毛的手掌比簸箕還要大！……他是不能活了……幸喜在那石洞的裏邊，有一個小小的石人；那石人「巧！巧！」輕輕的咳嗽了二聲，那大妖怪鳴——去了……那真危險！……一個青年農夫欠着人家錢，人家迫着他，他沒法，自己吊死了，……後來人家捕住他的吊死鬼，打着，他又給人家變成一個大綿羊……千萬不要講這樣的，這樣的真教人傷心！」「那末講什麼呢？」祖父這樣說罷，更沉靜的思索起來。這時月亮已沒到西方屋脊上去，樹下各處都積壓着黑，只有那高的樹梢上還盪漾着淺淡的月光。那時正有唧唧的九頭鳥從空中飛過去。我心中異常的恐怖；幾乎不願聽這不可測的故事了。但是，就在這時，祖父很有興的轉向我，他的膝頭貼着我

的小板，他說：

「好，就講這一個吧！——這是我自己的。」他的頭低垂着。

「在我年青時候，有一回我不知要到什麼地方，翻了幾架山，渡了幾道大河，沒有見着一個村落，一個人；後來我跑過一個很大的竹林子，在那邊忽然有二個青年女子在井邊汲水。伊們正要抬起跑了，看見我，伊們才停下。我就恭恭敬敬的問：

「『這是什麼地方？』」

「伊們很奇怪的看着我，並且微笑着說：『過去就會知道的！』伊們的聲音也清脆的奇怪。我很疑惑，想着莫不是我走錯了路？……那時我也像今夜一樣，渴得要命；我就懇求他們說：

「『二位大姐！可以借給我一口水喝嗎？』」

「伊們彼此看了看，起初不讓我飲，後來微笑着說：

「『你喝吧！』我俯下就桶飲了三口，我覺那水分外的冷，冰得我心疼。……」

「我心中充滿着疑惑，我却又向前走了。不多一會兒，就看見一座高大的門樓，（上邊還寫的有字，可惜我不認字，）那門樓正同先前大財主家的門樓一樣。待我走過那門樓時，那裏正走出一位五十多歲模樣的，白頭髮的老婆婆；伊很奇怪的看着我，並且問：

「『你是那裏人，怎到此地來？』那時我正腹疼得厲害，我望着伊流着眼淚，一句話也不能說；伊走近我，伊又說：『我看你是喝水了吧？快些解開你的褲腰帶！』我忙的解開時，就聽見嚙郎，嚙郎，落到地上三條大鋼錐，隨時就又墜入地下去了。

「我怕得要死啊！我哭着跪在伊的面前，求伊救我；並問伊這是什麼地方。伊說：『這就是金鷹村，天天要剝喫人呢？你怎麼走到這裏來？——教你也不難；你起來跟我走吧！——這地方也不敢久留。……』伊說

着，我就立起來跟伊走了。

「我隨着伊走了幾進院子，只看見幾堆紫色的紙和一些鈎上的鮮肉；並沒有一個人。後來跑進一個小房子去，伊說：『這就是我的地方，我是他們的女僕。』他又從窗孔中指給我看。我果然看見一個院中，有一個奇異小樓，樓的中間架上立着一個很大的鷹；這鷹同捕鷄兒那鷹一樣，不過有着奇異的金紅的眼睛吧了。那鷹正在擺頭尋視……我心神戰慄着，不敢再看。伊告我說，『不要緊，這不是老金鷹；這是他的女兒，還沒有出飛呢！——但是每天都要剝喫一個人，……你過來時看見那紫色的，不是紙，那就是人皮呵！他將活活的一個剝死，肉和眼睛他喫了，血他喝了，皮他留着鋪地，……他還將鬼魂封在筆帽那麼大的鐵筒裏，……』真是怕得要死啊！我心跳着問：『那鬼魂會變成綿羊那樣大哩，怎麼能封在一個小鐵筒裏？』伊答說，『他有一架大機器將靈魂積壓到很小很小的時候，然後再封起他，永遠不開那封！……』正在這時，我聽得呼——有聲響，我驚慌着沒處躲藏，那老婆婆猛的將我推倒在牆上，我的頭一暈……」

祖父作奇異的手勢說着。我一直也沒有出來一口氣，到此時我猛的問：

「後來呢？」

祖父心戰抖着說：「後來我一點也不能知道了！」

這時月光早已沉沉下去，全世界都在死寂的黑暗裏。

祖母早已死去，祖父就在徐營寨破的那年，死在牛房的裏間那黑暗的草裏；——他的靈魂也不知道到那裏去了。

在澹靄裡

羅黑芷

預定昨日退院而延到今天午前九時半才將這事實行了的秦先生，已經躺在自己家中的床上。窗外的天，老是被灰色的濕雲佈滿得密密的，頭夜的西北風轉了方向，氣候忽然變熱了，從慢慢移動的雲裏射出刺眼的白光，這使病人感到煩躁。醫生給他的命令是要靜臥，因為這病人是國文教員，上課的事必須限制到一星期後才行；即是在那時而改批學生文卷的事是絕對的在禁止之例的。這些話在三月以前，當病人向醫生探詢病狀有沒有起色和出院後的攝生方法的時候，已經說明了的。病人此刻躺在床上，那雙向前方凝視着的眼睛的前方猶自現出那醫生的叮嚀的親切和那敘說的明白：『肋膜炎是無妨的，只要病人自己能遵守醫生的吩咐。』

他將一床在春天用的白洋紗面子上灑有藍色小花點的薄棉被，蓋齊胸口；從短棉襖的袖口裏伸出來的兩隻手拿着一張北京最近出版的週刊，豎在被面上。這是講文學的東西，也帶有諷刺時事的雜文。他讀到前月北京屠殺事件的記載中說女學生給兵打死了，而且被剝去衣服成了裸體屍，很感趣味地讀下去。不知他讀完了沒有，隨手將那小小的一頁紙上堆着的許多憤恨，都摔到床灣角裏去了。於是他的臉上現出一種無聊的疲困來，然而他寂寞他微微笑了。此刻在他的房中沒有一個旁人，沒有一隻貓乃至沒有一隻蒼蠅。床側書桌上零亂地被紙烟盒子，熱水瓶，茶壺，茶杯，醫院裏帶來的藥瓶，一個墨池，三兩枝毛筆，散亂的蓮子糖，七八片吃剩了散亂的橙子皮，和書籍雜誌等等，擺佈得幾無隙地。他扭轉腦袋望着這些東西幾乎是同窗外的濕雲和氣溫的悶悶一樣的可厭。他縐一縐眉頭，要努力揪住他的平日的思想：『狂亂是可愛的事，是呵，殺人也就是可愛的』

事。』他忽然覺到胸肋又微微作陣痛，他咳出一口痰，含在口裏，他預備呼喚他的妻子。從他鼻孔裏叫喚出的第一聲很微弱，不會得到回答，而他的近來變成淡墨色的一雙眸子恰恰正向四處搜尋什麼似的遊移中，偶然碰到他脚下那頭的一根床柱上去，從那床柱旁邊便如霧裏一般漸漸露出一個人來。

這是一個將剪齊了的黑髮紛披額際而用那極胆怯的但是在人間最難瞧見的極懇摯的眼光望着他的年輕的姑娘。伊剛從房門外走了進來，手裏擎着一個小的玻璃藥瓶，站在他的床前。

『這是九天以前的事，伊給我去取藥。』時間的迅速所給他的刺戟，在他的警覺的腦中忽然釘了一下而立對回到原狀。

那位姑娘低聲說話，伊的平日天真活潑但是時時流露出陰鬱和憂愁的面容，此刻忽然在兩頰上染了赤色。病人在床上睜開隻眼睛望着伊。一句一句很清楚從伊口裏說而出而遞到他的注意傾聽着的耳內的是：

『一瓶藥水是二日的分量，攪合着些什麼在裏面，我可不知道。醫生很客氣，他問先生的病狀怎樣了，住院也或許是不能倖免的事；一個人患了病總得要醫治，他在我臨去時，附着我耳旁悄悄地說：這病症不輕，病人要靜養，不要讀書，不要談話，不要吃不消化的食物，不要……』伊躊躇一會，『倘若肋膜裏脹滿了水分，那就不能醫治，那就……』

『那就怎麼樣？』病人掀開蓋被，着一條單褲，赤着雙腳，從床上翻身跳下站在地上，彷彿他的墊被中有一根彈簧將他彈了出來。他興奮地枯聲大笑着：『這倒是一個好機會。』接着他便拖起一雙舊的鞋子從床前大步走到門邊，又從那門邊走到床前。此時滿意的笑容現出在這姑娘的發光的臉上；伊在心裏無罪過地感到：伊的先生彷彿在一條無窮盡的蒼涼的路上走到了一處可以永久駐足的地方了。奇了，伊不過這般掣電似地一想，忽然覺得眼角裏有滾熱的淚珠要流出來。

這房門口有一個穿藍色條紋衣裳的女人影子閃了進來，短小的身材，有歇斯迭里病態似的青白色的瘦臉，

這是他的妻子。伊捧着一盞洗晒過的衣物，到對面窗下的方檯上坐下，伊望了這姑娘一眼，淡淡地問：

「徽，藥取來了。」

「取來了。」

「要住院麼？」

「醫生只說病了是要診治的。不然，現在雖不感十分的疼痛，將來一定有痛到坐臥都不能忍耐的時候。」

伊只是漠然地聽，一面坐在那兒摺衣服，襪子，和手巾；一面泰然而且冷靜地低頭答道：

「是啦！同樣也是害病，外診和住院，沒有分別。」

他在房裏繞了幾個圈子，似乎喝了盃火酒般高興着，從桌上摸到一根紙煙，刮燃火柴，就火上吸着，將燒殘的火柴拋在地上。烟子從他的鼻端散出去，現出一副高高的額頭，朗朗的鬚腳和眉尖，端正的鼻梁和嘴唇，但是被近日的胸部疼痛將牠們蒙上了一層暗暗的灰色，雖即是現在的那似乎能超脫一切而萬慮俱寂的嚴肅的感觸，將他全身的血液都凝結在這興奮到微紅的顏貌上，也到底是一個病人的面目了。

徽已經坐在桌前，屈着一隻胳膊，連同伊的腦袋，歪斜地放在沿桌上。披散的短而柔的黑髮遮住伊的半個臉頰；這臉頰上的赤色已褪去了，炯炯地轉動着的一雙眸子，只背着那窗下摺衣的人而向他望着。

「是這樣麼？醫生說的，現在雖不感十分的疼痛，將來一定有痛到坐臥都不能忍耐的時候？」他重復坐下在床沿邊，將手裏的煙灰彈落，彷彿研究着一個重要問題似地向伊發問。

伊只輪動着眼睛而不做聲。他的妻將衣服摺疊完了，送到那豎立在旁壁邊的栗色櫥木衣櫥內去，口裏歌唱着似地獨自說：「將來一定有痛到坐臥不能忍耐的時候……你的灰色絲襪現在要不要換洗呢？」

他正熱情地等候着徽的回答。他不曾聽得他妻子的問話。他頭腦中盤旋着一種希望，「這醫生的話是一種騙人的恐嚇吧？」他想：「只是水漿漲滿胸肋，了無痛楚地就這樣完結，確是幸福，確是幸福。」然而轉過頭

卻瞧見他的母親的一雙衰弱無力的眼睛，不知什麼時候早已在那兒瞅着他：

『怎麼說的？醫生。』疑雲瀰漫了這老太太的心。

『醫生說我的病快要好了。這是不不要緊的症候。』他筆挺地站了起來，打一個哈哈去安慰這老年人。微也亭亭地站了起來，眼皮是低着的。他的妻子卻因事出房去了，老年人眼眶中有點東西一亮，忽然撇轉臉去。……

他的舌子一顫動，那包含在口裏的痰液，便使他回覺到自己還是倚靠在被褥內的。他伸出半截身軀在床沿外吐了那口痰，重複靠下去。煩躁使他眩昏，他只得將眼皮閉上。那回憶又繼續着：

那天晚間來了一位同事，是一個帶着近光眼鏡而脣上有短鬚的中年人，聽說他病了而來慰問的：

『怎樣？貴體舒適了一點兒麼？』

『老是這個模樣，到了下午便覺到胸口微熱，大約是受了寒吧。』

『天時不正，感冒是常有的事，曾請醫生診瞧過麼？』

『診瞧是診瞧了的。醫生說：斷不定，待到星期六再去給檢查。』

『那比感冒似乎又厲害一點兒的症候了。』

『或許是如此的罷。』主人頗有厭倦的意思了，談話還是有趣味似地繼續下去，直到他打了一個呵欠；而嗓音又帶了一點兒沉濁了，那中年人便攔住他要起身送客的姿勢，說：『病中，不必客氣。』於是去了。

他此刻剩下自己靠臥在床上，獨自吃吃地笑，從雜亂的思想中尋到了書間微所報告的話，於是偏着他的腦袋，苦笑似地點了一點頭。他的母親進房來了，他的妻子也進房來了；燈光下她們的影子都是淒然的。然而微呢？伊到何處去了？爲什麼在這燈光下不能瞧見伊的披覆在額際耳際的黑髮呢？單單是這樣一個極容易答覆的問題便教他的身軀灰冷了半截。他裝做要打呵欠，但又將那張開的嘴唇使勁兒遮住那露出的牙齒，因爲他的兩

顛快要不聽話地顛抖起來；結果他歎了一口氣，想從心中吟出那平日曾在什麼的愜意的地方所讀過的波斯詩人賤麥的詩句來；……詩句到了喉邊，又被不知是什麼的哀痛的情緒，硬堵塞住了。他忽然聽到母親的聲音。

「健，你倒底怎麼樣？好些麼？」

好愚笨的老年人呵！你的丈夫不會死了許多年嗎？你沒有力量將他拖住，一個兒子的消滅決不會是兩樣的。他想到這兒，照例地扮起笑臉去哄騙這老年人，同時卻回憶到他父親的死：

一個又長又瘦的六十三歲的老年人睡在臨終的床上；喉管內的痰，上下地抽動着發出那教人聽了不愉快的響聲；臉上的筋肉還能夠微微活動，彷彿要向那站立在床前的妻子和兒女說最後的一句話；聰敏的兒子知道他父親的意思了，便趕忙抓過一枝筆送到那擱在被上的一隻快要完全僵硬的手裏，一張白紙舖在這老人的胸前；紙上劃出了一些粗而黑的歪斜的直綫，隨後，那枝筆便跌落下來了，枯皺的眼角邊擠出一滴淚，沿耳旁流下。

這老年人決未曾在他的肉體某部分上有痛到坐臥都不能忍耐的徵候的，知他的陰森有鬼氣的面目表現着的是什麼？這有點使這正煩躁着的病人不敢再往下去搜索；他的眼睛睜開了。這回他果真瞧見腳下那頭的床柱邊悄悄地走出一個人來，便是那微姑娘。他望住伊，不禁微笑。

此刻，那街上人力車夫們的吆喝聲音，那偶然經過的一個盲人敲着銅鑼要去算定人間的運命的聲音，和那些叫賣零食的小販們的歌唱聲音，隨着那帶有溫熱濕氣的南風吹進窗來，都似乎含有一種強有力的蘇醒的生命，雖然窗外的灰色雲層依舊是沉沉的佈滿在天空。

這恰是午后二時光景，他的妻子搬進飯食來，放在一張小方檯上，將近十天的醫院中的生活曾經使他感到各種的拘束和不自由，例如，一日中平均只許他會兩次客，吃三餐稀粥和兩個生雞蛋；廊下散步的運動是要禁止的，睡在床上讀小說也要禁止的，乃至和家人談話，在醫生的理想中，也是要禁止的。這回好了，而且重新看見自己常用的飯碗和筷子，常吃的鹽和臘豬舌。坐在這平日常坐的短椅上，瞧着這平日常在身旁陪食的妻子

和徽，他的食慾竟比在醫院裏增加了一倍。

吃了午飯，喝了一盃茶，他又望着書架上的一排兩個裝盛點心的圓形洋鐵筒子和一個裝有雪白的薄荷糖片的小玻璃瓶：『給我一片糖。』他將剛才在那刊物上所讀過的殘殺事件的記載，回想了出來，同時向那姑娘說道：

『那個女士的死，真叫我動心，伊當時看見朋友倒下地去被兵士用槍刺錐殺，便跑去拖她：這樣，她自己便給鐵彈貫穿了胸脯。』

他要表示：人間原不是沒有意義的。這在他剛才吃午飯的態度看來，簡直是一個證據。

他的妻子一面喊了女僕進來，幫着收拾食具和殘肴，一面絮絮地同他的丈夫和丈夫的這位學生談些瑣屑的爭情。不知是什麼緣由，徽姑娘卻用伊的鞋底尖使勁兒去踏那個在脚旁尋找骨殖吃的花貓的尾巴，幾次弄得那可憐的小動物發出尖銳的嗚聲。於是病人秦先生笑，而伊卻要哭了。

無聊

羅黑芷

一位充當了二十年小學教師的桑先生，在七月初間，離開了他的全家十一位男女大小所恃爲生活的根據地。個裝有許多學校和街市人家的熱鬧城市，正在那從東方出來的太陽光裏，向前走動。早晨的空氣是這樣清涼，日光又沒有平時那般的熱得駭人，這是快樂的一個早晨了。他看看走到了一家鄉村小店的西頭。那已經多少看得出疲乏來的顏面，豎立在那櫃台外邊的桌子側旁，却還能帶着些充實的元氣；但是那雙平貼在地上的腳和那給塵埃染黃了的原來是淡灰色的襪子，又明白示出：他曾經一逕步行一兩個鐘頭了。

他的掛在肩頭上的一個白布包袱，此刻鬆鬆地給匍匐在這桌子的一個角上。這桌子上面給店主人搬出來賣弄他的本錢雄厚的，是一個盛糕餅零食的木框玻璃盒子。這東西的正面映見對方田野中的斑斕的各種顏色，盒子裏很分明的紅色的鹽薑片，醬色的橄欖乾，黃色的酥苗餅，和那砌成方堆的呆板白色的桂花糕，從玻璃內面放出光彩來，常能吸引一般在這兒休息的人們向牠們注視。在那彷彿被油膩弄舊了的櫃台上面，站着兩三根蠻腰駝背的老煙筒。而那整齊排列在玻璃箱前的四大碗黑紅色的冷茶汁，望去似乎竟是那永遠不動的深黑的水潭。

桑先生坐下在這桌子旁邊，看見這兒已經有不少的人們。

『客人，請茶。』

從櫃台裏微微斜探出一個女人的上半截身體，將兩手端出來的一碗熱茶放在他的面前。茶的熱氣時時奔騰

到他的臉上。

他的意思覺得這茶太熱了，便說：

『這茶太燙了，請給換一碗冷的。』

他抬起眼睛看見一副色澤呆板的圓面白淨面龐，那上面兩只眼珠却又黑得發亮。

『客人不喝熱茶嗎？』

在賣嬌的微笑裏，那盛滿着冷茶汁的四只大碗當中，有一碗的面上起了些微微波動的圈兒，就移到了他的眼前和那碗熱茶並排着。

於是他伸手到懷中摸出一隻煙捲，借個火點燃了吸着，喝着那冷茶，聽着這小店前面過路亭內談話的聲音。這過路亭的茅簷低覆的下面，他對方的竹榻上，坐着一個禿頭和一個歪眼睛；那外面土牆旁突出來的一簇青青的竹枝，正在這兩顆臉蛋的上方搖幌；更看過去，那兒正展開着一片蒼黃色的稻浪在品光耀眼的太陽裏迎風上下。

走了將近二十里的路：又是在這樣夏天早晨，他的身軀坐下在這個自以為愜意的場所，便有點不願挪動；更把那給塵土撲滿了的脚抬起一隻，踏在面前一條無人坐着的長板凳上，左肘撐擱在桌邊，豎起來的這隻手便扶着他的約略偏傾的頭顱；右手的兩指間夾着一隻烟捲懶懶地垂向地面，每隔一分鐘光景；他便把這煙捲送上唇邊，吸了一口，只望見吐出的青煙在他眼前滾成許多亂團團飄浮動蕩而又牽引不斷的透明大小圈兒，漸漸拓大開去又漸漸拉長了，剛游到距離茅簷不遠的地方，忽然給一陣風從後面吹來，便將這些東西趕到那茅簷下的小木柱旁，繞一個彎兒便一直飛得無影無蹤了。此時我們想想，他一定是很不願意立刻站起身來預備去的。

但是當他遊移着眼睛向四處張望時，他瞧見一個四十多歲而滿臉有皺肉的漢子，抱着一個小孩，（大約是四歲左右的，因為那小東西只有那麼高大，）坐在櫃台內那端的一條矮木凳上，滔滔不絕地向那些坐着或站着

在周圍的幾位赤膊，議論本年的收穫的將會不利：

「今年春雨落得這麼久，南水漲了，西水又漲了！湖田坑子裏沒得收，我們這吃水淹壞了的也沒得收，高的地方又生出這樣多得駭人的蠟子，你瞧，……」

「吃租的人今年怕要吃點虧啦！」一個人忽然間似乎想到了這樣件事情上面去。

「吃虧還是種田的。他們怕呢？」另一個人生出了異議。

「那也不見得吧？」第三者駁起來了。

「菩薩不許人吃飯是沒法的。」那團團白淨的面龐也插出來說一句，表明她也能知道這類的談話。但是那皺臉漢子，向她橫了一眼，儼然大聲說：

「燒茶去！你曉得烏！娘的！」

她靜默了。

他們談着談着，漸漸注意到桑先生身上來了。大致，人們談話太多又太雜而正值尋不着一條歸路時，每會這樣地忽然牽扯到一個絕不相干的問題上去；於是桑先生的劈面和旁面都有些冷冷的目光瞧着他了。這是因為他鼻梁上架了一副眼鏡，身上穿了一套白色洋布的衣袴，腳上籠了一雙洋線襪和皮底鞋，並且桌子角上的包袱裏還露出了一角藍色的書面，而他的嘴裏又抽着煙捲呢！

「這不是一個吃租的人，是什麼？」很快地那些目光都這樣表現出來；尤其那個抱小孩的漢子的眼睛更是釘得怕人。他不是農人，而彷彿只是這小商店的主人，但是他對於桑先生的眼鏡，煙捲，和他全身的裝束，似乎有很深的仇恨。

「這是「鮑爾什維克」主義麼？」桑先生不知在什麼地方會聽得這一種主義的名詞，便想掣來應用在這裏，但是他口裏吐出來的輕煙的繚繞又引起他回憶到那剛才在茅簷柱旁繞一個圈兒便即消滅了的東西：

『這樣，便是和平，永久的和平。』

這種思想裝在一個小學教師的腦袋裏，使得他的生徒們都懶惰起來了。這種退化的人類應該給拉到後面去，所以他才在鄉村的路上行走，而且坐在這兒了。

『這樣，便是和平，永久的和平。』

無如那雙想吞人的眼睛只是發議論，只是瞧着旁人的面孔，有時他把他的臉袋偏着去瞧那擁在懷中的東西，表出他很得意：『娘的小雜種，今天大早吃了兩個茴餅，還嫌不夠，現在又要嚷吃東西了？』

這過路亭東頭的進口原來輝映着黃黃的光，此刻那地上忽然一暗，進來了三把江州獨輪車，車輪的轉動伊啞地一聲停止了。三條汗流滿臉的漢子立刻從頭上取下那寬邊遮陽草帽，擎在手裏不停地揮着。他們茫然地在這舖店前面和側旁走了幾轉，便陸續來到桌子跟前：

『老板，冷茶。』

那剩下的三碗黑紅色的茶汁便在三副嘴唇的下面，隨着那黑油油的頸項皮膚和那裏面現出的筋絡的上下牽動而完了。此時那已經跑了出來站在車旁的小東西老是瞧着車內，回頭又望望這許多的臉，又望望那個在他心裏覺得是快樂的泉原的滿面皺肉的臉，似乎說，『你瞧，西瓜！這麼多的青的白的西瓜！』並且眼角縫裏擠出笑容來了。

『西瓜！什麼價？』有人來問了。

『誰曉得！這是送進城去的。』一個車夫隨意回答。

『不錯，西瓜是城裏吃的。』桑先生獨自想着，隨即扔去了右手兩指間的小截煙頭。他的攔在桌邊的肘也換了位置，因為要客氣點兒的原故，那踏在板凳上的一隻脚也放下地上。因為這西瓜，他便想起了昨日在城裏一場宴會中不曾提議吃西瓜是一樁可惜的事：

可是他在那爲他補饌的宴會中也吃得不少的東西。他記得那桌上中央有一盤食品是帶有香味的黃色的油炸田雞。這些小動物的肢體，堆在那青花白瓷盤上面放出照眼的光彩，竟使一位正伸長頸項的浪漫文學家頭一箸便夾去兩塊肉急忙地塞進他的口裏去。每次由那侍者捧來一盤新的肴饌剛放下在桌上換去那吃光了的盤子時，只見橫七豎八的筷子齊向這一處攻擊下來。眼見着一盤炒蝦仁完了，炖羊肉也完了，還有溜魚片和旁的按照順序捧上來的食品都隨着各人顛幫子的或急或慢的鼓動而完了。他記得，他們彷彿還喝了一瓶果露和三瓶檸檬汽水。這是因爲他左手邊的一位詩人，當其吞着這樣的漿汁時，曾經詠歎這甜美的滋味竟是一種神祕。這聯帶的印象使他還能想出那瓶底倒轉來滴下一些餘滴在一個玻璃盃裏時的形狀。

『爸爸，這西瓜好吃！』他轉眼瞧見那小東西翻起眼睛望住那個滿臉皺肉的漢子，不知在什麼時候這小東西的兩只手已經捧着一大塊西瓜，把鼻子埋在那瓜裏面，弄得瓜汁和額上的汗水流滿了這劃着許多縱橫的泥痕的精赤的小而凸的肚皮；大約剛才那三條漢子中的一個，忽然變了念頭，曾經讓賣一個三斤來重的瓜給這小東西的爸爸了。此時，正有一些眼睛偷瞧着那垂下眼皮來吃瓜的大面孔和小面孔；有一個人把他的禿頭扭轉去打量天空中風的方向，另一個人彎下身去結他草鞋上的繩子，還有一個人正向他身邊的朋友說些尋不出題目的話，而那櫃台裏正忙着洗茶碗的那個團團白淨面龐歪過頭看見她的兒子正吃得喘不過氣來，便罵道：

『你瞧！一身都弄濕了！鬼呀！慢慢點吃呀！』

桑先生起始吸燃了第二隻煙捲，聽見這罵兒子的聲音裏也帶了些西瓜的氣味。但是他又繼續想起昨日宴會中的一位律師來：

當那長方形的餐檯上面除掉那些擺在每個座位面前的筷子，羹匙，和醬油碟子之外，還空無一物的時候，叭叭——就是大家所呼喚的那律師——首先一屁股坐下在這餐檯的一端，（因爲他是這一羣人間之中的一個胖子，）口裏喊着；『來！來！你們都坐下。』他的左眼角有點小小毛病；他將瞳人從這眼角裏望着剛才那位文

學家，那位詩人，和一位用墨晶大圓眼鏡遮住一雙伶俐的眼珠的新聞記者（這人便是本日宴會的東道主）說，『請齊坐下，在這一邊。』同時他揮動一隻胳膊向左方一指；於是扭轉他的矮而壯的軀幹向着兩位太太，一位小姐，和一位老太太，恭恭敬敬地說，『請坐在這一邊。』兩邊的客多坐穩了，只見一盤香味撲鼻的東西在一位侍者的胸前平平穩穩地移了近前來，放下在餐檯中央。

原來這位律師，平日喜歡在那長頸文學家的跟前，稱自己做老前輩。每逢那文學家在他自己家中邀集幾位朋友吃飯時，他們耳邊聽到一聲：『咳！你們這些孩子們呵！』就知道八八爬上了扶梯而快要露出那有福氣臉來了。今日請客原是那墨晶大圓眼鏡的事，而八八却做得確乎像是一個主人翁的態度。

桑先生想到這兒，在臉上浮出了微微的笑容：

那文學家因為要報復八八自己稱長的原故，便如螃蟹般橫開臂膊先動手了；接來的就是八八。他說，『哈！你這孩子竟不習一點兒吃飯的禮儀！』於是咳嗽地笑了。即是那舉動嫺雅的小姐，因為肚裏有點饑餓，也不覺把筷子的尖端做成一個預備插下去的姿勢；但是旁人的筷子如雨點般落在那盤內，一來一往，在這最初的剎那間，竟沒有空隙給她可乘。可憐那位詩人的右手，因為他曾經害過風濕症的原故，舉起來總是戰兢兢地感到不很方便呵！那位老太太是不吃這油炸田雞的，但是盤子早已空了。座中六七雙眼睛還釘住那空盤中的一根炸焦的小肋骨。

八八曾有『再來一盤田雞』的腹中動議；他望望那文學家的臉，望望他（桑先生）的臉，望望那詩人的臉，末了，望到那大圓墨晶眼鏡的臉；那臉上似乎說，『四角五分洋錢，照目前的市價便是一千四百五十文。』於是八八不做聲了，也未曾去商量他右手邊的小姐，『就是這樣算了吧？』但是他（桑先生）只默默地等候第二盤肴饌的出現。

他想着這些事，那手裏的第二隻烟捲又只剩了一小截。他將這烟捲的剩餘用力吸了一口，只見那將盡的殘

火忽然一紅便被拋落到地上，升起一鼻細細的白烟。那三車西瓜，三條漢子，那坐在對面竹榻上的禿頭和歪眼睛，以及剛才聚集在那兒的幾個人，不知在什麼時候，未曾經他的十分的注意，早陸續地不見了。四圍的聲音也沉寂了。桌上玻璃盒子前面，重新整齊地排着四碗黑紅色的冷茶汁。茅簷外的日色灑在那簇綠竹葉裏回射出來的零碎光點，似乎比先一刻更強了些。

他背上了包袱，走過這店門前的時候，瞥見那滿臉皺肉的漢子坐在一間房門前，抱着那小東西在懷中睡着了；一隻黃狗伏在他脚前不遠的地方。那圓圓白淨的面孔正低下在一只木盆邊用菜刀剝着一堆黃綠色的菜根。丁丁的聲音直送他出了這過路亭的東頭而向那大路上走了去。

他交換提起兩隻有點感覺疲乏的腿，蹣跚行去，眼睛望見前面那稻田中間時隱時現而彎曲得教人厭惡的細而長的黃土的道路，在那已經升得很高的太陽底下發出白光。遠遠地兩條矮小直立的活物在他對面的地平上一刻一刻地移近了，牠們的前頭彷彿有一大羣灰黑色的動物，時而急速地向前牽成一條不整齊的長形，時而擠住不動變成一團密密的大黑塊，及至兩方對面而行的速度教他們愈見接近了，他才看出：在一大羣浩浩蕩蕩的山羊後面蹣跚着兩條高大的漢子，——一個將他頭上的寬邊頭簷向上翻捲起，兩只黑眼珠旁邊露出白色來轉動着跟着他手裏竹鞭梢子的舞動的方向去保持這一羣不守規則的東西的亂跑；那個比較矮些而戴一頂斗笠的人，手裏也揚着一根鞭子。這兩人的臉，都好像蒙上了好幾天的日炙的顏色。他們和這一羣動物彷彿是從瀏陽地方來的。

他讓在路旁禾稻中一條狹窄的田塍上站着，從側面看見這許多黑的白的蒼灰的而且豎起頭角來走路的山羊互相擁擠着過去。牠們腳蹣跚的奔騰，攪起路上的塵土在日光中變成白色，成團飛舞於牠們的頭上。鞭子落在她們的只現出脊梁和尾盤骨的背上，發出擊木魚般的沉悶的響聲。不斷地喘息的口涎從牠們張開的嘴的鬚頰下面滴落；有的便乘着喘息停頓的暫刻，喘吃路旁拌着塵土的青草；似乎生活的意義就只目前這件事了。鞭子響

着，這擾攘的一羣東西便如山澗中的急流一般向前湧去。他從後面望見那兩個漢子每人的藍布短衣肩背上斜橫着的一柄雨傘，那個高大漢子頭上的顫動着的寬邊的帽簷，和那在空中閃動着的鞭梢影子，背負着東方的強烈的日色，漸漸地遠了。他的記憶裏，彷彿剛才曾瞥見一隻大的母山羊雜在那羣的最後，把她懷着胎兒的肚子擺盪着一步一步地走，遠看去，那東西也不過只是一個黑球般大小。

他移動身軀到原來的大路上，又開始提步走去。灼人的日光一刻一刻地往天頂上跑，他覺到全身都有點兒困乏。前方遠遠地有一排高高低低的樹林，中間顯出一角灰色的屋脊來：他想：『那處是陳山市，記得有一家好飯店：我就在那兒吃午飯吧。』

心野雜記

潘 訓

一

近日是努力地想把往事忘去，讓別的事來繫住我的魂靈。知道思念是無效的，就是日夜像熱鍋中的馬蟻似的焦急着吧，也於事實終是無補的。發願的說，

「推開吧，推開那心頭的鉛塊吧！」

說是不思念，但不覺之間，三日以前埋了的舊笛却又橫上心頭來了。那是九節，一頭有紅繩穿着的一支。在日華滿南野，只有風聲遍地轉的夜裏，那笛伴我同聽過虹橋下溪流底夜吟；在將別之夕，我留戀於南野，她只是低頭坐着在啜泣：那笛是潤濕了，有些是她的淚，有些是我的淚，有些是笛自身的淚。

八月初旬的一個晚上，朦朦朧朧地別了她後，我來到杭州，迄今已將五個月了。三日以前，我一個人坐在宿舍裏，天色也正和我的心野的風色一般，黯淡飄忽。難堪的痛苦傷害我，我有了排脫痛苦的念頭了。我便從陰霾的重圍中站起來，走到宿舍後的空地上，用鋤掘了地，把我那支笛埋下了。那裏沒有一支草，也沒有一朵野花，平平坦坦，誰都看不出那裏是我的愛情的墳墓的。

別已五月後的今夜，未見過她，也未見過笛，只夜仍在迷迷蕩蕩地來誘惑我。呵！夜！笛！她！

到上海來，雖接觸着各種色彩不同的人生，但無論到那裏，總仍搖蕩着我南野的夢。在白晝，南野就是白晝的一切；在月夜，南野就是月夜的一切；在薄暮時，南野也就在薄暮中上下升落的浮沈。離南野愈遠了，到陌生的人世中混着愈久了，但南野却仍是我靈魂遊蕩的荒原；它廖廓地搭開去，鋪着當我靈魂悲歌哭笑的場所。它是我唯一的世界，它是山鬼似地迷亂了我。

今日一程，明日一程，

冷去腰邊袋裏的麥飯，

願收拾今生的煩惱，

離南野去，永遠離南野了。

我去處是虛渺的境地，

我要到荒草不生的死原！

那裏是一切情緣皆存在，

那裏是一切情緣皆絕滅！

但我又願望呵！

火山是我身底葬地，

海潮是我身底背景，

我願在激熱的生之饑中死了！

三

約四更鼓近的深夜，他胸頭受了女人的一粒眼淚的鎗擊，他就此夢中醒回來了。

他雖知道此刻是睡在黃浦江岸的一間旅舍裏，但彷彿還明白地聽到遠處的妹妹底嗚咽的哭泣；黑暗化身似的一個少女的身型，也還彷彿不能確知在那裏地坐着。他認真睜眼一看，哭聲遠了，少女的身型也消失了，眼前是滿房灰白的夜光下，椅子，桌子，衣架，都死般靜地在製造寂寞。他坐起來，披衣離了床，點着羊脂燭。燭光搖蕩着，他有着無限的淒涼的情懷，低頭握筆記下剛才由房中逝去的夢。

他覺得睡得不久，就迷迷糊糊地入夢了。他初不能明白地辨出是那裏，只覺得是一處熟悉的舊地，入後纔想起這是他的母姨兄弟和他的妹妹住着的家鄉。他未留心到自己是到了故鄉的那裏，飄忽忽忽，但總已真切地理解會夢中的一切。前溪已是早涸得只有潺潺的細流，如別年的夏夜一般。兩旁是泥牆的一條小巷，是通往妹妹家的路。南邊牆上，野西瓜藤由牆內緣過來，在蒼白的日光下搖蕩着它的青色的花，畫出一種和平而恬靜的月夜的調子。妹妹的家，雙扉虛掩着；廊邊石板上坐着一少女——那是他的妹妹。在身邊放着的燭台的燭光中，她低頭默默地坐着，身左蠻長的影子黑漆漆地躺在石階上。對着這幅待行人來歸的畫圖，他心頭的火燄飛起了。他想用一生的力去擁抱了她！在這種月暗星稀，空庭人寂的深夜裏，她幻出種種的幻景吧？寒烟繚繞的道路上，行人與飛鳥一般稀少，黎明或垂暮，他在踽踽獨行着吧？青郊上兩條鐵軌，夜空中留着汽管底怪鳴，那燈光明滅的夜車中，他正在疲倦地彷彿堆在那裏地坐着，任夜車馳往無窮的荒原吧？還是一條冷水，萬重荒山之中，他在苦苦寂寂，追尋人生的意義呢？他對着這幅待行人來歸的畫圖，這樣想着，總想她會擡起頭來。他

希望得越切，她頭却愈垂下了。門前的路，此時是仍死般地躺着。

他想用全身擁抱了她時，他又入了另一夢境。他彷彿被人殺死，屍身停在父屍停過的邊房裏。他的屍身僵硬得成塊石頭，面部是青白相間着，腹部凹入很深，指尖也擠滿了血絲；傷口在那裏呢？自己却不知道。他自己只覺得疲倦了，死正來覆蓋着他。但又覺得用了自己的最後的精力而死的。他又覺得遠處是有一個女屍停着，是誰呢？他不能確知。他只覺得他與她都在死了，兩個死屍，正是生的完結，愛的糾紛的完結。他的母親跑入邊房來了，立到他屍身的旁邊，眼光猛烈地看住他的面部；入後，她身體漸漸紅起來，彷彿一朵燃燒的紅雲。她脣兒一張，還未出聲之前，便一粒淚，像一塊燒紅的鐵似的，落下他胸頭：他醒了。

在燭光的遠處，他彷彿明確地看見他的將來。

四

月光斜進房裏來，SP也睡了，我却仍一點沒有睡意，心想今天不睡也吧。離了輪船上岸來，就趁了電車；但電車經過北站，我又想立刻離開上海了，想趁了火車，讓它一直載了我無窮盡地遠去吧。在不知多少年以前，我在瓜藤下，曾做過一個美好的青春的夢；但現今却飛去了，我已只有夢後的淒感了。

——我們此刻是在那裏？

——我們是在瓜地裏，你不見瓜葉靜睡在那裏麼？

——呵！月光也撒在我底衣上呢！月光也撒在我底衣上呢！

——讓月光靜靜地撒在你的衣吧！我們滿身是月光，我們是夜底兒女呢！

這般的情景，有如面前的白燭，墨水瓶一般的明顯，開展在我的眼前時，我被舊日的夢情搖蕩了。我曾掬取了一個少女的愛，但現今是兩人的眼眶中都只有淚。我們從前是夜夜將她的衣袂並着我的衣袂坐在原野，但

現今却那原野，草生又落，草落又生，再沒有我們的踪跡了。當好夢凋殘到如此時，我現今已有夢後的淒感了。妹！在夜的包藏下，我仍在世上掙扎地生存着，我遠遠地祝福了你！

在普陀山海岸上，我思念你思念到不能自己，在那海苔迷糊着的岩石上，我會用指頭寫了一封給你的信。當那微雨海風吹人的時候，我背上海濤立着，含淚寫了我要和你說而又不能說的話。岩石上是無痕跡，你也不能見到它，但浪花已和淚沾到我的衫上了。

我到山已三天，無時不想到你。在我的思念中，你常是孤寂地坐着。妹！我們恐要孤寂以終生了。

我們竟到了如此的結局，是太淒慘的預期呵！我本想永遠住在H城，不再遷移了，任H城的枯寂的生活，把我們的一切也枯寂下去；但我不能不流蕩，我又渡海來到此地了。我們最後會晤的一次，你說，『我們只有日夜相系念呵！』是的，我是無時無刻不想到你。但我如今想到狂醉瘋號的我，死灰般堆在小室中的我，乘風破浪來此的我，都有你在系念着，我安慰我也痛苦了！我們是不會忘記那瓜藤，也永遠不會相忘的。

我初登岸的那一日，回頭向西南一望，是只見落迦山橫在遠處。想你是在落迦山後迷迷茫茫的空靄下，我不覺對着落迦山，眼眶滿了淚水了。回頭入山來時，我是怎樣躑躅的脚步，你當是想到的。前夜在普濟寺門口，着見自身的影子淡淡的無聊地橫在地上時，我擡頭見了那鐮刀形的上弦月。『再見上弦月時，我們是各處一方了！讓上弦月映了我們兩地的淚眼吧？』妹！這不是你說的話麼？我們當時激熱地擁抱着了，我們的淚水併在一處流了。這也當在你意中。前夜見了上弦月時，我向南呼你的小名了！是的，我們兩地的淚眼是在上弦月下一般映着的。呀！難堪的系念的痛苦呀！……

既不能生而結合，又不能死而結合，却是這般悲泣地分離着。妹！讓烏沉兔升地交代，任不起憂傷的重載，我們終有撒開一切長征的一日；我們如今只有努力載着憂傷吧。我總算有你，你總算有我了！

我下午一時，就跑到此地海邊來，現今已將四點鐘了。來時只是灰淡的天，如今却疎雨來了。此地是普陀

山的東岸，岩石聳立；由岩頭北望，是千步平坦的沙地。浪頭打岸，終日不息。澎湃瀉瀉地爬上岩石來，又細細地退去；浪頭再來又再退去。我坐在這宏偉狂熱的海浪前，再不能抑住我自己的悲傷了。我躺在岩石上，雙手掩着眼睛，逐漸地想起我們往日的夢來，也想到如今的夢後了。

海濤在不斷地打岸，疎雨斑斑地點上我的衣襟。妹！在那遠方茫茫的雲天下，你長成吧！我在此低微地向天風悲泣，用指頭在岩石上空虛地畫着。我最後一句，是——

『妹，我含淚祝福了你，也含淚祝福了我自己！』

五

『我不答應你的來言了，

給我吻過的嘴唇，詛咒我吧！

我由我自己吻過的嘴唇詛咒而死，——

默着吧，用淚來告辭了！

缺陷是完整的了，

你何必在一個屍身上再求一吻？

寒冰似的我的嘴唇，

此後，此後只願受土的親吻了！』

——離滬日寄妹的詩

時光如水地流過去，我到北京不覺已有四十天了。搬死屍似地由輪船火車運到北京來以後，就整天地關上

房門枯坐，或眼耿耿地睜着躺在床上遣送時光。過去的夢，雖仍一片一片地在我眼前開演，但那已不是熱情的了，——什麼東西會感動一個死屍的心呢？在杭州時，不斷地喝酒；酒醉之後，也會在下城的一條冷巷裏睡過一夜。現在想想，那時真無聊賴！此地雖滿是燈昏人靜的酒店，但我的心情，再不要求什麼刺激物了。在杭州的某夜，也會一人發狂似地跑去看那黑沈沈的湖面；黑沈沈的湖面現今雖仍記念着，但想看的心思沒有了。有時熱情在我胸內重蕩着，虔誠的淚又淌了，想到南野，想到一切，向南眺望，彷彿那層積的雲，要引誘我向遠天飛去，——但我也只伸臂向空中，仰遠天嗚嗚悲呼兩聲就罷了。波特萊爾曾說，一個人的生活地，彷彿是病人的病床。我的病床，大概快搬到死的旁邊吧？

我一生的致命傷，便是太卑怯。「命運」的圈向我拋來，我便無可奈何地被套着了。我痛恨我自己太缺乏剛毅雄武的氣概；既不能極端地追求着「愛」，又不能隨時隨地毀滅了「愛」；結果是到了今日這般難堪的地位。由彼地轉到此地了，又由此地轉到彼一地，仍舊是這般一個方式的生活。夏日的黃昏，我向西方熱情燃燒似地站立着，眼送燦爛輝煌的太陽要西墜了。既不能向西天追去，又不能挽拉夕陽回來；徘徊於昏黃的暮色中，唱着落日的挽歌，便是我生活的情調呀！

去年九月，在C地再留不住了。幾次夜下的幽會，只是對泣的悲劇的繼續，我決定走了。妹最後的一封信說，「我知你不能留了。我們都太「定命論」了，——但命運也不會因為分離便給我們幸福吧？」這回離開上海，妹由B地來一信，叫我去B地再見一面。我接到信的第一刻，我便決心不應她的來言了。在我們的可悲的生命上再要加上什麼呢？篇首的詩，便是回妹的信。

夜已深了，在油燈之下，我不知畫些什麼。一切都似乎睡了。日裏此地皇宮邊叫得使人淒心的烏鴉，此時也睡了吧？沉沉的窗外，彷彿聽見由天半微風吹下的星語。此外，便只聽見我自己心頭的將死之前的突突的跳動。

妹妹，我不能不這般喊了：

『我們永遠相忘吧！』

晚上

潘 訓

萬泰店底店堂裏，一到夜來，立刻就坐滿了立滿了村人。他們日間勞動辛苦了，都在此時發散出去。他們互相談笑，合村一切可笑新奇的話頭，剎那就都在他們底嘴邊流動起來。那店是三間屋的店面，裝了一字形的店櫃隔開內外。店櫃底盡西那端，是佔店堂底一個最黑暗最無人注目的地位。高令是按着月來每日規定的時間，夜夜低着頭，來靠那店櫃邊狠命的喝酒。

今夜當然又是如此。

夜梆二更敲過去，高令酒已喝了四斤了。店堂裏坐的人們漸漸稀少下去，只臍着幾個無家可歸的潦鬼，還在那兒默然各自痴坐，但逾時又互相在那裏顧盼。那大肚的萬泰店底老板，可憐兒的假板着面孔向高令說，『不要喝了！累得你又耍醉倒在路上吐白沫！』說着順手把他手裏的酒碗奪了過來。高令一句話也不說，只抬頭用凝滯的眼睛，烏珠珠的盯着那老板，待老板說出『我給你掛酒賬』後，他翻身就走了。

他現在是個酒鬼，而且又是個遊棍了。在三年前，他可算是全村一位最勤儉的青年人。自那住在村中央的富翁朱某，把從前租他種的田改給別人後，他自豪的土英雄底本色，就挫折了一半了。那時，他娶了親已五年，已有了一位女兒；他眼見窮餓就逼在眼前，又想不出怎樣去求活路。他呆孤孤的在家中接連坐了三天，後來他決定去試當驕夫了。起初是給和他家相隔不遠的李家擡了一天，後來又擡一位上方岩去進香的大奶奶，到冰康走了一遭；以他底力氣和脾氣，是這樣的強大與懇摯，也馬上就給愛坐驕的先生奶奶們中意上了。這樣的

過了一年。

但他是不能久有好的命運，那年底冬天，他就又失業了。說起這事來，是只有怪天公不好，或者怪自己不留心；若怪那坐轎的人不好，在當時，高令底村人的心是不敢如此的。說起真可令人悲憤切齒：被幸福忘却的人們，是一切被剝奪了，直連自己僅有的心也被人統治了。風雪載塗的一個冬天底黎明，高令想起床來幫助妻子炊早飯，那陳家底用人增祥就來敲門了。他說他家底主人，昨夜起意要到下坦去一回，今晨是叫他來雇轎的。高令聽到如此說，想起今天是如此的天色，到下坦去的路又如此的難行；但也只遲疑一回，立刻就應允他去擡了。猛風茂雪，那天自晨至夜沒有停止。他們回來時，路下積雪深沒了膝。正在那有株老楓樹的狹仄的溪坎上，高令一脚踏空去，轎滑倒了。坐在轎裏的人，也跌出轎外來，滾下在溪灘沿草窩裏，跌傷了一隻脚。高令還在非常的恐懼與絕望裏，忘了自己，一面已到了陳家，他額前三寸許的空中陣陣雨點般來了陳家一家底手指頭鎗了；所有滿堂的陳家人，也都罵詈一切惡毒的言辭了。

自那件事發生後，再沒有人來叫高令擡轎了。年關既近，家中柴米都還不週，土英雄底本色已磨折盡了的，被生活戰敗了的他，就只有垂頭放浪起來了。他從前是一滴酒都不喝的，現在也漸漸學起來。無論是，晴天也吧，雨天也吧，他只是吃吃遊遊蕩蕩。他從前那種想成家立業的心，已絲毫沒有存留；想起自己底遭遇，村人們無理的厭棄，自己是這樣的不幸，他就嗒然自喪了。他底妻，是個心靜體弱的女人。她理會得她底丈夫是怎樣的苦悶而難當，她是不能說什麼，只有每天早飯後，眼送他出去；日中日落時，帶着淒涼的臉色望着他回來。一面，却自己勤苦的紡紗，替人家做鞋，洗衣服，換些錢來買米買鹽。有時也勸他少吃酒，少出外去遊蕩，只在家裏坐坐。這樣說時，見丈夫是呆坐着一聲不答，也不說是，也不說不是，她就兀然的止住不再說。靠婦人做活來度日，這是不可能的，未免要借貸些湊湊；失業後月餘，連借貸也就無處可去借貸了，不能不把家用零碎傢伙，逐漸賣去補充每日家用，於是他也漸漸厭起妻女來了。有時無緣無故地把五歲的女兒打

哭；妻來勸，連妻也惡狠狠地罵過去。他吃酒，當然是無錢，夜夜去掛賬。過了一個節，沒錢拿去還酒賬，那店就不再賒給他喝了，他於是就換個酒店去喝酒。再過了一個節，那店又因為他不能還酒賬拒絕他了。他想起本村內外兩月酒店都不再賒酒給他喝，他就去那離本村五里路的溪塘底酒店去喝酒。但這又是不長久的，一個節過去，他又去更遠五里的華村底酒店去吃酒了。在二個月前，是在離本村十五里的金壇的酒店裏喝酒；近一個月來，得了萬泰店老板的允許，再准賒酒給他吃。一面約定。以他現今住的屋，日後抵還他底酒賬。他這樣追尋着酒，是他可憐的無策的心，自知只能這樣無理糊塗的度日了。

今夜他又是喝得大醉了。

離萬泰店三丈遠的冷巷裏，在深夜模糊之下，此時是響着停勻的寂寞的搭搭的鞋聲；繼着，驟然起了似乎有人仆地的聲響，又接着聽到有人是在嘔吐了。嘔吐聲止後，經過長久的沉寂，搭搭的鞋聲又在那冷巷裏響起來。酒醉，跌在冷巷裏，沒人理，一種夜的悲哀漸漸在他酒有幾分醒後的心胸裏潮上來，漸平兩岸了，使他夜深歸家的脚步，逐步較前加急。

到家，推進了虛掩的門，又翻身上了門。從廚下放射出來的一縷灰茫茫的燈光，正映得門後的磐石上，有片淡晃晃的白光。在燈盞下，正坐着他底妻在那裏做鞋。於是他莫名的憤恨又起了。他立住脚，想起自己一個漢子，靠妻子賺來錢供給衣食的一個漢子，累妻子這樣深夜裏坐着苦作；他更憤恨着。他魯莽的走上前去，用左手盡力將妻底頭髮一把拖來，順勢將妻的頭按在地上，右手握拳接連着盡力的搗下去。那可憐的婦人，不測的受了這種打擊，伊的淚就全般灑了。伊理會得伊丈夫的內心的莫名的痛苦，於是口中只喊着，『你今夜却又是醉了！你今夜却又是醉了！』聲音顫動而又萬分淒涼。

這種基礎築在悲哀上的憤恨，是不能久長的。他搗了八九拳，就放手了，直起腰立着不動。伊呢，仍坐轉矮凳上，伏在膝頭嗚咽的飲泣。他停留了嚴冬底寒雲的臉上，凸出一對烏黑的眼睛來，盯住那婦人的抽搐的背

脊。他青白的兩頰漸漸泛上微紅的暈，顯然他心頭已正起着醒後的痛悔。他漸漸消失去自己，妻的抽搐的背也漸漸在他眼前移過去，妻嗚咽的哭聲也漸漸遠去聽不見了。他底眼仍睜着，但已朦朧了，眼前一切都不見了。過了一霎，他在這迷迷的夢境中，漸漸醒轉來，找得了他自己，想起了他在一刻前所做的事，也同時回復了他平時的記憶，他於是覺得萬分難過，再沒有勇氣對着妻，聽見妻哭，他離開妻走過中堂來。

時已夜半了，三更的梆聲正隱隱響過去。他眼睛停留在對面高巍的屋角，內心的波濤，却更像夜潮一般，愈更洶湧的掩上，直使他想起且葬身睡眠中去吧。他掀起門帘走進臥室，瞥見在掛起的帳門內，破舊的被頭下，露出他五歲女兒底睡着的頭，微開的一雙美好的小眼，在由天井放進的微白的夜光中看得明白；他如受了暗示，心頭說不出的激盪。他脫去一切衣服，滾進被窩裏去，慌亂地拉了被頭蓋着自己的頭。

一九二二年，七月三十日，宣平。

鄉心

潘訓

阿貴今天忽然來看我們。這是出於意外的事。

他是一個青年木匠，住在離我鄉五里路的溪口。他底父親，也是木工。我十二歲的時候，在外祖父家裏過年。元旦閒着無事，外祖父坐着給我講些故事。夕陽快要落山了，他指着那擺在廳堂中央的四方桌說，『這是森友做的，做來已經十幾年了，到現在還沒有脫縫呢。』森友就是他底父親。過了幾年，我父要造座排五的房子，就去請了他父子來。他還有一個弟弟，年紀大約相差二三歲。那時我還和四五個弟妹在老屋樓上讀書。夜裏也要讀三枝香的時間纔去睡。他時常趁着樓上有燈光，來到樓上吵鬧。他那時是戴着黃卯金鑲邊的氈帽；狡獪的面孔，做出泡骨頭的怪樣子，時常嚷些不中聽的魯莽的粗糙的話。後來惹起弟妹底討厭來，就央求祥兄把他趕下去。并禁止他不准再到這裏來；甚至於說踏上樓梯一步，我們都要不肯干休。他臨走時，滿面緋紅，還假裝作安常的神態，徐徐走下樓梯。走到梯末底幾級，我們聽得接連響着的他底急促的脚步聲，知道他是不好意思了。我十七歲時，在上陶小學校裏教書，聽說他是在悟正寺修理大殿；并聽說他時常和別人打架。悟正寺離學校不到三里路，我時時散步到那寺裏；但每回東西走了一轉，木匠是有七八個在那裏，他却一次也不會遇到。不久我離開上陶到杭州來，關於他底消息，就一些不知道了。

我到杭州月餘的一天午後，我正用過了午飯，自己洗了碗，想走過軒間來。正走過那籬笆的盡頭處，却聽得有個杭州人底口氣，喊着我在家鄉通常稱呼的乳名。我當時很覺得驚異，回頭一看，如夢境裏似的，認得是

他了。他來杭州我是沒有知道的。他那天穿了一件舊藍布的夾襖，腰裏圍了一條邊緣破了的布裙；手裏拿了一把作刀，在那兒修理那籬笆。我當時很高興，就快快地走近他那兒去，問他幾時來杭州的，現時住在那裏。他似乎一時說不出，凝着眼微笑地看住我。我們在那籬邊，差不多談了半個鐘頭。我纔曉得他來杭州已經半年多了。他和他底老婆同來的。現在是住在跟近西橋邊的木店裏；他就替那木店裏做個伙計。但他來杭州底原因，老婆又是同來的，這因爲不便詳細問他，就沒有曉得底細了。這還是前年秋天的事。後來過冬邊，我到梅花碑去有事，在西街上逢着他，他是提着筠籃買菜。他問我幾時回鄉去，說有信託我帶給他父親。我當時告訴他我歸家的行期，請他送信到我寓所裏來。我們這樣說就分別了。我要動身回家去的前幾天，果然收到他奉他父親的信。因爲那天他送信來時，我正出外有事去，他就留下信去了。他這信是不封口的，我隨手抽出信來看看，信上面是這樣寫着：『父親大人膝下：男到杭州快一年。身體安好，勿要掛念。你不要時常寫信來，後來我會歸來。男阿貴敬稟十二月二十二日。』這信後來是祥兄帶去的。我因爲臨走時忽然病了，便留在杭州過年。去年一年，我只逢着阿貴三回。第一回，是在正月裏，我特爲走到西橋邊的木店裏，去回話他託我帶信的事體。我那時病已好了多日，就坐在那脚下堆滿了木花的短檯上，看他一面工作，一面和我談說些故鄉底事情。他幾次想放去墨斗，專來和我談話，幾次都被我阻止了。他說在杭州，是做不得有好吃。杭州房租又貴，這樣大的一間屋，一月要一塊錢的房租。他說時用曲尺在地上畫了一個四方桌樣大的圈子。我因爲怕妨礙了他底工夫，坐不到一刻就走了。第二回，是在路上逢着，他問我討幾張舊報紙，沒有說什麼話。第三回，就是送些舊報紙去，正值他立在門外，口裏銜着紙煙。他接了舊報紙去，我就回來了，也沒有說什麼話。我此後也時常想起他，但也輕烟似的想起，輕煙似的放去，沒有底細去推想他是怎樣。

今年春天，品南也來杭州和我合住在一塊。他是和阿貴同地方，兩家隔了一條溪住着。他到杭州後幾天，一切都安定了，我湊空就向他說起阿貴的事情。他忽然憶起他離家時阿貴底親向他說的話，就說，『他現在

是住在那兒呢？他父親叫他歸家去哩。『我現在纔曉得事情是這樣的：阿貴父子三個，手藝雖然高妙，但家裏人口多，年成又不好，做做總是不夠吃用，每年要借貸些湊湊。到了前年春天，欠帳就欠到滿項頸了。他想儘管這樣混下去，是不會有寬泰的日子過的。他於是就請了幾位親房來，給阿貴兄弟分家；將債帳每人担負一半。阿貴本是個強項的後生，心想這樣做去，將要終年勞苦，賺幾個錢來充充利息，都不夠了。於是他就打定主意，在一天的早晨，騙說到姑公家中去一去，就帶同老婆一溜煙跑來杭州了。品南又說，『他離家後，半年沒有消息，父母都急煞，到處央人訪問。直到下半年九月間，纔知道他是在杭州。他父親時常寫信來叫他回去，但他總沒有回信。後來過年邊，纔收到你祥兄帶來的那封信。他底老婆，從小是他母親養大的，他底母親很痛愛她；現在他們還愁她被他賣掉呢。我來時，他父親來和我說，叫我去勸勸，喊他回去。帳呢，一概都由他自己負擔。說只要他回去就好了。』我們於是定後天去訪他。

我自去年七八月會着他一次，後來就再沒會面過。幾次走過那西橋邊的木店前，也看不見有他在那兒工作。我們現在去訪他，只有仍舊到那木店去探問。

我們走到那木店門口時，那小伙計就招呼了。因為我去過多次，他有點認識我。『你又來看你那位同鄉麼？他久已不在這裏了。他現在是在這裏走過去，過了官橋隆興當店間壁的一月木店裏。那兒是一間屋的門面，上手就是一月新開的茶店。你們走去就可以曉得的。』當他這樣慇懃地指導着的時候，旁邊坐着一位老媽，似乎有些厭惡，幾次口唇顫動，想來插嘴的樣子；那小伙計却一面和我們說着，一面使眼色，止住她。

我們向那小伙計道謝後就出來，依他底話走去。走到了，我反向下面去尋，品南却早早看見他了，他背着身在工作。我們踏進門內走過他的身邊時，他向後一看，纔知道是我們來了。他慌慌放去墨斗，解開作裙，隨意丟在作籃的背上；用手揮去黏在身上的木屑，口裏連說，『坐坐罷！坐坐罷！』他走到外面，回來手裏拿着三支紙烟叫我們吸，我們因為從來沒有抽過煙，只得回了他。他又跑進內房去，拿出一盒火柴，自己點了一

支，放在嘴裏。我們問他幾時換到這裏來的，現在住在那裏。他也問品南幾時來的，鄉裏的情形怎樣等等話。他說，「那邊，我已同他們鬧過架兒。去年九月初到這裏來做的。開始離了那木店，是搬住在駱駝橋邊。纔前幾天，又搬到大東門直街去了。」

「你這裏每天多少工錢呢？」品南這樣問。

「工錢是比我們鄉裏多些，吃他底飯每天三角五。但做做也只靠一天供給一天。這裏米一斤要一角二分大洋，柴要兩個銅子一斤。去年我們運氣不好，時常害病，一年雖然做得九十多塊錢，弄得現在還欠了八九塊的帳。」

我們這樣談着，他那支紙烟也快要吸完了，他順手把他丟到街心去。我當時湊空就說道，「品南離家的時候，你底父親和他說，叫你歸家去做，他老人家很掛心你；現在帳已都還掉。還鄉也可找着生意做，他叫你不要遠離家鄉。你心中以爲怎樣？」品南也接着說，「你的老婆，你母親是很疼愛的，你自己也知道的。她現在日夜掛念着，總想她回去看看她。你父親對我說，你如再不回去，他要自己到杭州來尋你。我想你省得他老人家想念，還是回去的好！」他聽我們談到這個問題，就低下頭去，半晌不說話，兩手只徐徐揩着那放在凳上的粗糙的木板。兩次抬起頭來，想說話，眼眶滿含了眼淚；但都苦笑了一笑，又垂下去。後來他氣急的說，「前年初來的時候，東西尋不着生意做，却也想出還是不出來好。現在人地熟識了，也勉強可以支糊得過去。回去一次，路費要十幾塊，現在那裏有餘錢呢？父親叫他不要白費了錢，叫他不要來；後來我自然可以歸去。你們以後逢着他們，儘可這樣對他們說：「他在杭州很好，叫你們不要掛心；後來他自己會歸來的。」你們只要這樣對他們說就好了。」我們再想說幾句，他就攔住道：「我們到外面去耍子去，去耍子去。」我曉得他是不願意談着歸家的事情了。談到這些事情，可以使他心痛。他現在面上已經火紅，手指有些顫動，說話也有些不自然了。我們也就轉了話柄說，「不要去耍子罷。我們今夜沒有事，還是到你家裏去坐坐；晚飯後，你回家

時來叫我們，我們在那裏等你。」

「我屋裏有什麼好坐呢？像豬欄雞籠一樣的哩。待我來叫你們好了，你們一定要去。」我們走出門外來十多步，回頭看看，他正在屋裏提轉小襟，想拭眼淚。

那天晚飯後，我們就談論着他底事情，等他來。品南說，「他口裏這樣說，心腸不知怎樣的迴繞了！他在家時，時常和父親阿弟賭氣的；現在這裏住了兩年，覺得比較舒服些。他又是一個帶有好漢氣的後生，總想後來有錢再回去，也可以面上稍爲過得去。現在這樣叫他回去，他死也做不到的。」可是夜一刻一刻的過去了，他終於沒有來。

阿貴那夜沒有來，第二天，我們還談起他好幾回。第三四天，我們還時常想起；後來日子長久了，我們也漠漠然似乎忘記了。他今天突然來尋我們，這是我們想不到的事。他今天是穿了一件絲羅緞的舊夾襖，下身穿了一條深藍的粗布的褲子，褲腳纏了一雙玄色的紮帶。鞋面是有點破了，但已補上一塊小青布，不仔細看，也認不出破痕來。他坐在靠放窗前的椅子上，品南斟了一杯茶放在他面前時，他半身立起，說句客氣話。品南問他「今天不做生意麼？」他說有好幾天沒有做了。因爲牙片跟痛的舊病，近來又發了。有時痛到很利害時，連說話行走都不能，只好安睡在牀裏。他說昨天覺得清爽些，所以今天來叫我們到他家裏去。但他那天爲什麼說了來又不來的緣故，卻沒有說起。

我們纔出門外幾十步路，他就向着一家絡絲的人家走去。當時我心想他就是住在這裏的麼？他走到那門前，卻立着向裏面一個正在絡絲的女人說，「他們要到我們家裏去呢。」我立刻就想起，那女人必定是他底老婆了。品南是認識的，我問他時，他向我點點頭。那女人年紀約二十三、四歲，披髮彎彎的覆在額上，看去似乎和善，但又覺得有幾分粗笨。她當時在衣袋裏拿出一串鎖匙來，交給阿貴，阿貴向後招呼了我們一聲，再向東平巷走去。我在路上問她絡絲的事情。他說，「她來到這裏絡絲，纔三、四天。每天早晨天一亮，就要吃了早餐

到這裏來，夜深了纔回去。她現在每天也可得一角五分錢的工資，聽說後來可絡得四五角錢一天。但我不願她多辛苦，她身體也很軟弱的，三日兩頭有病。」

我們轉了幾個彎，走入一條小巷裏，他在一個小門前停住了，回首向我們說，「就是這裏。」我們隨了他進去，經過狹隘的一條弄堂，向左手轉彎去，他在那轉角的一間屋前用鎖匙開門了，這裏面住着不止一家，蓬頭亂髮的婦人和汚手垢面的小孩，不時在廂房門口出入。天井是狹長的一條。這邊沒有垃圾和石礫堆着；那邊便滿是破飯飯碎碗片和一堆堆的斷磚殘瓦。那朝東的簷下街沿上，却放着一個人樣高的破櫬，上面放着栽在破竹籃裏的幾籃菊花，現在還正在抽芽，細小的嫩綠的葉片，可使人發出驚異的讚美。

他把門推開，我們就跨進門內。裏面是很狹仄的。靠牆壁沿，放着一個新做的桌。桌上放上酒壺，飯碗和筷子一類的東西。那桌角放着一個髮刷；飽花也浸在一碗淺水裏，放在旁邊。桌下放着一個長櫬。再那邊就是風生爐，泥竈，鐵箱一類烹飪用的雜具。靠牆邊那屋柱上，掛着一把銅絲鋸。這些東西，表面看去似乎零亂；但卻也都很清潔，放置着有一定疏散的秩序。我們進去時，他用手指着間壁說，「那邊也是這樣大的一間房子，就是我們底臥房。出鄉來，也總如此住住，究竟有什麼好呢？」

「我想你還是回去好！」品南趁機又這樣說。

他面上就立刻微紅起來，頭轉向外面看住天井，低聲顫抖的說，「我現在是不能回去。等我運氣稍為好些，等我積蓄幾個錢起來，再回去看看他們也不遲。但在我家時，父母也太看不起我了！現在他們掛念我，也難怪他們的！我到這裏來已過了兩個年了！」他用手輕輕抹去眼淚。各人底心頭，都深沉的愴涼的纏綿着鄉愁。

那天別了他歸來，已是上燈火的時候，晚飯都預備好放在桌上，可是我們底肚裏，總覺得非常的飽悶，不想再吃什麼東西。戴着黃卵絲鑲邊的氈帽的幾年前的阿貴，在故鄉流着淚的我親愛的母親，荒涼草滿的死父底墓地，低頭縫衣的阿姊，隱約模糊的故鄉底影子，盡活潑地明鮮地湧上在我底回憶裏。品南呢，他也有他的

愁慮。呵！纏綿的鄉心。

三天勞工底自述

利 民

當我十二歲那年底正月，我母親把我叫在她底面前，她眼泡裏含着淚痕，對我說：

「你父親死了以後，就仗着那點積蓄，過了這幾年。現在，……存款一天一天的少下來，我們娘兒倆，再不想個法子，恐怕……就要難……生……活了。……你也……念了二年來的書了，如今只好送你一個地方去學手藝，你且身去口去。我自己還可對付過些日子。不然……但盼你將來，手……藝學……了，……可……自立……了，……還……可以……」

她在這時候，她忍不住了，她那眼泡裏含的眼淚，竟不由她自主的，就自己流出來了。

「是的，娘的話，一點兒也不錯；我也不願念書了，還是去學手藝好，跟表哥哥似的，還可以掙錢，……養活你。將來還作一品大掌柜的呢。」

我這樣一說，我母親不禁又笑了；她那有皺紋的白色的枯乾的老臉，好像比方才說話的時候光亮紅潤了一些。但是，不過一瞬，一會兒的工夫，就又仍舊恢復她的原狀了。

過了正月十五日，我母親又對我說：

「前天你大姑夫來拜年，我已託囑他了；他說：「正好，有一個地方，去年年底本來找個徒弟，現在倒可去；交情也靠得住。」是一個……做……銅佛的鋪子。我已求他去說了，萬一能收了你去，倒是難得的；不

過你……」

我記得是二十六日的下午，我大姑夫送我上的工；那舖子裏的人，倒也不能說少，除了掌柜的，就是一位管帳先生的份兒大；另外有三個夥計，一個才學滿了徒弟——現在也算夥計，——一個是比我早來有半年多的徒弟。一共七個人。

那掌柜的等我大姑夫走了之後，才給我介紹；吩咐我叫那先生爲師伯，叫夥計們爲師叔，叫那徒弟爲師哥，而叫那門裏出身的夥計——就是才學滿了徒弟——爲小師叔，——因他是老掌柜手收的。我都照樣的叫了他們一聲，並都作了一個揖；除去那小師叔之外，倒也都作還我一個揖。不過那先生的揖沒有像別人的到底些罷了。這時候，忽聽那先生說：（對掌柜的）

「他是念過書的。」

「是嗎！」

掌柜的用很驚訝的顏色，而又很疑惑的問我：

「是嗎？你念過書嗎？」

「是的，我念過二……年……」

因爲小師叔面上嚴冷的笑，和鼻子裏的哼聲，嚇得我沒能說出底下的一個「多」字來。

「哈！如何？我一看他那作揖的樣式，就知道他必念過書，如何？怎麼樣？」

掌柜的聽了先生的話，半晌沒言語，一會兒才說：

「玉山也沒說明白，起先只說一個窮戚並沒提到這節；我也糊塗！想着，……既是沒飯吃，管他呢，……吃兩頓飯吧咧！……要知道……念，……那又……咳！……好吧！……你且在我這兒……好好的學着，等過幾

天……再說……

我心裏很希奇，而又不肯表現在面上，只好低着頭很恭敬的在嗓子裏答應一聲「是。」掌柜的就走出去，——過後才知道他是去關牌去。

夥計們有出去的，有洗臉的；管帳的陳先生就叫我在他帳桌前面傍邊兒的一個櫈子上坐下，對我說：

「我一見你，就知道你念過書；怎麼樣？那家人識得那家人，他們都沒念過書，所以不懂……現在還沒出正月呢！天天只作半天的工，下半年沒事，你也沒什麼事，先去沏壺茶去。」

我站起來，剛要去沏茶。

「噯！等等兒，定兒！」

我師哥趕快的由廚房裏跑出來，在帳桌前頭，垂着手兒，低着頭兒，聽陳先生說話：

「你領他去看看廚房，什麼東西在那兒，都告訴告訴他。天天做的事，也對他說說；如今有人幫你做飯了，多一個人做些什麼的，你也可以輕省點兒。不過，你比他大，得讓着他點，他是念過書的；聽見了沒有？」

我師哥滿臉上恐怖的笑，連連答應着，就領我上了廚房了。

我在這個時候，才敢舒心靜氣的打量這鋪子的位置。原來是勾聯搭的三間房子，前面兩間，作工作室，並交易買賣；靠東邊套出的一間來，是作廚房；西半邊的小院子，雖然不過一丈見方，却還截出一個廁所，可見逼仄了。我就回過頭來，打量這位師哥的人樣。

他比我大着四歲，身體却甚高大，一望而知是一個強壯的少年；可惜他滿臉煤煙和灰泥，竟看不出他的面孔是什麼顏色。他穿着藍布小棉襖，下身是綠布的褲子，幸而混身都充滿了油泥，把布的颜色都變化了，要不然，十六七歲的男人，還穿着綠布褲子，倒是好看了；他穿的雖是白襪子，只是同那青布鞋一樣的灰黃。再

看他的辮子——是前清——倒還清順的盤在頭上。不過他說話有些不與北京人一樣，有點討厭；而且一張口就有蔥蒜的臭氣，撲人鼻孔，尤其惹人厭惡；然而他自——覺得人家厭他，用那很誠懇的眼光釘住了似的對我說：

「事情呢！也沒什麼。你又是高掌柜的薦來的；那高掌柜的跟咱們掌柜的好着呢！你怕什麼！不過天天早點起來，先把鋪蓋捲起來……」

「我還沒有鋪蓋呢！」我說。

「等過了三天，掌柜的就叫你去搬了；現在我先借給你一個褥子，對付着就行了。……把門開開，把夜壺都倒了；咱倆人，你掃地，我燒火，等他們起來。先給他們打臉水，沏上茶，折了鋪，再挂幌子；等他們作活了，我們再問明了師父吃什麼飯，就去買了來做。」

「做飯！我可沒做過，可不知道行不行。」我說。

「你不會做飯！那麼你家裏呢？不吃飯嗎？嘻……」

「我們家裏是我娘做飯；不過買東西，我會，我在家裏就是我買，天天下學就去買東西。」

「我知道！你明兒不要再說上學的話，看掌柜的聽見了罵你。」

他很關切的，低聲的指示我；我就記憶起方才的情形來了。

「方才掌柜的樣子，好像不喜歡我念書啊？」

「那是！本來我也念過三個多月的書呢，在家裏，因為那個，才在本鎮上找不出手藝來。到這兒來，我就沒敢說；要不然……哪，像你……除非同高掌柜的……他跟咱們掌柜的真有交情！」

我在那時候，雖然年紀不大，然而這念書是一樁好事我很聽人說過，所以心裏很奇怪掌柜的不願我念書，是什麼理由；可是這念書究竟有什麼好處，跟掌柜的抱的是什麼思想，當時並不了解；而且在那時候，也只覺得他們反對我念書很有道理，而自己念這兩年書確是多餘的。現在回想當年，彼時的理想根據的是什麼，現在

仍然是莫名其妙。可是此刻再有十來歲的孩子去學手藝，我仍然是反對他念過書，這是什麼心理？真不明白！晚上八點鐘上了門了。小師叔吩咐我們搭鋪，拿鋪蓋，一面又問夥計們擲「吊猴兒」來不來。

他們在帳桌上擲骰子。我同定兒搭鋪。鋪蓋是在暗樓上呢。定兒搬個梯子，走了上去往下搬，我在地下一份一份的接，六份鋪蓋——掌櫃的在家裏住——都搬完了，我頭上的黑汗，恰如黃豆粒般的，一粒一粒的往下掉，只覺得全身發燥，兩隻眼睛冒金星，而又不強打起精神去替他們鋪疊好了。

因為鋪子的房屋少而且小，所以不能不同定兒一起睡在廚房裏；第二天六點鐘醒了之後，覺得兩臂酸痛；及至定兒叫我起來，忽然頭上發暈，鼻孔閉塞住，喉嚨裏心裏噁心的有些要嘔。雖是不能不趕快的走下床鋪，可是又不能藏起我心裏的委屈，不表現在面上，定兒見了我這付神氣，很是驚愕，瞪着眼問我：

「怎麼！你不好過嗎？」

「我也不知怎的，好像這屋裏有味兒，聞見牠……」

「有味兒！什麼味兒？我怎麼聽不見（聽者聞也——著者）」

「我昨天一進來的時候，就覺着一種說不出的氣味；後來到廚房來，更是又臭又腥，直到吃過晚飯，才覺好點；不知怎的，此刻又聞見了。」

「那可真怪啦！你的鼻子太尖！連掌櫃的還聽不見什麼味兒呢！你到說有味兒。你把鋪蓋捲起來吧。我去燻火。」

定兒去燻火了。我只好替他捲鋪蓋，他昨天本來分給我一條他的褥子，起先因那褥子的重量，和上邊積蓄的泥垢，及一種特別的怪味，都使我沒有勇氣用他來遮蓋身體。無奈那不近人情的冷氣，却又凶神似的逼得我不能用，只好掩了鼻子，遮蓋了下半截；到了後半夜，不知爲什麼，那上半身也就往下去縮，——因爲往上拉褥子沒有往下縮身子省力——一個人在褥子裏縮成一個宋字兒寫法的弓字形，而同時掩鼻子的手，也就拿

了開去。不想今天醒來，兩太陽穴如針刺般的痛，腦門子裏噙噙的叫喚，心裏一酸，眼睛裏只要流出淚來；而當時的思想，實不願這眼淚流出來，所以拼着命的去捲那鋪蓋，折鋪板，隨即走入工作室，先看見橫七豎八的幾個床鋪，帳桌上的洋油燈的罩子，被烟薰的非常黑亮的可愛。一個夥計已是醒了，在被窩裏同我點頭，我只好同他笑笑；把床邊各人的夜壺，一個一個都提了出去。

他們大家起身，我同定兒開門；一塊窗板的重量，足使我兩隻眼睛昏黑的什麼也不能看見。定兒見我過於吃力，着實不忍，便叫我去捲鋪蓋折鋪板吧，不必弄這個了。

往暗樓上放鋪蓋，仍然是定兒上梯子去等，叫我拿起往上遞；這一回却差一點把我急哭了。因為拏雖拏得起，舉却舉不高，兩下距離太遠，身子一幌，差點跌倒；本來這樣的費力就着急，而小師叔又催快點放好了去打臉水，因而我頭上的汗越發水一般的往下流。一個夥計大約是看我臉上紅漲的太難看，又加上要洗臉的心急，就走過來幫我往上托，小師叔却歪着頭兒說：

「怎麼！看你這樣子，連一份鋪蓋都拿不動！」

我心裏的羞愧和懼怕都使我不敢答言，幫我忙的夥計却接說：

「本來他才十幾歲，一個念書的孩子，多會兒拏過這個；不能怪……」

陳先生也就對我說：

「就叫他們弄吧！你去做水去……」

我如得了恩赦一般，不等他說完，就趕快的跑到廚房去了。

他們作工了，掌櫃的也回來了；他一走進來，我就知道他是不大高興的。可惜！定兒沒我聰明，立時趕過去問他：

「吃什麼？今天，師父！」

只聽「拍」的一聲，掌柜的給了定兒一個嘴巴，跟着罵道：

「你忙什麼！好像幾天沒吃似的！討厭鬼！沖我的運氣！他媽的……」

定兒噤着嘴，跑到廚房去了；掌柜的去摘牆上的「但子」，一邊說：

「真他媽的喪氣，八班兒牌和了九把，後來續了四班兒，又他媽的逛了兩班兒（註一）你說倒霉不？」

「這倒同我差不多。」小師叔一邊擦着一塊黃銅，面上含着微笑的說：「他媽的！昨兒我也鬧了個一家淨。」

「你們也要來嗎？誰贏？」掌柜的問。

「陳先生大贏，劉師父也贏，頂我冤！奏了我四吊三！」小師叔說着，還用力擦他的手工。

「來什麼？」

「先是吊猴兒，本來我是贏的，後來一頂牛兒，把我奏了；陳先生一家贏，贏了十幾吊呢！」

「嘔！四哥，該請客了！」掌柜的說着把「但子」遞到我手裏，指着叫我掛在原處。可是他拿「但子」的原意是爲担鞋，却並沒有担就坐下了；陳先生就笑着說：

「今天過節呀！」

「噯！我忘啦！不錯，今天填倉，這日子真快！咱們吃什麼？燉肉好不？定兒！」

我這時候，正要去招呼師哥，而他已經出來了，小師叔却扭過頭來說：

「填倉應該吃餃子！還是吃餃子比燉肉好。」

「餃子也可以，你會買東西不？」

掌柜的問着我，却沒我回答，就接着說：

「你倆人去買：一斤牛肉，七斤半麵；看看還有什麼應該買的，一塊兒買來，今天吃餃子！」

沒有過十一點鐘，他們的飯已經吃完了，等掌柜的走了之後，小師叔就同陳先生去看戲去了。夥計們上了天橋，剩下我同定兒吃飯。

「你把那一盤子吃了吧。我那兒還有一塊麵呢。不夠，我可以做片兒吃。」定兒說。

「不，你自管吃吧，我吃不下飯去。」

「怎樣？連飯也吃不下去。餃子都不能吃，嫌不好！真成了哥兒了！我告訴你，出來學手藝，不能跟家裏似的，不能自在，就像這兒，你還算好的呢！像早上遞鋪蓋，他們還幫忙呢！」

「我真拿不動，那怎麼呢？」

「拿不動！哼！好！你才來了兩天，你是不知道；別人不要緊，小師叔的脾氣，你是不知道，他做起活來，什麼……你看看……看！」

「真的，我初進門兒，掌柜的也沒說應該先學什麼活。」

「作活！你真外行，那就輪到學活了？」

「那麼學什麼呢？難道你不作活嗎？」

「噢，呀呀！我還作活呢？一天鋪床，疊被，挑水，做飯。忙的要死，不要說作，就是他們作，我連瞧都沒工夫去瞧。」

「這樣！我也不能就學了，練些什麼呢？買菜，鋪床，拿夜壺，那還用學嗎！」

「不用學？做飯你會嗎？挑水你會嗎？連鋪蓋都拿不動，還不用學，你人兒不大，倒會講大話呢！」

「不是！你弄錯了！」

「怎麼？那盤子餃子呢！你吃不吃？」

定兒說着，就把那一盤餃子拿過去了，其實我此刻也有要吃點心了，不過方才說過了不吃，此時不好開

口；可是心裏很希望他不吃這一盤，我就可以吃了；不料他竟繼續的吃下去，我是無望了，只好接續着說：

「我說的是學手藝，淨幹那些事不練活，還學什麼手藝呢？」

定兒三下五除二的把餃子吃完咧，一邊抹着嘴，一邊說：

「那不是練活嗎！比方你先不會包餃子，後來你就會趕皮兒了；像這樣慢慢的不就會作活了嗎？」

我着急的說：

「不是呀！我說是學手藝，這些事學牠幹嗎？他們總得教給我們什麼手藝呀！」

「那是啊！明天整天的開了工，就有活了；沒事的時候，就可以去拉風箱。」

「拉風箱，也算不了什麼活？」

「你這人真愛吹……拉風箱算不了活！你要幹嗎？那麼給你一塊銅去剉佛爺座子，你會嗎？」

「我自然不會！你會嗎？」

「我要會，又不當徒弟了！連小師叔還不會呢！」

「他也不會！那麼他會什麼？誰會做呢？」

「他就管拿沙布，把作好的銅佛打磨亮了；作銅佛什麼的，都是夥計，要不然，就一個月一兩八錢銀子的

工錢了！」

「他——小師叔——不是已經學滿了嗎？拿沙布擦擦，那算什麼？自然……」

「算什麼！都算不了什麼。你去試試……嘻！……」

定兒的樣子是生了氣了，把空盤子歸在一起，端起來就走；聽他嘴裏咕嚕着說：「好大口氣，」就進了廚房。我看他這種嘔氣的形景，不由的心裏害了怕趕忙的拿抹布擦桌子，掃地，弄好了就來幫他洗碗；我的意思，很想藉此討好，但能挽回他一點笑容來，就仍可以繼續同他叨教了。然而無望，他一直的嚴整着那看不出

什麼顏色的臉兒，弄得我也只好靜默着；等到刷了鍋，掃了廚房，火爐上做好水壺，定兒就上了門口，又着腰一站。我一時沒有主意，可以引動他再來談話，於是也站了一會兒，答詢着問他：

「你喝茶不……」

「喝茶！」定兒猛然的長了調門兒了，嚇得我愕愕的聽他說：

「掌柜的不在家，你敢沏茶！你的份兒倒不小！叫你來當少掌柜的來啦！哼……嘻……」

——

我見他這聲色俱厲的樣子，不禁心裏又羞又怒，很想痛痛的駁他一下，無奈空自起勁，仍是長不起勇氣來，只好走回屋裏，自生悶氣；可是心裏很研究他那「掌柜的不在家你敢沏茶」的話，這是爲什麼？掌柜的不在家，我們就不能喝茶麼？我看他故作危言的有意欺我，憑他一個鄉下孩子，瞧不得倒會欺負人！我倒留神，看他究竟喝茶不喝茶。

我們兩個人雖是誰也不理誰，可是彼此心裏都好像沒有什麼不說話的理由，彼此意會，不獨我心裏不曾存留剛才的芥蒂，就是他，我也敢斷定，沒有記恨我的心，不過仍是靜默着，各人幹各人的事，把一個工作室收拾的很清楚。天也晚下來了，而定兒也露出一種不可思議的焦急狀態，看他走出走進，好像張望什麼人；他那可憐的愁悶，却一時比一時的發露在面部之上，我因爲他有意同我冷淡，也就不去盤問，可是看他那種侷促的形狀，不免使我心思忐忑，也懷疑着不安。這時候，夥計回來了，一進門就問「晚飯怎麼樣？」

「掌柜的沒回來，他不知道吃什麼，連買還沒買呢。」定兒說。

「掌柜的不在家，就不吃飯嗎？你這孩子，兩天不挨擻，就受不得，我告訴你，你別以爲有了師弟，就不正經幹啦！我告訴你！他是高掌柜的薦來的，你能跟他比嗎？配嗎？」

這位夥計因爲聽了定兒的「連買還沒買呢」的話，生了氣，才教訓他這一番話；誰知定兒不服，看他那臉紅脖子粗的，好像受有多大的委屈，挺着腰兒分辯起來：

「我沒說什麼呀！我說掌柜的不在家，我知道吃什麼？那麼你說！吃什麼？我去買。」說話的夥計不言語了，另外一個，曾經幫我拿鋪蓋的夥計，却開了口。

「你又有理！你這孩子！說你什麼，總是齜嘴！（註二）回頭非給你告訴不可！你看着！」

「應爲什麼給我告訴？本來我沒說什麼，我也知道餓，不知道吃什麼，怎麼呢，難道我不着急麼？
嘻……」

定兒的回答，確是很有理由，起先我很替他不平，面上雖沒什麼表示，可是心裏很不以那夥計爲然；幸而定兒答覆的非常明白，我以爲他可以戰勝了，不料幫我忙的這個夥計忽然加入，我心裏又是可惜，又是忿怒，雖然定兒回答的言語很強硬，很正大，然而一望而知是外強中乾，因他語言雖硬，面上慌張的樣子，已被那「給你告訴」一語給攻擊出來，所以那第三個夥計就趁勢而入：

「算啦！別理他啦。他在理！算啦！我們沒理，不用說啦！你先給我們沏壺茶去，橫豎行啦！」

我先前不是還替定兒抱不平麼？不曉怎的，聽了這夥計「茶」的一句話，立刻把方才的義憤飛散的不知去向，又發現了一個獻勤的心，立即接說道：

「我來去沏。」

還沒有容我邁步呢，定兒已經進了廚房子，同時又有一個停止我舉足的聲音：

「叫他去吧，」是那一進門就問晚飯的夥計很和平的對我說。

「你還小呢！有什麼事讓他去，不必你往前搶；那個孩子懶着呢！你越搶，他越不肯幹啦。」

我聽了這話，不由得就笑了一笑，心裏非常愉快，可惜並沒有表露出來，因爲小師叔他們又進來了。

時候他們洗完臉，給他們每人面前斟上茶；陳先生喝了一口茶，就拿起旱煙袋，在一個從先裝罐頭餅的鐵盒裏裝煙。我雖明知道他那鐵盒裏原有一匣洋火柴，可是我仍然點着一柱香，給他放在帳桌上；並且偷眼去看

夥計們，覺得他們面上都表示一種贊許我的樣子。陳先生一手捏着煙袋，一手去拏香火，面上含着很慈善的笑容，對大家發言道：

「這孩子，是聰明！」

那三個夥計不約而同異口同聲的說：

「自然！城裏的小孩幹什麼都成……」

「就是拿不動鋪蓋……哈哈……」

「年紀在那兒呢！不能怪他。」

夥計們先回答了小師叔那句插言，就仍掉轉頭來繼續着誇我。

「現在的小孩，不差什麼的；是比早年伶俐，那能都像定兒……」

「真個的！定兒的飯怎麼樣了？」

小師叔很急迫的問，因為定兒沒在面前，我就本着他的舊義替他回答：

「還沒作呢。掌櫃的也沒回來。」

「掌櫃的沒回來，咱們就不吃飯嗎？」

小師叔這句話，很使我驚駭，為什麼同那三個夥計如出一口；而那三個夥計，更是很表同情的同聲道：

「可說呢！」

小師叔看見有人和他表同情，就更進一步的說：

「好！掌櫃的今天要不回來，咱們就餓着；可是我吃過點心了，可是那成了什麼了！定兒這傢伙，你要不

摸他！他媽的……他就是這麼吊兒郎當的；天生的賤骨頭嗎？」

他的說話，似乎很嚴厲，而面上的神情又不像十分經意的說話，我竟摸不清他是歡喜，還是惱着，或者道

就是平常人所說的「得意洋洋」了，也許是的。可是我替定兒担的心事，好像有特別的痛苦，要沒有陳先生說的：

「你也不能竟說他。掌柜的出去，本沒告訴他吃什麼；我們也沒說，他知道吃什麼？」

他這兩句話雖是輕描淡寫，可是我總覺得有千萬斤的力量，因為我手上的汗，居然隨着這兩句話消滅了。

「那麼，怎麼着呢？知道他——掌柜——回來不。我看我們弄什麼吃吃吧！知道他什麼時候回來。要不然，咱們吃炸醬麵好不好？」

自然是全體贊成，而且我心理尤其高興；因為我在家裏就會做麵條；別樣飯食，我都不會，惟有作麵條頗有拿手。藉此討好，所以我格外高興。

果然，我這做麵條的手藝，博得大家的喝彩；因此之故，陳先生竟叫把留給掌柜的炸醬，撥給我們一點；於是乎定兒也興頭起來。皆因鋪子裏吃炸醬麵，徒弟真用炸醬來拌麵，確實是破天荒。

定兒吃了有幾次的炸醬麵，今天却是頭一次得着滋味；他心裏那種愉快，及感激我的功勞的意思，雖則都表現在面上，可惜我竟沒有學問，形容不上來，也只好是不說了。

第三天的晚上，掌柜的叫我取行李，並且允許我在家裏住一夜，次日再回鋪子。可是我自回家，就再也沒有去。這沒去的原故，或者是因為「勞工神聖」這幾句話，還沒有發生在彼時，也未可知。

（註一）逛了兩班者，即兩班未開和也。北京工人賭錢，喜用紙牌，十二把為一班，每賭，以四班起碼。

（註二）嚼嘴者，回嘴也，京語，在下位者對居上者有所分辯，在上者，每斥為嚼嘴。

編輯室的風波

李劫人

日日報的編輯室在中國內地一個省會的某條街中。這省會有五十多萬人口，每日吃的米麥菜蔬，雞鴨魚肉，是很多的，獨於日日報的銷數在本城中經過了七八年，依然還只千餘份。

有人說，這城裏的人因為吃得太多太好，一個個都有腸肥腦滿的樣子，可以無須再拿眼睛來當口，再拿日日報來當糧食，再拿頭腦來當肚腹了；又有人說，並不是人家的頭腦不想容納日日報，只怪日日報太缺少滋養料，差不多同蕪菁一樣，惟有肚腹餓到十二萬分的饑人不得已而歡迎牠。這話到也有理由，我們只消走進日日報的編輯室，就知道一切了。

表現日日報資格的所在，除了印字釘的模糊，和報眉上幾千幾百幾十號的數字外，最確切的還是要算編輯室裏的蛛網塵埃，與夫到處堆積的上海北京等處被剪裁以後的廢報。總經理兼總編輯趙先生每每於對客的言談中慨然說道：『怎麼能得一得機會把這編輯室好好的整理得像個樣子！』然而一直到日日報被封之前，這機會竟不會來。

日日報被封的前兩三月，已經惡耗迭傳，總編輯趙先生一天又向編輯本省新聞的周先生囑咐說：『周先生，我們以後恐怕更要謹慎些才好！許多人向我說，我們近來的報上對於那有作用的教育聯合會的態度不大對，聽說其間幾個壞人正在鼓動他們的靠山，要向我們生事哩。』周先生抱着水煙袋，撐起兩隻水泡眼道：『我並沒有自家拿過主意，他們送來的稿件，我總一字不易的交給排字房，反對他們的東西，一篇也未發』

表……」他便把近一週的報紙通通翻出來，把這一類的新聞指給趙先生看。

趙先生大概看了一遍，指着條短評說：「赫，赫，赫！或者這上面生了問題了。」

那短評是周先生做的，標題是「吾人對於新組織之希望，」不過是些普通的說法，中間有這麼幾句話：

「……國人通病，往往因個人之私利，遂不惜舉團體之公益而破壞之，竊負之，一而再，再而三，馴致萬萬人咸爲散沙……惟小人能以利合，事之可悲，孰過於是！……今幸而有教育聯合會之組織，誠不啻天籟之一鳴……聞主其事者，咸教育界之名宿，吾人既祝其成功，且欲觀其後效……」

趙先生道：「你這文章原是恭維他們的，不過他們看法不同，一定說我們又在弄甚麼鬼了……這樣好了，周先生，我們以後對於這些事簡直給他們個不聞不問，短評的材料寧可向省外的事情上去取用。比如談談胡憨在河南的戰爭不免是和平的障礙，張馮的暗鬥影響必大，望執政有以調解之，一類毫不會生關係的東西。再不然，就把本城的瑣碎事拿來說說也行，比如昨天那條虐媳致死的新聞，就可以大做文章：或是提醒警察，叫他們注意街上的瘋狗。不過說到官廳，我們的口吻總得放和緩一點，最好是在文後加一句「請勿河漢斯言」或「言之者無罪」的話，那就更活動了。」

趙先生周先生從此更加小心，不但短評做得幾乎等於一幅白紙，而且本省新聞也逐字逐句的加以研究。他們用心之深淺，只須看報上用的某字或一個大口字的多寡便足以測驗之：例如說：「某師長於某日派某代表往某處議某事，」或「某偉人曾向某人有某種表示。」最使他們感困難的，就是各大人物的通電，或是歷數他人的罪狀，而文中涉及本省要人，或是自己表白，雖然分明是本省要人的對頭，但電上偏要說彼此早有聯合，這等公電既可以拿來填充空白，又可以省儉許許多的裁剪工夫，當然要盡量發表，因之，他們才發明用大口字的妙法，就是把一些扼要的字句或本省要人的姓名，一律刪去，而以大口字來代替。

你們必以爲某字和大口字的妙用一定會使看報的人感受種種不明瞭的痛苦了。其實不然不然，因爲這千把

饑渴的讀者，若干久來早能和趙先生等的心情息息相通，若干久來早練習成一副特別眼光，專能從無字處看出痕跡，凡是某字和大口字，在他們眼中仍足以顯出她們代表的字義。而且每逢周先生一時的忽略，把某種新聞編得略為明顯，比如說：某縣知事因縣民反對勒種鴉片，遂變本加厲，橫征暴斂之類。於是乎親愛的讀者們必費紙費墨費郵票，寄信來說：「貴報主特正誼，誠可佩服，惟處今之世，記事言論總宜少加隱晦，勿多樹敵為是。鄙人爲貴報之老友，既深愛之，敢貢愚直……」

趙先生周先生既常常被支配在這種懦怯的暗示之下，所以新聞的編輯越發弄來只剩了一點枯燥的影子。然而還是有風波，這却從他們不甚注意的外省新聞上發生出來的。

日日報上本省新聞的材料大概只有四種：「銜略鈞鑒」的快郵代電，「開奉等因」的例行公文，「委任謁見」的轅門抄等算一種，這是她的骨幹，也就是親愛的讀者們所最願看的東西。其次，各人送去替自己登廣告的東西，比如說近聞某人作七言絕句一首，竟將某公姓名官銜概行嵌入，頗爲某公擊賞，稱爲巧不可階之作云云；或是說某名公途經某地，爲某將軍招宴一次，喝紹酒一盃，大歡而散，這也算一種。其次，是專門把小事化大，不是報告某排長近由火神廟移紮龍王廟，便是報告汪二麻某日大醉回家，當街踩死老鼠一隻，人盡稱奇的地方通信，這也算得一種。末了，還有一般以條子計錢，寫「恭呈主筆先生鈞鑒」的濫訪事們，他們既要吃這一項飯，却又沒力量去採訪有價值的新聞，只好關着門捏造一些產婦生蛇，城隍托夢的話，也算得一種。末後這一種雖太滑稽一點，但位置在枯燥無味的新聞中，倒也很別緻，既是親愛讀者們欣賞之件，所以周先生也盡量發表，濫訪事也盡量製造，居然成了日日報的一種特色。

至於她的外省新聞（自然更沒有外國新聞，因爲太與讀者們的頭腦不生關係的原故，）比較更要簡單些；既沒有無頭無腦，殘篇斷簡式的專電，又沒有不負責任，捕風捉影式的通信，我們可以說她這一張紙的材料，完全是由北京上海報上剪下，叫排字匠去照樣翻印一次的。誰料得定已經這樣簡單了，還有風波。

但是這也要怪編輯外省新聞的錢先生。因為錢先生很想用力把這一張紙編好一點，所以分明都是從剪刀上得來的新聞，他偏喜歡改頭換面硬做來像是日日報自己生產的新聞；又因外省事件牽涉本省的地方不多，歷來招災惹禍，使得趙先生周先生受坐牢之苦的，都在本省新聞，因而趙先生對於這一張紙才視為不足輕重，一任錢先生掉花頭。

他們絕對不料在恭維教育聯合會月多天氣之後，編輯室忽接到一封口氣極為嚴厲的信，查究「該報某日所載浙江孫傳芳占領無錫，張宗昌逃赴徐州的消息，從何而來，」並且說「跡近造謠，居心可惡。」原來這是軍部副官處稱「奉諭查考，立等答復」的公函。

趙先生把信看後，立刻就蹙起眉頭，像是很不舒服的說道：「他媽的，又在外省新聞上來搜尋我們的不是了！錢先生，你看，……我們這條新聞是從那裏轉載來的？」

錢先生站在當面道：「這可太怪了！這一條原是他那機關報上漢口專電，我轉載時還加了幾句按語，就怕弄出事來，像天願報那次載吳佩孚敗退，弄來自己停版一樣。你先生請看，我原說恐是傳聞之誤，姑誌之以待證實的。」

他們正在商量着要回信時，一個雜役進來，手上持着一張名片說：「有客來會趙先生。」

名片上印着兩個大字：易平。官銜是軍部副官。趙先生還未說請，那副官早已挺着胸脯走了進來，身上穿着呢外套，照例是不脫的，大刺刺給趙先生點了一點頭，便向一張大籐椅上坐下道：「你先生，貴姓就是趙？日日報的總編輯就是你嗎？」

趙先生道：「不錯的。你先生惠臨，想來一定是因為浙江那條新聞來查詢敝報的了？我們正要回信哩。」接着，趙先生就委婉曲折把這條新聞的來源說明，並說：「敝報登載新聞，素來就很謹慎。凡是稍有可疑的地方，總是攔下的居多，就不得已而發表，也必加以按語；我們豈不知道在目前和平運動的時候，是不應該轉載

不實在的新聞？就因為這條既是軍部機關報的專電，我們相信必有來歷，而且披露在前一日，所以我們才敢大胆轉載，却不料果然生了誤會。」

易副官的態度，方比較和平一點道：「哦！原來是我們報紙上的專電！可也難怪，雖是我們的機關報，我們倒不常看牠，上峯事多，那裏有看報的時候，所以才生了誤會。起初上峯很生氣，說你們有意搗亂，叫務必澈底查辦，我們的副官長因才發了公函，又叫我親身來問問。我雖是隨着上峯東西馳的，但我生長本城，早知道你們貴報是不搗亂的；至於別的那些報館可就難了。說起來原也叫人生氣，比如去年天顧報，明曉得我們接近直系，她偏要天天登出一些吳佩孚大敗，奉天飛機已到天津的惡消息，難道這些消息不是真的？不過叫別人看見，我們既是接近直系的人，偏偏我們屬下的報紙這樣不爭氣，好像我們有心希望吳佩孚打敗的一樣。這幾天中國新報又在放肆了，天天鼓吹着說，蕭耀南怎樣的和孫傳芳聯合，奉天內部怎樣的不安，明曉得我們正在和張作霖段合肥攜手，却故意造出這段謠言，趙先生，你說像這樣不懂事體的報館該不該封呢？我們的機關報不料也這樣胡鬧起來，等我回去報告，管他那編輯是秘書也好，參事也好，拉到軍法處，先捶他幾百軍棍再說，……趙先生，把你們打擾了，我即刻回去報告，這回沒有你們的事。不過以後你們仍得謹慎些好！」

趙先生一面答應着，一面又把他們的上峯和他們恭維了一番，並說改日還要請他上館子，把易副官的倒毛拍順了，方低聲請問這回的事是怎麼突然發生的。易副官到底是年輕人，便直爽的說道：「我們軍部的人同你們並無絲毫惡感，老實說，我們只曉得鎗炮，甚麼報紙不報紙，干我們屁事，恭維我們也好，罵我們也好，誰來管你們的閒事。只是幾個在教育界的紅祕書連馬弁都不如的人，不知同你們有甚麼怨恨，常常在上峯跟前毀你們；就是這一回，也是他們把你們的報指給上峯看，說你們是敵黨，那會兒，若不是參謀長在旁邊罵他們是小老婆的嘴時，你們真不免要吃大虧。總之，你們留心着，以後別再惹他們，倒是同我們常常打着交道，於你們有益多了！」

趙先生送客回來，不禁歎道：『我看除非在外國旗子之下，只好閉着口的當啞巴的了！』

周先生腦子簡單一點，因就恍然若以爲可的說：『老實話，我們也學各商輪，租一面外國旗子來掛起，就可以吐氣揚眉了。』

錢先生道：『不行吧？我們這裏是省會，不是商埠，不能掛外國旗的。依我說，倒是關閉不幹的好。』

關門不幹是報館的總收場，在旁人看來，像這樣受氣辦報，豈不深表同情於錢先生的見解？其實他們總是敵幣自珍，誰也不願當真弄到關門，萬不得已而關門的，不是因本身的經濟，就是因外界的壓力；內部的人雖在憤慨之際常常發出此種言語，但也不過用來從反面鼓勵自己的勇氣而已。所以日日報依然毫無生氣的發行者，直到末了這一天，因爲一句極不相干的笑話又將一位馬井不如的人觸怒了，硬說這笑話是對他而發的，影響於他的前程甚大。他於是遂拿着這張報紙到他上峯跟前哭說日日報的不是，求他的上峯替他作主。他的上峯果然大怒，就叫身邊一位祕書開條子給城防司令項必達叫把日日報給我封了。

封報館原本不算一回甚麼事，不過按照往例總得加個罪名，以見賞罰之公，可是這位祕書出身於高小畢業，憑着渾身本領，博得他上峯的歡心，賜了他一個專門學校校長，對於公事歷來就主張革命的，因才提筆寫道：『着城防司令項必達即將日日報館封閉，編輯人等逮部重笞，以儆效尤，而重公安。』

於是當天午後三點鐘，某街中日日報館的大門上便交叉着貼了兩張城防司令部只用硃筆填過日月而無所謂硃語的封條。總編輯室待整理的機會，雖不意的到來，但趙先生却拘到城防司令部裏靜等重笞去了，蛛網塵埃，被剪裁後的廢報依然堆積在其間。

日日報封了，同城五六家報館好像簡直不曉得有這麼一回事，自始至終，沒有一字披露。腸肥腦滿的人們只忙着吃，親愛的讀者們雖接到了日日報發行部的通知：『本報於某月某日無故被封……』也不過頭擺上兩擺，橫豎是蕪菁之類，不吃也沒有大關係。

守夜人

燕志德

在河北面的秋原裏，田主收了幾畝落花生，車上轅馬的腿壞了，沒有向園場裏拉。

黃昏時，來了兩個守夜人，用獵槍背了布被合乾草，布棚，在河北面的草原裏，傍近花生田，近林的地方，用乾草鋪地成床，鋪了被，扎上船篷似的布篷，預備遮夜露。

那高勝子的王立芳，向腰裏掏出煙盒，用手指拿了兩支烟，分給他的伴侶，然後點了火柴。黃昏更黑下來，好像撒下的布幔，跟了四面秋天的柳林的邊沿黑昏昏的沉下。

兩個人一時閒坐着吸烟，散步。

「你聽！」王立芳斜耳向林外的河裏說：「呼，呼，呼，……這是打夜魚的跟魚，你聽！」

「你聽他們跑，」侶伴也斜耳向林外說：「潑刺，潑刺，潑刺，……這是在那裏？」

「這是在這林西桃樹行下，」王立芳用煙火指着說：「那裏的水很深，綠茸茸的，魚也多。」

侶伴沒再做聲，輕微的側側頭，又輕微的向黑暗凝思，抓着头髮，好像想點話想說，深深的咀嚼着在河口打魚一類的事。

「可是，」他說，「水鴨呵，水鴨快來了，可是，也許今年這些炮聲嚇得他們不來了。」

「沒有的事！」王立芳說：「已經早來了，前天這林西，這林西的柳樹沿下，落了一羣，可是！」

「那咱倆明天去打。」

「不行，」王立芳搖搖頭，向鞋上抹滅了煙頭，「很生很生的，槍夠不到就起羣。」

「可是今年那兔子可不少，」侶伴說：「斑鳩怕炮響，水鴨怕炮響，什麼都怕，只是兔子不！」

「他怕什麼呢，」王立芳說：「夜間在豆田裏，蘿蔔田裏，什麼草溝裏，果子田裏，睡他的大平覺完了。他怕什麼——斑鳩？黑夜裏，斑鳩被大土炮震得滿林裏亂撞？」

「就是水鴨也不能安！」侶伴站了起來，向乾草裏拿出他的獵槍，自己向黑暗裏走去，在那廣漠的睡眠的花生田裏走了一圈，靜悄悄的走了回來。

他好像在不停的靜想着，想找話告訴告訴方好。

「立芳哥，」他忽然快聲地說。

「什麼？」

「看個紙牌吧？」

「沒有燈呢。」

「可是，咱這不是地方，這林裏的蚊子一定很多呵。」侶伴說。他的臉已完全埋在黑暗裏，只有他站着的身影的一半，襯在林後西方息滅的魚肚色裏。

「那怕什麼，」王立芳說：「你沒住過宿，在野外，你只要蓋上一條被單，他是白哼哼；夏天我在這樹林裏守夜，看麥子，蓋上一條被單，連頭帶腳的裹住，那時候蚊子到是真多了，可是白哼哼，抬了人去也是吃不着的……可是，這什麼，你呆啦，這時候坡野那裏還有蚊子。你不能比家裏，家裏多暖和，也沒大些了，這裏你聽，那裏還有一個！」

侶伴靜的斜了一回頭，然後轉了回來。

「不錯，」他說：「沒有一個，這比裏冷多了，可是，你拿來了幾床被？」

「幾床？一床還是主人的呢。」

「咱倆幾舖睡？」

「你說？」

「我看一舖伸脚暖和。」

「不錯，」王立芳說：「伸脚真不錯。」

侶伴又默默地走到花生田北面，向天放了一槍，很快的走回來。

「立芳哥！」

「唔？」

「睡吧，時候不早了。」

「好！睡！」王立芳說，他將他那槍的機器弄了弄，然後擱在被下。兩人舒好了被，都倦倦的睡下，在被

甲，都無意的仰看着滿天的繁星，都輕微的微思着似的。

「黑夜的露水很涼呵，」王立芳半睡思的說。

「那有布棚！」

「不錯！你十幾了？」

「我？」侶伴說：「我十九。你呢！」

「二十四。」

「你怎麼還沒娶媳婦？」

「嘿嘿！誰給媳婦，窮光旦！」

「別說，你窮，我就更不用說了！」

「你還沒提親，你也？」

「嘿！要那個做什麼用！」

兩個人寂靜了一刻，好似更深的睡思，更深的睡意，眼前像有微流的昏霧。一羣野鴨由夜空鼓翼過去，但是看不見，在遠處的林頂上低低的散逝了，如渺遠的落葉的沙沙一般。在河原的曲折處，有村中的燈光透出來，映眼，如黑夜的流螢在林中一般；河原宛如熟睡。

「你睡着了麼？」侶伴好像由睡思中抬一抬頭問。

「——沒有。」

「你見過陳家的小蘭沒有？」

「小蘭？」

「呵，小蘭呵，」侶伴說：「前街向外的那小胡同裏，一個白木板門，她父親死了，只有她合她娘，你怎麼還不知道？不就是一雙尖生生的小腳，紅鞋，說話就紅臉的那個小蘭麼？——還沒有婆——」

「噢，噢，噢，」王立芳連連的說：「我知道了——可是不跟高家姊妹好哩！」

「噯！高家姊妹都出嫁了；那回我從那胡同裏走，看見第三的苑，抱着她姐的一個黃瘦的小孩子，準是都來走娘家了——苑不跟沒出嫁時年青了。」

「你認得她麼？」

「不很認得，」侶伴說：「可是她認得我，那回，春天，我從那胡同裏走，去給俺娘買根油條，因為她病得不想吃——天晚了，苑走到我前面，向我笑，推了我的胸膛一下，我也沒做聲，就走過了。」

「那——她從前認得你麼？」

「不認得，」侶伴說：「從那一回，我就認得她了。還有一回，我走到那裏，也是天晚了，她拉我到那路

南的小園裏，問我多大了。」

「怎樣問你？」

「她抱住我，合我親嘴，一臉香肥皂氣味。」

「後來呢？」

「後來我不知怎的怕得心裏只跳，掙出跑了。」

「唔！你不該跑，她拉住你是愛見你，怎不拉別人呢。」

「我不敢呢——你也認得她麼？」

「我也認得，」王立芳說：「那時我有十八歲，在她家裏放牛，那時她還小，她兩姐常叫我上街去買東西，那時還都是閨女，住在那圓磚門的西屋裏，早晚格格的嬌聲細氣的笑——」

「你聽見麼？」

「怎的不聽見？」王立芳說：「合我住的牛棚只隔一垛短牆，早晨洗臉都脫下褂子露着胸膛，我去了，也不避諱，也不——」

「她們不怕你麼？」

「不怕，合我混熟了，別人却不行。到晚上在院裏涼快，我一樣偷過去，從夏布褂裏插下手去格支那大的，香，她也不生氣，只蹙着眼吐我。她二妹却不行，誰偷合她耍笑，她就罵，不留情。」

「格支，那不格支着奶子麼？」

「呵，奶子呵，就是格支奶子呵。」

「那你合她好過麼？」

「那裏的事！」

「你還想她不想？」

「想這個做什麼用？」王立芳悽低的說：「人家出嫁了，都有了三個孩子，不是年青的時候了；那纔出嫁時還哭還叫，這也不哭了，也不叫了，老氣了。」

「哭什麼？」

「哭什麼呵，她女婿是個井莊，一個眼！」

「苑的女婿怎樣？」侶伴問。

「苑的女婿更壞。她娘賣給城裏當小婆子，四十多的個老傢伙了，苑纔二十，所以走娘家不安穩。」

「唔！……」

兩人寂靜了一刻，村中的燈熄滅了，好像眼眼煩了，自己入了睡。從村間的草地上吹過一陣微風，帶過河原上遠近鬧嚷嚷的蟲鳴，悠悠不定，好像睡思一般。

「立芳哥？」

「唔？」

「想關麼？」

「不關。」

「你娘多大年紀了？」

「四十三。你娘呢？」王立芳倦倦的朦朧的說。

「四十二，小一歲。也不知是什麼病，夜夜叫喚，找先生試了脈，喝了兩回理中丸也不好，我這來沒人給她燒開水喝了，一定不——」

王立芳的睡呼起了。

「立芳哥？」

「……」

「立芳哥？」

「——唔？」

「睡罷？」

「——唔。」

兩人靜悄了，河原更靜悄，星兒明明的滿天映眼，遠近的虫變成宛如夢般的悽訴，靜悄，靜悄，靜悄，……在河原的柳樹後，漸漸地升起一個大而圓的，幾乎可怕的淡紅的月亮，河原稀疏的明亮點了。

涼露落在河原的一切合守夜人的篷上……

天

物

同

同

同

德

同

德

同

同